

# 美赫主

## 第五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目录

工作媒介 .....	1
再访西方 .....	12
新闻报道 .....	27
科姆马丁 .....	37
瑞士之行 .....	43
二访美国 .....	56
在好莱坞 .....	76
访问中国 .....	96
三访欧洲 .....	106
返回纳西科 .....	119
四访欧洲 .....	147
西方人到印度 .....	156
访问意大利 .....	166
纳西科 .....	185
六访欧洲 .....	192
电影计划 .....	215

# 工作媒介

1932年1月3日同圣雄甘地的重要会面之后，美赫巴巴决定和一些男满德里在孟买逗留一些时日。住在弗莱里路，卡卡·巴瑞亚之妹芭奴拜的公寓。这期间，曼萨丽·德赛从瑙萨里来访，请巴巴给她一些事情做，服务他。巴巴指示她：“去市场给我买些李子，但不要走太远。就近买些回来。”

曼萨丽到了市场，但找不到这种水果，因为不是季节。她不顾巴巴的命令，在城里找了几个小时，结果空手而归。她以为买到李子会取悦巴巴，但巴巴的反应却是，“服从我的命令比买来水果更重要。要始终记着服从我。听从我会取悦我。”

一月间，母亲希芮茵带玛妮也从普纳来到。玛妮感受到巴巴的神圣光芒，更渴望生活在太阳身边。但她尚需一年才能搬进埃舍同女满德里一起生活。希芮茵向巴巴明确表示，她并不急于放弃自己唯一的女儿。

1月18日，巴巴从孟买返回纳西科，男女满德里满心欢喜迎接他。埃舍女满德里成员美婳、朵拉特麦、馥芮妮、娜佳、苏娜玛西、小蔻诗德、顾麦和女儿朵丽以及大蔻诗德盛装迎接，有的还演奏音乐娱乐巴巴。迪娜·塔拉提、卡提佳·阿卜度拉和阿米娜·伽斐尔，同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孩子美茹、娜古、迪娜·塔拉提的女儿姬若、儿子柯希德也一道欢迎巴巴回家。

美茹和弟弟妹妹一起跟巴巴做游戏。从孩提时代，美茹就特别爱巴巴，巴巴也喜爱她。这次，人们注意到她对他很特殊。美茹注定在完成学业后，加入大师的女满德里。

在纳西科，女满德里遵巴巴指示，一直穿长袖棉布罩衫，包着头巾。巴巴从西方返回后，要她们换回平时的穿戴，她们照办。

女子们为巴巴演了一部剧，故事是巴巴赴英前给的。巴巴非常喜爱，邀男满德里也来观看，第二天重演。之后，男子们很多年再未见过美婳。

巴巴离开期间，在美拉巴德生活的男满德里有巴拉·塔姆巴特、古斯塔吉、卡瑞姆、普利得、劳先生和希度。曾就读美赫埃舍学校的两个男孩，卡林伽德和比瓦，在学校解散后一直同男满德里一起在纳西科生活。

巴巴访问西方期间，卡瑞姆从美拉巴德失踪，再未回来。巴巴从纳西科回到美拉巴德，让人把卡瑞姆的衣箱投入井里。不久，巴巴将男满德里全部转移至纳西科。

其时在纳西科同巴巴一起生活的男满德里有：大阿迪，29岁；布阿先生，40岁；禅吉，40岁；查干，26岁；古斯塔吉，43岁；佳尔，30岁；马萨吉，65岁；帕椎，29岁；彭度，29岁；劳先生，30岁上下；鲁斯特姆·K·伊朗尼，33岁；希度，30岁；韦希奴，29岁。其他人如伽尼·穆斯夫，拉姆玖·阿卜度拉以及萨达希乌·帕特尔，与巴巴保持密切联系，时来时往。拉姆玖和纳沃·塔拉提各同家人住在萨若希汽修厂。卡卡·巴瑞亚也在汽修厂。拜度被遣回波斯，在那里开办学校。

这个时期，间或来访者有弥奴查·纽瑟文·卡拉斯，人称“弥奴”，正在警校受训。他一直有志求道，关于人生意义有很多问题。虽出身琐罗亚斯德教家庭，弥奴却把基督、罗摩、佛陀和不同圣人的画像挂在家里。

1932年1月，一天上午，理发师来为弥奴理发，看见房内四壁的画像，就问弥奴：“你在警校到底要做什么？你所寻找的在那边。”并指了指远处。

“你的意思是什么？那儿有什么？”弥奴问，“你指的是谁？”

“至师，赛古鲁美赫巴巴。”理发师回答。不久后，弥奴来到附近的埃舍，从而同大师建立了联系。

2月5日，巴巴为24岁的弟弟贝拉姆主持了订婚仪式。贝拉姆16岁的未婚妻佩琳来自孟买，是他的表侄女，希瑞亚的远亲。（佩琳的祖母慕提，是巴巴的父亲希瑞亚的妹妹。）

与此同时，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遵巴巴命令，已来纳西科居住，在萨若希汽修厂同拉姆玖和埃德克一起工作。这个时期，巴巴一次还救了费拉姆的命。下面是费拉姆的叙述：

记得有一天我去河边散步，愚蠢地从树上摘了一些蓖麻籽吃了。因没到午饭时间，我饿了，这些种子又好吃。回来后我吃了午饭，开始呕吐，很快又腹泻不止，这让我极其虚弱。我躺在地上，连抬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却完全清醒。巴巴在圈子影院叫做化妆间的房间，满德里聚集见他的地方。他得知我的情况，派人把我带来。我被抬过去，躺在他面前。他问我在哪里又是怎样吃了那些种子，但我说不出话。他指示大阿迪把我送到公立医院，输了半品脱盐水。

过后，我干渴难忍；但到晚间才可喝水，也只能喝一两勺！半夜时分，水量增加，24小时后感觉好多了，下午就出院了。

回电影院满德里的住处时，我想溜过影院餐厅，以免被可能同满德里在那里的巴巴看见。但我没有得逞，巴巴瞧见我，打手势宣布：“嚯，他活着回来了！”他召我过去，命阿迪去买茶点小吃，分给大家以示庆祝。满德里很高兴意外得到一次款待。而我既紧张又尴尬。

K·J·达斯托当时也在纳西科。对不带他去西方怀恨在心，继而开始通过文字和言语反对巴巴，甚至在《美赫讯息》刊物上发泄愤怒。费拉姆为达斯托的文章打字，以为达斯托是在以美赫巴巴的名义工作，应予以帮助；费拉姆是满德里新成员，不知事情真相。

终于有一天，巴巴叫来费拉姆，问：“达斯托的文章是谁打的？”费拉姆回答是他。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是在做您的工作。”

“对，他是在做，却是相反的！你也想学他的榜样，傻瓜？”费拉姆不解，巴巴打发他走，说，“好了，做你的事去。”

2月11日，达斯托对费拉姆说：“去问问查布（一名男孩）为何被修理厂解雇。”费拉姆找了韦希奴和布阿先生，二人去见巴巴。巴巴听了，脱下凉鞋就打他们，指出：“这就是我对你们问题的回答。你们两个这几天就想要这个礼物了，我今天给你们！”

巴巴补充说：“你们跟了我多年，还不明白我的工作没有为何何为，就算费拉姆问你们，你们也该回答是巴巴的希望。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不得不纠正。切莫再犯。让其他人也引以为戒。”

巴巴拥抱布阿先生和韦希奴，随后叫来费拉姆，挖苦说：“你要是那天吃蓖麻籽死了就好了。也避免了现在因要我解释而招致的恶业，不管以怎样温和的形式。现在这些业相将跟随你生生世世——直到世界末日！所以我说，你要是那天死了，会好得多。”

巴巴最后说：“你喜欢的话，就写文章反对我！继续下去。我会很高兴。”

费拉姆恳求道：“可我不想要达斯托的工作，现在也不想。他告诉我说那是您的工作。”

巴巴回答：“你做不做，我并不在乎。即使全世界都写文章反对我，又怎么能影响我？我是我所是！我唯一的建议是，听从你心灵的指引。”费拉姆这才知道达斯托对巴巴的敌对宣传。不再帮助达斯托，后悔自己的轻信。

一旦开始攻击巴巴，达斯托就接连不停。实际上，巴巴其实在资助这项工作。只要达斯托在纳西科，巴巴就准许他拿取月薪。即使离开纳西科后，达斯托每当发现自己处境困窘无望，就毫不犹豫给巴巴发电报要钱，巴巴照给不误。

K·J·达斯托不但通过《美赫讯息》在印度进行宣传活动，还与国外通信联络。效果则完全相反：大师的西方跟随者信心更坚定。后来发现，记者保罗·布伦顿反对巴巴，正是因为达斯托的影响。

对神和大师的有限概念好比陶器，空洞易碎；

陶器和偶像不经久难保存——必然碎为尘粉！

达斯托的反对不是障碍；反而加强了美赫巴巴的工作。达斯托对巴巴的指控之荒唐，从他写给一位跟随者的书信摘要中可见一斑：

我觉得巴巴凭借人格魅力和某些精神能力，冒充赛古鲁或阿瓦塔。我不再承认他的理由如下：

多次违背让弟子灵性进步的承诺。难以计数。

动辄发怒，像常人一般发火。而且，与常人不同的是，对琐碎小事也动怒。他对头脑的控制似乎还不如我们很多人。

对弟子耍诡计，让一些人相信自己灵性高级，继而又在背后批评之。还分别对萨度·雷克和梅瑞迪施·斯达说同样的话：“你是我内圈中唯一的欧洲成员。”

他在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上所做的种种预言未实现。

以神爱名义对男孩和成年人施恶作剧。通过利用，或者更应说滥用其精神力量，尤其是那些催眠术，巴巴在埃舍男生和其他一些人心中制造对他个人的爱，之后让他们经受种种痛苦，以服务其目的。

让几个弟子为圈子影院（今年他成了影院的业主）工作，放映下流色情电影，从而将弟子和外人抛入而非摆脱摩耶。

总而言之，我的良知告诉我，美赫巴巴是个骗子。

对达斯托的所有言论，美赫巴巴的反应绝对平静。代表大师给新近迁到孟买的达斯托的一封信中，韦希奴写道：“至于你对美赫巴巴的看法，他说他爱你的心没变，现在跟最开始一样。你可以尊敬他，恨他或反对他。无论怎样，他一如既往地爱你。”

巴巴访问西方时，得知达斯托的敌对态度。巴巴曾笑答禅吉：“达斯托是很好的人，但行为像个被宠坏的孩子。称我为神圣的是他。若是他现在转而反对我，又有什么关系？耶稣的工作是通过犹大做的。我们的朋友达斯托也如此。犹大跟基督生活多年仍无法理解，达斯托也同样不能领悟这种生活的秘密，尽管他接触我多年。”

巴巴帮助达斯托大量表达这种敌对，但不希望费拉姆受达斯托影响摆布。间接警告并挽救费拉姆莫步达斯托的后尘。正如美赫巴巴的琐罗亚斯

德劲敌 M·S·伊朗尼上校，达斯托也是大师工作方式的绝妙例子。巴巴的反对者得到他的直接帮助，甚至受鼓励恣意恶毒攻击。

2月13日的讨论中，在几个外来者面前提到美的话题。美赫巴巴进一步解释：

我喜爱一切事物中的美；但美是什么？从不衰亡的、永生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看看人身。充满污秽不净。嘴，鼻，肠，尿道——这里面都是什么？秽物！但男人还是追逐美女。这不是美。是污秽的淫欲。

假设你爱上一个美女，她脸部被硫酸毁容，丑陋不堪。那时你的“爱”会怎样？

你若是心灵洁净，头脑纯洁，那么即使被成千上万个美女包围，也不为所动。环境不会影响你，你将能欣赏美。

目前的情况是，你们爱的不是美，而是秽，因为你们自己不洁。去除自己的污秽，才会发现什么是美。不根除秽，就绝不能享受美。

伽尼·穆斯夫医生到纳西科参加巴巴的生日庆祝。2月16日，会见伽尼时，巴巴叹道：

来这里的人中，我从未发现一个与我同甘共苦的人。许多人说他们会。但应让他们坚持到底。假若老师第一天就用棍杖和驱赶恫吓学生，那么错不在学生。但这里，我喂养你们每一个人，照料你们的最微小需要，以每一种方式照顾你们。但反应仍不热诚。

没有人在乎我，虽然我想着并关心所有的人。在辟兰-伊-辟尔——万师之师——身边并不容易。你们已经历了千万次出生，就再忍受一次。看看普利得和古斯塔吉，他们受到怎样的折磨和责打，受了怎样的苦！却依然对我忠心耿耿。我在西方给了那么多假承诺，他们接受了。考虑到那里人们的智力，就知道这很高

超。我在西方有工作要做，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做。这还仅仅是连接东西方的开始。

我将把印度满德里带到那里，把西方满德里带到这里。最后，一切都将颠倒混乱，那时我会开口。

1932年2月17日星期三，庆祝美赫巴巴38岁生日，但只是安静简单的活动——巴赞，唱诵，阿提，巴巴发帕萨德。跟亲近弟子交谈中，巴巴突然问其中一人：“你在想什么？”

“您知道，巴巴。”这个人回答。

巴巴点头，“是的”，随后拼写道：

是的，我知道；但我下降到你们的层面，成为你们的一员。我知道每件事情。我知道你们所想，所经历的困苦。但通过我要你说出，你将得到解救和利益。为此原因，我令你说，这对你很有好处。即使你不答缄默，我也知道；但通过你说出，总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和好处。

我的宇宙心是中心站，每一个个体心都与之相连。因此，无论一个人在何处，我都知道他每时每刻所想所做的。时时刻刻，我同时知道每个人的念头和全世界的念头。不仅如此，我还知道你明天或1000年后会想什么，也知道你千万年前想过什么。这是知识——无限不分——超越你们的想象。

此前，1932年1月，吉蒂·戴维和另外几个英国爱者邀巴巴春天返回一周——以“偿还”巴巴在巴黎给他们的那一周。巴巴立即回电：“欣然接受姬慕帮的一周邀请。”

巴巴访问西方对那些与他建立联系的特选者产生深刻影响。他们知道自己确实幸运。以下是不同来信摘录：

“我遇见您的那一天，那个万日之日，依然历历在目。师利巴巴所体现的渗透甚至最寻常之事。我发现自己依然哑然无语。静思中，您以‘生命之树的燃烧玫瑰’呈现，火焰是琥珀金色。”

“美赫巴巴，爱通过您金河般流淌着的至爱。你的触摸让我知道，我不能耽于分离之妄想。愿它给我勇气，投入现实世界之火焰，获得有意识的、完美的爱。”

“亲爱至爱的先生，自从您离开美国，我就感到自己可加入其他有幸遇见您的人，说美国因您而得福。愿您早日回来，长驻我们中间。”

“我们西飞已10天了。您没有一刻不在我们心中，您的照片令每个停留处蓬荜生辉，带来忆念、爱和感激。”

“我只想让您知道，我绝对无疑地知道您是谁——活着的爱之主。您在我心间，我知道您心里也有我。”

巴巴仍未放弃寻找一个合适男孩，陪伴他去西方。在孟买时，巴巴在1月27日的《印度时报》上刊登如下广告：

“征男孩，16岁以下，做灵性大师私人侍从，旅行世界。”接见了许多应征者，但没一个令人满意。

结果，巴巴改变了计划，决定带一个聪明的女孩到西方。召奎达的恺娣·伊朗尼，但她母亲不让她去。于是在纳西科和别处寻找，但未找到符合巴巴要求的女孩。最后，2月18日，巴巴对满德里解释：

你们永远无法理解我的宇宙工作。在我的此次阿瓦塔时期，我必须彻底清洁这个世界。这个“拆修”将持续一千年。在我的这个阿瓦塔期间，将完成最伟大的工作——东方与西方的结合。我是普世的阿瓦塔，不像从前的降临，分别是东方或西方的阿瓦塔。我属于全世界。这就是西方人如此轻易被我捕获，并能够开始爱我的原因。我投下渔网，鱼儿落网。现在这些鱼儿不想从网中脱身。

我的这一切活动，你们在外部看见。但我内部做的，你们无从知晓。为此我说，耐心跟我，忍受一切麻烦折磨。继续照我说的做。我通过某些媒介工作，该媒介对我的工作是必要的。这是你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从你们的角度，也许某个女孩最合适。但对于我，她不适合我的工作。做某些工作，我想要一个适当的媒介，因此我把你们带给我的那些统统送回。给我带个有信爱，心灵纯洁的女孩来。

巴巴首次海外之行中，接触许多西方女子。巴巴想带一名印度女孩去西方，作为他工作的媒介。韦希奴带来堂妹雅慕娜·海丹卡，人们叫她“茵度”。巴巴赞同。但动身前，女孩跌倒受伤，只得留下。

2月21日星期天，巴巴同大阿迪、顾麦、伽尼和阿德希尔驱车前往孟买，其他满德里乘火车随后。

巴巴在孟买时，琵拉麦·霍姆兹德2月25日带女儿喜拉来到。琵拉麦打算同女满德里一起在纳西科生活；她曾在美拉巴德和托卡跟巴巴生活过，巴巴在卡拉奇间或也会访问她家。琵拉麦最后与巴巴共同生活数年，对他忠诚至终。在此期间，巴巴给她解释了爱：

生活的目的是证神。如何证悟？通过让最高宗教理想成为我们的生活行为。该崇高理想就是爱。唯有爱之道是最好最便捷的道路；这意味着只爱神，别无所爱。

物质的爱是不错，但应无私无欲。爱应彻底摆脱淫欲，坚定不移。如果一个女子随心所欲，今天追求一个男人，明天另一个，后天第三个。这则不是爱；是淫欲。头脑的倾向是不断追逐变化——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地到另一地。要爱就只爱一个，唯一。

4天后，2月29日，巴巴离开孟买前往巴罗达。3月1日，又从那里到瑙萨里。巴巴到达前半小时，德赛家才接到电报，说巴巴要来。所有人都匆忙做准备，清洁房屋，做饭，安排住宿。好不混乱的一幕。

索拉伯吉·德赛冲向火车站，按时在火车到站时接到巴巴。他们分乘4辆马车去索拉伯吉家。到达时，巴巴受到忠爱他的整个家庭的隆重接待。曼萨丽·德赛和凯克巴德·达斯托也在。

安顿下来后，巴巴要卡卡·巴瑞亚给他剪指甲。随后要了9桶水洗浴。换上干净衣服，来到起居室，问年轻女士芭派·德赛：“我看上去怎样？”

“英俊不凡。”她回答。

“因为我有一切的爱。”巴巴回答。

下午，巴巴访问了一个叫“伦斯奎”的运动场。接着访问了瑙萨里港。当天，巴巴同德赛家的每个成员开会。巴巴为索拉伯吉的侄女芭派与弥奴·德赛（曼萨丽的兄弟）订婚。亲自给芭派戴上戒指。

宇宙的创造者，除了宇宙工作，还得关照每个爱者。

为制造对真理的渴望，亲自参与每一件大事小事。

和瑙萨里的许多人一样，阿德尔·阿德希尔·德赛也是通过远亲索玛·德赛听说大师的。巴巴访问期间，阿德尔同一个叫巴乔拜·伽拉姆·索尼的歌手来到索拉伯吉家，歌手唱了几首巴赞。如同阿德尔之弟凯基，巴乔拜也注定成为巴巴的终身爱者。

翌日，3月2日上午，巴巴乘火车离开瑙萨里前往孟买，晚上7点到达。在孟买，巴巴再次住入卡卡·巴瑞亚妹妹家中。阔别7年后，霍米·瓦吉夫达来见巴巴，场面感人。他们绕达达尔区一起散步，瓦吉夫达次日晚带全家再来。嘉姆希德·德赛也来拜见。3月4日，巴巴到瓦吉夫达家吃午饭。3月6日星期天，同卡卡·巴瑞亚和大阿迪离开孟买前往纳西科。

在纳西科，巴巴第二次西方之行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12名男满德里随行，但分为两组。一组经中国赴美；另一组随巴巴去英美。巴巴向赴华的满德里解释，说他到美国后会叫他们过去。

赴华组成员有古斯塔吉，弟弟佳尔，彭度，劳先生，鲁斯特姆和韦希奴。巴巴自己将带上弟弟小阿迪和贝拉姆，大阿迪，禅吉，伽尼·穆斯夫和卡卡·巴瑞亚。

1931年曾随巴巴赴英美的阿伽·阿里被送回孟买。指示他和父亲一起生活，直到巴巴叫他。小阿迪只有17岁，为让他取得护照，避免官僚麻烦，巴巴指示他在申请表上，将出生日期写为1912年9月18日，过18岁——法定旅行年龄。

巴巴为两组满德里规定了如下三个条件：

“彻底服从；

“保持好情绪，要开心；

“举止友爱，不做任何有损友爱气氛的事。”

巴巴要 12 人一一保证服从上述命令，并让他们刺破拇指，在保证书上按下血印。

巴巴戏谑地让弟弟贝拉姆按血印签了另一份保证——旅行期间不以不道德方式碰任何女子，并警告他：“你若碰了任何女孩，立刻自杀！”

3 月 9 日，巴巴到城里马基尔家，这里已收拾好供他离开前使用两周。但巴巴不喜欢，故满德里在乔帕提找到兰德宅，巴巴次日住入。

动身往西方前，3 月 20 日星期天晚 10 点，巴巴给美联社通讯员，记者米尔斯 25 分钟的会见采访。文章在美国各大报纸刊登，题为《印度先知赴美》。记者对巴巴说：“您的跟随者把众多奇迹归功于您。”

巴巴拼写回答：“同真理合一者能做任何事；但仅仅为显示灵性能力而施奇迹则是软弱。耶稣基督让盲人复明，聋人复聪，令死者复生，却不做任何事让自己免受世界苦难。

“完人所施的唯一奇迹，是让别人也完美。我想让美国人认识我自己享受的无限状态。”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再访西方

圣灵生活在地球上。

旅行旋风随之横扫世界，

现在又呼啸海上！

1932年3月24日星期四，晚9点，美赫巴巴和6名满德里从孟买乘船赴英，与另外800人同乘意大利罗苏伯爵号客轮。赴华组当天从锡兰首都科伦坡出发，乘法国凯曼斯沃科斯号轮船前往上海。该组成员将居留南京，住宿已由赫伯特·戴维做好安排。

巴巴的孟买爱者全体来送行。希芮茵麦和玛妮也在场，但父亲希瑞亚身体不适。不过，巴巴途中在普纳家中停留，希瑞亚在爱子默劳戈离开前见到他。这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儿子的深视安慰了希瑞亚的心，

留下神光照耀其间。

他的生命是活的火焰。

在码头挥手送别者有希芮茵麦，顾麦，萨若希，普度姆吉，瓦吉夫达，希拉，捷拜，索拉伯吉·德赛和家人，阿拉麦·卡特拉克和丈夫，达达禅吉家，芭奴拜和玛尼克，杰萨瓦拉家，娜慕达姐妹，马尼克·兰吉，萨达希乌·帕特尔，以及来自孟买，普纳和纳西科的数百名爱者。第一次航行期间，巴巴悄然远行，未通知任何人，但这次他允许爱者们到码头送行。

也通知了K·J·达斯托，但他没来，此次旅行还是没有他，他心中的敌意更加强烈。1928年遣鲁斯特姆去英国前，巴巴最初是要达斯托去的，但那时他拒绝了。现在他想同巴巴一起去。考虑到他的一贯行为，巴巴不愿带他去任何地方，还让他远离纳西科的其余满德里。这次西方之行后，达斯托永久地从纳西科迁到孟买，渐渐割断了与巴巴的联系。

巴巴和大阿迪住一间二等舱（起初是 107 号，后来是 120 号），贝拉姆和小阿迪住另一间，禅吉，卡卡·巴瑞亚和伽尼医生住一间三等舱。此外，小阿迪还曾找到一位 20 岁的英印混血女孩，名叫艾琳·尼特雷敦。就在出发前，她父母同意让她同去。艾琳是个漂亮的白肤女孩，性格惹人喜爱。但巴巴后来指出她并不合适。不过还是带上了她，航行期间，满德里负责通知她有关巴巴之事。

航行中天气炎热。巴巴每天同艾琳和满德里打两次乒乓球。在甲板散步时，巴巴任长发松散飘逸。他们夜间偶尔还看看电影。巴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舱。虽然满德里尤其是大阿迪喜爱意大利食物，但巴巴很少吃东西，打算登陆前禁食 4 天。

像往常一样，巴巴喜欢隐居，不被人注意。他给满德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船上不见任何人。”要他们对他的身份保密，不告知任何人，除非有人问起。尽管严格保密，巴巴的人格力量还是立即打动那些碰巧瞥见或经过的人。事实上，对他没有谁是陌生人。看见他的人几乎都想知道他是谁，不懈地打听，满德里不能讲太多，只得小心应对。

航行期间，有许多看见巴巴而心生好奇者。其中有一位基督教传教士，要求并得到了有关巴巴的资料。一位赴牛津学习的年轻人，每次经过，总是特意向巴巴致意。尤其是船上的意大利职员、水手和官员，似乎特别能嗅出巴巴的在，谦卑恭敬。一有机会，争相提供服务，以各种借口接近巴巴。随着航行的继续，尽管极力保密，巴巴还是为大多数乘客、官员和职员所知。他们敬慕地望着他，虽然无法解释被深深打动的原因。

3 月 29 日，给满德里指示后，巴巴解释了其教导和工作的一些方面：

**我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学派，适合东方和西方。你们若回顾我过去的活动、教导和工作，就会发现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包含了所有宗教的因素。它们结合了过去所有伟大先知的教导——耶稣，琐罗亚斯德，佛陀，奎师那，摩西和穆罕默德。**

**在我的教导和活动中，你们会发现弃世与涉世并存——游戏与苦行，素食，有时不素食，在西方穿现代和西式服装，在东方**

穿弃世者衣着。物质与灵性结合。我给弟子自由——穿时兴的西式服装，甚至同女性交往，但严令他们未经我允许不可碰她们，否则面临死亡惩罚等等。

我将影响东方和西方。看看最近发生在瑙萨里的，要来见我和接近我的信爱潮流。西方也有同样的信爱和热情。他们实际上是在数着时间等待我们见面！

那些已同我建立联系，且深受影响和触动者，不是脱离社会和世间的僧尼，而是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人，有魅力并在伦敦和纽约那样的城市过着愉快的生活。

我们到西方后，记着要特别警觉和积极，准备好回应最微小的责任要求，无论是什么。作为我的同伴，你们要在一切环境和条件下保持快乐。若得到好饭好床，你们要高兴。若必须禁食，我不让你们睡好床，你们也要高兴。前面有重要工作，你们对此一无所知。你们少数几个被挑选出来在西方为我做重要工作，那里的人反应极快，很聪明敏捷。

两天后，3月31日，巴巴说：

有三类弟子：助手，包袱和障碍。

那些举我抬我者是我的最佳助手。那些也许不能举我但伴随我者，能够协助我的工作，也提供很大帮助。

而不能举我又固执，拒绝让我举他者，乃是个负担，并障碍我的工作。阻碍者是不让我举他，不给我陪伴，却反而拖我后腿，甚至在我试图举起他时反抗我，从而阻碍我工作的人。

当晚7点，巴巴和满德里在埃及赛德港上岸，在“城市饭店”晚餐。次日，4月1日，上午8点，罗苏伯爵号客轮离开赛德港。

由于美联社发布了在孟买的采访新闻，巴巴的这次旅行被公开，船上许多人急于见他。有几个人知道巴巴，但他基本上都没见。只见了在马德拉斯神智学会工作的厄内斯特·伍德教授。巴巴对他详细解释了灵性是什么。

报纸称巴巴为印度弥赛亚，使他很快成为公众人物。福克斯，赫斯特和派拉蒙电影公司，通过马克姆·希劳斯的联系，3月31日致电巴巴，请求在他抵达威尼斯时拍记录片。但巴巴没有回复，也未做解释。4月4日，在威尼斯登陆后，巴巴迅速离开，到了国际饭店。伊妮德·柯菲在此为他们安排了住宿。

一到威尼斯，巴巴便决定把艾琳·尼特雷敦送回孟买，因为她身体不佳，不适合他的工作。此前在船上巴巴表示她应该回去时，小阿迪替她说话，说他自己感到有责任。“您这怎么说？”阿迪问巴巴，“您给女孩各种承诺：‘我会带你周游世界……’这可是您说的。从一开始，她父亲就怀疑整个事情，她母亲觉得我值得信赖才应允此事。这不合适；至少让她看看欧洲的什么。”

阿迪振振有辞，巴巴最后同意了。“欧洲哪里？”巴巴问。

“起码巴黎，”阿迪回答，“让她看看巴黎，您再送她回去。”

于是，负责旅行票务的禅吉，把小阿迪和艾琳带到威尼斯火车站，向他们保证火车直达巴黎，不用中转。后来，阿迪叙述如下：

我经历的第一件几近灾难是在米兰火车站。车站很大。我们俩又冷又惨。艾琳要我给她从站台饭店买杯咖啡。我下了车，但我买来咖啡时，火车已驶出车站！我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上帝啊，那女孩在车上，我对她有责任。行李都在她那儿，包括我的护照。我身上几乎没带什么钱。一句意大利语也不会说。火车开走了。我感到孤立无援。

我坐在站台上哭了。绝望中对巴巴说，“您在对我做什么？她归我负责，现在她走了，带着行李和现金。我束手无策。又不会说意大利语。该去找谁？”

令我惊讶的是，这种地狱般的痛苦10或15分钟之后，火车突然又回来啦。原来火车只是转到岔轨上卸掉一节车厢或别的什么！

之后，我们不得不深更半夜转了三四次火车。我一路诅咒禅吉的无能。

小阿迪带艾琳游览巴黎后，乘火车把她带到马赛，将她送上一艘开往印度的轮船，之后到伦敦与巴巴会合。艾琳·尼特雷敦再未见过巴巴。

与此同时，在威尼斯，4月5日，巴巴出门游览，乘坐了著名的凤尾船。经常为巴巴拍照的弟弟贝拉姆，带了相机，为巴巴拍了几张同卡卡、大阿迪和伊妮德·柯菲一起乘船的快照。4月6日上午，巴巴乘火车从威尼斯前往米兰，伊妮德随行。

在米兰火车站，肯斯夫人和儿子前来迎接。她对巴巴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重要日子。我不会为世界上任何事错过这个！”坐车匆匆游览城市后，下午4点，巴巴乘火车继续赶路。

4月7日，他们到达多佛尔，吉蒂·戴维和弟弟厄内斯特及昆廷·托德来接。巴巴突然改变继续乘火车前往伦敦的旅行计划。派拉蒙电影公司已安排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为他拍摄电影。为避开他们，巴巴改乘汽车从多佛尔到伦敦，住宿戴维家。

路上，巴巴告诉托德：“将来你有许多工作要为我做。”托德立即问他是否当真，要等多久。巴巴的回答让他放心，“很快。”

途中，停在一家茶店小憩。托德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巴巴，就他在伦敦还是在东查拉科姆静修所居住，梅瑞迪施·斯达与其他人之间发生了摩擦。巴巴态度明确：他在“32号”住7天，在姬慕·托赫斯特家住两天，17日到东查拉科姆的德文郡静修所。他们当晚7点到达伦敦，直接去鲁赛尔路。

灵魂渴望，鸟儿飞来。

哪里有至爱的美好，

哪里就出现灵魂的翅膀和鸟儿！

吉蒂·戴维，兹拉·克鲁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迪莉娅·德里昂和姬慕·托赫斯特住这所房子，敏塔·托雷达诺，梅布尔·瑞恩，肯尼斯·罗斯，查尔斯·坡德穆，汤姆·沙普利和昆廷·托德每日来访。

一天，迪莉娅带斯蒂芬妮和哈尔·哈加尔德夫妇及他们的儿子约翰来见巴巴。斯蒂芬妮——吉蒂的同学和迪莉娅的朋友——深受触动而去。

随着鸟儿聚集，吟唱至爱之歌，

英国花园的气氛变成音乐。

他的沉默的秘密藏在歌中。

尽管巴巴抵达伦敦时避开了被拍摄，派拉蒙电影公司却不罢休。巴巴最后只得同意他们的采访请求。4月8日，下午5点至6点，在戴维家花园为巴巴拍摄电影。巴巴身穿白袍，是他去年11月访美期间，由纽约哈蒙的爱者缝制赠送的。拍摄期间，巴巴给出一篇讯息，查尔斯·坡德穆坐在一旁，阅读字母板。坡德穆读了三遍。摄制过程中，巴巴的弟弟贝拉姆和小阿迪在背景演奏西塔琴和簧风琴。

美赫巴巴给派拉蒙新闻影片的讯息如下：

我来西方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新的信条、灵性协会和组织，而是旨在让人们认识宗教的真正意义。真正的宗教在于培养这样的态度——它最终会使人看见同一个无限存在遍及全宇宙；这时一个人能够生活于世间却不属于它，同时又与万人万物和谐；这时一个人能够履行所有的世俗责任事务，却又完全超然于一切的结果；这时一个人能够在艺术和科学中见到同样的神性，并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最高的意识和不分的极乐。

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和公认宗教与信条的结构摇摇欲坠。尤其是西方更倾向于物质的方面，这自古以来带来战争、瘟疫和金融危机。但不要认为我厌弃物质。我的意思是不应将物质本身视作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人们正在做有组织的努力，比如国际联盟，以解决世界的问题，带来太平盛世。在西方一些地方，尤其在美国，对真理实在的理性认识做了尝试，但无真正的宗教精神。一切都类似于在黑暗中摸索。

我打算把一切的宗教和派别像珍珠般串联在一条主线上，给它们注入新的活力，以适合个体和集体的需要。此乃我来西方的

**使命。我将要谈及并且将要降临于这个忧患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已为期不远。**

美赫巴巴的讯息，通过派拉蒙新闻影片，传遍世界各个角落。随着在电影院的播放，许多人逐渐知道了巴巴。

4月8日晚，吉蒂·戴维，玛格丽特，迪莉娅，姬慕，敏塔，托德和其他人为巴巴表演幽默小品。玛格丽特跳舞，其他人以各种方式，尽其所能娱乐巴巴。

翌日，查尔斯·坡德穆向巴巴坦言：“遇见您之后，我完全变了个人。发现自己在平常会发怒且出言不逊的情况下，能礼貌待人。这对我是一种新体验，似乎是同您一起之后自动发生的。”

巴巴答：“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从去年你初次见我，我时刻与你同在。你将为我的工作。你与我有着深厚亲密的联系，为此原因，昨晚拍电影时，你是唯一和我在一起的人。”〔注释：巴巴对查尔斯·坡德穆的手势是手托下颌，这也是他对睿希或智者的手势。〕

此次访问期间，各报纸都争相报道，每日发表有关印度弥赛亚的文章。有些报社还派记者来采访拍照。

查尔斯·坡德穆之友，《伦敦星期天快报》著名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准备了一份长长的问卷，包括许多狡猾的问题，打算考验巴巴。他心想：“不事先通知，就去见美赫巴巴，会更好。这样他就措手不及，无法对我的问题准备答案。我要向公众揭露他，以免他们受骗上当，并且警惕其他的所谓神秘家！”

因此4月9日，他出乎意料地来到鲁赛尔路。巴巴在一楼，正准备外出访问伦敦的穷困区。出行已安排就绪，车辆在等候。巴巴出门时穿英式服装，在戴维家则穿长袍棉布裤子等印度服饰。

有人在门口见到詹姆斯·道格拉斯，对他说巴巴正要出门。要他预约一个时间，明日再来。道格拉斯却说，“我只要见他一分钟。”

通报了巴巴。奇怪的是他同意接见记者。巴巴脱去长裤，身穿浴袍，围着蓝色丝绸围巾，坐在室内。道格拉斯走来，站在门槛上，左顾右盼。

禅吉和巴巴在一起，负责阅读字母板，他邀道格拉斯进来。道格拉斯被什么东西所震慑，表情惊愕。他艰难地向巴巴走来。后来他描述说，仿佛有一种电击穿透全身。他汗水直流，不住地擦额头。当时天气很冷，难得见人出汗。

禅吉再次邀他进屋。道格拉斯试图说话，嘴唇却只是颤抖。他努力再三，半晌才拿手帕擦着额头，费力咕哝道：“我这是怎么了？你能告诉我这里有什么？”

巴巴招手让道格拉斯坐到椅子上，微笑着示意：“别怕。过来坐下。”

太阳的一笑令头脑战栗，

人在原力面前忘了自己。

道格拉斯叫道：“我感到这里有巨大的力量！您能否告诉我此处在发生什么？这股力量从何发出？”

巴巴再次打手势让他坐到面前的椅子上，詹姆斯重复道：“我怎么了？您能否告诉我？”

巴巴笑答：“以后会让你见识。你想问什么，就坐下告诉我。我会对你解释一切，但首先让我知道你因何而来。”

“我是来和您长谈的，”他说，“想澄清一些问题。可我这是怎么了？”

“别怕，”巴巴对他拼出，“你问什么尽管问，不用怕。”

听了巴巴的慈爱话语，詹姆斯·道格拉斯放了心，坐下。等他平静后，会谈开始：

道格拉斯问巴巴：“请问您的本名？”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

道格拉斯对禅吉说：“请别读字母板。让我来读。我想直接知道巴巴要说什么。”

“好。”禅吉说，走开让出地方。

道格拉斯努力阅读字母板。巴巴缓慢地移动手指，逐字拼出“M·S·Irani。”

“有点乱。”道格拉斯说。

禅吉笑答：“乱在哪里？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他的名字‘M·S·Irani.’。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让我再试试。”他说。

巴巴又在字母板上重写自己的名字，但道格拉斯还是读不了。他起身走到巴巴身后再试，还是不行。禅吉再次读出：“M·S·Irani。”

道格拉斯对巴巴说：“请拼些别的句子，让我读读。”

巴巴拼道：“我的名字是……”除了“我的”，他的头脑再度失去辨别能力！

禅吉从远处重复：“我的名字是……”

“你怎么能从那么远的距离读他的字母板？”道格拉斯问。

“是出于练习。”禅吉回答。

道格拉斯走过去，站在禅吉身边，试图再次阅读字母板，但还是失败了。

巴巴极其耐心地在字母板上移动手指，以使道格拉斯能够读出，时间已过去好几分钟，便对他指出：“现在回到正题，不要再浪费时间阅读字母板了。时间不多了。”

道格拉斯问：“您的种姓是？”

“伊朗尼。”

“您出生在哪里？”

“普纳。”

“那意味着在印度。您怎么会是伊朗尼？波斯人？”

“我父母是波斯人。”

“您是琐罗亚斯德教徒？”

“我出生于琐罗亚斯德家庭。”

“当今哪个宗教算最高？”

“我视一切宗教平等，因为它们都是证悟同一个神的不同途径！”

“您是怎么看基督教的？”

“基督是证悟了神的伟大灵魂。因此来自这样一个神圣人物的宗教也一定伟大。”

“您信什么宗教？”

“我超出种姓与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属于我，但我不跟哪一个种姓、社团或宗教有特殊关系。我与神为一，神在万人万物里。”

“您是圣雄吗？”

“何为圣雄？告诉我，谁可称作圣雄？知道灵魂，知道真理者方可称作圣雄。我知道真理；我体验真理。如同你因多年居住，知道且体验伦敦城，同样，一个没见过但想知道伦敦的人，必须通过媒介间接地了解。但你住在伦敦，有体验，对它一清二楚。为此，你不必借助任何的外在途径或媒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明白。您认识甘地吗？”

“认识，我们在拉吉布塔那号船上见过面。”

“您对政治感兴趣吗？”

“我不关乎伦理或科学，也与政治无关，因为在自知中，包括了一切。获得自知者已获得一切。”

“您是怎么看甘地的？”

“他是个好人，是《薄伽梵歌》的深研者，是寻求自知的求道者。”

“您是神圣人物吗？”

“我与神融合，正如佛陀、基督和奎师那与神融合，并且与神成为一体。同样，我也生活在神里。正如他们知道神，我也同样知道！你本人，还有其他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认识神，并且与他合一！”

道格拉斯再次擦了擦脸。他的问题被回答得如此迅速，答案如此简洁机敏，他感到震惊。过了一会儿，他继续问：

“世界上有罪恶吗？”

“没有，没有罪恶这种东西。”巴巴拼出。

道格拉斯一时惊呆，问：“您是什么意思？”

“除了极乐遍在，别无一物。”

道格拉斯激动地站起，问道：“那怎么可能？”

“在实在中，确实如此。”巴巴肯定地说。

道格拉斯恢复了镇静，坐下，又拿出一份问卷。“那您怎么解释世上的成千上万种罪恶，比如偷盗、谋杀、强奸、不义、不诚、不道德、折磨？这些邪恶难道不算罪恶？”

“未必。”

“那您把它们叫什么？该如何看待之？”

“它们是善的不同程度。”

道格拉斯被此看法震住了，把手放在额头上。他再次站起，又慢慢坐下，说：“啊，上帝！太妙了！为什么诗人和玄学家不能以如此明了直接的方式解释这个？”他坐着沉思少许。

巴巴补充：“如我所言，世界上除了极乐，什么都没有。世人所谓的恶，乃是善的极低方面。”

“当然，当然，”道格拉斯说道，“这么简单！为何世人不能理解如此简单的事情，让人奇怪！您能开示我们，何时世人会理解这个简单的真理？”

“当其视角发生转变时。”

“但在什么时候？”道格拉斯问。

“内在正进行着。”巴巴拼出。

“感谢上帝！您怎么看世界面临的敏感和危险形势？当今世界金融形势，让各国随时会相互扼杀！到处躁动不安。这个灾难时期何时终止？这种局势何时改善？”

“只会是在心灵发生变化时。”

“心灵变化？多么无上的疗治！但心灵何时改变？”

“大约一年后开始。”

“基督用三年完成其工作。您完成工作会需要多长时间？”

“三十三年。”

“您的秘密讯息或特殊建议是什么？”

“自我消除。”

詹姆斯惊讶不已，出去征询与他同来，在楼下等候的丹尼森·罗斯爵士。

返回后，他说还未开始问他真正想问的问题。但在此之前，他再次问：“这个房间里的神秘能量是什么，从哪里发出？”

“首先，问完你的问题，”巴巴说，“我最后会回答你的疑问。”

“您愿意回答另一个问题吗？”

“很乐意。”

“您想促成世界的拯救。有没有一本《圣经》，《可兰经》，或别的什么书，让……”

巴巴打断，“我提供建议，人们把我看作大师。但我不重视书本知识或学识，因为我唤醒藏于每个人内里的神性。”

“您相信佛陀和他的八正道吗，其中……”

不等他说完，巴巴再次回答：“相信，任何的宗教都是向自知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台阶。你想问基督和奎师那，答案是一样的。”

这让道格拉斯吃惊地站了起来，他盯着巴巴。巴巴示意他坐下，继续问。

“您信奉哪个神？基督徒的，印度教徒的，还是穆斯林的？”

“神是一切的唯一者！”

“哪个宗教最接近您所接受的宗教？也就是说，哪个宗教值得接受？”

“所有的宗教都属于神，因此都是同一个。”

“此生之后还有生命吗？”

巴巴拼道：“有，但仅就精体而言。灵魂是一个。从不死亡。继续采纳一个又一个身体，一次又一次出生。除非与神合一，否则它就继续再生。”

“那是涅槃吗？”

“是，但不是以灵魂的本质存在为代价。”

道格拉斯正要问别的什么，但巴巴止住他，解释道：“灵魂存在的本质是永久的，该永恒存在与神为一。不要用头脑或智力误解了这个永恒存在——灵魂。灵魂使智力工作，但灵魂不受任何东西所控制。灵魂绝对地独立。智力依赖灵魂，但灵魂完全独立。智力乃灵魂的工具。也就是说，是达到并且体验原始、永恒存在的媒介。爱，服务和信奉可让一个人认识神。”

“您是从哪里获得这种知识的？还没等问题进入我的脑子，您就知道！”

“这一切我很容易知道。”

“您没有回答我最后的问题。您是怎样明白和知道这一切的？”

巴巴微笑。“因为我与永恒存在为一。”

“您的使命是什么？”道格拉斯问。

“促成人类的灵性再生——整个人类，东方和西方。”巴巴拼出。

“您对此有信心吗？特别是在西方？”

“同你认为你此时在同我谈话，并相信你在这么做的信心一样多！事实上，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人类的灵性再生——我才出生。这乃是我采用人身目的。”

“是谁指派您做人类的施惠者的？是谁派您来的？”

“我知道这个，此乃我的生命。”

道格拉斯困惑了，发现巴巴的话不可思议。巴巴慈爱地抚着他的背，安慰他。随后把他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他们目光相遇。二人静默了一会儿。巴巴望着他微笑，道格拉斯叫道：

“您总是像这样——处于极乐？”

“我享受永恒极乐。这是我的持续生命和存在。”

“我怎么享受不到那样的极乐？”

“因为在这个幻相里，你没有摆脱自我，不能享受这种极乐。这归因于无知——认为世界悲惨。事实上，四面八方除了极乐别无存在。”

“神是谁？是什么？是人还是力量？”

“神既有形也无形。住在每一个生命里，遍及每一个事物。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艺术，文学，美——他是！”

听此，道格拉斯正要问巴巴什么，但巴巴止住他，指出他应先听听巴巴想说什么。巴巴继续拼写：“从上述一切中，你不应把我视为泛神论者。那不是我的观点。实际上，我通过体验知道一切。当你认识神时，你将明白这一切。最高的体验是认识自己。这是至高的体验。意味着与神合一！”

“您结婚了吗？”道格拉斯接着问。

“我超越了性别，”巴巴拼出，“对于我，男女之间没有区别。”

“您夜间睡几个小时？”

“3个。”

“您今后有什么计划？”

“在德文郡的静修所短住后，我将去美国。”

“现在您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结束我的疑虑，好吗？”

巴巴微笑，打手势让禅吉告诉道格拉斯，“你很幸运。”

“是您的仁慈。”

道格拉斯起身准备离去，再次问：“我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弥漫这个房间里的能量出于何因？来自哪里？”

“这归因于我的在。”

詹姆斯握起巴巴的手，贴在自己眼睛上，巴巴祝福了他。“尽管我很小心，但在他的魅力下还是融化了。”他后来写道。他的心充满巴巴的爱，恭敬地鞠躬后离去。他预期一分钟的会见，延长至整整一个小时。第二天，4月10日，詹姆斯·道格拉斯在《伦敦星期天快报》上发表了整个采访。这对许多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人因此知道了美赫巴巴。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新闻报道

当晚，巴巴到Q剧院观看敏塔演出。同时，小阿迪身疲力竭从巴黎返回。

4月10日下午，吉蒂·戴维在自家后院为孩子们安排了一次宴会。还有气球和蛋糕。巴巴来切蛋糕，发玩具，同孩子们一起玩耍。有8个孩子还开心地同坐在地板上的巴巴玩跳圆片游戏。在起居室喝完茶，有人来，用锯演奏娱乐大家。巴巴和满德里也加入，演奏了印度音乐。一个名叫约翰的6岁男孩开始捣蛋，人们问巴巴是否该把这个小坏蛋轰出去。巴巴回答：“不用，由他去。他只是精力过剩。他离我很近，日后我有工作让他做。”

宴会6点结束。晚上，巴巴坐车前往汉普顿宫，参观国王亨利八世的宫殿。

4月11日下午，巴巴到雕塑家爱德华·梅瑞特的工作室，从2点坐到3点。这是巴巴首次让雕塑家为他塑像。梅瑞特只做了粗略雕塑，两天后巴巴还将返回最后定型。

12日晚，在吉蒂的陪同下，巴巴和满德里到莫德·福尔兹家。福尔兹是位热忱的求道者，极想促成巴巴和克里希那穆提的会面，但这注定不会发生。

4月13日，巴巴最后一次见雕塑家爱德华·梅瑞特时，有位报纸记者前来观看，问巴巴：

“据说在男人争取神圣恩典中，女人是个拖累。所有的圣人……”

巴巴打断，有力地拼出：“不然！在神圣恩典的培养过程中，女人可扮演重要的角色。与男人是平等的。只要她对自己真实，一切都会好。而一旦她屈服于环境，婚姻就会失效。就会出现离婚。”

“那圣人们的独身誓言又是怎么回事？”记者问。

“那不重要。有些人结婚，有些人独身；但一个人不会因结婚而在灵性上落后。女人可用爱激发他去认识真理。但她必须发展爱而非淫欲。此乃幸福的钥匙。”

谈话干扰了爱德华·梅瑞特的工作，他打断说：“请抬头，巴巴。”从而中止会谈。梅瑞特还问能否为巴巴右手做个石膏模型，巴巴同意。（爱德华·梅瑞特制的美赫巴巴右手模型，后被复制，在爱者中间分发。梅瑞特塑的巴巴半身像 1934 年初被送至印度，但后遭损毁。）

在巴巴与迪克和奥黛丽·因斯的私下会见中，禁欲的话题再度提起。梅瑞迪施·斯达曾对因斯夫妇说性只是为了生育子女，他们不可以有任何的性行为。这个建议他们遵循了一段时间，但婚姻却因此亮起了红灯。巴巴听后，纠正了梅瑞迪施的话，对他们说人结了婚，就该过正常的婚姻生活。

另一方面，姬慕·托赫斯特已不再爱自己的丈夫，觉得性不是其应该的样子。巴巴听后，不无幽默地说，“你已经是个圣人了。”多年后，姬慕解释了巴巴的话对她的意义：

“还是个小女孩时，我就总想做圣人，希望有一天如愿以偿。我很是骄傲，这多少被巴巴的回答打破。巴巴的方式极为神秘，他会喂养你身上需要打破的东西。你若去找他，说这说那，他会说：‘好，去做好了。’你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想自己最想想的事，你会发现那完全是错误的，你不得不超越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后来我发现巴巴是多么地绝对正确。我必须经历生活——做个真正的女人。”

就当时人们对美赫巴巴的态度，姬慕进一步解释：

“巴巴彻底地纯洁。其他人不真正理解我们对他的那种爱。记得我们去巴黎前，我丈夫对我说，‘你保证会没问题？’我说，‘瞧，如果巴巴曾在任何地方表现出他不是我所认为的那样，我想我会伤心得早自杀了。’对我来说，他完全地纯洁。如果有过一丝不妥当的迹象——当然这从未有过，我会悲伤得死去的。对于我，他就像基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爱，慈悲，绝对纯洁。”

4月13日，巴巴还访问了查尔斯·坡德穆的办公室，指示他为巴巴写传，后定名为《至师》。

巴巴和满德里，同姬慕帮一同驱车到姬慕父亲家“彭伯里园林”，白金汉郡，高威科姆附近的芬尼村。巴巴心情愉快。所有人都参加了足球比赛，总是巴巴一边赢；接着又举行竞走比赛。大家在舞厅喝茶，园丁已在壁炉里生起火。之后，巴巴建议在这幢大房子里玩捉迷藏游戏。他藏起来，由大家来找，结果很是有趣。巴巴很喜爱这个地方，说，“我打算让此地成为我在英国的中心之一。有我在这儿，它将成为人间天堂！”

一对老年夫妇，威尔和玛丽·白克特，1931年从梅瑞迪施·斯达那里第一次听说美赫巴巴，但未能在巴巴首次访英时见他。夫妇二人1920年代由因纳雅·堪接纳入苏非教，并跟随后者直到他1927年去世。白克特夫妇现在急切想见巴巴，在这次伦敦访问期间首次获得这样的机会。在戴维家，梅瑞迪施将他们介绍给巴巴。威尔给巴巴带来一些葡萄，梅瑞迪施告诉巴巴说威尔身体不佳，巴巴摘下一粒葡萄，递还给威尔，让他吃掉，保证说他的健康将会改善。（因纳雅·堪是第五层面的苏非导师，1910年从印度被派往英美引介苏非教。他不仅是真正的苏非教师，还是位杰出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因纳雅·堪于1927年去世。他在美国建立的教团，在美赫巴巴的指导下重组，被命名为苏非教再定向。）

威尔·白克特这样回忆第一次会面：

“回望那些时刻，我再次看见巴巴，静静坐在长椅上，对一个偶访的旁观者，他初看上去可能缺少精力。但他的姿态里有某种强烈的吸引力，在我的脑海里浮雕般突显的形象是他的纯洁，不受世俗约束，彻底沉着，就像一只飞鸟，暂息于一个跟它毫无类似的世界。”

玛丽也被大师吸引，回忆道：

“我们进屋时，巴巴跃身而起，敏捷有力优雅——他的一切动作皆如此，并迅速走上前来。他接着示意我坐在他身边，握着我的手，那么轻柔。他的轻触，让我即刻感受到意识的巨大提升，这是我之前

从未在任何人面前体验过的。多年来我一直深切寻找和研读，此刻知道自己已找到大师，漫长的寻找结束了。

巴巴三分钟内给予我的，远远胜过我 30 年的热忱求索，或通过他人所获得的，因为我体验到他所赐予的，切实可触的恩典和神爱礼物；而其他人都只能谈论。我知道巴巴是谁。”

威尔和玛丽·白克特成为鲁赛尔路的常客，还于一日晚间巴巴在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公寓喝茶时，也见到巴巴。从此白克特夫妇成为巴巴的最忠实弟子，巴巴将他们称作“他的天使长”。

吉蒂·戴维从早到晚忙于安排巴巴的住宿，照料伙食和其它诸多细节。巴巴在楼上自己房间独自用餐。之后下楼，坐在壁炉前，看其他人一起吃。小阿迪和贝拉姆皆有音乐天赋，每天举行音乐演出，巴巴会在歌曲间隙向弟子解释不同的灵性问题。吉蒂的父母腾出房子，供巴巴和 6 名满德里使用，海伦娜·戴维的朋友格里尔夫人应邀在场，充当少男少女的监督者。

吉蒂的父母约翰和海伦娜虽不在家住，但在巴巴访问期间仍有机会见他。海伦娜一次向巴巴坦白说她感到“有罪”，因为她偶尔玩牌赌钱。巴巴默笑，打手势说：“我喜欢你。你真诚实。”并指出她要是喜欢，可以继续打牌。海伦娜·戴维很幸运同巴巴共处，因为次年 9 月她便去世了。

吉蒂的父亲约翰跟巴巴谈板球和乒乓球。提到乒乓，大家安排了桌案，巴巴偶尔同他们打打。（美赫巴巴很喜爱打乒乓球，但不像一般比赛那样计分。）

其它时间，他们只是静静坐着。如姬慕所回忆：“我能忆得一两回，巴巴坐着，我们都默默无语地围他而坐。如此的爱流；几乎仿佛空气都在震动。你几乎触摸得到。美妙，美妙的时光！”

至爱之酒无从描述。

唯有啜饮者的心灵知晓。

鸟儿们饮了又饮，

歌声充满其甜美。

这次很多精神颓丧者来见巴巴，  
有机会聆听其歌之回响，  
这给他们的翅膀以生命，心灵以疗愈。

4月15日，派拉蒙电影制片厂遣两部车来接巴巴一行，前往威里斯登观看他通过字母板授述、查尔斯·坡德穆宣读的影片。其他公司也表示有兴趣为巴巴拍电影，但他未同意。看完新闻片，巴巴带话给经理，说他对结果感到满意。

他们正要离开，经理找到巴巴，说：“要是片中圣雄甘地和您一起就好了，但甘地在英国时不愿上镜头。他反对一切现代的东西。”

巴巴回答：“现代或古代，永远有一个无限存在，遍及一切——在艺术，科学，美，在大自然中——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下午，巴巴返回姬慕和德斯蒙德·托赫斯特家（位于汉普斯德，科姆佩尼花园街15号）。巴巴将同兹拉，吉蒂及两名满德里在托赫斯特家过夜。姬慕不会做印度饭，就请一家印度餐馆的老板克里须那·韦尔为巴巴及满德里提供食物。不过，她一大早就起床为巴巴做茶。

在伦敦，巴巴还参观了皇家丘园和动物园。还去了大英博物馆，但只待了15分钟。此次旅行期间，他再次乘坐伦敦地铁。一日晚间，他去里瑞克·哈默史密斯剧院观看戏剧《赛马日》，另外几晚去看电影。

这个时期，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昆廷·托德受托为英国历史编芭蕾舞，正值节目在皇家艾伯特厅上演。他们邀巴巴前去观看，他同意某个晚上去。观看演出时，巴巴说他想同爱尔兰人，领舞黛尔德拉握手，但规定，“她决不能知道我是谁。”这可不易，因为玛格丽特和托德的同事都知道巴巴。他们怎样才能介绍他，又不让她认出他？最近报纸上满是有关他来访的报道。

演出结束后，他们把巴巴带到后台化妆间。他们叫来黛尔德拉，玛格丽特异常严厉地说：“黛尔德拉，你要知道，托德先生和我无法再给你工作了。你今晚的舞台表现糟透了。演得真差劲儿——糟透！”女孩立马哭

了起来，玛格丽特迅速补充道：“哦，顺便介绍一下，我们想让你见见我们的朋友，默文·伊朗尼先生。”黛尔德拉难过异常，边握手边哭，根本没看巴巴。巴巴迈步走开。昆廷·托德随后安慰女孩说：“哦，好吧，你若是努力，可以保留工作。”直到多年后，玛格丽特才把此计告诉黛尔德拉。

下面是美赫巴巴4月份在英国时，当地报纸有关他的文章：

《每日先驱报》1932年4月4日

《每日先驱报》通讯员描述了他对赛古鲁美赫巴巴弟子的德文郡埃舍的拜访。

巴巴，一位帕西出身的哲人，已7年未说话，通过板书讯息向跟随者传递其灵性冲动，被包括圣雄甘地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视为受神圣启示者。

我深入到一位印度圣人的埃舍，这是位于美丽的德文郡村附近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农舍。是万里之遥的阳光炙烤的德干高原上母埃舍的分舍。不过，这里却没有印度村落的叽叽喳喳和猴面包树荫下一群群的学生，只有漫游的羔羊和盘旋的海鸥。

在泥泞难辨的路上步行了一英里半，我找到了这间农舍。室内及简单的陈设毫无异国情调，在此我见到了英文评论家和诗人梅瑞迪施·斯达，也是埃舍——他称作静修所——的创办人。他对我说：“这一切都来自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是他的学生。三年前，他在印度，预言说整个西方世界将经历一场灾难性的危机。他还说危机过后，人们将能够接受巨大的灵性再生。”

斯达先生说：“这个地方的建立，正是为此铺路。”

他还告诉我，圣哲名叫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印度有上百万人，”斯达先生说，“把他视为圣人。他们成百上千地涌来亲吻他的长袍。”

“他 38 岁，帕西血统，但巴巴不宣扬某个特别的教条或种姓。他的跟随者当中有些是印度最富有的人，他的弟子有高种姓的婆罗门，也有不可接触的贱族。

“过去的 7 年中，他未讲过一句话，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字母板书写。

“去年 9 月，”斯达先生补充，“他首次离开印度，来这里访问我们。船上，他独自闭关，因为他的外貌和表情极其美妙，人们会立即把他包围。

“圣雄甘地也在同一艘船上。卡拉奇市长是美赫巴巴的跟随者，他给甘地发电报，叫他见巴巴。甘地每天在巴巴船舱待几个小时，还在伦敦相会。

“他和其他人一样，也被这个美妙人物深深打动。”斯达先生说。

“印度教的称呼赛古鲁，意思是至师。这表明他和他的基督般人格，这对每一个见他的人都非常明显。

“就连为我们开车穿行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在收费时也对我说，‘这是个非凡的人。为他开车，我感到荣幸。’

斯达先生说巴巴的教导只是帮助人们摆脱无目的的生活。“其中毫无玄秘之处，”斯达说，“没有仪式。没有嫁接于西方生活的东方思想。我们只是帮助人们找到他们自己，我们通过美赫巴巴教导的方式，通过工作和规定的静心方法。”

自三年前开办以来，已有 100 多人在这个德文郡静修所生活过，一次几天或一周。

“我们没有失败过，”我被告知，“除了对性情乖戾者。”

他给我看了一份在这间乡村静修所生活过的人员名单。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中有演员，理发师，芭蕾舞家，钢琴家，大学教授，园丁，餐馆老板，著名的电话发明家，柔道教师，编辑，还有其他许多社会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

“不管他们初来时有怎样的阶层和职业隔阂，在这里几天后，便都放弃了。”斯达先生说。

“不收取费用，”他告诉我说，“除了最低限的食宿费。我们不灌输任何的教条。这里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像来此的所有人一样获益。”

“我们唯一希望做的，是帮助人们正当而快乐地生活，以便他们去促进世界的总体利益。”

美赫巴巴的使命是一切宗教的统一和建立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1932年4月10日的曼彻斯特《帝国新闻》报道：

将宣称为“新的弥赛亚”的帕西神秘家，赛古鲁美赫巴巴，本周从印度来到，并已前往他在德文郡科姆马丁的静修所。

巴巴强加给自己7年的沉默，到达多佛尔时，也未违背自己的誓言。他从印度带来的人员包括几名英国人。

科姆马丁的东查拉科姆静修所的负责人，梅瑞迪施·斯达先生，希望纠正那是一个阳光浴场的错误印象。“这是个灵性静修所，教导正确思维和正确生活方式之地，”斯达先生在给《帝国新闻》的一封信中说，“夏季，来访者如果愿意，可身穿浴衣坐晒太阳，正如在海滨那样。

“我的大部分访客是男性，不是女性。许多担任公司要职的有头脑者来这里。我们的工作有着健全的心理基础。”

斯达先生还给我们提供如下细节：

“这里一个人可以休整，并熟悉那些能量，一旦它得到释放，将使学生意识到自身更大的潜力，以及符合自然和生命内在规律的未来工作。

“静修所由梅瑞迪施·斯达和妻子负责管理，他们曾有幸到印度在一位大圣哲，一位在世圣人的指导下生活。他们已从东方返回，希望帮助真诚的求道者获得更高的意识。

“静修所按西方的方式运作。创办者意识到大多数东方实践，根本不适合西方人。那些对欧洲文明现状或自身不满，渴望为人类提供更大服务者，会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者。创办者会给予静心和实用心理学方面的个别帮助和指点。来访者通常根据个人需要，将时间分配于静心、学习和训练。创办者有着 20 余年的静心实践和心理研究经验，通过与他的接触，真诚求道者的问题会迎刃而解。只有实践过才可能教导。

“教导对思想和行为的控制与引导，带来身、灵、心的和谐。很多人在静修所达到了更高的意识层面。身心得以调节，灵性视野扩展，压抑消失，所释放的能量带来生活的一种新的、积极的和热情的定向。”

这位神秘弥赛亚将如何显现自身，其跟随者并不知晓。他们接受他为“至师”，相信他能施展奇迹，这些他将在他自己的时间加以显现。

在德文郡，我见到巴巴居住的那间质朴、不舒适的小室和硬木支架床。

1932 年 4 月 11 日，《每日先驱报》：

巴巴的儿童派对

同十位弟子玩跳圆片游戏。

被许多人尊奉为弥赛亚的印度神秘家，师利美赫巴巴，昨日在南肯辛顿，其卧室兼客厅，开了个儿童派对。

他将前往美国，在那里打破他 7 年的沉默，发布他认为将会导致巨大“宗教骚乱”的讯息。

昨天师利美赫巴巴坐在房间的地板上，同 10 个英国孩子玩跳圆片游戏。他不发一语，虽一再愉快地大笑。他身边放着一块印有白色字母的小黑板，会在上面拼写其誓言不允许他说出的话。不远处是个巨大的摸彩桶，他将很快主持开彩；另一个角落是一束彩色气球。

孩子们——其英国弟子的子女——都欢喜开心。师利美赫巴巴也一样。他修长的手指将圆片弹入一个个小杯；他的柔和、甚是可爱的眼睛，愉悦地闪烁着。

我在南肯辛顿见巴巴时，他在沙发上为我挪出地方。桌上放着烤面包片和番茄酱——剩余的早餐。

“正统派说您是坏人。您让男孩们住山洞，让鸟雀袭击他们，从而坑害他们。”我对他说。

他大笑。不只是面部和嘴唇的运动。他的整个心都在笑。

“DRSLS”，他在字母板上拼出——用的是一种奇怪的速记。“亲爱的人啊，”一名弟子翻译道，“他们不明白。我有工作要做，我会完成之。”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科姆马丁

巴巴在德文郡静修所居住的详细计划已安排就绪。4月16日早上6点，梅瑞迪施·斯达来见巴巴，11点返回德文郡。下午，小阿迪，贝拉姆，禅吉，卡卡和伽尼先行前往德文郡。当晚，巴巴去看由拉尔夫·林恩主演的一部喜剧。

翌日晨6点半，巴巴前往静修所，大阿迪、吉蒂、兹拉、姬慕、迪莉娅、玛格丽特、敏塔、梅布尔、斯蒂芬妮及昆廷随行。其他满德里出发前，巴巴要他们容忍梅瑞迪施的一切言行，警告他们不可制造不安。满德里一走进德文郡的房子，就看见贴在墙上的布告——为巴巴、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制定的日程表。巴巴的活动从上午6点安排至深夜，还令每一个满德里在自己房间静心。对其他的访问者，也做了静默和静心规定。尽管极其不便，满德里只得按巴巴的希望，保留自己的意见，遵循梅瑞迪施的安排。

满德里入住后，梅瑞迪施指示，他去迎接巴巴时，他们不要同往，而要保持距离。记者和摄影师在静修所等候巴巴，梅瑞迪施只想突出自己，企图让听信他的人感到，就连美赫巴巴的东方弟子亦受命于他。就在他忙于这些计划时，巴巴却于下午3点先期抵达，打破了梅瑞迪施的计划。

肯尼斯·罗斯自发地吹起热情的风笛，欢迎当代的阿瓦塔。其他人静静地坐在大厅，保持沉默。巴巴忽然走进大厅，来回踱步，打破了众人的沉闷。

爱的和风吹进，

温暖他们的心，

湿润他们的眼。

巴巴指示吉蒂带兹拉回伦敦，次日再返东查拉科姆。随后转向记者，用字母板授述道：

回到静修所就像回到家。灵性在这里变得实际。这里的气氛和训练将带来理想的实现。

脑与心必须并行。必须获得身体、心理和灵性的平衡，才能确保永久的成果。

要摆脱当前的危机，让事态恢复正常，西方必须认识灵性发展的重要性，必须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实现神性——在艺术、科学和日常生活中。必须扩展那个无限意识。只有那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但倘使，如目前这样，只是继续强调物质方面，就会有更大的混乱，这将导致无休止的痛苦。

英国这个季节天气依然很冷。伽尼·穆斯夫又冷又不适，连续8天不换衣裳，不脱鞋子，和衣而眠。他对巴巴说：“我的头感觉就像冰箱！”——这次他可是当真的。梅瑞迪施叫满德里待在自己房间静心，伽尼却把门从里一锁，纵情于他的最爱——睡觉。因为他是大师最早的跟随者之一，小时候还一起上学，伽尼可以偷偷地给吉蒂和其他真诚的爱者讲大师的童年及早年生活。

巴巴没有坚持让英国组食素，并通知姬慕帮免去每日一小时的静心——梅瑞迪施曾严令该时间在房内和静修所静默。一天，巴巴这个时间来和大家一起静坐，并随意从书架抽出一本书，给大家看了看书名：《西线静悄悄》，大伙儿忍不住大笑。

另一次，巴巴在静心时间到楼上姬慕帮的房间。从开着的窗户向外张望，见昆廷·托德在外面老实地静心。巴巴顽皮地拿起几个糖块，一颗接一颗准确地掷在托德的背上。托德被这种恶作剧激怒了，直到看见巴巴和其他人从窗内大笑。他也笑了，加入他们对神圣至爱肉身的真正静心。

科姆马丁的天气冷得反常，梅瑞迪施未采取御寒措施，反而又让巴巴在大冷天站在山上，只穿着白袍照相。而巴巴则享受着这一切。

不过，4月18日，巴巴对满德里说：“我一点不喜欢这里的天气。感到烦闷厌倦。限制没完没了，毫无自由。整天会见和采访，天气寒冷。不管怎样，我们得坚持。开口前，我必须彻底放假9天。我的第一言将是：

“我是奎师那，  
我是佛陀，  
我是基督！”

巴巴和满德里在德文郡期间，当地报纸做了如下报道：

4月18日《曼彻斯特卫报》：

德文郡印度神秘家

查拉科姆风笛迎接

物质主义带来混乱

昨天下午约3点20分，当印度神秘家师利美赫巴巴到达时，海雾旋风席卷科姆马丁。他先期抵达，避开了科姆马丁观望者的注目。

师利美赫巴巴同秘书及随行人员步行走过泥泞小路，到他将逗留的东查拉科姆的静修所，一边欣赏着树篱上的野花。由静修所的成员协助攀登阶梯。

从西查拉科姆辟出一条专道，改变了常规路线。梅瑞迪施·斯达夫妇一边一个走在师利美赫巴巴身旁，一路协助。到达静修所时，出现了如画的一幕。肯尼斯·罗斯——斯达先生的妹夫——苏格兰风笛演奏家，用风笛声伴美赫巴巴过牧场，在高高低低的草地上边奏边行。

在山顶拍了全体照。师利美赫巴巴的黑色长发在风中飘动。一件厚粗呢大衣保护他抵御寒冷东北风的吹袭。

美丽的鲜花装点着静修所简朴的房间，教派的跟随者翘首等待着领袖的到来。要求采访的记者被告知，师利美赫巴巴当天下午不见记者。不过，他抵达德文郡时，有人问他是否给讯息，他通过字母板和翻译宣布：

来到静修所如同回到家。这里灵性变得实际。我发现这里的气氛和训练将促成理想的实现。头脑和心灵必须并行。要确保持久成果，身体、头脑和灵性必须平衡。要让目前的危机过去，事态再度恢复正

常，西方必须认识灵性发展的重要性，必须在生活每一个方面实现神性——在艺术，科学和日常生活中。

该无限意识必须发展。唯有那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但如果，像当前这样，只是继续强调物质方面，就会出现更大的混乱，导致难言的痛苦。”

1932年4月21日《每日镜报》报道：

一位和蔼的人，个子不高，约5英尺6英寸，深褐色的头发飘肩，淡棕色的脸庞，鹰一般轮廓鲜明的相貌，敏锐的眼神，浓密的双眉。正是这位大师，去年的一个夏日在科姆马丁埃舍握着我的手，通过指点一张黑色木板上的字母，问我是否快乐。他的名字叫师利美赫巴巴。

巴巴给我的印象是智慧和力量，和一种奇妙的感觉，似乎你的所有念头，几乎在出现之前，都被读阅……

4月22日的《伊弗拉科姆新闻》标题：

圣经场景

印度神秘家抵达科姆马丁

美赫巴巴的讯息

科姆马丁居民在一个典型的周日下午的素常恬静，被师利美赫巴巴的来临打破。后者被所有的跟随者尊为新的印度弥赛亚。

《新闻》的一位代表有幸受邀前往东查拉科姆农场，目睹师利美赫巴巴的到来。队伍走近农场的景象，笔墨难以描述，更像是圣经的场景，而非冷寂的德文郡农场。灰旧的房屋与斑斓的队伍形成奇异对照，随着队伍接近，可看见美赫巴巴由印度秘书陪同，由科姆马丁静修所的负责人梅瑞迪施·斯达夫妇挽着臂膀，走过泥泞的道路和潮湿的田野。

随着师利美赫巴巴走近房子，肯尼斯·罗斯先生——苏格兰人，梅瑞迪施·斯达夫人的妹夫——冲到房前露台，吹响尖锐的风笛。东

查拉科姆农场漫长的数百年历史，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奇异的人迈入其大门。

在露台照完相，大家都进屋。该教派的许多跟随者涌向巴巴，握他的手。他显然对如此热烈的欢迎感到高兴，微笑着，紧握每个人的手。

他的黑色长发（抵肩）在东北风中飘动。表情极其丰富，慈祥而有涵养。他的相貌会博得任何人的不止一点尊重，除了白痴。

令我们的记者震动的事情是，静修所每个人明显的诚实和善良。

因英国天气寒冷，有人建议去瑞士，那里气候要暖和些。姬慕对巴巴说：“您不带我，我就自杀！我把您置于一切之上！”

巴巴当众告诫她：“若如此，就充分执行我的愿望。不要质疑我或向我建议什么。我虽是大师，却得听命于梅瑞迪施。你若也这么做，又有何妨？连我跟满德里交流的时间，梅瑞迪施都不给。我早晨5点就得去见他们，以便6点钟为梅瑞迪施的活动做好准备！”

一天，被巴巴称作“威尔士的安妮”的安妮·鲍威尔来德文郡见巴巴，但她早早离去，心情混乱地返回威尔士家中。巴巴后来对威尔和玛丽·白克特温和地说：“她对我将最真诚。”

晚间，梅瑞迪施·斯达炫耀地给巴巴和众人朗诵自己的诗。“我好比大师足上的尘土……”敏塔和朋友阿雅拉·贝托维姆禁不住歇斯底里。敏塔捂着脸笑个不停。梅瑞迪施以为她在哭，说：“你想哭就哭吧，孩子。你想哭就哭吧！”

巴巴逗留期间，梅瑞迪施总是傲慢地指挥满德里，他们也表现得似乎顺从。这种情景让巴巴开心。虽然这样的“表演”令他头疼，但他容忍并从中感到乐趣——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工作。

4月20日，梅瑞迪施向巴巴提出要求：“我要成道，但也需要钱！”巴巴只是笑笑，未作评论。为了那里的一些爱者，巴巴容忍梅瑞迪施的行为。在巴巴首次访英期间，很多人完全忠诚巴巴，但此后有几个新人通过

梅瑞迪施听说巴巴，受他所左右。为联系他们，巴巴再次来到德文郡。当时人们不知，这是巴巴对东查拉科姆静修所的最后一次访问。他再未踏足此地。

4月22日，巴巴午饭后到海边散步。他指着海洋，对在场者说：

我就像你们眼前所见的海洋——随时接收任何东西，好的坏的。你们所有的思想感情，所有一切，把它们置于我的足前，获得自由！

我好比普照万物的阳光。但你若打伞遮住头顶，就不会从阳光中获益。伞阻止你接收来自古鲁的光芒。你必须收起这把业相之伞，才能接收大师之光。只有那时你才会切身地获得光。

要做到这点，只需要想念我，记住我。作为我纳扎的结果——真见，伞（业相）将逐渐合拢。

一星期后，1932年4月24日星期天，上午6点，巴巴离开德文郡，在大阿迪、敏塔、姬慕、梅布尔、玛格丽特和吉蒂的陪同下到达伦敦，住宿戴维家。前一天离开德文郡的其他满德里，住在斯蒂芬妮·哈伽德家里。所有的旧识再次涌来，皈依巴巴，包括去年在德文郡见过巴巴的一个名叫菲丽丝的妇女。

4月25日，巴巴给在中国的赫伯特·戴维致电：“此地的重要工作已完成。在美国将有更重要的。”

26日，汤姆·沙普利的母亲来见巴巴。巴巴说她是个很幸运的灵魂，还透露：“两千年前，她曾在自己家中给耶稣提供了两天的庇护。”

当晚，玛格丽特，梅布尔，托德和其他人，为巴巴演出了一部幽默剧。是夜巴巴还在一行20人的陪同下，乘公交车参观中国城，但未久留。

4月27日上午11点，巴巴同小阿迪、贝拉姆、禅吉、伽尼、卡卡·巴瑞亚、大阿迪、吉蒂、敏塔、姬慕和迪莉娅，乘火车前往瑞士卢加诺。当晚6点15分到达法国巴黎，参观了埃菲尔铁塔，接着返回火车站，乘火车经法国前往瑞士。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瑞士之行

一段时间，敏塔和姬慕都想成为大师的私人侍从。这引起她们之间的争斗。虽然巴巴给每人都分配了职责，但她们的嫉妒依然不减，性格也似乎不合。姬慕的幽默性格让巴巴喜爱，而敏塔常常以亲吻和拥抱，表达对巴巴的感情。

这些内心骚动终于在巴黎导致一场大声争吵，巴巴只得平息。她们都希望对方不要插手巴巴的工作。发现姬慕做巴巴的私人工作，而自己被排除在外，敏塔很难过，悄悄上了火车站三楼，决心从窗户跳下去！在场者无人知晓，但全知者派大阿迪去找她。阿迪到了三楼，就在她要自杀的一刻抓住了她。他把敏塔带给巴巴，巴巴安慰她，对哭泣的敏塔解释道：

灵性嫉妒引向进步，而物质嫉妒则引向毁灭和仇恨。永远记着：至爱的印象，不论在世间爱还是神圣爱中，都会对你产生影响。

如果你爱“A”，他的印象会在你不知不觉中附着于你的心；如果你开始嫉妒别人，二者的印象都会影响你。也就是说，如果姬慕爱我，我的神圣印象，将会影响她；如果你嫉妒她，那么我的无限印象，加上她对我的爱的印象，都会影响你。

因此，物质爱中的嫉妒不好，而灵性爱中的嫉妒却好。有爱，就会有嫉妒。一个自动跟随另一个，无须制造。

例如：你爱我时，想全部时间都拥有我。如果我离开你去别处或其他爱者那里，你就会痛苦。

另一个要点是，那些爱我者和我一同受苦。这个毫无疑问。通过他们的爱，他们能够减轻一小点我的痛苦。这不是说我想要你们受苦，但你们爱我时，确实会受苦，这自动减轻我的痛苦。

使徒彼得深爱耶稣，但每天早晨耶稣会亲吻约翰，彼得会嫉妒约翰。

巴巴最后说：“有一天在山上，我将解释我是谁，我是怎样创造了宇宙。在印度情况则不同；现在我将让东西方汇合。”

敏塔回应：“您的痛苦负担将大为减轻，因为美国有那么多人爱您。”

巴巴严肃地回答：“你不了解我的痛苦，那是无限的。我不会再有这种休息了。我一旦开口，将会是工作——巨大工作。”

在开往卢加诺的火车上，巴巴会蒙着脸做内在工作。姬慕差不多整晚都头枕着巴巴的足躺着，据她说，“在一种难以描述的极乐中。”他们4月28日上午11点半抵达卢加诺，住宿伊甸园饭店。

翌日，巴巴一行驱车到卢加诺和平条约签署地附近。又在那里走进建在山上的一座教堂，巴巴在里面坐了10到15分钟。墙上有耶稣和门徒的画像，教堂前的祭坛上方有个巨大的十字架。巴巴解释说：“是我在十字架上，因此我进教堂时未脱帽。”接着谈到耶稣诸使徒的不同个性，以及玛丽·抹大拉的忏悔和对耶稣的爱。

在教堂，巴巴边看《最后的晚餐》绘画，边评论说：

我常想起约翰和犹大，虽然我深爱彼得。耶稣及其圈子（使徒）的许多事情，至今不为人知，因为《圣经》一类的书籍已被更改。以后我会解释。

当我身穿我在印度穿的简单长袍，打破沉默时，人们把我看作耶稣。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个基督。为了他人的利益，我经受可怕的痛苦，无限地受苦。我时时刻刻都在受难；甚至此刻！

我想起耶稣生平的一件趣事。耶稣背负十字架时，有个很肥壮的家伙试图踢他。但他太胖了，试图踢他（我）时，反而自己跌倒！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当我（作为耶稣）下令挖坑埋葬我的一个圈子成员时，彼得用手指完成了任务，因而严重受伤，导致一个手指骨折，筋肉破裂。但次日，我仅吹了吹，它就痊愈了！

他们离开教堂时，看见长凳上坐着一位白髯老者。巴巴在他旁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他向有些人示意，给老人一些钱，并说道：“他是好人；我很了解他。”

此次旅行期间，吉蒂·戴维对巴巴和满德里的食物、旅行和住宿安排得周到细致，从早忙到晚。尽最大努力取悦巴巴，负起这次瑞士之行的全部责任。真诚地服务巴巴。

尽管如此，5月1日星期天，巴巴指着吉蒂，对别的在场者拼出：“珍最爱我，因为昨天我决定坐这儿时，吉蒂却离开我，出去散步。”

吉蒂很伤心，禁不住泪下。巴巴笑着安慰她：“为啥哭？只是个玩笑。在卢加诺不见太阳，雨下个不停，天气压抑。我不喜欢，但你们的爱让我留在这里；否则这样的环境，我一小时都待不下去的。

“在这种不利的天气，你们的爱对我就是一切。我知道你们都怎样爱我，为此我也爱你们每个人。但让‘我的箭’飞出，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是为你们自身的利益。通过这种刺激挖苦，我在你们内里制造更多的爱，你们不应对此介意或感到痛苦。”

同时，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也到来加入大家。在旅馆弄到一张乒乓球桌，巴巴同伽尼激烈地打了几个回合。接着听唱片。巴巴喜爱伦巴舞，要玛格丽特在旅店走廊即兴舞蹈。受过歌剧训练的姬慕唱了几首黑人灵歌。晚间，他们常去看电影或其它演出，一次还观看了西班牙舞表演，巴巴尤其喜爱。

翌日，5月2日，巴巴向他们解释：

爱之道并非铺满玫瑰。而是布满荆棘，一进入，吻刺会造成巨痛。但这绝对必要。假如你长了疖子，医生将它们切开，带给你疼痛；但这种痛乃是为你自己好。为此，医生不会在乎你的痛苦。

我做同样的工作。我想要你们都永远幸福。为此目的，我以自己的方式工作。我的工作制造这种痛苦和嫉妒，但我从未想到

姬慕帮会对此不理解。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将不再按我的方式工作，因为你们不理解。

姬慕帮回答：“可是我们理解，巴巴，我们希望您遂心所愿。希望您高兴，而不是我们自己高兴。”

听此，巴巴示意大家离开，除了敏塔。他又煞费苦心地向敏塔全部解释了一遍。她和姬慕显然还相互嫉妒，因为二人都想做巴巴的私人工作，诸如为他洗衣，清洁房间，梳理头发等。

巴巴把其他人叫回，说：“我为了未来的工作，在逐一考验这里的每个人。我在观察你们被大师召唤去受苦时，会作何反应。”对吉蒂，他勉励道：“你经受住了考验。”

卢加诺的天气阴郁沉闷，多日不见太阳。巴巴说：“我似乎带来了坏天气。摩耶极力不让我休息。但我会转动钥匙，让太阳至少照耀一天。”

为了换换环境，吉蒂安排乘船去杰内罗索山游览。他们次日上午9点离开旅馆。肃穆的群山和湖泊美不胜收。船上，一位谦卑的瑞士劳工在巴巴对面坐了近一个小时，并在一个小码头下了船。下船时，他回头对巴巴笑了笑。巴巴后来问大家，有无注意到这个老者有何不寻常之处，但大家没有注意，他便解释说：

他是我的特使。我是来这里彻底休息的，为此我必须将工作暂时交给另一个人。今天上午，我把工作交给了那个人。我必须把他从第二和第三层面之间，提升到第四与第五层面之间，以便他能承担我交给他的工作。

我的工作的移交必须要么在密林，高山，水上，要么在人群中进行。这就是为什么他微笑，看看我，离去。在船上你们应该注意到他是怎样用手杖回应我的“敲击”的——及时无误地敲击手杖回应我。

巴巴借伽尼的手杖示范了一下。那人虽然未看巴巴，却准确地模仿了巴巴的敲击——在三次不同的时间。巴巴还叫人给那人送一些面包和黄油，他吃了。

我的这个特使有家室，但他家人丝毫不知道他的灵性地位。在欧洲第三到第六层面之间的成就者极少。只有一个第七层面的；他是地球上 56 个成道者之一。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层面者。与我的圈子成员相比，这些成就者不算什么。我的圈子成员都将达到第七层面；他们执行我的愿望已有很多世。

这 4 天我一直在做宇宙工作，加速为明年 11 月在欧洲的工作打基础，并于今晨 2 点完成。现在太阳已出，这四天的麻烦和沉闷也完结。

我还是感到悲哀。为何？看到我自己受缚于亿万未觉悟的灵魂，我怎能高兴起来？不到最后一个水滴证悟，我就不会高兴！

景色壮美，巴巴欣赏风景，把它比作克什米尔。最后，他们到达 5000 英尺高，白雪覆盖的杰内罗索山顶。爱者的爱最终使太阳重现。巴巴很高兴，嬉戏地朝每个人身上掷雪球。

之后，他们在山顶一家饭店用午餐——小红萝卜，奶酪和薯片。巴巴情绪甚佳，就内在灵性层面给大家做了更多解释。稍后在斯奇维泽霍弗饭店打乒乓球。他们在附近山间健行，同巴巴度过美妙时光，巴巴公开表示他很喜欢。郊游令大家精神振作，晚间返回卢加诺。

但次日，5 月 4 日，却不然。他们接到消息，巴巴的父亲已于 4 月 30 日去世。拉姆玖 5 月 1 日向伦敦致电：“父亲希瑞亚吉昨夜于孟买去世。”昆廷把消息转到卢加诺。

此前，4 月 30 日午夜，巴巴忽然拍手，把大阿迪叫进房间。巴巴指了指下颏，然后向上撒手。但阿迪不明白巴巴的手势，巴巴不悦，叫他回房间。听到消息后，阿迪才领悟巴巴那天夜里的手势。指下颏表示胡须，巴巴对老年人的手势。

巴巴将弟弟贝拉姆和小阿迪叫到一边，安慰他们，对他们解释了死亡：“死亡是必要的，就像睡眠。一个人从睡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而人死后，发现自己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身体里。生与死皆是梦。为了梦去高兴或悲伤，意义何在？”

“但父亲的死不是睡眠。他已超越这个，永远地醒来！他已解放，获得莫克提（解脱）。”

给母亲希芮茵的电报说：“父亲希瑞亚在我近旁。别担心。保重身体。要不要让阿迪立即回去？巴巴。”

父亲去世时，小阿迪和贝拉姆跟巴巴在一起，佳尔同其他的满德里在中国。在孟买陪伴希瑞亚的，只有希芮茵麦和玛妮。希瑞亚终年 79 岁。

现在希瑞亚的爱子与他永远在一起！

希瑞亚的苦行僧一生赢得神圣报偿，

苦行修道永远结束。

希瑞亚的遗体用火车运回普纳，置于静塔。（后来在美拉巴德山，美赫巴巴陵墓附近，建了希瑞亚和希芮茵麦的共同纪念墓地。）

巴巴的童年伙伴贝利，一直在普纳帮助希芮茵麦照料希瑞亚吉。他讲道：

“希瑞亚最后病重期间，玛塔吉（希芮茵麦）不大相信普纳的医生，因此安排将他转至孟买一家医院。送希瑞亚吉去孟买那天，我把他从床上抱起，像抱着一朵花，走下他家台阶，让他在一辆等候的汽车里躺下；在火车站，我又同样把他从汽车抱到担架，由几个苦力抬到火车车厢。我小心地把他放在铺在那里的一张床垫上。

“当时，希瑞亚吉把我的双手放在他温暖的双手中，轻轻握着，抱歉给我添的这一切麻烦。对我提供的所有服务表示感谢后，他说：‘我恐怕不会再见到你了。我让自己转入孟买医院，只是为了臣服于死亡。转告巴巴，说我念着他；并向他转达我的爱和致意。你也接受我最后的致意，要怀着礼貌和尊敬永远地忠于巴巴。他是帮助和利益你的唯一者。因此我祝福你。’”

亲爱的希瑞亚，世人将永远记着你，

吸取你一生舍弃的教训。

你离开波斯，移民印度，  
最终听到神音，  
成为阿瓦塔的父亲，  
苦行的一生赢得一切。  
你获得了一生不懈追求的  
——耶兹单，耶兹单，耶兹单！  
我们向你深深致意，希瑞亚。  
你胜利了！永恒与无限属于你！  
你获得拯救，赢得一切——神！  
我们将爱的芬芳花朵献于你足前！

在卢加诺，还收到纳西科的布阿先生的一封信，表示他打算回波斯。巴巴曾让人致电在中国的戴维·赫伯特，指示他叫韦希奴和劳先生回纳西科，帮助鲁斯特姆经营圈子影院和萨若希汽修厂。巴巴还要大阿迪返回纳西科，不再跟他去美国。

大师在房间休息时，噪声完全禁止。从美赫巴巴确立为至师并召集弟子开始，夜间他身边总有一名守夜人，以确保无最轻微的干扰。在印度最初由巴巴的姨父马萨吉担负此任，之后由查干任守夜人。

在巴巴的多次旅行中，任何一个满德里都会被指定为守夜人，现在是卡卡·巴瑞亚。巴巴的一些西方跟随者想知道，大师夜间究竟睡不睡。5月5日，巴巴忽然把大家都叫进房间，似乎处于恍惚状态，说：

我不睡眠，但在某一点上休息。这个点处于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从那个永恒状态下来，有时非常困难。在该点休息时，不可有丝毫的噪音，那会造成伤害。一次在美拉巴德，我因某些干扰深受其苦。满眼泪水，在地上打滚，痛苦不堪。

从涅未卡帕三昧状态——“我是神”状态——下降到正常的人类意识状态，我要经受巨大的痛苦。达到撒哈伊三昧——对一

切万物的无限意识，上帝意识加整个造物界意识——这本身乃是无限痛苦。根本没有下降的愿望，但为了宇宙职责而必须下降。

我的心连接着每一个心。通过我的宇宙心，我经受无限痛苦，因无限极乐，我无限地休息。经历痛苦的意义，是为了人类救赎工作，为了这个责任而下降——从涅未卡帕三昧到正常意识。我的下降就是为此目的。

这个戏剧从永恒以来一直继续着，但我的无限痛苦的后果，被背景中的无限极乐减少到最低；虽然尽管有这种无限极乐，我仍不得不无限地受苦。我高于并超越二者。

接着，巴巴详细讲述了他 5 岁时的体验，他看见面前各种色彩的灿烂光圈，圈中有圈。当时目眩晕倒。（见《美赫主》第一卷默文对神圣光辉的体验描述。）最后他说：

今天我实际体验这一切，感到宇宙和造物界发自我。那时只是瞥见，我今天感受到全部。造物界内吸，只是为再进化。这是个永不止息的游戏！

我已在我的书中详尽解释了这一切。看到我书中阐释的秘密，连科学家也会震惊。因为这些不是含混的空谈，而是将被科学所证实和支持的事实。它将是未来的《圣经》，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是让所有宗教的人都能理解的书。

关于那本失踪的书，巴巴 1931 年曾携带此书到西方，并让圣雄甘地读了其中的几页。同年返回印度前，巴巴把书留给美国的一个人，之后的 5 年书在美国。

5 月 6 日，巴巴同爱者讨论事情的同时，大家都高度赞扬巴巴在派拉蒙新闻片中给出的并被伦敦各报纸转载的讯息。这篇《如线上珍珠》讯息再次被朗读。

读罢讯息，传来法国总统保罗·杜美被俄共戈尔古洛夫刺杀的消息。“看来我的特使们在加快事态的发展。”巴巴评论道。

又进而谈论了战争的可能性，巴巴回应道：“将会有一场血腥的世界大战。我若承担痛苦，它的更强烈的肉体痛苦——诸如大屠杀——则可以避免。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身体会罹患各种疾病，严重受损。无论怎样，我的工作的结果将会同样。我将不得不承担众生的痛苦。我若不做，世人将无法承受。”

这些迹象在离开孟买时似乎就已明显，巴巴一直患胃痛，其身体痛苦与当时的中日冲突相应。过去的几天，他的湿疹又复发。

巴巴的话让爱者泪水满眶。他们讨论了数日，姬慕和敏塔祈求巴巴不要把全部痛苦都承担在自己身上，而是让她们也分担一些。巴巴回答，“只有我能承受我的痛苦。无人能够分担。”

爱者震惊不已，热情受伤。巴巴在培养他们的坚定信心，以便不受任何不测所动。

他解释说：“一部分痛苦我必须独自承担。一部分将消耗在对我的恶意宣传和事实歪曲上。一部分将消耗在这里那里的小争斗和痛苦中。”

这些安慰之言让爱者感到宽慰。他们尚且不知，无论怎样，整个人类痛苦负担都落在巴巴的纤细肩头，因为他拥有宇宙心。姬慕帮说：“巴巴，请把大部分痛苦转化成对您的反对，用别的什么方式消耗掉剩下的部分。”

巴巴微笑，爱者其实不知，敌对势力已经开始。伦敦报纸报道的多是巴巴的伟大。这岂能让巴巴满意？不会，必须有一些批评和反对，才能增强爱者的爱，地基他已挖好。不到一个小时，吉蒂·戴维就收到父亲的来信，说伦敦有些报纸上，出现诽谤巴巴的不愉快报道，他认为应予以驳斥。原来是保罗·布伦顿受了K·J·达斯托的煽动，在名声暧昧的《约翰牛》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巴巴的不实文章。布伦顿以诋毁的口气写道，美赫巴巴拥有一家电影院和一家汽修厂，还开过一家棕榈酒店，并雇用女伴。

听后，巴巴安慰大家：“别担心。这是好事。是我的游戏的一个方面，我高兴面临此境。这种反对是我有意制造的，以便给我在西方的工作，给

即将发生的灵性地震和剧变以更大的力量和效果。我对你们的希望是，根本不要介意。

“我的满德里知道我和我的游戏，所以他们不受影响。但我告诉你们大家都不应有丝毫不安。刚才你们还叫我通过对我的公开反对，分掉我的大部分痛苦，现在这发生了，你们却已开始担心。不要为此不安。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知道谁对此负责。”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问：“巴巴，可以告诉我们是谁干的吗？报纸上没提那篇文章的作者。”

巴巴微笑，对她拼出：

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是拉斐尔·赫斯特（保罗·布伦顿）。他在伦敦制造对我的反对。这个可怜的家伙值得同情；我们应可怜他而不是谴责他。他已不知不觉中成为印度的K·J·达斯托的工具。不知真相，内幕和用意。达斯托是这一切敌意的起因。何等的虚伪！怎样的谎言！他恶意宣传，反对我，说我开办埃舍只是为了表演，雇用女仆，同满德里讲话，却在公众面前假装沉默，欺骗大众。不过，出于对你们的爱，有几处不同的事实，我要在这里澄清。

我的亲密弟子鲁斯特姆，把在印度的电影院和汽修厂献给我，以便我把收入用于我的工作。至于其它两项指控，即我雇用女伴，私下同自己人讲话，我只能报以仁慈的微笑。

我的男女满德里是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的！他们舍弃一切，来和我一起生活。雇来的仆人能做他们做的？只要我一个手势，他们随时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无人知晓他们付出的牺牲！

至于我是否真正保持沉默，你们都知道并且看到我是怎样保持沉默的。毋庸赘言。

对散布如此虚假谣言者，应该同情。至于幕后的达斯托，他的情况比别人更可怜，因为他已接受我是他的“一切之一切”，公开宣布他准备好用自己的血洗我的足。看看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达斯托爱我，但在扮演犹太的角色。我这里有他的信，满德里知道他在信中写了什么。谁要是看了，会为他目前的行为失笑。

那位无知者，保罗·布伦顿，已被达斯托弄成个傻瓜和工具。布伦顿去过印度，在纳西科住过，亲眼观察过。他征求我的建议，我叫他去印度某些地方朝圣。他没有照办，受达斯托的影响，却开始在这里散布关于我的谎言。这是结果。

不过，你们可以认为结果已在预料中，事情是通过我发生的。仅一小时前，我们还在谈论反对，现在你们就听到。因此你们谁都不应为此焦虑。多少的谣传都不应干扰你们。这是我的游戏。如何进行，我会照看。

在卢加诺逗留 10 天后，一行人于 5 月 7 日离开，次日上午 9 点抵达巴黎。入住帕弗尔饭店五楼。姬慕和敏塔相互嫉妒，敏塔独自在房间时，再次企图自杀，但被阻止，巴巴安抚她。

白天巴巴和几个同伴乘出租车，在巴黎城兜了一大圈。是夜，巴巴同西方组到牧女游乐园，东方满德里去看了电影。

5 月 9 日清晨，他们离开巴黎前往布洛涅，从那里乘渡船到多佛尔，接着赶往伦敦，于下午 3 点半到达。想到要和巴巴分开了，姬慕、敏塔和迪莉娅不住地掉泪。吉蒂和玛格丽特已从卢加诺先期抵达伦敦，安排巴巴在兰开斯特门 46 号联谊俱乐部的住宿。鉴于报纸上的恶意报道，吉蒂·戴维的父母感到，这次巴巴住别处要好些。吉蒂在多佛尔与巴巴会合，她和玛格丽特同巴巴和满德里入住兰开斯特门饭店 5 层。

在伦敦期间，人们再次来见巴巴，不理睬巴巴在瑞士时对他的负面宣传。与此同时，把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从德文郡召来，陪同巴巴去美国，巴巴还要昆廷·托德加入。

此次逗留中，昆廷·托德带来一名意大利记者，名叫罗姆·兰道。一天上午，他被带到巴巴房间。巴巴坐在屋中央的一把安乐椅上，穿着浴袍，便鞋，戴羊毛围巾。45 分钟的访谈，兰道问了若干问题，但巴巴一再回答：

“你的问题需要更详尽的答案和更长的讨论。一两日之内，我会把答案写给你。”兰道离开时，巴巴叫住他，在字母板写道：“将来我会帮助你。”

几天后，巴巴叫一名满德里给罗姆·兰道写信，并授述如下讯息：

你所问及的灵性再生已不很遥远，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利用美国拥有的大量被误用能量促成之。我所预见的这种灵性爆发，通常每七百或八百年发生一次——在时间周期的开始或结束时。唯有达到基督意识状态的完人，才能做这样的宇宙性工作和宣称。我的工作将囊括一切。将影响和支配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我将给予世界的普遍灵性推动中，政治经济和性等问题都将得到自动解决和调整。

一切的集体运动和宗教，皆围绕着一个人物进行，他提供了推动力，没有这个离心力量，一切运动都注定会失败。

这皆是我的至高意愿。一切的事物是，因为我的愿望如此。没有什么超越我的知识。我在一切万物里。对于我，没有时间和空间；它们的相对存在是我给予的。我看见过去和未来，如同你看见周围的事物一样，清晰生动。

三年后，兰道在《神是我的历险》一书中，叙述了这次会见。章节题名为“一位至师的画像：师利美赫巴巴”。该书立刻成为畅销书。（罗姆·兰道《神是我的历险》首版以来，已再版不下13次。）兰道还在书中加入他后来在纽约，经昆廷·托德介绍，同诺芮娜·玛切贝利的一次会面。诺芮娜说，兰道似乎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并认为他是个真诚的求道者。加上他同托德的私人交情，诺芮娜对他很亲近，讲了她遇见大师前后的一些人生经历。她后为此后悔，因为结果证明兰道对美赫巴巴持怀疑态度。

在伦敦，巴巴指示吉蒂找个合适的英国男孩，以便他带往美国。男孩没找到，巴巴就叫艾妮塔·德卡罗买一只小狗代替。是条黑色小狗。巴巴给它取名米口。他留了一晚，交与迪莉娅·德里昂照管。6个月后，米口被车轧死。而巴巴之前曾写信给迪莉娅：“记着，蕾拉，谁都不要为米口

担心。这都是我的工作，因为我的钥匙。”（蕾拉是巴巴给迪莉娅取的昵称。）

一天，巴巴受邀到汉普斯蒂德，梅瑞迪施·斯达的母亲家里喝茶。从那里再次访问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梅布尔·瑞恩的舞蹈室，观摩了一节芭蕾舞课。另一天上午，巴巴一行参观了国家美术馆和动物园。

5月12日晚，巴巴在西方人的陪同下，不情愿地来到英国众议院。议会在开全体会议，巴巴在登记簿上签了名，说：“这是我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在这种东西上签名。”（虽几经努力，均未找到这个《访客登记簿》。事实上，据众议院工作人员讲，当时根本没有这种登记簿。）

有一次，几位英国政府官员来联谊俱乐部见巴巴，其中一个人问：“您为何希望在美国建立中心？”

巴巴回答：“因为我发现那里有能量洪流，虽然目前它被误导。”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二访美国

5月13日，大阿迪按预先安排返回印度。翌日清晨，美赫巴巴，昆廷·托德，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满德里——小阿迪，贝拉姆，禅吉，卡卡·巴瑞亚和伽尼·穆斯夫，乘S·S·布鲁门号客轮前往纽约。吉蒂，姬慕，玛格丽特和迪莉娅从伦敦赶到南安普敦为巴巴送行，流泪祝他一路顺风。

船上，巴巴和小阿迪合住一间船舱；贝拉姆，禅吉，卡卡和伽尼住另一间。航程中，巴巴更喜欢闭关，以免被人认出。他时常想念留下的爱者，在字母板上拼写其名，想到每一个人时，甚至眼中含泪。巴巴和英国爱者之间充满爱与渴望的电报，每日在大西洋上传递，回响着爱之乐音。

早晨和晚间，巴巴间或出舱在甲板散步一个小时，和同伴之一打乒乓球。每日下午光顾船上影院。要么待在船舱，同满德里讨论未来计划，听保罗·罗伯逊的唱片，或者同托德、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一起或单独开会。

快到美国时，巴巴授述一篇新讯息，让人拿到船上印刷厂印刷。起先满德里都不理解巴巴为何在海上还这么麻烦，但5月19日，船距纽约40英里时，请求采访的报纸记者涌至巴巴船舱。巴巴不见他们，而是通过禅吉和托德给每人一份讯息印件。大家这才明白巴巴的用意。

讯息如下：

**我不是来建立任何的教派、社团或组织，甚至也不是建立新的宗教。我将给予的宗教、教导的知识，是多后面的一。我将让人们读的书，是掌握着开启生命奥秘的心灵之书。至于仪式教规，我将教导人类辨别、表现和实践而非空谈之。我将带来心灵和头脑的完美融合。**

**社团和组织从未成功地把真理带近。证悟真理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点，从这里可以开始向已在内里的爱、喜乐、知识和善之无限海洋迈进。灵性大师带给世界的宗教，没有哪一个是其最终呈现的形式。他的在本身就是一种赐福，辐射灵性。他通过个人接触，将它传递给别人。所谓的宗教是为纪念与一位伟大灵性导师的联系，和保留其气氛和影响的一种努力。好比考古部门试图保存复古的事物，因缺乏活的精神，宗教或组织逐渐丧失魅力，结果是对现存秩序的心理反叛。要表现灵的生活，则需要更实在和实际的东西。

当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和一种难言的渴望——对某种能结束世界混乱与悲哀的东西的渴望。我将通过让世人比迄今更深刻地看待事物，来满足这种渴望，把世界引向真正幸福与和平。

一般来说，大师们根据求道者的性情和准备给予个别帮助，但由于当今是阿瓦塔时期——这意味着前一个周期的结束和新周期的开始，我对人类的灵性帮助将个体和集体兼具。

新旧周期的交会期，通常暗示着一位使宗教思想恢复活力，给旧秩序注入新生命和意义的大师的来临。除了把最高灵性状态赋予少数特选者，他还给整个世界以总体推进。

西方仅仅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看事物，对困惑智力的东西持怀疑态度。智力乃是最低级的认识形式，只是靠阅读、聆听、逻辑和推理发展而来。这些过程制造一种知识的幻觉。

更高的认识状态是持久觉照，觉照者体验并看见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在该状态，一个人感到与万人万物和谐，在生活每一方面体验神性，并能够把喜悦传递给他人。一旦达到该状态，他也履行一切职责和物质事务，但心理上感到超然于世间。此乃真正的舍弃。

最后和最高的认识状态，是灵魂融入无限极乐、知识和能力之无限海洋。自身已获得这种自由的完人，能使成千上万人像他一样完美。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促成伟大的灵性复生，为此目的

利用美国拥有的巨大能量。我所预见的这种灵性倾注，通常发生在一个时间周期的开始或结束，只有已达到基督意识状态的完人，才能做这种普遍呼吁。

我的工作将囊括一切——将渗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若接受一个回避另一个，就远远不是理想。我给予整个世界的总体灵性推动，将自动调整政治、经济和性等问题，尽管这些与原始主题没有直接关系。新的价值和意义将被赋予目前看来解决不了的事情。

当我带来灵性剧变时，不同民族和国家获得的利益，将主要取决于它所拥有的能量。能量愈大——无论怎样被误用或误导——反应也愈大。

大师只是把洪流导入正确渠道。把重现实的西方与重理想的东方融合，将是我的最大奇迹之一。处于物质和智力成就顶峰的西方，与以阿瓦塔的形式处于灵性显现顶峰的东方，将互不羞耻或歧视地会合。

我重申：物质和灵性必须携手并进。头脑与心灵必须保持平衡；头脑用于明辨，心灵用于感受，这样就有可能在艺术、科学、自然和生活的每个方面，实现无限意识。

我已与万物的无限本源合一。此乃基督意识状态。人们称我弥赛亚，救世主，不会影响我。名字和称谓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基督意识状态——我永恒享受并将一切皈依我者引向该状态。当我开言时，我的原始讯息将被传递给世人，且定将被接受。

施展奇迹的能力未必意味着灵性高级。凡是获得基督意识者都能施奇迹。人们不应仅仅为寻求身体疾病帮助或者物质目的来找我。当时机和形势需要时，我会施奇迹，但不是为了满足纯粹无聊的好奇。灵性治疗乃最伟大的疗愈，这是我打算给予的。最高状态潜在于每个人，但必须被呈现出来。

记者们想为巴巴拍照，但他未允。不过，当天中午1点在纽约港登陆时，拍了几张巴巴在字母板授述的照片。船上有人目睹此景，簇拥着巴巴缓步走下跳板，穿过人群。

太阳已采用人身，微笑着来到人间！

纽约是目睹太阳笑颜的首座美国城市，

太阳将在这片自由土地的心脏永远微笑。

诺芮娜·玛切贝利，珍和马克姆·希劳斯，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斯托克斯，艾妮塔·德卡罗，娜丁·托尔斯泰，伊丽莎白和丈夫肯尼斯·艾斯基·帕特森，以及其他几位爱者在码头迎接巴巴。帕特森先生驱车将巴巴送至格林威治村，格雷厄姆和雷娣丝·斯托克斯家中，其他人乘出租车随后。与大师同住斯托克斯家的有小阿迪，昆廷·托德，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其余满德里，卡卡，伽尼，禅吉和贝拉姆住阿尔伯特饭店。

马克姆和珍·希劳斯热忱地投入大师二次访美的宣传工作。他们给“北交点书店”邮单上的大约800人发信，告知巴巴的到来。巴巴到访前两周，《时代》杂志也刊出一篇文章，并附有巴巴照片，题为“……把无限状态带到哈蒙”。《时代》杂志1932年5月2日的文章写道：

在距布莱尔克里夫不远，纽约中心火车站换电机为蒸汽机的哈蒙，坐落着一座名叫“美赫埃舍”（慈悲之家）的静修所。各个教派的虔诚人士不久将在这里，与一位蓄着长发和细软胡须的先知相见。他被称作师利（先生）赛古鲁（至师）美赫（慈悲）巴巴（父亲）。对于他的印度同宗帕西人，38岁的美赫巴巴是“神人”或“弥赛亚”。对其他的众多跟随者，他乃是“至师”。他的美国资助者，马克姆和珍·希劳斯在哈蒙等候他，他们用大写字母“他”写他念他。下周这位神人将从英国启航，5月16日抵达美赫埃舍。

19岁时，美赫巴巴遇见一位名叫巴巴简（圣父天使）的女圣人。（注：巴巴简的意思是与神合一。）后者不久前在普纳去世，据说享年130岁。美赫巴巴很快体验其神性。有9个月的时间，

处于昏迷状态，从“融入神”中出来（校者注：文中昏迷，指当时巴巴几乎意识不到身体及环境）。据解释，有许多人在这种超意识状态，但只有少数几个像美赫巴巴那样，与世界保持联系，帮助别人获得神性。

美赫巴巴已近7年未发一言。到他的美国静修所时，他将在隆重仪式中启唇讲话。与之同时，他带着一个印有字母和数字的小木板，有话要说时，便指点出来。他还打算在新罕布什尔和加利福尼亚建立静修所。美赫巴巴本应施许多奇迹，但目前他只希望“让美国人意识到我自身所享受的无限状态”。其方式神秘而可靠，“让神淹没灵魂。我是什么，你也是。”

〔注：美赫巴巴到美国的当月，纽约的布莱尔克里夫也发生了由布奇曼博士领导的基督教复兴运动。《时代》杂志文章开篇写道：“一个世纪前，纽约上空曾刮起一股虔敬复苏热潮，摩门教、震颤派、奥内达社区等等曾兴旺繁荣的地区，有时仍被称作‘焦地’。上周新的宗教思想发生在纽约哈德逊河两地——布莱克里夫曼诺和美赫巴巴一行所在的哈蒙。〕

虽然巴巴仅在纽约逗留三天，但仍有数百人想见他。诺芮娜·玛切贝利负责安排巴巴的日程。更多的记者前来采访，很多有关“印度弥赛亚”的报道见诸报端，引起更多人对他的兴趣。但巴巴不是人人都见，只接见少数几个特选者。

一个巴巴同意见的记者是马克姆·希劳斯联系的弗雷德里克·L·柯林斯。一天下午他受邀到斯托克斯家同巴巴喝茶。随着采访开始，柯林斯先生问巴巴是否结婚，以下是美赫巴巴的回答和他们的谈话：

“结婚？没有。性对我不存在。现代婚姻太似交易。难怪常常导致离婚。夫妻应把对方放在首位。无私之爱主导淫欲，是幸福的家庭生活所必要的。”

“除了性，目前我们在美国还有别的问题。”柯林斯插话。

“是的，由于缺乏认识，这里很多事情一团糟。”巴巴评论。

“对我们这个一团糟的国家，您打算怎么做？”

巴巴微笑，拼出：“这也是我的国家。”接着解释了他来西方的使命。

柯林斯问：“您打破沉默时，怎么做？通过无线电？”

“当然不会通过无线电。”梅瑞迪施叫道，对此感到惊骇。

“为什么不？”巴巴对梅瑞迪施拼出。

被问及美国的问题时，巴巴说：“美国有巨大的能量，但多被误导。被误导的能量造成有害状况，继而引起恐惧、贪婪、淫欲和愤怒，这一切导致道德和灵性衰败。”

“您打算帮助解决我们的灵性问题，还是我们的实际问题？”

巴巴回应：“我们的灵性问题就是我们的实际问题！”

“那您究竟打算怎么帮助？”

“我给的帮助将在千万颗心中带来变化，正确的思维将会自动产生。”

“那会解决萧条问题？”

“它将解决一切问题。”

“包括禁酒？”

“对，还包括禁酒背后的问题。原本就不该以那种方式做。”

“一下子全部解决？”柯林斯问。

“对。烈酒应该被禁，而非啤酒和葡萄酒。那样就会有一项可实施的法律。现在的情况是，法律是让不诚官员中饱私囊，四处罪恶剧增。”

巴巴继续拼写道：“我相信自律而非强制。强制基于压迫，导致恐惧和仇恨。自律需要勇气，可由爱生发。一个人会为所爱的人做很多他一般不会做，通常没有勇气和力量做的事。因为爱，

一个人打破了多少原本他永远无力打破的习气？当爱成为博爱时，一切有害于个体或社会秩序的习气，都会融化于它的光里。

“你所问及的经济形势也一样。在一个人的性情与所处环境之间，其内在思想欲望环境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内外相因’，是为律则。”

“倘若一个人对自身环境不满，往往是因为他不晓得如何适当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不要想，我怎样才能摆脱之？变得消沉沮丧。一个人应该想，从这次经验中我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贫穷，若被欣然承受，会培养谦卑和忍耐，并能极大帮助灵性进步——前提是一个人尽最大努力找工作。它是一种性格考验。我知道饥饿时很难高兴，但一切值得的事情都难。”

巴巴总结道：“除非学会正确地思考和生活，否则连百万富翁也不快乐。”

“如果普遍接受了您的爱的信条，会带来更平等的金钱分配吗？”柯林斯问。

“必定，”巴巴强调，“假设我们都像爱最爱的人那样彼此深爱。爱的最自然愿望就是与被爱分享自己所有的。与人人分享的愿望会产生这样的情形：若是任何人比其他任何人拥有更多，就会是一种羞辱而非荣耀。”

柯林斯吃惊地问：“您期望一下子做这一切？”

“不是，但比你认为的要早。人们将会回应。”巴巴回答。

“为什么？”

“他们将不得不。”

对巴巴的话沉思片刻，柯林斯又问：“您打算首先做什么？”

“去中国。但我会立即回来。我只在那里停留一天。我想在东西方之间铺设一条完整的电缆。”

弗雷德里克·柯林斯深受影响，被巴巴吸引，虽然他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他对巴巴的会见印象后来发表在《自由》杂志上。

柯林斯采访当日，5月18号，娜丁·托尔斯泰也来达善。她等待很久，终于等到会见。再次见到巴巴，更坚定了她对巴巴的信心，她永远接受了他为自己的大师。“我的直觉确信无疑，”她写道，“我看见基督坐在我面前的长椅上，他的整个形象，神圣荣光的脸庞，流溢着爱的眼睛……漫长等待的会面实现，我的人生顶点。”

走出房间，她高呼，“耶稣基督！”旁观者掉头看她。娜丁后来解释说，“在这位亲爱的美赫巴巴身上，我内里某种东西认出，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化身。难信之事成为现实。我把自己的意愿交给他的意愿，把生命交给他的真理和爱之事业，意识到爱真理意味着实践之。”

巴巴得知娜丁的困境后，对她说：“我会补偿你的一切痛苦。给你永久喜悦。你会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像你此时在此身中所见。你是个美丽的灵魂，有一天会接受你公公所渴望的——与神合一。”〔注：娜丁的公公是俄国哲学家，《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翌日，娜丁带来丈夫伊利亚——列夫·托尔斯泰的儿子。伊利亚本人也是作家，他问巴巴：“世界上这么多罪恶，人怎么能爱？”

巴巴回答：“你得把爱带入心中。你是个好人；很快就会明白。”

见到巴巴，伊利亚也深受感动，流下眼泪。回到家，他向朋友吐露衷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耶稣般的人。我感受到他的神圣影响，确信会得到他的帮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见的拥有神爱的人！”伊利亚一年半后去世，但他的逝去使娜丁有机会加深与大师的师徒关系，继而去印度陪伴巴巴。

当天在纽约见到巴巴的另一位女士是艾格妮丝·布尔恩。“那是大爱的一刻。”她后来回忆。她进来时，巴巴手里正拿着几枝紫罗兰。巴巴知道她在想什么，便把花递给她。会见时，艾格妮丝手套掉地却浑然不觉，她起身离去时，巴巴叫住她，亲吻一下手套，还给她。

5月20日，巴巴同满德里驱车观光城市，看了帝国大厦。他见了许多人，但最值一提的是伊丽莎白·帕特森的父母西蒙·B·查宾夫妇，和诺芮娜向巴巴引见的约翰·巴斯。西蒙·查宾有一天将把南卡罗来纳州几百英亩土地捐献给大师的工作，即美赫灵心中心；约翰·巴斯将终身成为大师的弟子。晚间，巴巴去市中心曼哈顿百老汇大街散步。

5月21日，伊丽莎白开车带巴巴穿过中央公园。这是她首次为巴巴驾车。朱利安·拉玛驱车随后。朱利安很是不爽，因为头天晚上有人撬开他的车，偷了他的行李。他反复向巴巴提及此事。巴巴问：“那并非你在世间的全部，是不是？”朱利安承认不是，巴巴评论道：“我在你内里，也在窃贼内里！”

穿行公园时，巴巴示意伊丽莎白在110号大街的公园湖边停下。大家下车，跟随巴巴朝湖走去。除了一个推婴儿车的护士，周围没有一个人。巴巴只是瞥了那女子一眼，就返回汽车。没人知道巴巴那天漫步的含义，直到一年后，约瑟芬·葛拉宝住院，一位年轻女子问她床头的照片是谁。约瑟芬说是美赫巴巴，女子说，“我知道这就是那个长得像基督的同一个人，一年前我在公园湖边散步时见过他。我从未忘记他的容颜。”

当晚巴巴希望去百老汇看电影，诺芮娜做安排，一行18人随同。看电影期间，巴巴变得不安宁，中途离开，大家紧随。走过拥挤的纽约街道，巴巴去了相距几条街的另一家影院。路上有个人止步，直视巴巴的眼睛，在他们从人行道走过后，还不住地回头看。巴巴离开影院，或许正是为了他的缘故。

小阿迪读了一整天的字母板，累得筋疲力尽。他们一进剧场，在舒适的座位上就座，小阿迪就睡着了，电影一眼都没瞧。回到斯托克斯家，巴巴开始逐个问满德里：“电影不很棒吗？”他有意当着诺芮娜的面问。

伽尼说，“棒，”禅吉附和，“美！”卡卡说，“好。”轮到小阿迪时，他说：“唉，抱歉，巴巴。我睡着了，没看。”巴巴狠狠瞪了他一眼，小阿迪知道自己有麻烦了。果然诺芮娜一走，巴巴就狠狠抽了小阿迪一个耳光。小阿迪试图躲闪，巴巴打着他的耳朵。从此阿迪的听力一直受损。

“这是为啥？”阿迪叫道。

“你应该说电影好看。诺芮娜听了你的话，肯定异常失望。”

“巴巴，您看，您问我话。我应该对您撒谎吗？我说的是实话。”

“取悦别人比说所谓的实话更重要。你所知道的只是半个真实！”

一天下午，巴巴去艾妮塔·德卡罗家看望她身患癌症的母亲。艾妮塔回忆，“那次相会是无言的理解。”巴巴安慰德卡罗夫人，无须为病情担心，她将很快自由。她在巴巴的怀里哭了。巴巴安慰她：“自由的鸟意识不到其自由。唯有被囚禁的鸟才体会得到。你会很快自由。”德卡罗夫人显出对死亡无惧。（巴巴的预言应验，德卡罗夫人四个月后去世。）

艾妮塔现在完全成为巴巴的，巴巴叫她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被召唤。诺芮娜想办一所现代艺术学校，艾妮塔不知道自己应该上大学，上诺芮娜的新校，还是另一个艺术院校。巴巴对她说过一段时间，他会指示她怎么做。

在纽约短住期间，巴巴的时间被几次采访及私人会见占满。5月22日星期天，斯托克斯夫妇在格林威治村家中为巴巴举办晚宴，参加者超过300人。几个黑人也来了，其中一位妇女要巴巴帮助她的种族，巴巴回答，“会的。”招待会上，巴巴给出如下讯息，由梅瑞迪施·斯达宣读：

再次见到你们，我很高兴。你们当中有很多是我上次来见的第一批美国人，因此我把你们许多人视作老友。你们有人无疑已在报上看到有关我和我的工作的各种报道。其中有许多都是误导性的。不过，记者不理解我的工作或追求轰动效应，也不足为奇。

我不打算创建任何的宗教，教派，信条或社团。这类组织已经太多。我是来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理想的。现代生活的广泛不满，归因于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生活的灵性与物质方面不是紧密结合，而是迥然分离。精神与物质之间，或者说生命与形式之间，并无根本对立。表面的对立乃归因于无知和错误思维。因此，救治在于不懈地实践正确思维，在于脑心平衡所带来的持久觉照。这就是我打算给予的觉照。

最伟大的神秘家已用个人体验证悟，唯有神真实，一切皆神。这意味着至高潜在于你们每一个人，尽管你们也许觉知不到。但要实践和有意识地体验之，就必须显现之。对该真理的纯粹智力确信是不够的。真知乃由觉照构成，觉照最终臻至于与终极实在的结合。这个最后阶段是基督意识之神圣状态，也是我的永久状态。

觉照的障碍是与自我有关的心理倾向和欲望，在东方被称作业相。这些欲望和倾向的总和，制造一种分别生活的幻相，与其他的自我争战或分离。进化，或者说堕入物质，使这种分裂自我的产生成为必要。否则，就永远不可能在肉身中获得灵性意识。

最初，在进化开始之前，我们与万物的本源为一，但那是无意识的，如同鱼儿生活在海洋，却因从未离开过而觉知不到海洋。进化涉及到从万物本源的分离，和随之而来的有意识的回归渴望——通过一系列的生命和形体。只有当意识在浊物体中达到平衡时，才有可能在肉身中有意识返回本源。

美国代表白种人的先锋与综合，因而构成我将在不远将来所促成的灵性提升的最佳基础。美国拥有巨大的能量，但大部分被误导。我打算将它导入灵性和创造性渠道。

我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几天。从那里，我必须为灵性原因到远东一天，但会于6月底返回加利福尼亚，6月29日开口。如果耽搁，我会于7月13日返回和开口。当我开口时，将会有对我的灵性力量和赐予觉照能力的大量证明。那时人们将认识到，作为一切爱和存在本源的真理，统领着一切的生活领域。

我的工作和目标非常实际。以灵性为代价过度强调物质，并不实际。有灵性理想却不付诸实践，也不实际。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理想，给活的精神赋予美好而适当的形式，让四海兄弟成为事实，而不像目前这样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讲实际。

**我的工作将激起巨大的热情和一定程度的对立。这不可避免。但灵性工作因反对而强化，我的工作也一样。如同拉弓射箭——你越往自己这边拉弓，箭飞向目标的速度就越快。**

人们排队一一向巴巴致意，巴巴忽然停下活动，叫过一名满德里。指着远远站在人群后边的一名妇女，指示把她带到前面见他。诺芮娜·玛切贝利过去传唤，那位女子很窘迫，因为她们互不认识。女子抱歉地解释说自己只是陪朋友来，没有见巴巴的愿望。巴巴不断示意，要她过来。见状，她态度转变，走向巴巴。

巴巴向她伸出手，显然很高兴。他发现了需要帮助的灵魂，后者出于某种不明原因，不自觉地会来见他。她站在巴巴面前，窘迫得几乎迷茫，巴巴马上慈蔼地予以关照。听到巴巴的话，“别担心。我什么都知道，我会照顾帮助你”，女子不觉流下泪水。接见继续，这个得救者消失在人群中。女子名叫玛丽安。

大约一周后，诺芮娜在和伊丽莎白驱车到加利福尼亚见巴巴之前，接到一位陌生妇女打来的电话。她告诉诺芮娜，“我就是你仁慈地引见给大师的那位。我可以来见你吗？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诺芮娜约定了日期。

女子来到诺芮娜的公寓，讲述了由于和女儿之间的仇恨，自己家庭的悲惨状况。玛丽安对诺芮娜讲道：

“我和女儿彼此怨恨伤害已经有 20 年了。我一直不能理解是什么，因为她是爱的结果。我也克服不了对我孩子的生理嫌恶。从未亲吻过她！”

大师叫我见他时，我不知是为何故。不快乐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连自己需要帮助都不知道。大师那么恩慈地招呼我时，我竟想不起有什么印象，甚至未能近距离看看他。我就像在做梦，突然间醒来，被一位看不见的朋友出于好意带到某地。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从一种不寻常的深眠中醒来，发现自己沐浴在爱和极乐的狂喜中！这在我内里强力地涌动着，使我无意愿和思维地活

动。我径自走进女儿的房间，她还睡着，无法抗拒的爱让我在这个受蔑视的孩子身边躺下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俩都感到一种联结，一种超越母女之爱的联结！那是一种近乎超人的体验。将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新的生活为我们开启。我的体验传染给她，如今有一种温柔的关系，反映了全家的幸福。

朋友，那个人是谁？我记得耶稣恩赐这种爱的类似故事。”

诺芮娜随后对玛丽安略谈了谈美赫巴巴。

另一次，在纽约，诺芮娜的一位酗酒成瘾的朋友来见巴巴。她多年来辗转于一家家收容所。憎恨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母亲，每天早晨以恶语相问：“你怎么还没死？”

诺芮娜唤起她对巴巴的好奇心，朋友最后同意意见“那个人”。诺芮娜把她带到巴巴跟前，试图对他讲讲她的背景。巴巴打断，示意说，“我对她很了解。”女子坐在巴巴足前。友好地交谈几分钟后，巴巴兴味盎然地提到酒和饮酒。他们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酒，巴巴甚至提到一种据说非常不错的葡萄酒。谈论自己熟悉不过的话题，女子兴高采烈。会面轻松愉快，充满幽默。

过了一会儿，女子转向诺芮娜，说：“你知道，你的巴巴不像我想的那么坏；他是个真正的人！”

一周后，女子邀诺芮娜喝茶。她打开公寓门，诺芮娜破天荒第一次注意到她没喝酒。女子立即袒露了改变其生活的决心。“我不喝酒了，永远不会再喝了。也不再感到仇恨了。我很抱歉给母亲带来那么多痛苦。现在我爱她，一生都会尽力让她幸福。”虽未提及巴巴，但诺芮娜知道是他的目光穿透女子的黑暗内心，使其脱离阴霾，进入新的更好生活。

美赫巴巴到来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由亨利·詹姆斯·弗曼撰写的文章，标题是：

沉默先知来唤醒美国人民

七年沉思不语的师利美赫巴巴用手势教导弟子

来自印度的灵性导师，斯瓦米和所谓的瑜伽师，在美国并非异常现象，但很少提前电告其来访。然而最近一份电讯告知师利美赫巴巴已从孟买启航。他是一位被众多弟子和跟随者冠以“弥赛亚”、“阿瓦塔”、“赛古鲁”、“至师”等非凡称谓的灵性领袖，正同一些弟子在赴美途中。他声言其目的是为了“打破美国的物质主义”，加快与协调一切的教派，唤醒这个国家觉悟到一种新的灵性生活。

预计他将在4月的最后一周抵达纽约，接着直接前往哈德逊河上的哈蒙，已为他准备好的埃舍或静修所，从那里开始他给自己规定的使命。

教义解释：“大致上，”引用一位弟子对大师教义的解释，“每2200年，太阳进入又一个黄道带。我们目前正进入新的太阳纪元。世界危机状况就归因于这个事实。旧时代在消亡；新时代在诞生。世界因新文明诞生的阵痛而震荡。一如既往，当人类的需要最为迫切时，世界将得到巨大的灵性推动。但首先大黑暗会降临世界。不过，这种黑暗只是大光明所投射的影子。

“这是个美妙又可怕的时期。这取决于你怎样看待。旧的形式——精神的和物质的——处处在崩溃。在这些变化中，智者看到金蛹破茧，把金蝶解放出来。

“过去2000年期间，低级的人心已发展至顶点。现在神圣或宇宙心，正从漫长的休眠中萌动，我们即将进入的新纪元，将标志着神圣心的展现。这意味着灵性能量的大爆发，宇宙规模的生命脉动的加快，新型意识的显现——心灵与头脑的更高结合。

“在全印度，师利美赫巴巴被视作至师或赛古鲁。他在英国访问了一位弟子建立的静修所，在11天的逗留期间，那里的每个人都发生了转变，永久转变，容光焕发，与自身和世界和谐。”

一位弟子的体验：这里引述的弟子是诗人梅瑞迪施·斯达。到印度拜访师利美赫巴巴后，他在北德文郡建立了静修所。斯达先生陈述了与“大师”的会见。

“巴巴的年龄，”他说，“大约35岁。他的皮肤像欧洲人一样白皙；头发和胡须呈深褐色，与面部形成鲜明对照，眼睛大而明亮。他身上散发着宁静和力量，面容好像被某种内在光明所照亮。

“他叫我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只要信任他，遵从他的指示，我们若这么做，就不能不进步。只不过几天，我们就感到跟在家里完全一样。他的埃舍里约有300人，包括70名男孩。在第四或第五天，师利美赫巴巴叫我静默，整个时间静心。我静默了6个月，只在动身去孟买当天重新讲话。大师沉默已近7年。他用手势和字母板交流。”

斯达先生静心的结果：“几周后，我失去对空间和时间的意识。外界对我不复存在，我体验到宇宙意识的大量涌入。

“巨大的爱淹没我的存在，有三个月，眼泪不断涌出——而我绝非多愁善感者。我内心的最深生命源泉被唤醒。我的生命被大师不断流溢的神爱火焰点燃。创造的潮汐在我灵魂中重获新生。旧意识迷雾般消散于晨曦，被新天新地所取代。我的生命成为灵感的持续交响曲。我能够接连数月不分昼夜地写诗。”

每天朝圣者从印度各地来“撷取大师足上的尘土”，通常一次50人或更多，带着甜食、水果和鲜花礼物。有时整队整队地，在鼓钹和笛子的伴奏下，载歌载舞而来。那里的每个人，斯达先生称，“都会为大师献出自己的生命。”半年后，斯达先生回到英国，在北德文郡创办了静修所。

去年秋，甘地乘船从印度赴英参加伦敦圆桌会议途中，美赫巴巴是这位被西方称作圣雄者的沉默旅伴。据说甘地曾要求到美赫巴巴的印度埃舍居住。回答是欢迎他在完成并脱离政治活动后来。

在英国逗留几天后，美赫巴巴突然决定11月来美。他希望访问不事先公开，果不其然，这一直持续到他12月离开。他访问了纽约和波士顿，参观剧院和影院，百老汇和第五大街的拥挤街道，该地区凡是美国人生活最繁忙之处。不过，其短暂逗留的更大部分，是在哈蒙的一座小石屋度过的（房子由房主借与他使用）。

他同来见他的人们的交流，是完全沉默的。寥寥数语发自他用食指指点随身携带的小木板上的字母。

返程安排：他的跟随者和弟子相信美赫巴巴是弥赛亚式的人物，旨在为当前灵性颓丧的人类提供伟大服务。他对自己的服务不取分文，但他访美期间交的一些朋友，为他的返回做了安排。除了哈蒙的静修所，在新英格兰和加利福尼亚的类似埃舍也在筹备中。南部一些州的人听说美赫巴巴后，纷纷给哈蒙写信，献出自己的家供他来访期间使用。

他的弟子们声称，他无意建立任何的教派、信条或社团；所有信仰、种姓和种族的人来他这里，接受所需的帮助。他的帮助，我们得知，不在于言语和阐释，而是来自“由他持续流溢的恩典、灵性爱和能力”。

赫兹拉·奇布拉（值得敬仰者）美赫巴巴，1894年2月25日出生于距孟买不远的普纳。父母是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帕西人。据家乡人讲，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好学生，诗人，大自然的爱者和优秀板球手。据说，1914年，普纳的穆斯林女“圣人”巴巴简（一年前去世，据说活了130多岁）看见这位年轻学生，只用一瞥就赐予他“超意识”。

从那天起，他便献身于神秘生活，直到经另一位圣人——师利赛古鲁乌帕斯尼——的帮助，得到“至见”。弟子和跟随者开始聚集在他身边，据称有时数百人来到他在德干高原阿美纳伽地区的埃舍，以期（按印度人的说法）“成道”。去年，有3万人聚集一起，庆祝他的生日。

5年前的5月，美赫巴巴开办了一所免费学校，这也许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教导男孩们灵性生活。也不忽略世俗教育，总体上，教授孩子们英语、数学和文学，如当地其他的同级别学校。不过，赫兹拉·巴巴简中学在如下方面不同：无宗派性的灵性指导是教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伽尼·穆斯夫从纽约返回印度，留下禅吉、卡卡·巴瑞亚、贝拉姆和小阿迪陪伴巴巴。5月23日，巴巴和满德里乘车前往哈蒙静修所，受到马克姆和珍·希劳斯的至诚欢迎。与此同时，昆廷·托德在曼哈顿，安排去加利福尼亚的火车票及行程。

此前马克姆和珍曾得到通知：巴巴准备和几个人在哈蒙住一整年，珍遂为此做了住宿计划。不过她也被告知，未得到巴巴的明确承诺，不要做长久安排。巴巴仅仅住了两天，而不是一年，这给他的美国爱者一次灵活性的考验。

在哈蒙，派拉蒙电影公司派代表要求巴巴给世界一篇讯息。巴巴同意，讯息由马克姆宣读。不久，这篇讯息通过派拉蒙新闻片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在哈蒙大约有20人来见巴巴。每天晚上贝拉姆演奏西塔琴，约瑟芬·葛拉宝跳舞。约瑟芬还为巴巴作了几首感情深挚的诗。下面这首约瑟芬的诗，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感受：

如火焰燃烧在千万颗心之祭坛，

您来了。

从每一个祭坛升起

甜蜜的香云。

无论您走到哪里，都带来光，

人们的生命绽放出新美。

终于我们知道了爱是什么；

终于我们明白了

为什么耶稣有如此征服人心之力。

看您我们看见耶稣，

爱他我们更爱您。

爱与喜悦与美好，和平与光与生命

——我们在您身上看到体现。  
我们的信心化为坚信。  
迄今我们相信神；  
如今我们知道他存在，  
因为我们在您身上找到他。  
生活成为接连不断的  
光荣与灿美日子，  
您就是那光荣和灿美。  
时时刻刻都充满神圣喜悦——  
您就是那喜悦。  
我们的心燃烧着莫名难解的爱，  
您就是那爱。  
您是宇宙中心，  
是我们面向的太阳，  
如夏日花朵自然向日。  
您用纯美——你的生命精华  
温暖我们，喂养我们的饥饿灵魂。  
在您的臂弯，我们找到庇护，  
在您面前，我们感到神圣。

同为诗人的马克姆·希劳斯也写诗赞美美赫巴巴。下面的《大师之歌》捕捉到对物质主义的超越感受——美赫巴巴的显现和世界使命的一个方面：

我来给你无从购买之物——  
你若恋顾舒适，就请走开！

我的乃圣人走过之路——  
向无空间上帝的无时间道路。  
我来给你无从购买之物——  
生的勇气，死的信心——  
活着时死去，死一般活着——  
在呼吸消散前弃世。  
我来给予无从购买之物——  
生于爱的智慧超越思维  
生于和平的极乐转化欲求——  
生于喜乐的力量永不衰竭。

〔注：马克姆·希劳斯写了三本献给美赫巴巴的诗集：《无限光荣》（1945），《喜悦进行曲》（1946），《通向无上实在之道》（1952）〕

在哈蒙，巴巴让马克姆·希劳斯不离左右，在与前来寻求建议者会见中，阅读字母板，帮助交流。马克姆的密切参与对梅瑞迪施·斯达是个巨大震惊，他受不了被排除在外。这次旅行期间，梅瑞迪施错误地向人们显示，他是巴巴的左右手，了解大师的一切，其方式及喜恶。时机成熟时，巴巴会让曾被一度抬高者坠落，梅瑞迪施的时间已到。最初巴巴让他放任自流，但现在开始收缰勒马，这深深刺痛梅瑞迪施的自我。巴巴不再纵容他，此次旅行后，梅瑞迪施·斯达永远离开了巴巴。

5月24日，星期二上午，伊丽莎白·帕特森，诺芮娜·玛切贝利和艾妮塔·德卡罗到哈蒙一天。午餐后，巴巴带领众爱者到户外石砌露台，沿小路来到一片开满野花的田野。有人跑开采花，但伊丽莎白紧跟巴巴。巴巴静静地弯腰，摘了一朵粉色小花，递给她。卡卡·巴瑞亚在一旁拿着字母板，巴巴示意把字母板递过来。他拼写出如下的话，让卡卡告诉伊丽莎白：“永远留着这朵花，记下今天的日期。有一天你会知道其中含义。”

伊丽莎白当晚回到家中，将花朵贴于她的《新约》封里，写道：“巴巴——1932年5月24日。”多年后，她开箱时刚好又见此书，读了这段题词。其含义立刻显明。在给她这朵花20年后的同一天，1952年5月24日，巴巴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布雷格遭遇车祸，驾车者是伊丽莎白。

这些日子充满喜悦，人们心中激动不已——神人亲临美国土地。

美国人哪里知道，阿瓦塔注定将在这片土地上骨断血流。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在好莱坞

5月25日，美赫巴巴乘火车离开哈蒙，珍和马克姆·希劳斯，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卡卡，禅吉，小阿迪和贝拉姆随行。旅行为昆廷·托德安排，他已经上了火车。巴巴经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于5月26日晚7点20分抵达芝加哥。在芝加哥中转，要等1个小时，这期间记者包围了巴巴。巴巴给出一篇短讯息，并拍了照。在纽约记者招待会上，巴巴身边有时会有多达48名带摄影师的记者。

在重上火车继续旅行前，巴巴和满德里乘出租车沿湖滨路迅速游览了芝加哥。照相时，梅瑞迪施和马克姆都想挨近巴巴，导致口角。巴巴遂要托德站在身边，这愈发刺痛梅瑞迪施的膨胀自我。

下一站是密苏里。5月27日上午9点，在堪萨斯城，巴巴再遇记者并拍照。火车停了40分钟，巴巴回答记者提问。随后在车站外漫步约半个小时。

巴巴当时受到的宣传，从当天报纸《堪萨斯晚星》头版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可见一斑：

巴巴放弃“噤”

7年沉默还有几个月就结束！

届时将在好莱坞成为弥赛亚

他的手指将得到休息

已超越世界幻相，属于神和天国的他，今天肉身走在联合火车站，身穿一套价值很可能15美金的萧条衣裤，在水牛比尔型和黑桃“A”一般的胡须下，羞怯地微笑。

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这位圣人，至师，慈父，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亚好莱坞，以打破历时7年的沉默，从而把全人类引向幸福和平。

7月13日晚7点，巴巴将停止指点、捻指及“嗯”声来回应记者的问题。届时他将突然绽放其弥赛亚性，用言语转变全人类的意识。

### 他人代言

今天巴巴悄悄走下专用车厢，在清新空气中散了一会儿步。乘同一辆普式火车的9名跟随者，也蜂拥下车，对答如流地解释了你想知道的，关于这位沉默者的一切和更多。

“他所辐射的是巨大的神爱辐射，”巴巴的英国门徒，梅瑞迪施·斯达夫妇说。巴巴是出生于印度的波斯人，父亲为求道，在丛林中流浪多年，最后，神圣声音告诉他停止流浪，回到文明世界，因为他的次子——现在的巴巴——注定将是真理承载者。

“他不创立宗教、教派和信条，”斯达先生说，“他是普世的，就像耶稣、佛陀、琐罗亚斯德和奎师那。他们没有谁希望分裂世人的信条、教派或社团——他们所教导的适用于一切时间，一切空间的一切众生。”

### 让人意识真理

“巴巴只是帮助人们实践他们已经知道的真理。让他们意识到真理。”另一位英国门徒，巴巴的秘书昆廷·托德，这样描述自己的老板，“他是至师，教导人们实践他们已信奉的宗教。”

棕色长发落在巴巴纤弱和微驼的肩头。他未戴假领，只系了条棕色厚围巾。衣服是棕色的，羊皮鞋也是棕色。仿佛一幅棕色肖像，沉默的肖像。

他一声响指，是换话题的信号。

巴巴的两个弟弟，不是由神选择的，而是普通的波斯青年，身穿美式成衣，随他同乘火车，他们似乎喜欢这次旅行。

由于巴巴将把世界引向和平幸福，他有对治经济混乱的良方吗？他又能怎样解决失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禁酒等问题？

### 他有办法

纽约哈蒙的马克姆·希劳斯夫妇，也是赴好莱坞的随行弟子，热诚回答：“这一切社会问题都源于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建立在对自我真性的不完全知识上，自我真性是永恒的实在，具有无限的能力和资源。

“那时我们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将从里到外得到解决，而不是从外到内。当你证悟与整体生命一体，你的能力不是有限而是无限时，你就没有了恐惧、贪婪，没有理由与生活中的任何人任何事争斗，人们的态度将是合作而非竞争。人们将会给予而不是索取。对于你，每个人的利益都和自己的一样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普遍大我。”

### 神的一部分

希劳斯先生进而解释巴巴是阿瓦塔——神的一部分在地球上的化现。巴巴 38 岁，未婚，无性经历。他不像很多印度神秘家，多年静坐冥思，而是信奉长斋和静默。他能说流利的英语，波斯语和四种印度语言。

“他是当今弥赛亚，如同耶稣、佛陀、琐罗亚斯德和奎师那，”希劳斯最后说，“除了把最高灵性状态授予少数特选者，他还将给整个世界以普遍的灵性推动。他是神。”

火车要开了。师利巴巴耸耸肩，指指火车，进入自己的车厢。

这篇文章所附照片题为：巴巴，波斯弥赛亚，前往好莱坞。照片说明：

“如同耶稣、佛陀、琐罗亚斯德、奎师那和其他神秘家的宣称和教导，自称为神的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在赴好莱坞途中，今天到堪萨斯。他将于 7 月 13 日在好莱坞打破据说历时 7 年的沉默，以便道出恢复世界和平幸福之言。随行有 9 名弟子。”

翌晨 8 点 45 分，火车到达德克萨斯州的艾尔帕索。巴巴下车，散步 20 分钟，接着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当晚 5 点 20 分到达。

5 月 29 日星期天，上午 8 点半，巴巴抵达洛杉矶，到好莱坞北高威大街 2400 号，珀芮希拉和马克·埃德蒙·琼斯家住宿。琼斯先生是职业占星

家，马克姆·希劳斯的朋友。禅吉，昆廷及梅瑞迪施和巴巴同住琼斯家。卡卡，小阿迪和贝拉姆住附近的一所房子。珍，马克姆，玛格丽特·斯达和巴巴邀请的其他人住宿使命饭店。

巴巴在好莱坞的7天紧张忙碌，每天挤满会见接待。诺芮娜·马切贝利和伊丽莎白·帕特森驱车从纽约赶来，协助安排巴巴的日程。

各大报纸已预先通告巴巴的到来，在到达当日下午1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赫巴巴给出如下讯息：

对最高意识和证悟上帝的论述极多，以致人们对正确过程和亲身成就可能性，感到茫然无措。费力阅读这类文献的哲学头脑，只能学到几个智力体操。最高意识状态潜在于一切。神子在每个人内，但需要显现出来。

达到该伟大意识的方法必须很实际，适合世界的精神和物质现状。由牧师掌控的教会所设立的仪式教规，使成就过程极其枯燥；这就是全世界对宗教事务缺乏兴趣的原因。虽然印度灵性状态高，但目前因各教派的繁琐仪规所巩固的种姓制度，维持了形式，扼杀了精神。形式和仪式，不但不会削弱反而强化自我。自我越强就越好战。“我对”，“我尊贵”或“只有我有权生存”等念头，造成分别意识和破坏性。

基督教世界的激烈军备竞赛，表现了对耶稣打左脸给右脸训谕的无视，清楚说明我所说的自我。从矿物、植物和动物生命的进化中，潜在心逐渐发展，直到在人身获得全意识。为发展该意识，宇宙产生于知识和极乐之无限海洋——绝对上帝。

然而，在心充分发展的人类形体，却遇到了困难，先知和灵性大师周期性地来到地球，就是为了排除这个困难。在人身中，作为从前生命条件的结果，除全意识的发展外，还进化出自我——“我”。

自我由实现和未实现的欲望构成，并且造成受限、软弱、不幸感之幻觉。从此以后，只有抑制受限我，灵魂才能进步，转化

成神圣自我——独一无二大我，同时完全保留人体意识。当人证悟该神圣意识状态时，便在众生内发现自己，视一切现象为自身大我的不同形式。

最佳也是最便捷的战胜自我和获得神圣意识的过程，是在我们所身处的一切情形中发展爱，为人类提供无我服务。一切的伦理和宗教实践最终都引向这个。我们越多为他人、越少为自己活着，低级欲望就越被铲除，这又影响到自我，相应地抑制与转化之。

自我坚持到最后。直到超越道路上七个主要状态中的六个，臻至同一上帝意识状态，自我才被彻底歼灭，作为神圣“我”重新出现在第七层面——基督意识状态，耶稣所说的“我和我父为一”。这相当于同时生活于无限和有限状态。

这是未遇至师，依靠自力者的通常程序。不过，依靠至师的帮助，整个事情则大为简化。彻底臣服于完人的活意愿，毫不迟疑地执行其命令，可迅速达到千年严格持守戒律也达不到的结果。

之所以能通过至师获得非凡结果，是因为他与宇宙心为一，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能给予具体的帮助，唤醒潜在于每一个人的最高意识。然而，要在物质层面获得最大结果，完美必须具有人情味和敏锐的幽默感。

我永恒地享受基督意识状态，当我开言时——这是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做的，我将显现我的真我。除了给整个世界以灵性推动，我将引领一切走向我的人，迈向光明和真理。总之，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使命。

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演员，昆廷·托德在安排巴巴在好莱坞的诸多联系中，起到很大影响。当晚睡觉前，巴巴对托德说：“我在这儿不愉快。”外表上，巴巴显得躁动不安。梅瑞迪施·斯达坚持要求睡在巴巴房内，更增添了不适。虽不喜欢，巴巴还是让他睡了两晚。为再次摆脱他，后来把

梅瑞迪施派往太平洋海岸一个叫敦斯的沙丘静心。作为策略，巴巴警示他：“好莱坞这儿有一种坏影响，不利于像你这样的灵性敏感者。”

下面是美赫巴巴好莱坞一周访问提要：

5月29日，星期天

上午8点半，到阿尔汉布拉，驱车到好莱坞

下午1点，接见记者和新闻媒体

下午7点，接见当地各团体领袖

5月30日，星期一

上午9点半到中午，私人会见

下午2点，接见哲学学生

晚上：访问法瑞德博士家

5月31日，星期二

上午9点半至10点半，私人会见

上午11点，参观派拉蒙电影制片厂

下午3点半，接见当地牧师和宗教领袖

晚间8点半，在柯尼克博克饭店举行公开招待会

6月1日，星期三

上午9点半到中午，私人会见

下午2点，参观米高梅电影制片厂

下午3点半，接见当地教育工作者

晚间8点半，在比佛利山的皮克费尔家举行私人招待会

6月2日，星期四

上午9点半至中午，私人会见

下午 2 点至下午 4 点，私人会见

下午 4 点，驱车到圣莫尼卡

晚间：在女演员塔鲁拉·班克赫德家晚餐（注释：塔鲁拉·班克赫德（1903-1968）美国女演员火辣的性格，机智热辣的扮相，使她成为电影界的传奇）

晚 8 点，参观格劳曼中国剧院

6 月 3 日，星期五

白天：会见

晚上：驱车经过洛杉矶

6 月 4 日，星期六

白天：同女演员玛丽·杜丝勒午餐

晚上：乘蒙特利尔号客轮离开好莱坞

在好莱坞短暂逗留期间，美赫巴巴异常繁忙，随同的满德里夜间睡眠很少超过 4 个小时。

5 月 30 日，巴巴乘车游览周围郊区，尤其急于到比佛利山庄联系电影界杰出人物。他接见的第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昆廷·托德之友，与电影界有联系的梅·比提。

同日，巴巴还接受了《洛杉矶时报》采访，记者问：“您希望在美国完成什么？”

巴巴回答：“普遍的唤醒，它将影响整个人类，消除当今世界盛行的萧条和不满。”

翌日，巴巴访问派拉蒙电影制片厂。在一处摄影场地，正拍摄《进退维谷》。托德曾在伦敦结识塔鲁拉·班克赫德和男演员查尔斯·劳顿，并把他们介绍给巴巴；他们又把巴巴介绍给男演员加里·库珀。巴巴留下观看了几场戏的拍摄，之后同塔鲁拉·班克赫德合影。访问用了近两个小时。

（注：加里·库珀（1901-1961）美国电影演员。参加拍摄的最著名影片有《第兹先生进城》（1936），《丧钟为谁而鸣》（1943），和赢得奥斯卡奖的《正午》（1952）。）

午餐后，巴巴和其他几人，同琼斯夫妇的朋友，演员拉山德·米拉到福克斯环球电影公司。会见了牛仔汤姆·米科斯和另一个叫埃兹拉·米尔的演员，逗留一个半小时。托德回派拉蒙电影公司接塔鲁拉·班克赫德。班克赫德下午5点半和巴巴私下会面。她同巴巴进行了长谈，还说她准备顺路去看望女演员葛丽泰·嘉宝，对她讲巴巴。

当晚8点半，在好莱坞柯尼克博克饭店举行1000人大型招待会。许多人从洛杉矶及周边地区来参加“灵性”或“爱”的聚会。人太多，大厅里家具全部撤走。男女老幼排成一队，等候见巴巴。在舞台布景中，巴巴坐在台上，一边4名东方满德里，另一边6名西方人在他脚前围坐成半圈。巴巴身后，两名竖琴师犹如天使，轻柔地弹奏着。

来访者一次一个经大厅的一个侧门进入，被逐一介绍给巴巴，接受一个握手和他的灿烂微笑。绕一圈经另一道侧门，被引到外面休息室，享受茶点。在灯火辉煌的大厅，巴巴身穿白袍，头发松散飘逸，形象美好神圣，捕获所有人的心。

巴巴的指示是，不得提问，握手后离开。但许多人激动陶醉，不忍离去。赞叹声在大厅中回荡：

“基督若今天活着，就会像他这样。”

“他的面容有怎样的神圣光辉！”

“他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有谁会这么美！”

“他是活着的基督！”

“他的神圣吸引真奇妙。”

“我想永远看着他！”

“他的美让我目眩。”

“我无法离去。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神性！”

“多甜的面孔！他的圣洁何其神圣！”

“言语无法描述他。我哑然失语。”

“他的触摸带电！我感到震击通过全身。我的上帝！我失去了知觉。”

“我内心发生了什么？”

“哦，他的形体多美妙。”

“多么光辉！多么美！怎样的微笑！”

“看见他，我惊异无比！”

巴巴同每个人握手，用了两个小时。随后宣读如下讯息：

自从到美国，我多次被问到，对你们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我带来了什么解决方案——我有哪些办法，能解决失业、禁酒和犯罪问题，能消除个人及国家间的争斗，给混乱的世界注入和平良药？

答案极其简单，以致难以领悟。我们的一切个体和社会困难，根源乃是自私自利。是私利让腐败的政客接受贿赂，背叛选民的利益；又让酿造、偷运和贩卖私酒者，为谋取利润，破坏旨在帮助国家整体的法律——无论该法律是否英明。这又致使大众为个人享乐无视法律，造成对法律的普遍不敬，犯罪巨增。其它形式的自私自利致使个体或团体为自身利益去剥削人类大众：把促进人类总体福利的发明创造束之高阁，只因使用它们意味着废弃现今的低劣设备，从而阻碍文明进步；在人们挨饿时，任意毁掉大量食物，只为维护市场价格；在世界利益要求黄金流通时，大量囤积。

但要消除私利，即使一个人愿望真诚，也不易做到，并且绝不会完全达到——除非有至师的帮助。这是因为私利产生于对大我真性的错误观念。必须根除这种观念，必须体验真理，才有可能消除私利。

我打算在开言时揭示众生中的同一个至我。做到了这一点，大我作为有限、分别存在的观点就会消失，私利也随之消失。合作将取代竞争；确知将取代恐惧；慷慨将取代贪婪。剥削将会消亡。

人们一再询问，我为什么沉默7年，只用字母板交流，为什么要在近期打破沉默。从上述所言，还不如这样问：我的开言与人类意识的转化有什么关系。

按当前的构造，人类使用三种载体表现思想，并体验三种意识状态。这三种载体是：心体（心），其中念头是过去体验的印象的结果。这些念头也许作为种子潜在于心体，也许被表现出来。

如果被表现，它们则采用初级的欲望形式，首先经过由五个精神感官构成的精体或欲望体。它们也许停留在那里，如在梦中或未实现欲望的情况，也许通过有五个身体感官的肉体，进而在行动中得到表现。

与三种载体相对应的三种意识状态是：

- 1) 无意识（心体休息），如在不梦深眠中；
- 2) 亚意识（精体能量），如在梦中或模糊、未形成和未满足的欲望中；
- 3) 醒意识（身体活动），如在活跃的日常生活中。

念头从心体经精体到身体表现的内在过程，可以说是人类意志的表现。

为了有效地表达思想，三个表现载体都必须清晰无遮，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协调。头脑与心灵必须结合，智力与情感必须平衡，物质表现必须被视为灵性证悟的结果。

神人不思想也不欲求。通过他，神圣意志不可避免地得以完美显现，直接从（在常人那里尚未发展的）灵性身体进入身体表现。对于他，超意识状态乃是正常的意识状态。从他那里，不断地流溢出无限的爱与智慧、无限的喜乐、和平与力量。

他开言时，会比他用视或触更有力地呈现真理。为此原因，阿瓦塔通常静默一个时期，持续若干年。只有要向全世界显现真理时，他们才会打破沉默。因此，开口时，我将显现神圣意志，世界范围的意识转化将会发生。

宣布散会，但无人挪动，只是陶醉般地凝望着美赫巴巴。经再三要求，人们才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离去，目光不舍巴巴倒退着走出。可听到这样的话语：“哦，我们何时能再见到这样的容颜？”

“这种非凡体验，一生也只有一次！”

“巴巴，亲爱的，您会让我们再次见到您吗？”

6月1日，凯瑟·加德纳，迈克斯和丽莲·沃达尔从纽约来到。同日，巴巴访问米高梅电影公司，观看演员路易斯·斯通的表演。会见维吉尼亚·布鲁斯，看了葛丽泰·嘉宝刚主演完的影片《魔女玛塔》的布景，还见了导演约瑟夫·冯·斯坦伯格。后者正在导演玛琳·黛德丽主演的《金发维纳斯》。巴巴说他不太在乎玛琳·黛德丽的角色，但他喜爱冯·斯坦伯格这个人。

访问中，巴巴还会见了另外几个好莱坞影星，包括鲍瑞斯·卡罗夫，约翰·吉尔伯特，布鲁斯·埃文斯，佛罗伦斯·维多，查尔斯·法利尔，约翰尼·迈克·布朗和加里·格兰特。6月1日晚巴巴受邀到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玛丽·碧克馥，在顶峰路1143号，有22个房间的府邸“皮克费尔”做客。参加宴会的电影界人士包括上述演员中的几个。当晚8点，

马克·琼斯驱车带巴巴，梅瑞迪施，玛格丽特，普瑞希拉和托德到比佛利山。满德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乘另一部车随后。

离开印度时，每位满德里只许带两套单薄衣服和一双鞋，且一直穿用。巴巴则经常换装，身着棕榈滩时装参加皮克费尔宴会。相比之下，满德里仿若贫民。衣服做工粗糙不说，小阿迪的鞋底还开了胶，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巴巴却拒绝让他买双新的，阿迪只好用绳子系住鞋跟。身穿礼服的名流济济一堂，穿梭于皮克费尔，阿迪却蜷缩坐在角落里，尴尬无比，试图藏起捆着绳子的鞋子。

应邀前来的有加里·库珀，查尔斯·法利尔，罗提·碧克馥和为玛丽·碧克馥写剧本的女士。丹蒂斯·蒂·法兰索伯爵夫人也在场。巴巴参加宴会两个半小时。玛丽·碧克馥在皮克费尔门口迎接巴巴，将他引至宽阔的大厅。

犹如夜晚黑暗被旭日驱散，  
宅邸也被巴巴的临在照亮。  
水晶吊灯的光芒如何璀璨，  
也只是黑暗不是光明！  
比起阿瓦塔的真光，  
连太阳光辉也黯淡！

玛丽·碧克馥请巴巴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坐在他脚边地毯上。其他人也围着巴巴坐在地毯上，爱酒开始向每一颗心灵说话。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也加入妻子，坐在巴巴身边。巴巴向他授述：

整个宇宙及其结构，皆由我创造。宇宙是我的影院。但正如观众专注地观看银幕上的剧情，电影以其影响吸引他们的情感，支配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忘了那并非真——同理，世间观众也被世俗电影演出所迷住，忘了自己，把它当真！

因此我来告诉人们，他们所专注的这个尘世电影不真。我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实在。唯有神真实，其它一切只是电影！

玛丽·碧克馥有灵性倾向。（注释：玛丽·碧克馥（1893-1979）被影迷称作“美国的甜心”。常扮演勇敢的女英雄。）晚餐前，巴巴同她和别的电影界人士会晤约 40 分钟。巴巴强调了电影的影响力和将大众转向灵性目标的价值。他说：

我很高兴来到加利福尼亚，这提供了接触电影界人士的机会。今晚能安排这样的聚会，让我高兴。

我不需要告诉诸位从事电影制作发行者，你们手中握有怎样的权力，也不怀疑你们完全清楚行使这些权力的责任。激发大众想象力的人，能按自己的选择来指引他们；而在激发想象力方面，没有比电影更强大的工具了。

人们为娱乐上剧院。如果剧情有力，人们受转化而去。把心灵头脑交给作者，制片人，导演和影星，仿效眼前塑造的榜样——超过他们自己意识到的。

新闻广播也影响思想，但二者都缺乏可见榜样的力量。活生生的榜样乃是最大的行动激励，目前电影比其它媒介都能更好地提供。

现今我们处于世界性的萧条，它影响到每个人，不论贫富；从中人人都在盲目地寻求解脱。电影公司，影院和影星也深受其苦。如能帮助结束萧条，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欣然从之。电影怎样才能在这方面给予帮助呢？

首先要认识到，萧条并非偶然的事件，也不单纯是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结果。这些虽是直接原因，但只是导致萧条的工具。萧条本身乃是那些人类发展的托管者所导致的。人只有被剥夺去物质财富，才会以亲身体悟到他的真正基础是灵性而非物质。那时他才准备好接受我带来的真理。

真理包括这样的知识：人不是一个完全受时间、空间和习俗束缚的有限、分别个体，而是性质永恒，资源无穷。世界幻相是他想象的幻梦，是其意识剧院上演的剧——是他自编自制自导自

演的喜剧。但对自选角色的专注，使他忘记自己的真我，在自造的道路上跌撞。

必须唤醒人认识其真性。他必须看到，一切的物质表现都有赖于且源自于一个灵性存在。那时他就会在一切情境中稳定平静。那时就不再需要萧条，萧条会消失。

电影怎样才能帮助人类获得这种认识？电影的特点无需改变。爱情，罗曼史和冒险是根本。应尽可能表现得激动人心，具有娱乐性和启发性。愈雅俗共赏愈好。

需要改变的是侧重点。比如，勇气是个美德，但若被误用则会成为罪恶。爱——我们的生命动力——也一样，会引向证悟之巅，也会引向绝望深渊。在爱的这两个倾向及其结果上，没有比玛丽·抹大拉遇耶稣前后更好的例子了。（注释：耶稣在耶路撒冷时，玛丽·抹达拉是妓女，被犹太人社区定为有罪，用石头打死。就在她遭石击的当口，耶稣出面干预，救了她，并且宣布：“你们中间谁无罪，谁就可以扔第一块石头！”无人投石。玛丽·抹大拉遂成为耶稣的忠实跟随者。）

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很多类型的爱。它们都好，但有些比另一些更好。我用“好”和“更好”，只是为了表示它们引向或赋予解脱的程度。就连表现为身体欲望的爱也是好的——在它让人摆脱个人喜恶的桎梏，让人渴望服务所爱超过一切之上。

每一个人类关系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建立在爱之上，并且随那种爱的永恒或短暂性质，而持续或消融。比如，婚姻幸福不幸福，升华还是堕落，持久还是短暂，乃取决于激发和维持它的爱。仅仅基于性吸引的婚姻是不会持久的，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离婚或更糟。另一方面，基于相互服务和启发愿望的婚姻，会不断增长丰富和美好，对每一个认识他们者是一种祝福。

为了把男女众生引向证悟高峰，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战胜恐惧、贪婪、愤怒和情欲。造成这些的是如下观点：把自我看作一个有

限、分别、物质的实体，有一个明确的肉体开始和明确的肉体终结，有着与其他生命有别的利益，需要维持保护。

事实上，自我乃是一个无限、不分、灵性的实质——具有永恒的性质和无限的资源。生命中最伟大的罗曼史，是在无穷变化中发现该永恒实在。一旦体验这个，一个人就会在众生中见自己。把一切生命视作自己的生命，把每个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对死亡的恐惧，自我保护愿望，积聚物质的驱使，利益的冲突，欲望受挫的愤怒，悉皆消失。一个人不再受过往习气的束缚，不再被未来希望所左右。最充分地生活于并享受每一刻当下。在这方面，没有比电影更好的表现媒介了。

启发观众更深理解、更真情感、更好生活的剧本，不必与所谓的宗教有关。信条、仪式、教义、对天堂地狱和罪恶的传统观点，乃是对真理的歪曲，制造困惑迷茫而非澄清启发。真正的灵性最好地表现在纯爱和无私服务故事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最卑微情境里认识和运用真理的故事中，通过家庭和企业，学校和学府，工作间和实验室，以多种表现方式折射真理，处处唤起极大的喜乐，最纯洁的爱，最强大的力量，处处制造持续的喜悦交响乐。

此乃最高的务实。在银幕上表现这些情境，会让人们认识到，灵性生活是用来实践的，而非谈论；认识到它也唯有它才能带来我们当作生命常数所追求的和平，爱与和谐。

晚餐后，巴巴三次起身离去，但玛丽·碧克馥不让他走。最后，他站起来，所有人都围上去。巴巴一边站着，一边用字母板继续同大家交谈。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落在位年轻女子身上，女子孤独地站在房间远处，背对着他。巴巴向她招手，召唤传出后，她将脸转向他，但依然远远站着。再次叫她。她慢慢走过来，在不远处停下。诺芮娜告诉她：“孩子，来和巴巴握手。”女子矜持依旧，伊丽莎白说：“你怕什么，亲爱的？走近点，见见巴巴。”

她问：“我怎么能碰他？”

“为什么不能？”诺芮娜回答，“人人都能见巴巴！”

这让她泪水盈眶，可怜兮兮地问：“可我是个罪人！怎么能碰像他这样的圣人？”

巴巴走过去，拍拍她的头和肩膀。她哭起来，巴巴向她打手势：“我是纯洁中最纯洁的。我能净化最大的罪人。你已知错，在众人面前坦诚承认，因此而被宽恕。这种发自内心的忏悔足矣，你已净化。什么都别怕，不要重蹈覆辙。我祝福你！”女孩失声哭泣，巴巴慈爱地拥抱她。巴巴从她心中引出的泪水，洗净了她的一切罪过。

目睹者深受感动；心灵满溢，眼含热泪。离开前，巴巴再次拥抱所有的来客，把手放在女孩头上，安慰她：“你的一切都被宽恕！忘记过去，什么都别担心。”女孩将巴巴的手贴在自己眼睛上，亲吻。巴巴离去，所有的目光都追随着他。玛丽·碧克馥和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曾在影片中刻画过强烈的人爱，但亲见美赫巴巴的纯洁神爱，实为罕有体验。心灵充溢。

经过无数年代，世人才有如此机会。

何其幸运——认识至爱，顶拜他而非世界者！

6月2日，巴巴再次到派拉蒙电影制片厂，会见莫里斯·切瓦利亚。他正与珍妮特·麦克唐纳合拍《今夜爱我》。塔鲁拉·班克赫德也在，跑过来拥抱亲吻巴巴。

下午3点半，玛丽·碧克馥与巴巴私下会面，在巴巴面前静心5分钟。之后，巴巴和昆廷·托德由导演恩斯特·刘别谦驱车，前往他在圣莫妮卡的家里喝茶。罗姆·兰道曾写信，介绍托德与刘别谦和冯·斯登伯格认识。

晚上，巴巴同昆廷去塔鲁拉·班克赫德的住处晚餐，并会见葛丽泰·嘉宝。然而，嘉宝最后一刻打来电话，说身体欠佳，不能来。对未见到她，巴巴公开表示失望，他曾暗示嘉宝是好莱坞影星中“最具灵性”的。

虽然满德里常在幕后，但当天晚上，受经理悉尼·格劳曼的邀请，巴巴带他们到格劳曼的中国剧院。巴巴喜爱电影后的各种演出，以及喜剧演

员威尔·马赫尼的表演。葛丽泰·嘉宝的新作《大饭店》正在上映，巴巴称赞她的表演。（葛丽泰·嘉宝（1905-1990）瑞士裔美国电影演员，以美貌和演技著称。她较著名的影片包括《安娜·卡列尼娜》。美赫巴巴观看的《大饭店》，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奖。巴巴说她前世是瑜伽士。）

卡卡·巴瑞亚不懂英语，恳求巴巴别让他单独留在美国人中间，他们总是缠着他打听巴巴。下面是一件趣事：一次，巴巴和一群爱者在一起，卡卡到花园里惬意散步。巴巴让大家休息一会儿，他们来到外面的花园。看见巴巴的满德里，围住了卡卡，问题一个接一个。因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卡卡束手无策，只能闭上眼睛，好像入定！见此，这些新的爱者以为他在静心，愈发感兴趣，围卡卡站立。

有人低语：“他身上有种瑜伽能力……他肯定是位高道！”卡卡却因置身这种难受境地直冒汗。同时，新的爱者们却在等着看他啥时走出“三昧”。卡卡内心诅咒，他们却在赞美他！他雕塑似的能站多久？可幸的是几分钟后巴巴叫他，他才走开。天真的西方人印象强烈，可怜的卡卡手足无措。

第二天，为躲避问题，卡卡和贝拉姆把自己关在屋内，透过窗户看人们都走了，才敢出来。

6月4日，巴巴在阿尔派恩大道801号，玛丽·杜丝勒家与她共进午餐。玛丽是著名女演员，曾在查理·卓别林的多部影片中与他搭档，一年前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1932年再度提名。玛丽机智幽默过人，巴巴很喜欢和她在一起；他们很快老朋友似的谈笑风生。午餐中，她说：“巴巴，您若是准许，我想把您带到林子里，和您跳舞。就算您想对我说几句话，我也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巴巴在字母板拼出：“我打破沉默前，有必要去中国。返回后，我将于7月13日，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打破沉默。”

玛丽说：“您打破沉默时，我要在您身边。”

小阿迪有很多伴随巴巴旅行的故事。下面的故事说明了结识美赫巴巴的好莱坞明星的错误印象。在皮克费尔宴会上，小阿迪避开众人坐在一张

桌前，藏起自己的开花鞋子。塔鲁拉·班克赫德走来，坐在一旁。阿迪提醒她别碰他，她解释说只想说说话。闲谈中，演员加里·库珀走过，塔鲁拉把阿迪介绍给这位著名演员。害羞的阿迪只说自己怎样欣赏库珀先生的电影。其他影星经过，塔鲁拉也一一向阿迪介绍，阿迪礼貌但害羞地同他们握手。

宣布巴巴要离开时，塔鲁拉问阿迪明日能否到她家吃午饭，她有事和他谈。阿迪说他感到有可能，但得问问巴巴。问巴巴时，巴巴回答：“行。”进而以严肃的口吻警告：“但不要碰她，也别让她碰你。”阿迪保证说不会发生不良情况。

次日下午，阿迪去塔鲁拉家。一见面，他就立即冲口而出：“我很高兴来这儿，但请别碰我。”她脸红了，说不会叫他难堪。午餐中，阿迪问她想跟他谈什么。塔鲁拉说自己爱上了一个人，但他不爱她，也没亲密表示。她想要阿迪劝哥哥（巴巴）向那人施以“爱咒”，让他爱上她，成为她的。阿迪大吃一惊，说巴巴肯定不会做那种事的，她完全误解了巴巴所教导的灵性类型。尽管如此，塔鲁拉仍坚持要阿迪问哥哥能否施这种符咒。阿迪说他会问的，但再次解释说他怀疑巴巴会做这样的事。

阿迪返回琼斯住处，与塔鲁拉·班克赫德的会面让他深感不安，但他什么都没说，直到看见巴巴。巴巴严厉问道：“你碰她没有？”阿迪表示无辜，随后解释了她邀请他的原因和她想要巴巴做的——对某个人施以“爱咒”，好让他爱上她。巴巴对此显然厌烦：“好莱坞！”

很多影星对巴巴的总印象是，他是瑜伽师或高级斯瓦米，拥有超自然能力，能影响人心。这就是塔鲁拉做如此请求的原因。好莱坞男女演员的生活受到公众广泛关注，既然巴巴在报纸上如此有名，他们也把他同样当做名人欢迎。但对真正的灵性，或对美赫巴巴阿瓦塔身份的真实含义，他们的理解却缺乏深度。

因巴巴访美期间经常提及，美赫巴巴打破沉默成了街谈巷议，伴以兴奋的期盼。巴巴真要开口说话——这引起轰动，人们着手安排，以便巴巴开口时，让他的声音通过无线电传遍世界。昆廷·托德能言善道，激动中

甚至说服一些妇女定做成道礼服，保证说到时候巴巴一定会让她们成道，虽然巴巴本人从未这么表示过。

小阿迪知道巴巴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以怀疑的口吻问巴巴：“瞧，巴巴，您并不打算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打破沉默。为何又是收音机又是报纸，如此小题大做？为何让这些人经历这些麻烦？您若不开口，人们会对您发狂愤怒的。我知道您不会！”

巴巴生气地责备阿迪：“不对，不对，你不知道！勿多言！这一次我打算做！”阿迪不再说什么，虽然不相信巴巴会这么做。他实际上担心，得知巴巴另有计划时，恼怒的人们会击打或杀害他们。

巴巴做的是什么游戏？好莱坞人何其天真。有必要用物质或机械手段，让阿瓦塔的声音传遍世界？美赫巴巴的沉默会依赖物质或机器？但这种工作方式是他的神圣游戏，在他的“里拉”中，有喜乐！他知道一切，却佯装无知，由此施展如此的妙计。

美赫巴巴的工作奇妙而难解。在其神圣工作中，他所做的一切无不有一定目的；他的宣称在好莱坞引发的兴趣，很可能是为了让人们真正觉知到阿瓦塔和他的地位，让他们忠实地跟随他，无论他的宣称是否实现。

巴巴当然会在好莱坞“开口”

他的道言旋律将从那里

通过电影传遍世界。

只有好莱坞能把巴巴的生平故事

描绘给世人。

世界将因此聆听他的歌音。

虽无回声，他的歌

将把世界的一切回响融入自身！

在他之内是世界的一切影像！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访问中国

访问好莱坞期间，美赫巴巴让弟子们寻找一个符合他理想的男孩（类似于在印度寻找的男孩），以便离开时带回印度。巴巴评论说，寻找这样一个男孩的目的是“连结东西方”。许多美国少年被带到琼斯家，由巴巴会见。最后选中的男孩叫卡尔·菲利普斯。但因无法及时为他办理去中国的护照，因此让男孩陪巴巴到属美国领土的檀香山。

动身前，巴巴就其工作对西方爱者做了指示，并叫他们各自回家，除了昆廷·托德。他将随同巴巴和满德里，以便照顾卡尔·菲利普斯。巴巴取消了访问旧金山的计划（珍和马克姆·希劳斯被派往那里），准备离开。

6月4日晚，马克·琼斯驱车送巴巴和三名满德里到码头，托德和小阿迪乘西莱斯特·W·道莫拉的车随后。西莱斯特是琼斯的外甥，在巴巴逗留期间，对巴巴很亲近有帮助。马克的妹妹海伦也对巴巴的繁忙日程帮助很大。很多人跟来为巴巴送行。巴巴登上首航客轮蒙特利号，于当晚11点驶往檀香山。

巴巴与卡尔·菲利普斯住一间船舱。托德单独住巴巴对面的船舱。禅吉，卡卡，小阿迪和贝拉姆住近旁另一间。然而航行却不愉快。一启航卡尔·菲利普斯就晕船，结果真是麻烦。男孩违拗任性。巴巴叫他时，托德只得从船头追到船尾，从体育馆追到游泳池，捉他来见巴巴。似乎卡尔的一个想法是尽可能享受这个脱离父母的免费假期。巴巴受够了男孩的恶作剧，决定一有机会——到了夏威夷——就把他送回。带卡尔·菲利普斯原是为巴巴的工作，昆廷·托德却不得不昼夜服侍他！无论满德里照管什么样的“完美男孩”，情况莫不如此。

船上许多人来见巴巴，他出乎意料地全部会见。航行4天，于6月9日上午8点到檀香山，在莫阿那饭店住宿两天。被巴巴从中国召来的鲁斯特姆，在码头迎接他们。

同鲁斯特姆私下会见后，巴巴决定遣他当天启程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旨在进一步建立与西方的联系，结果是若干年后很多澳洲人进入美赫巴巴的怀抱。但因严格的移民法，鲁斯特姆未获准在悉尼登陆。

在饭店休息两个小时后，巴巴一行到莫阿那饭店隔壁，皇家夏威夷酒店花园的椰子林，观赏夏威夷土著人的精彩歌舞表演。之后驱车老远到城外的菠萝园，饱饮菠萝汁。

回到饭店，巴巴把昆廷·托德叫到房间，拼写道：“卡尔·菲利普斯行为更糟了。我打算星期六送他回洛杉矶。他回去后会说我们的坏话！”

“我要你回加利福尼亚，把我的计划变动，通知那里所有的人。我打算从中国回印度，接着去意大利，我希望你到那里，为我找个别墅住处。我7月底来。让挤奶女（注：西方女爱者）都过去。

“给梅瑞迪施回纽约的车票，另外付给他500美元，作为他和玛格丽特的回英路费。告诉他，我希望他继续在德文郡做工作。

“告诉加利福尼亚的所有人，我将不如期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打破沉默。”

这对托德是个困难的任务，但他对巴巴的信心却加深。暗忖：“没有哪个常人会这样行事。”果如所料，听到托德传达的消息，人们很失望，尤其是梅瑞迪施·斯达和马克·琼斯。但对于像珍和马克姆·希劳斯这样的真诚者，信心却未动摇。主要原因是巴巴的爱把一些人吸引过来，这种爱不会让他们离开。

送别乘蒙特利号轮船前往澳大利亚的鲁斯特姆后，当晚巴巴和其他的满德里晚餐后，到帝国影院看电影。

6月10日，伊丽莎白·帕特森的朋友霍钦斯夫人和妹妹来见巴巴。下午，巴巴再次乘车穿过檀香山，到惠玛鲁饭店，后来参观了大型水族馆。晚上到剧院观看格拉迪斯·乔治出演的剧《一贫如洗》。

6月11日上午7点45分，巴巴同禅吉和托德到瓦特·迪林汉姆夫人的别墅吃早餐，别墅位于名为钻石顶地区附近的一座山上。他们9点离开，

送卡尔·菲利普斯上船；托德与男孩同行。卡尔对离开巴巴显得难过，但巴巴的预言应验，后来获悉男孩返回后，确实出言反对巴巴。

中午，巴巴、卡卡、禅吉、贝拉姆和小阿迪乘日本女皇客轮前往中国。

昆廷·托德一返回加利福尼亚，7月14日各报就发表如下报道。标题为：

### 沉默印度人延迟广播讲话

1932年7月13日洛杉矶（美联社）：

最近来访的被称为东方印度圣人，据说7年未发一语的师利美赫巴巴，明天将不通过一家全国性广播，从好莱坞“向世界传达讯息”。昆廷·托德，该神秘家的秘书，从圣巴巴拉来电说，因为“条件尚未成熟”，巴巴已决定把打破禁语的时间推迟到明年2月。

与此同时，巴巴早料到新闻界的这种反应，他向爱者发出讯息，叫他们别担心反面宣传：“一旦我开言，整个世界将把我视作耶稣重临，认识并欢迎我。”

船上员工几乎全是日本人。随着船在汽笛声中驶离檀香山港，爵士乐队奏乐，夏威夷土著女子载歌载舞，挥舞手帕，抛洒鲜花。

他们怎知宇宙帝王在船上，

为结合东方和西方，

在更高层面默默地工作。

安顿下来后，巴巴让人一遍遍读姬慕帮的来信。听着她们描述分离之痛的爱语，泪水涌入他的眼。

6月19日星期天，早上6点，船在横滨靠岸。巴巴同满德里登陆放松。10点，他们游览了这座日本第二大城市。乘出租车一个小时，吃了些点心，步行穿过拥挤的街道。中午返回轮船，两点启航。

6月20日上午8点，在日本神户停靠，巴巴和满德里再次离船，在城中漫步。他们下午1点回船，两小时后驶离。

经过 11 天的航行，他们于 6 月 22 日下午 2 点 30 分，在中国上海登陆。赫伯特·戴维和弟弟佳尔前来迎接。巴巴身穿时尚西服，头戴巴拿马帽，乘车几英里到黄浦江边的汇中饭店。茶后，巴巴指示赫伯特：“我想出去，到华人中间走走，带我到人多的地方。”

赫伯特带巴巴到了几处，但人都不够多，不合巴巴的意。后来巴巴坐人力车到了上海的贫民窟，但里弄狭窄，车进不去，巴巴徒步 3 个小时，穿行于该地区。他大步流星进出于肮脏的胡同，引来卑微居民的好奇注视。

在上海的背街里巷疾行之后，赫伯特疲惫异常，有些困惑不解。赫伯特依然生疏，不了解巴巴的方式。巴巴在华逗留期间，赫伯特习惯按自己的喜好做安排，这不总是为巴巴喜欢。巴巴还不断改变主意和计划，这不让赫伯特震惊也让他的头脑迷惑不解。

6 月 23 日，一些从赫伯特那里听说巴巴的人来饭店见巴巴。然而，巴巴却忙着安排回印，遣赫伯特和禅吉去订票。而返回加利福尼亚的原定计划已于数周前安排好。从一家到另一家办公处奔波了一整天，赫伯特很是恼火，回饭店的路上，困惑地问禅吉：“为什么巴巴如此行事？真遗憾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清楚。当初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种计划改变带来多大麻烦。巴巴好像意识不到我还得谋生，今天我还有别的重要约会，几乎不可能耽搁。”

禅吉把这些话一字不落讲给巴巴。巴巴训斥赫伯特：“如果你这么看我，就没什么意义让你为我工作！”赫伯特明智地沉默不语，巴巴宽恕了他。

当晚，巴巴和满德里受钟先生邀请到他的餐馆用餐。他们都是第一次学用筷子吃饭，巴巴很开心。随后去国泰大戏院看电影《城中野兽》。接着到火车站，乘晚上 11 点的火车前往南京。巴巴、赫伯特和卡卡坐一等车厢，贝拉姆、佳尔、小阿迪和禅吉坐二等车厢。

翌日上午 7 点，他们抵达南京。彭度和古斯塔吉在站台迎候巴巴。一行人到距车站两英里远的赫伯特家住宿。彭度、古斯塔吉和佳尔遵令已在

中国居住三个月，期候巴巴召唤到美国会合。巴巴抵达中国前，韦希奴和劳先生已被遣回纳西科。

用过茶点，赫伯特带巴巴参观南京古城墙。附近有一面湖，巴巴沿湖走了很远。南京是座宜人的城市，让巴巴和满德里想起普纳。下午，巴巴驱车上紫金山，参观中山陵。道路崎岖不平，但巴巴喜爱沿途风光。

晚上，大家在巴巴房间，围坐在他身边听音乐。之后，巴巴就其计划变更授述电报，让禅吉发往英美和印度。

在南京，许多中国学生和老年男女来见巴巴。巴巴也漫游了该城穷人区肮脏狭窄的巷子，中国农夫好奇地凝视他。

赫伯特希望服务巴巴，说：“如果您要我回伦敦时取道大连、满洲、西伯利亚、莫斯科和华沙，我会的。”

巴巴回答：“好。那就经满洲和俄国到马赛，7月20日在那里与我会合。”

6月26日星期天，巴巴参观国立影院，再次驱车穿过城中密集的胡同小巷，参观了一座孔庙。巴巴当天就要离开，赫伯特送他一尊漆塑弥勒佛像。弥勒佛是中国人对未来佛的称呼。

在南京逗留三天后，巴巴乘晚上11点的火车前往上海。次日上午8点到达。6月28日下午4点，他们乘S·S·恺瑟-伊-印地号轮船赴孟买。赫伯特6天后起身赴大连，接着到俄国。

7月1日上午7点，巴巴在香港登陆，一位叫鲁斯特姆·E·迪赛的帕西人来接。巴巴和满德里到了他家，迪赛和妻子准备了印度饭菜。饭后，大家出门游览城市。晚上到皇后戏院看电影《肤浅》。看过电影，巴巴和满德里回船。

翌日他们在九龙上岸。迪赛先生在香港的一位朋友，鲁斯特姆·S·佩斯同吉，把巴巴和满德里接到自己家。他们驱车游览城市一小时，接着返回恺瑟-伊-印地号轮船，继续航行。

7月6日上午7点抵达新加坡。乘出租车游览城市后，到首都影院看电影《化身博士》。之后在马德拉斯咖啡屋用晚餐，11点回船。

次日在新加坡度过。7月8日他们前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7月9日在槟城停靠，巴巴下船，访问了两处圣地——佛庙和蛇庙。

7月13日上午8点，巴巴和满德里到达锡兰首都科伦坡，上岸给孟买的大阿迪和纳罗吉·达达禅吉发电报（校者注：锡兰是斯里兰卡的旧称）。在科伦坡，他们乘出租车在城里转了转。

经两天的航行，1932年7月15日星期五，晚11点45分，巴巴和满德里在孟买登陆。巴巴、禅吉、卡卡、古斯塔吉和小阿迪到纳罗吉·达达禅吉家，佳尔、贝拉姆和彭度在船上过夜。

大阿迪、布阿先生、拉姆玖、劳先生和韦希奴已驱车从纳西科赶来，在纳罗吉家见到巴巴。在纳西科居住的女满德里当晚也同馥芮妮和马萨吉来到，万分欣喜地再次见到至爱。巴巴尤其想见美妮，对她讲述他的世界旅行。

赛勒，希度和查干次日上午见到巴巴。巴巴计划离开一段时间，利用接下来仅有的几天，给每一位男女满德里授述指示。

按照计划，巴巴接着继续航行。1932年7月18日星期一，巴巴乘坐恺瑟-伊-印地号轮船离开孟买，前往法国马赛。这次仅由卡卡·巴瑞亚和禅吉随行。对于满德里，随巴巴旅行欧美和东方十分匆忙——几乎是旋风速度。过去4个月，巴巴一直在环球旅行，此刻再次奔赴欧洲！

宇宙围绕库特博-埃-阿希德旋转。

地球随帝王航行他的世界而翻腾。

我们的时代惊奇地看到

东西方结合的开端。

至爱是怎样捕获西方爱者的心，

又是怎样教他们歌唱！

这个时期，马德拉斯的萨姆帕施·艾扬伽出版了《美赫公报》专刊。在7月20日给艾扬伽的信中，禅吉从也门首都亚丁，发来过去数月在欧美和东方的一些精彩片段：

过去4个月，有关巴巴的活动发生了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一次，几乎所到之处日程都排得很紧，加上马不停蹄从一地到另一地，我连日志都不能记到最近的日期。想想看，在4个月的时间，巴巴环球旅行，访问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纽约，加利福尼亚，檀香山，日本，中国，再次返回印度，只停留12个小时！（注：巴巴继续旅行前，在孟买实际待了两天）现在他再次赴欧洲做重要工作，并将于9月初回印。

这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工作，关系到几乎整个世界的工作——为不久将来的巨变做准备。在对这些地区的匆忙访问期间，巴巴私下并在跟随仰慕者为他举办的招待会中，会见了成千上万人。在英美他每天会见知名人士12个小时以上，自己却没有时间吃饭休息。我们不断转移，在一地待不上几天，除了伦敦和卢加诺，需在那里安排未来活动。

从《约翰牛》杂志发表的不实报道，似乎伦敦也有人捣乱。但所幸未在英美造成危害，因为大家都知道《约翰牛》是怎样的垃圾杂志！其主编曾因对著名人士的不实指控而几次被定罪。明智者是不会看这种报纸的！遗憾的是，在印度人们不知情，这里有人以干扰巴巴和他的使命为职业；受K·J·达斯托这种人的文章煽动，费尽心机利用这些毁谤报道，给很多人造成偏见。

但巴巴对此漠不关心，反以自己的方式享受；或更清楚地说，他为了工作，邀请并制造这种反对。今年4月，在瑞士的卢加诺，有天晚上他向一些亲密爱者解释说，他希望避免大灾难——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准备工作正在各方面进行；让人类避免这种战争带来的蹂躏摧残，无情毁灭。

为此有三件必要的事情：

首先，制造反对——对他的大规模反对。

其二，给他自身造成痛苦。

第三，让小冲突四处发生，代替世界范围的毁灭性战争。

对于他的个人受苦，他解释说，他已准备好遭受一切痛苦。但对于他必须制造的反对，他提醒所有的跟随者，不要被任何事情所误导或迷惑。就在他提醒大家的第二天，《约翰牛》杂志的那篇文章就发表了。但那里无人受影响。

随后巴巴又给了一次大考验。他在英美对所有的人公开宣布，他打算7月13日（1932年）在好莱坞打破沉默。

总的说来，巴巴7年后打破沉默受到良好宣传，几乎所有人都把这视为重大事件，为大规模庆祝做了精心准备。在美国，世界最大广播公司之一提出利用其世界范围的无线电网，播放巴巴对世界的首次演讲和讯息。不过，在一篇文章里，一位著名医生兼科学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一个人保持7年沉默，再开口说话，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并且陈述了科学、医学研究依据，对巴巴能开口说话并发出声音，深表质疑。

所有的人都急切等待着7月13日这一决定性事件和时刻，随后是希望破灭。曾许诺从中国（在那里他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返回的巴巴，从那里发来电报，冷酷地说他为灵性原因已把开口时间推迟到1933年2月他的下个生日。

可想而知这给美国的那些人，给他的每一个忠诚者，仰慕者和爱者以及一般人，所带来的感受和失望。对那些深疑和不信灵性者，这是个绝好的口实，在他背后胡编乱写。而那些信爱和跟随巴巴者，则被置于一种即便不危险也相当微妙的境地，一种他们只得负责地面对的境地——给在美国这种国家铺天盖地的那些愚蠢问题予以解释——更不用说他们还得面对自身的失望。

对这一切巴巴比谁都清楚，他却有意为之，并且享受之！因为，如他的解释，他想要这种反对和微妙情境，他认为这为他的重要工作所必需，因而欣然制造和寻求，令所有的人好不尴尬！

他说：“弓弦越向后拉，箭就射得越远。对我的工作也完全一样，对抗愈大，我的工作力量也愈大；为了人类福利——我一切工作的性质——我毫不介意。”巴巴对我们所有人如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工作。静悄悄地，他从中国前往欧洲，希望去那里安排未来事务。

途中他顺道在印度停了一下。没人知道他回来，直到他抵达孟买的前一天。他仅仅召唤亲近的满德里来，向他们解释情况。突然见到至爱巴巴，大家情感激动；深情的问候之后，又是痛苦的分离。感人的场面令人心碎。不过，他9月初回来的承诺安慰了每一颗心。人人都一分一秒地计数着巴巴的归期。

巴巴所到之处，无论是伦敦、纽约还是好莱坞，他的临在点燃了所有的心，真切问候和随后分离痛苦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

成千上万的人见到他，景仰他，崇拜他——以前所未有的爱爱他。他的优雅形象，他的人格魅力，他所流溢的灵性，捕获了每个人的心。这不是一时的迷恋，而是神圣的启迪，实际转化了那些以开放、真诚和爱戴之心接近他的人的生活。他们用语言和文字所表述的体验，充满神爱感情，令读者为之动容。

人们来自几乎各行各业——从最卑微的农夫到最具才学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和记者。他们为见到他，同他交谈而感激至深，很多人在默默无语中与他相见。很多人深怀爱戴和敬慕离去，深受感动和启发。有人称他“活着的耶稣”！还有人称他“新世界之主”！对很多人，他已成为心灵偶像或神圣至爱——这些词语足以说明他们在他们身上激发的深切神圣情感，也许当代还没有人被这样称呼过。

连基本上不懂且通常讥讽这些灵性事情的英美新闻界，也对他访问西方表现得狂热。新闻界对他的教导，会见和活动给予好评。记者对他私人采访后印象深刻。那些深知记者心态的人感到奇怪，他们怎么如此称赞巴巴和他的活动，连续三个多月报道对他的采访并刊登照片。我们不知道这种宣传可曾给予过去的哪位灵性人物，不知道可曾有这样的人物为所有民族所有阶层的人广泛知晓。

虽然巴巴不说话，但这不是障碍。另一方面，他的沉默威仪不凡，鼓舞人心。我们满德里向一些人解释，说巴巴已7年未讲话，他们叫道：“可他不需要说话！瞧他的眼睛。它们意味深长！瞧他的脸，它表达甚多！”

其他人听我们说他借助字母板，向成千上万人演讲时，无法相信。“真奇妙，”他们叫道。“美妙……不可思议……伟大！”这几乎是每个人所用的话语。“也有神秘家和大师从东方来，但没人像他。他们来了又去，但您，巴巴，是来居住的，永驻我们心中。我们忘不了您，特别是您的容颜。其形象铭刻在我们心间。”

“见到他就是爱他——人若有一个心的话。”有人说。对许多真诚的求道者，他成为他们向最高状态奋进中的完美朋友和向导。遵照他的指示几分钟的静心，帮助了很多人的行道努力。通过巴巴的帮助，他们能感受到自身灵性认知的成长，深怀感激，必要时甘愿献出生命，跟随他走向十字架。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三访欧洲

经过 11 天的航行，7 月 29 日，恺瑟-伊-印地号客轮抵达马赛。吉蒂·戴维和从中国取道俄国而来的弟弟赫伯特前来迎接。次日，让昆廷·托德大为惊奇的是，巴巴乘火车先期抵达位于意大利里维埃拉海岸的圣玛格丽塔。在圣玛格丽塔与帕拉基两城之间，托德已为巴巴和满德里单独租了一幢叫费奥伦萨的别墅，巴巴很喜爱。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梅布尔·瑞恩和奥黛丽·威廉姆斯已于 7 月 25 日先巴巴抵达；迪莉娅·德里昂，敏塔·托雷达诺，斯蒂芬妮·哈伽尔德和姬慕·托赫斯特也于 7 月 28 日来到。18 岁的奥黛丽·威廉姆斯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得意门生，巴巴特意发电报叫她来意大利陪伴。前一年的 5 月，巴巴赴美途中，在伦敦至南安普顿的火车上，玛格丽特曾向巴巴提起过奥黛丽。当时，巴巴告诉玛格丽特：“不错，她是你应该带给我的！她是我必须见的人。”让她来还有一个原因，巴巴希望在圣玛格丽塔陪伴他的总人数为 12。

虽然新来，奥黛丽·威廉姆斯很快便进入神圣至爱的爱轨。“我对美赫巴巴的第一印象是大慈悲和让别人快乐幸福的愿望，”她回忆说，“这后来产生催眠作用，虽然他从不命令，但你感到必须遵循他的愿望。他叫我每天晚间 10 点上床睡觉，我自动就会做。”

挤奶女一直渴望见她们的奎师那，

她们遇见巴巴时，

甜美的歌声回荡在意大利乡野。

意大利人听说巴巴，也来别墅，在他面前静坐。船夫得知巴巴，也盼望用自己的船带巴巴泛舟。

巴巴逗留期间，圣玛格丽塔的气氛美好——暖阳碧海，海滨秀丽如画。屋后是葱翠的群山，林荫小路穿过葡萄园和森林。早晨，大家都会随巴巴沿加托佩达莱岩崖到海滨。卡卡为巴巴撑起一把大伞，其他人游泳。他们

两次用小船带巴巴出海划船，围着他游泳。还分别两次乘帆船，一次乘汽船。

巴巴房间单独有个大阳台，早餐前他会站在那里，看海滨游泳者。晚上，他们通常坐在阳台，听唱片，玩猜字谜游戏，或打康乐球。巴巴会让大家都跟他去当地电影院，虽然影片均为意大利语。巴巴想去自有特殊原因，只要可能，他总喜爱到群众中间。其它时间，他们到海湾附近的丽娜露天咖啡馆，喝咖啡或吃冰激凌。此次逗留期间，巴巴还让严格素食多年的卡卡和禅吉吃了鱼。

“那是一次极其亲密的假期，真是一次撒晤斯，”迪莉娅回忆，“气氛异常亲密，禅吉说他感到吃惊，因为在此之前，在印度也只有少数几个亲近女子与巴巴有过这种亲密关系。”

“一切对我们都像是个醉人的梦，”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回忆，“同巴巴坐在沙滩上，随他漫游葱郁的群山，加上蓝色地中海水晶般的美丽——就像是梦，盈满巴巴的甜蜜。”

这期间，巴巴显得格外开心，不断告诉大家：“爱我，别担心。”他以各种方式吸引他的爱者，成为他们的玩伴、朋友、孩子和父亲。同时还设法让每个人感到，他或她对他是“特殊”的。“我想这是他激起我们同胞竞争的方式，这方面他可没少做。”敏塔回忆。

敏塔总在其他人到之前，冲上楼同巴巴单独待几分钟。她是挤奶女中年龄最小的，此次旅行中有些苛求。比如，她缠着巴巴让她夜间跟守夜人卡卡一起在他房间。巴巴最后同意了，然而那天夜里她却很快睡着了。巴巴坐着同卡卡交谈，敏塔试图保持清醒，却不住地打盹。几小时后，巴巴让她回自己的房间。她倍感荣幸地离去，这才是她真正想要的。

巴巴希望在意大利找个地方闭关 24 小时，选择了阿西西，因此地是圣方济各的家乡。8 月 1 日，巴巴遣赫伯特去那里找个闭关山洞。与此同时，巴巴访问了圣玛格丽塔附近的拉帕罗，波托菲诺等地。（圣方济各（1182-1226），父亲为富商，22 岁参加意大利战争后，发生了灵性转变。他被神爱征服，虔诚苦行。巴巴后来透露，说圣方济各是成道的至师。）

吉蒂为巴巴的阿西西之行安排了一部车。计划8月5日午夜出发，但这辆小菲亚特汽车却迟迟不来，结果他们8月6日凌晨2点半才离开。陪同巴巴的有禅吉，卡卡，昆廷和帕维斯先生（费奥伦萨别墅的主人，由他驾车），以及通常的大量行李。

直到动身前，巴巴未让一个人休息片刻。给每个人几项指示。临行前，巴巴把所有的人叫到房间，叫大家在他身边警醒。他仰面躺着，眼神空茫，双手不停地在空中打手势。他有一次曾说，他的手指这般移动时，他是在“给某个命令盖章”。

巴巴曾对在场者解释，他在阿西西做工作之前，会发生两件事情中的一件：“要么出现暴风雨，要么我生病。”他的话应验，巴巴患了胃痛，整夜难受不安，在床上痛苦翻滚。

阿瓦塔的痛苦不可思议！

他为宇宙所受之苦，怎能解释？

虽然神秘难测，

目睹至爱受苦，

爱者仍泪水满眶。

巴巴的疼痛加剧，他说：“我所受的痛苦，就像母亲分娩前的阵痛。”巴巴脸上的表情，令大家想起耶稣十字架受难的生动绘画。

有几个人叫道：“巴巴，把您的痛苦转移一些给我们；让我们也替您受苦！”

但只有阿瓦塔能承受这种痛苦。

这是他为整个宇宙承担的责任！

而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令他满意，

他们的爱让他的痛苦减轻。

路上，巴巴的疼痛逐渐缓解，昆廷·托德和禅吉却难受起来。凭靠巴巴的恩典，途中避免了两次事故。8月6日上午到达比萨，在内什饭店稍

事休息后继续赶路，途经比萨斜塔。下午2点左右到锡耶纳，用午餐。卡卡在人行道滑倒，起先以为摔得很重，结果却无大碍。

晚间5点抵达阿西西，赫伯特来接，他在城外苏巴西奥山上找到一个圣方济各用过的山洞。山上还有其它洞穴，赫伯特用树枝把这个山洞遮盖好，以便识别，也防止他人闯入。他受指示在巴巴到前，每天在内静心4小时，并在巴巴到达前一天，静心8小时。巴巴一行用过少量饭食，6点半出发，驱车行了一段，剩下的徒步上去，路不大好走。赫伯特引路，晚上7点半到达山洞。

夕阳西下，众鸟归巢。巴巴准备立即进洞，进入之前，他指示同伴们不要看他，最重要的是不能碰他。巴巴带了圣方济各的一串天主教念珠入内。

安排禅吉和赫伯特在山洞外守夜，卡卡和托德早晨替换他们。巴巴还命卡卡和托德返回镇子，早晨7点到大教堂墓窟参加天主教弥撒，亲吻圣方济各的陵墓，9点返回山洞。帕维斯先生照看行李。其他人受令不准吃食；巴巴出山洞时解除禁食。午夜，禅吉和赫伯特为巴巴沏茶，放在洞口。

次日晨，8月7日星期天，10点，卡卡和托德来到山洞站立看守。禅吉和赫伯特回旅店休息。近午时，托德听到响声，一时忘了巴巴的警告，朝山洞看了看。他看见里面巴巴闭目面向太阳，发出奇怪的声音。空气中充满美妙的震动。托德想起巴巴的命令，赶忙转移视线。

中午，万籁俱寂。1点钟巴巴拍手，卡卡和托德移开洞前的树枝。巴巴指示卡卡去阿西西，通知禅吉和赫伯特下午4点半来。巴巴走出山洞，命托德不要靠近他或碰他。由托德跟随，巴巴在山坡漫步半个小时后，再次进入山洞。

夏日炎热，空气凝滞。下午4点半，卡卡、禅吉和赫伯特来到。1小时后，托德按指示呼叫巴巴。巴巴走出，神情恍惚，似乎觉知不到身体。过了一会儿，巴巴走向他们，打手势说：“你们真是幸运，在我闭关后最先和我说话。”

巴巴随后把他们叫进山洞，解释说：

灵性上，这里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性人物大会。这都是因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动乱。这将是空前的最大动乱。

会议上决定，我将于明年2月显现我的原始真我，并开口讲话。各处巨变将随之而来。我的已组建的圈子将证悟我；他们将在不同方向开始履行职责。各处的变化将导致从未有过的世界动荡，因为将发生最伟大的灵性变革。

我的圈子成员之一，古斯塔吉，将在证悟时离开肉身。

大师和阿瓦塔皆有自己的圈子。阿瓦塔的圈子总是同样的类型，在过去的阿瓦塔期间出现，同他一起工作；他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角色，如同阿瓦塔。比如，我是耶稣时，有两人扮演托德和赫伯特所占据的角色。我是奎师那时，这二人是纳拉达和苏达玛。一定的圈子成员具有同样的性格、面孔和形体，但在不同的阿瓦塔时期，他们的名字也不同。

至师的圈子则总是不同。大师的圈子由12名成员构成，阿瓦塔的圈子则由13名成员组成，额外一名是他的黑暗面。阿瓦塔与他的黑暗面具有不同的性格，但职责和工作相同。

此外，在阿瓦塔的使徒中，实际上有5个，有一个是一对（指赫伯特和托德），所以圈子有14人。这些成对儿的使徒，在体验上是两个独立不同的个体，但在工作上，二人是同一个；也就是说，他们做同样的工作，有同样的职责。

在大师的圈子和阿瓦塔的圈子中，有4名使徒，8名成员。我的三名使徒现在同我在一起；卡卡和禅吉是两个，赫伯特和托德一起算一个，因为他们代表一对。

自然，巴巴的解释极大地鼓舞了托德和赫伯特对巴巴的奉爱和忠诚服务。

不过，对上述解释应正确理解。巴巴不是说相同的灵魂回来做他的圈子成员，而是指相同类型的灵魂。巴巴后来解释，阿瓦塔的圈子由12乘

10，也就是 120 个成员，再加两名，总计 122 名成员构成。阿瓦塔的圈子有 10 圈，每圈 12 人。

谈到大师如何给予和履行诺言，巴巴向他们解释：

大师的承诺从不含糊或不履行。它们总是会兑现，只不过是适当的时间。时间问题取决于当时的环境或条件，大师给予承诺时，是从心或精或身层面，因而在履行时间上相应地不同。

比如，假设火车全速前进时急刹车，由于冲力，火车不会一下子立即停止，而是逐渐停下。我的承诺履行时期恰如这种惯性。如果我从浊层面给出承诺，它完全按所给的时间兑现。如果从精层面给予，冲力或实现力减半；承诺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是从更高层面实现的。如果从心层面给予，还需更长的时间来实现——好比对全速行驶的火车使用刹车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彻底停止。

这就是我在不同时间给出的承诺，在实现的时期和细节上有别的原因。你们纯粹出于无知和对其背后秘密的无力理解，错误判断我的工作方式。这就是有些人怀疑我履行诺言的能力的原因。他们公开和私下谴责、讥笑和诽谤我。但我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做我的工作，拒绝解释和透露我的方式方法。

巴巴转换话题：

大师或阿瓦塔从一地到另一地时，希望并且在人与地域之间建立联系。虽然他有时在灵性上做这个，他还通过通讯——电报和书信——在物质上进行。这就是我有时从一地往另一地发长电的原因，虽然你们看不出这么做的必要或理由，认为那纯粹是浪费金钱。但有谁知道其背后的真实用意？

他们坐在洞外的地上，吃了一餐面包、黄油、奶酪、沙拉、沙丁鱼和水果。还挖了坑，点了火，就像度内。后来把火灰收起。还收集了洞内的树叶，树枝和石头带回。灵性工作让巴巴筋疲力尽，他说：“在山洞，我同所有的至师和圣人开了会。现在我下降困难。”

巴巴倚着赫伯特和托德的肩膀缓慢下山，步态仿佛陶醉一般。途中有几次他们得在两边搀扶巴巴，这足以证明灵性工作负担怎样影响他的身体的。赫伯特和托德的搀扶并未带来缓解，巴巴告诉他们：“我有必要双足触地和走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从最高降到最低层面。”

正脱离这种超越状态的巴巴，下山回城途中神情恍惚。到了阿西西，巴巴显得正常许多。赫伯特带巴巴观光，领他看与圣方济各有关的主要地点。巴巴经过圣方济各的第一个弟子贝纳多的故居，指着屋外的一块石头，透露说：“这就是圣方济各静坐想我——基督——的地方，他因对基督的爱流了一夜泪。”

9点半左右，他们在圣方济各教堂附近的温莎·萨沃亚旅馆休息，巴巴洗浴。喝过咖啡，他们一小时后离开阿西西。由于赫伯特随行返回，小小的菲亚特汽车载了6个人，包括所有的笨重行李，全部挤在一起。鉴于帕维斯先生的古怪行为，巴巴给他取昵称“湿鸡”。

回途中，在山路上险遇事故。一辆汽车从对面快速驶来，若非巴巴的恩典，两部车会迎头相撞，但它们在相距两英尺处戛然而止。帕维斯先生吓坏了，但在巴巴的鼓励下，再次握起方向盘，继续赶路。

8月8日上午5点到达佛罗伦萨。在旅店喝茶后，巴巴表示：“我想到圣方济各在泉边视见基督的地方。”他叫人拿来地图，指着上面的一点，表示：“我希望去波岗托村。”

帕维斯因开了一夜车劳顿不堪，巴巴叫他留下休息。巴巴、卡卡、禅吉、赫伯特和托德乘出租车前往波岗托，上午10点到达。下了车，巴巴健步如飞上了一座高山，仿佛熟悉地势，对去哪儿一清二楚。山名叫塞塞里山，从山顶可见佛罗伦萨城。巴巴从山顶指着一处，指示赫伯特：“我返回印度时，你回这里待5日。”

巴巴转过身，指着另一处，透露：“圣方济各在世时，那里有个急流的涌泉。”

一行人走回停车处。下山后，为赫伯特寻找住处。正要上车，从附近别墅走出一位老人，巴巴遣托德上前问询，令人惊讶的是，从老人口中得

知，此别墅出租，叫高山别墅。巴巴入内查看后同意，遂为赫伯特做了安排，他将于巴巴离开欧洲后在此居住五天。接着巴巴一行直接回佛罗伦萨。

他们乘帕维斯的车前往圣玛格丽塔，当晚7点半到达。与此同时，姬慕帮挤奶女，正急切等待他们归来，已为他们做好晚餐。巴巴虽疲累，晚餐后仍同大家坐在一起，给出长篇灵性阐释，直到深夜。

巴巴率众到圣弗罗托索，乘汽艇在海上游览一整天。次日在波托菲诺野餐，乘一辆两匹马拉的篷车上山。所有人都快乐欢喜，巴巴亦然。

他是主，大师和阿瓦塔，  
也是我们的伴侣和朋友，  
作为常人参与我们的一切，  
在方方面面比我们更富人性！

大家一路歌唱，不时停下到路边采花。行到一处，巴巴表示希望停下午餐。托德却愚蠢地否决，说应该再往前走走。托德的鲁莽令巴巴不悦，一时情绪改变。“那是对我们的第一个温和小暗示——怎样服从，”迪莉娅后来回忆，“事实上，在意大利，巴巴试图让我们明白的一个主要事情，就是对大师的服从绝对必要。还有很多别的事件，向我们表明对他的服从是首位的。”

还带来留声机，播放夏威夷和西班牙唱片以及保罗·罗宾逊的歌曲。巴巴给他们酒喝，告诉他们，大师发酒时具有特殊意义。

8月11日再次到波托菲诺野餐。对于他的挤奶女，在圣玛格丽塔陪伴至爱的时光幸福快乐。那是一段极为亲密的时间。每天，巴巴坐在海滨岩石上，大家晒太阳谈话。一次讨论书籍时，巴巴微笑着打手势：“学着读我，当你读懂我时，就会明白一切！”

另一次，迪莉娅和玛格丽特坐在费奥伦萨后面的庭院里。已过午餐，其他人都进城办理护照事宜。让迪莉娅和玛格丽特意外的是，巴巴突然携禅吉出现在她们面前。他孩子般笑着，嬉戏地跃到玛格丽特的背上。玛格

丽特背着他走了一小段。巴巴表示做个游戏。他扮作小男孩，来跟玛格丽特学第一堂舞蹈课。

禅吉照指示拉着巴巴的手，把他领进课堂，介绍说这是他儿子托马斯，来上舞蹈课。“来，托马斯，”玛格丽特说，拉起他的手。她回忆：“我朝前迈步，给他示范一个简单的1-2-3，1-2-3跳步。毫无障碍。他立刻领会，然后我们手拉着手，在园子里飞舞。我是指真的飞！他的舞步无人能及——快乐，自由，富于韵律。舞步不难，但巴巴的节奏感极好。实在是美妙，非凡……真正可爱的下午。我直觉意识到，舞蹈过去是，现在是，将永远是神的一部分。”

逗留期间，巴巴希望到远处一个海滩走走。出发后，大家随之散开。这让巴巴不悦。他止步召集大家，指着一个方向，表示希望去海滨。赫伯特见有筑堤围墙，便汇报说：“那是私人海滩，好像主人要回来了。如果我们翻墙，就会是侵犯。没有哪个英国绅士会如此行事！”姐姐吉蒂却勇敢地说，应遵循巴巴最微小的希望，就算主人回来又怎样！于是大家翻墙到海滩，愤慨的赫伯特违抗了巴巴要他跟大家一起走的直接命令。

一行人沿私人海滩走着，一位长发蓄须的老者，手里牵着一个小孩，迎面走来。奇怪的是，老人按印度教习惯双手合十，问候卡卡——“纳玛斯提”。老者在前面时进时退，频频注视巴巴。

赫伯特最后归队，巴巴当众严厉批评他：“你以为我要你来，只是为了你高兴？你在路边坐着的时候，我想让你见的我的一个特使，来了又走了。他与你去俄国时必须在华沙联系的特使，长得一样。因没在这里见到他，你在那里的的工作将困难得多。”

赫伯特承认了错误，说：“我们自然应该使用常识，在您西方可能让自己陷于不利时，提醒您。”

巴巴同意：“你的责任是提醒我，但我坚持时，你必须让步。”

在意大利里维埃拉逗留两周后，巴巴一行于8月17日，从圣玛格丽塔乘火车前往威尼斯。吉蒂负责旅行诸务。在热那亚中转，伊妮德·柯菲在米兰加入他们。车厢里挤得满满的，次日晨安全抵达威尼斯，入住国际饭

店。巴巴要大家洗浴后休息，但没人想休息。讨论事情时，巴巴指示接下来在威尼斯的两天，他们要尽可能和他在一起。他们答应照办。

上午 11 点半参观圣马可广场，经挤奶女建议，决定进教堂。教堂外，巴巴解释了教堂的建筑及其灵性意义。他让大家计数并记下柱子、圆顶和拱门的数目，结果正好是 120。巴巴指出：“这个教堂是欧洲 4 大灵性中心之一。整个建筑与阿瓦塔的内圈 12 个门徒和外圈 108 个门徒相应。”

巴巴接着透露：“我作为耶稣，在十字架受难前一个月，曾同两名使徒到这里，就坐在后来建圣马可教堂的位置上。”巴巴同男子进入教堂，但女子因规定不能入内。

回饭店午餐，下午 4 点又到圣马可广场。应爱者要求，巴巴分别同他们喂鸽子合影。

回到饭店，巴巴情绪明显不快。他召集众人，问：“你们为何不守诺言？”大家一惊，面面相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巴巴继续：“我要你们始终和我在一起，但回饭店途中，你们却流连于威尼斯的美景和商店橱窗的可爱陈设。你们不认真对待我的指示。我只得不只一次派人回去叫你们。

“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要生活在世间却不属于它？但这个世界对你们有太大的吸引力，以致你们忽视我的愿望。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巴巴的斥责令挤奶女流泪，违令让她们痛心。巴巴接着慈爱地解释：“这会儿别担心了，高兴起来。但不要重蹈覆辙。让世界吸引无异于服毒，我让你们饮盐水，使你们免受其害！”这里巴巴用盐水表示她们的泪水。

巴巴继续说：“我在印度指责满德里之甚，有一次他们中的 R 喝了一杯毒药。医生说活不过 5 个小时。我过去严厉斥责，以至于他大为愤怒。如此使他振作之后，我叫他喝一杯盐水。使他吐出毒物，从鬼门关脱险。

“我知道一切。因知道一切，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实际上，没有什么让我高兴或悲哀。我知道 R 不会死，却做这个游戏救他一命。我对什么都不会在乎或受影响。我有一个宇宙心，时时刻刻享受无限、永恒极乐。

这种极乐平衡着我所承担的一切痛苦。我超越一切，不执著任何事情，因此快乐与悲哀不会像影响你们那样影响我。”

8月19日，去参观时尚的海滨游览区利多，巴巴重复了同样的指示：“一起行动。”巴巴曾令他们不要在那里游泳，但因天气炎热，昆廷·托德和梅布尔·瑞恩请求巴巴准许游泳。他勉强同意。他们离开巴巴近一个小时，返回时才发现他和其他人已经离开。

巴巴情绪失望。都回饭店后，他不满地摇头，拼出：“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东方随时准备坐在我的足前，而西方却希望我待在他们足前！”

“我本想让西方为我工作，但现在我只得改变计划，不用你们任何人。我不能指望西方像东方那样。这不是你们的错。虽然你们都爱我景仰我，但你们就是做不到。我不得不以别的方式工作。我会做我必须做的一切，但要一下子，以相当不同的方式。”

巴巴最后说：“今天你们可以休息，但明天全部时间要和我在一起。”巴巴的话令大家大受震动。他随后指示每个人回各自房间，迪莉娅和玛格丽特回房后失声痛哭。巴巴来到，很快让她们平息，破涕为笑，不过是在她们得到宝贵的服从教训之后。

晚间到圣马可广场，观看群众，听音乐会。巴巴神秘地评论：“620年前我在这里。”

又悲哀地补充：“我永恒地在十字架上受难。负担过重时，我有时会让弟子们分担，给每个人所能承受的。”巴巴情绪转变，他们去看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淘金》。

在威尼斯，巴巴给每个爱者取了东方名字：奥黛丽——希琳；梅布尔——费罗兹；迪莉娅——蕾拉；玛格丽特——茹莱卡；赫伯特——苏达玛；敏塔——莎丽玛；姬慕——阿依莎；托德——纳拉德；吉蒂——萨罗佳；兹拉——慕塔兹。以后多年，巴巴总以上述名字称呼这些亲近者；他们也会照此署名。后来给诺芮娜起名努洁罕；伊丽莎白——蒂鲁芭；艾妮塔——琪楚丽。

8月20日下午2点，巴巴乘凤尾船送赫伯特去火车站。他指示赫伯特到波兰华沙，联系跟在圣玛格丽塔见过的老者长得一模一样的特使。赫伯特到了华沙，因上次错过了特使的相像者，找这位老人很费了一番功夫。他四处找寻，最后找到一位符合巴巴描述的乞丐。他照巴巴指示，给了乞丐几个硬币，还给他留下足够买一套新衣的钱。

不久，巴巴同卡卡和禅吉从威尼斯乘船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德拉。下午4点，爱者把巴巴送上奥索尼娅号轮船，为分别伤心落泪。船一离港，巴巴泪水盈眶。卡卡和禅吉从未见巴巴如此为分别感伤过。船上，英国爱者发来电报，巴巴将它按在嘴唇和眼睛上，泪水打湿电报。巴巴一直眼眶湿润，直至夜里10点就寝。似乎在痛苦中度过一个不安不眠之夜。卡卡和禅吉不解他因何如此痛苦。究竟怎样的爱能让超越一切世间悲喜的极乐大师如此不安。那种爱该是怎样伟大！

接下来三天，巴巴没兴趣见人或在船上散步。他不断念记留在身后的每个人和他们的行为举止。在字母板拼出：“姬慕帮，我的心。她们都怎样地爱我！”并授述这首小诗寄给她们：

**“姬慕帮，吾心，今如昨，恒如今。**

**“吾爱汝！念汝！”**

**“且等4个月，吾来吻汝！”**

8月23日下午5点，轮船在亚历山德拉靠岸。巴巴、卡卡和禅吉直奔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开罗。晚间10点半到达，住宿月亮花园饭店。

8月24日，巴巴骑驴子去吉萨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还参观了当地动物园。在开罗，巴巴向卡卡和禅吉透露：“科普特教堂有个山洞，玛丽和约瑟逃离希律王之后，曾在那里居住。我来埃及的原因就是为了参观这个教堂。”

次日巴巴带领他们参观了科普特教堂。穿过教堂时，巴巴容光焕发，仿佛重温他作为耶稣时的记忆。“这是我亲爱的老地方。”他回忆，并指出耶稣也同使徒一起来此逗留过。巴巴走下山洞的小暗室。教堂执事不愿

开门，但巴巴坚持，他最后同意了。他们得知，该教堂为公元 930 年在此山洞上建成。

之后巴巴参观了藏有法老遗骸的埃及博物馆，开罗苏丹的城堡和伊斯兰清真寺。

与此同时，8月26日中午收到一封电报：“我们的至爱甜心完全偷走了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全部的爱，姬慕帮。”巴巴慈爱地将电报按在嘴唇眼睛上，含泪读着。见巴巴心情如此不凡，卡卡和禅吉趁机凑前，要求并得到至爱大师的慈爱拥抱。

8月27日，巴巴离开开罗前往赛德港。在埃及逗留5天后，8月29日，巴巴、卡卡和禅吉乘S·S·维多利亚客轮回印度。船舱条件很好，航行舒适，但巴巴大部分时间闭门不出。他不愿出舱被人认出。航程中，甲板无人时，他偶尔出舱，停留几分钟，又返回船舱。独处时，他似乎出神恍惚，交谈中，不断念及他的西方挤奶女，姬慕帮，赫伯特或托德。一周后，9月5日，巴巴抵达孟买，爱者满怀喜悦和爱欢迎他归来。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返回纳西科

在孟买逗留两天后，巴巴，卡卡和禅吉前往纳西科，于1932年9月7日到达。大师归来让所有的满德里欢喜，尤其是女子们。过去的6个月，除了7月间在孟买的短暂相处，女满德里一直未和巴巴在一起，渴望他的归来。美婍，娜佳，大蔻诗德，苏娜姨妈，小蔻诗德和朵拉特麦只为巴巴活着。这些女子完全属于他，按照他的希望生活。她们热情迎接巴巴，上演了一部幽默小品庆祝。

至爱的至爱！

无人知晓与巴巴离别的日子

美婍是怎样度过的。

她的爱超过了他的酒力。

在纳西科埃舍，美婍，娜佳，大蔻诗德，苏娜姨妈和小蔻诗德过着简朴生活，吃简单饭食。她们来自富有家庭，只有对至爱的爱才能让她们如此过活。

为了爱，为了至爱，

一个人能牺牲各种世俗幸福；

在爱面前，最大的物质享乐都毫无价值。

苏娜姨妈是女子埃舍的管家，但她从未管过账，老是出错。去集市购物，总算不来帐，成为别的女满德里的笑料，她们幽默地讲给巴巴听。

巴巴回来不久，希芮茵母亲和玛妮从普纳来到纳西科。讨论希瑞亚的故去，以及希芮茵今后的生活。巴巴想让玛妮留在埃舍，希芮茵却另有打算。她希望家里有人在普纳陪伴她。结果，巴巴指示弟弟贝拉姆和佩琳结婚。尽管犹豫，贝拉姆还是服从了巴巴，同意结婚，在家跟母亲一起生活。这使玛妮得以留在埃舍，加入巴巴的女满德里。

一在纳西科安顿下来，巴巴就同鲁斯特姆的孩子们，美茹，娜古，美鲁和法鲁，以及纳沃·塔拉提的孩子姬若和柯希德打板球，做吉利-旦达和其它游戏。游戏时，巴巴用力击球，击中美茹，伤口流血。母亲馥芮妮明白这是巴巴的礼物，但小美茹哭个不停。巴巴慈爱地帮她擦去脸上的血迹，将她送往医院。这确是巴巴的礼物，因为在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孩子们中，只有美茹被选中，在完成学业后，成为大师满德里的永久成员。

一次，巴巴想把一支自来水笔和铅笔送给美茹和法鲁；但四个兄弟和另一个姊妹都在场，于是抓阄。美茹赢得钢笔。法鲁也想要点什么，二次抓阄，他把铅笔赢去。就这样，巴巴和孩子们玩耍，与他们建立宝贵的联系。

巴巴常和鲁斯特姆的孩子们做一种游戏，他会把手指扭起，叫他们指哪个是中指。只有指尖露出，不好猜。孩子们常猜错；巴巴会骗他们，孩子们被他的巧计逗得大笑。

与此同时，9月6日，巴巴遣尼鲁去见贱族领袖和代言人B·R·安贝卡博士。圣雄甘地曾敦促巴巴与他会面。尼鲁当时在孟买上医学院，时到纳西科拜见巴巴。尼鲁对安贝卡博士讲起巴巴，后者当即同意会面。9月12日巴巴到孟买同他会面，以下对话发生在次日晚7点：

“见到你，我很高兴，”巴巴说。“我早想见你。”

“我也渴望见您，但一直未能实现，”安贝卡回答。

巴巴接着对他拼写道，“让我详细解释我希望你做的。首先要说明，我与政治无干。我对此事的关心，纯粹是从灵性的角度，出于我对受压迫阶级的关心和感情。撇开政治，我在美拉巴德期间，已为他们做了很多，在那里我让高层的婆罗门与不可接触者在我的埃舍同吃同住。不仅如此，我还让我的婆罗门弟子给贱族男孩洗澡。我心里装着受压迫阶级的事业，很理解和欣赏你为他们所做的努力。

“当前的形势是印度自治取决于受压迫阶级的联合还是单独选举这个微妙问题。现在天时地利具备，那些为这些贱民的事业奋斗者可趁热打铁，尽可能为他们多争取权益。所以，对穷困贱族的黄金时机已到。我要建议

你接受联合选举，保留席位，同圣雄甘地及别的领袖共同解决其它权益和细节。其中原因我在下面解释。

“甘地被捕前一天，我和他进行过长时间的会面。他对情况做了解释，要我告诉你和其他受压迫阶层的领袖，接受联合选举。他答应我，如果你和其他领袖接受，他将会见你们，给贱族权益予以最大同情，利用他对所有政治领袖的影响，在新政策中确保公正。

“我希望你接受联合选举，在这方面与甘地保持一致是有原因的。你让政府帮助一个受压迫阶层的单独选区，则冒着永远跟印度教社会冲突，自立一个永远被标上“不可接触者”的单独阶级的危险，这是最不可取的。“不可接触”的耻辱要彻底根除，所有的阶层要团结起来。现在天时地利，是告诉你的非印度教兄弟，接纳受压迫者及其一切合法权益的良机；否则，他们会失败，与他们永远为敌，这是对印度独立抱有良好愿望者不愿看到的。”

“因此，同甘地联手，和他一起建立联合选区。他已答应在新政府中尽最大努力维护他们的权益。甘地很诚实，会信守诺言的，他的影响对其他阶层有分量。我也将内在帮助你们为受压迫阶级的战斗，他们的事业一直在我心中。”

安贝卡博士回答，“我明白您的意思，也想按您说的做，但我得说明这不是我单独能做到的。行动前，我必须咨询党内、地方和全印度的同僚。”

巴巴回答，“你仍然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我会内在帮助。”

“我会的，”安贝卡博士回答。“只是说不准他们会不会接受。”

“不必担心，”巴巴安慰他。“你记住我的话就足够了。尽力劝谏党内人士，用你的影响说服他们。我会照看结果。你愿意这样做吗？”

“愿意，我愿意，”安贝卡博士满口答应。

“我很高兴，”巴巴最后说。“你会为你的人民做最大的服务。所以记着，见到你，我非常非常高兴。”

“我也是，”博士说。

安贝卡博士随后离去。他和跟随者讨论后，一致同意接受联合选区，但随着印度独立的展开，这很久以后才实现。

在孟买会见安贝卡之后，巴巴返回纳西科。不几天，他遣鲁斯特姆去普纳的耶拉乌达监狱，看望被监禁的圣雄甘地。当时不允许个别会见，鲁斯特姆没能成功。

不久之后，英国政府解除对会见的限制。巴巴从纳西科遣禅吉和拉姆玖于9月21日上午去见甘地。在监狱的一个院子里，他们见甘地坐在床上，在纺织机上纺棉纱。甘地热情欢迎，让他们坐在旁边。他们的对话如下：

甘地开始，“这么说，美赫巴巴已经回来了！我今天早晨才从《纪事报》上得知。我看报不很仔细，萨达·帕特尔可是一字不落都看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美赫巴巴具体什么时间回来的？”

拉姆玖回答，“巴巴9月5号回到印度。”

甘地问，“报纸上怎么这么久没他的消息，连他返回也不报道？巴巴赴欧洲时，我是从印度媒体上得知的。”

禅吉回答，“因为巴巴回来是保密的。”

拉姆玖插话，“连《纪事报》上的消息也未经巴巴同意。是鲁斯特姆，那天没见到你，才发布了这个消息。”

甘地说，“我经常问身边人，怎么没有美赫巴巴的消息。这里几乎每天都谈到他，他的名字悄悄进入我们的谈话。他还没开始讲话？”

拉姆玖回答，“他原定在美国打破沉默，但他没有。”

禅吉解释，“做了大量安排，准备通过无线电播出他的第一言，但巴巴延迟了，没打破沉默。”

拉姆玖说，“这是他沉默的第8个年头。他7月份已结束第7年沉默。”

甘地说，“是啊，我也读到关于他打破沉默的安排。说实在的，他拖得太久！时间太长了！”

拉姆玖接着说，“美赫巴巴还去了中国和日本。”

甘地吃惊地问，“哦，他都去了美国，中国和日本？他在美国待了几日？”

禅吉解释自己曾陪伴巴巴，说，“在那儿待了大约 15 天。在日本只 1 天，在中国逗留了一周。之后未按原计划返回美国，而是前往欧洲，中途在孟买稍事停留。”

拉姆玖对甘地说，“记得去年一月，就在你被捕前，巴巴见你时，答应你说，他将会见贱族领袖，利用他的影响，让他们接受联合选区。他在动身前，见了当地一些领袖，还给安贝卡博士发了电报，后者未能来。巴巴随后去了欧美。

“返回后，巴巴得知你被捕，派人叫安贝卡，同他会面半个小时。巴巴向他强调说，虽然他本人从不介入政治，但他希望受压迫阶级相信，接受联合选区，保留席位及其它权利，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否则，他们会自行组织一个永久的贱族群体，或早或晚，他希望看到婆罗门和所谓的贱族平等共处，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和灵性问题上。

“安贝卡说他会谨记巴巴的建议，但得先征求委员会成员的意见，之后会让巴巴知道结果。巴巴说选举的问题——你已开始为此禁食——将很快解决，但他的确希望你禁食 40 天。关于你想同巴巴度过一晚的愿望，及对‘钥匙’的请求……”

甘地打断，“钥匙？”

禅吉解释，“拉姆玖是指你在伦敦与巴巴会面时，向他要钥匙的事。”

拉姆玖说，“禁食第四十天的夜晚，你应同巴巴在一起，他将让你成道。”

甘地解释，“我开始禁食时的条件是，如果问题解决，我将中断禁食。在这种情况下，我若是继续禁食，就会违背承诺，因为我事先未说无论什么情况都禁食 40 天。人们会对此非常不安。”

拉姆玖回答，“也许这就是我们奉命来告诉你继续禁食的原因——如果可能的话。”

甘地说，“‘如果可能’可以有两种解释。首先，如果身体允许……”

拉姆玖插话，“我们受令向你保证，如果你按巴巴的建议延长禁食，就不存在身体危害问题。巴巴的一位满德里（普利得）过去三年一直靠流质禁食。另一位弟子 12 天前开始禁食，巴巴指示他禁食 40 天，只喝水。这个指示是在你宣布长斋前一周给出的，现在看来很有意义。”

甘地说，“巴巴的弟子对禁食一定很满意。当然，我知道若有人怀着长期打算开始禁食，比方说 90 天，而在此期间死去，这也被看作完成了禁食。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这个人在最后一息永远地禁食。注定在下一生或下一个世界，永远摆脱了食欲。

“‘如果可能’的另一个意思是，应该有内在冲动，或者是一个人应感到迄今所做全都没用。要么是，如巴巴所希望的，神本人低声叫你禁食或者做通往灵性目标之事，那就可以做到。如果问题解决，这里和伦敦双方都认可（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即使停止禁食，我也会通知所有相关者，问题若不得到彻底和实质性解决，我将重新开始禁食。若是被欺骗，我会这么做。我不只热衷于选区的问题，还想一了百了完成低种姓阶层的工作。贱族歧视必须消失。我会也可能进行更多的禁食，如果注定这样的话。”

拉姆玖说，“自从巴巴在拉吉布塔纳号客轮及伦敦与你会面，媒体就有大量的误传。这可能是因为记者采访巴巴时，一再问他与你的关系。只得向记者提到你，但我们发现巴巴的话被曲解了。”

禅吉插话，“我记得巴巴离开印度前的一次媒体采访，巴巴特意要求他们不要提及你。但他在非公开的私人讯息中，给人的印象是你答应结束政务后，陪他去美国。”

拉姆玖说，“这被歪曲成诸如‘甘地的灵性古鲁’之类的刺眼标题，从这本有关巴巴海外行的剪报簿可以看出。”

看了看报纸文章，甘地说，“我明白了，这些大多出自英国报纸。”

禅吉证实，“对，这还不包括美国报纸的剪报，已在那个国家造成轰动。”

拉姆玖补充，“以至于在物质主义可以说处于巅峰的好莱坞，电影明星，如玛丽·碧克馥，道格拉斯·费尔班克，塔鲁拉·班克赫德等深为巴巴吸引。这篇《自由》杂志上的文章很好，写得公正。而作者福瑞德里克·柯林斯，在提及你时也弄得一团糟。我也想让你看看，会寄一份打印件。”

甘地说，“好，我会看的。干吗麻烦打印一份？留下吧。我看完后还你。”

拉姆玖补充，“关于媒体的歪曲，巴巴只要得知，就会令禅吉给予纠正。我曾收到一封伦敦的电报，要我就此事通知你，我给你写了信。”

甘地回答，“我没收到你的信。你收到我的回信了吗？”

“没有，”拉姆玖，“没收到，不过当时我并不期待回信。我只是写信告知。”

“可我从未收到那封信，”甘地说。“这类歪曲有两种形式：有些人完全清楚是假的；但还是写了。有些人不知道，以为是事实。英国人巴不得看我倒台，希望促成之，但一个人是不会这么被整倒的。我若想降低自己，是为了服务我的目的；若想抬高自己，也同样是为了服务我自己的目的，实现某个目标。”

此时已是下午6点，禅吉和拉姆玖感到已没什么别的可谈。狱警来了，微笑着说希望他们已谈完。甘地也笑了，他们起身准备离去。

拉姆玖说，“巴巴的讯息我们已经给了你，也会把你的转达给他——监狱每天都谈到他。”

“对，要把这个告诉他，”甘地说，一边同他们握手。

拉姆玖和禅吉返回纳西科，向巴巴详细汇报同甘地的会面。

1932年9月，10月和11月，巴巴间或到美拉巴德，普纳，孟买，一次还到盘奇伽尼，会见亲近的爱者。在纳西科，越来越多的人来达善。此外，巴巴还得特别关照满德里的个人需要，解决他不在期间发生的问题，还为11月份——他计划访问西方的时间——给予进一步指示。

与此同时，跟想念他的英美跟随者，每天都有电报和书信往来。下面是禅吉写给西方不同爱者的四封信：

1932年，9月18日，纳西科

亲爱的姬慕帮：

巴巴自从回来，一直忙于安排这边的事情，以便再次去西方做他的伟大工作。你们简直想象不出他有多忙，但他常以笑脸面对这一切，不分昼夜，照应大批来见他，寻求庇护和建议者。

在这些巨大工作压力，每天数百人包围之中，他仍这么经常离开，到世界另一边，回应一两个他心中最亲最近、不离他思想者的爱的呼唤。如母亲奔向哭着要她庇护的幼子，他只得回应甚至大洋彼岸爱的呼唤。他慈爱地做这一切，温暖慰藉因分离痛苦而哭喊者。他们是谁，只有他和感受他的温暖者知晓。

这频繁得连外部的书信交流似乎都无价值。不过，因为你们，姬慕帮，总在他心中，他让我告诉你们，亲爱的，他对你们感到很满意，尤其是你们在最艰难的条件下，默默服从他的意愿，尽管你们内心渴望和他在一起，痛切感受与他的分离。看到你们经受住了考验，彻底臣服他的意愿，在一切方面遵循他的指示，他深感欣慰。为此他是多么爱你们！不断地想念你们，一再对这里的满德里谈论你们和你们的爱！

英国的姬慕帮和美国的珍妮帮，已永驻他心间。

珍妮帮是对珍妮·艾德尔和马克姆·希劳斯及纽约哈蒙组的昵称，珍妮和马克姆当时居住于加利福尼亚。

在一封给伊妮德·柯菲的信中，禅吉写到：

1932年9月18日，纳西科

亲爱的伊妮德：

因为对他的爱，你已成为他心中常念的最亲近者之一。他很高兴你的爱如此成长，离他如此近——虽然你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多缺点；而且你的坦诚直言是他最喜爱的一种品质。

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爱你，并且慈爱地让你，他的自己人之一，分享他始终关心的人类提升之伟大工作。对你欣然回应他的召唤，他感到高兴。

亲爱的伊妮德，恕我冒昧，我想说爱是巴巴唯一希望和看重的东西。但他也希望一定的无私牺牲——出于对巴巴一直关怀的人类事业，他人生的唯一伟大使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接受他最好最真爱者全部爱的同时，他也要求每个人做出牺牲，变得彻底无私，从而提升到灵性成就高峰，人类向往的神圣王国。为此他不得不冒着被最好的爱者严重误解甚至怀疑的风险。

因为，这种怀着无私和慈善精神，给予更无助者的爱，远比多年深山闭关，修习瑜伽或静心更有价值，尤其是这种牺牲要求来自一位至师时。大师从不向任何人要求这种礼物，除了那些与他有深厚的往世联系、他希望通过这种特殊恩典——它极其稀有、只降临配得者——将其提升至特别高度者。

你便是其中之一，因而才有这么多的爱和对爱的要求。希望你已明白。

在10月2日给英国女子们的信中，禅吉写到：

亲爱的挤奶女：

又是忙碌的一周，外加一长单未处理之事。昼夜来往穿梭；我们没时间去想何去何从。

几乎每日都有欧洲及美国的信件和电报涌至，无不拥有同样的调子——心灵的曲调：“巴巴啊，我们有多么爱您，多么希望同您一起生活……分担您的服务，牺牲和痛苦……我们深受分离之苦，但内心深处也一直感受您的在。我们渴望和您在一起，伴您左右，在您身边，

被您拥抱。但想到其他更配得这种极乐者，代替我们陪伴您，我们亦感满足……”

但在这些信件和电报中，他只把那些来自你们，他自己的姬慕帮的信件，留在身边。

巴巴这里的工作，该怎么说呢？细节已不必要。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你们已是他的满德里成员，他在为别人工作。成千上万的人来找他求拯救！除此之外，他还关照自己满德里的诸多事宜，以便再往西方履行伟大使命之前，安顿好这里的一切，这必然带来巨大的压力。若非他的无限能力，换成任何别人都会被彻底压垮。

做这一切的同时，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及他的姬慕帮。这个亲爱的名称是每日讨论和爱语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这种关于你们这些可爱者，你们与日俱增的爱的活泼谈话，在日常工作中是一种消遣。我们都喜爱同巴巴谈论姬慕帮和此名所指的可爱者。

你们的确幸运！但你们确实配得上亲爱的巴巴对你们的每一个思念，因为他爱你们，你们爱他。我们为你们感到高兴。

愿你们越来越配得他给你们的大爱，愿你们对纯洁中最纯洁者，你们的心灵至爱，人类之花的爱越来越增长。

搁笔前，特告知他即将访问西方的好消息。从事态发展看，他可能11月初离开这里，前住意大利，这样1月的甜梦就要实现了！就此让你们沉浸于爱梦中：你们的心灵至爱站在你们中间，而你们总是寻求和他在一起，被他拥抱的幸福时刻，总是想着那些让他高兴，让他惊喜的事情。等等……等等……！别让我打断这一连串喜悦遐想！

转达至爱的大爱，及东方男子的问候，直到下个月再次见面。

约两周后，禅吉再次给伦敦的英国女士们写信：

最亲爱的姬慕帮：

世人想要‘甜心’，想有真正的人；而这样的人无比稀有，踪迹难觅。找到他时，千千万万的人追随之，接触联系之。但只有少数人，

极少数的人，能在至爱心中得到一席之地，同他建立亲密联系。即便如此，仍有更少的人最贴近他的心，得到世人渴望的真物——爱。

你们，姬慕帮，乃是至爱亲自上门来找的世上最幸运者。他慷慨地把最好的赐予你们——他的无界之爱。你们的回应如此非凡，他把爱心中最温柔的角落给了你们。你们全心全意爱他，甘愿为他生，为他死，结果是你们进入他的心，尽管他这里的活动繁多忙碌。

该怎么对你们说呢，虽然他异常繁忙，不得休息，却总是惦记着他的姬慕帮。这是他和我们大家频繁讨论的唯一名字和海外话题。他特别关照每周从这里给你们发航空信件。若两三周收不到你们的来信，他会很难过。巴巴听说希琳（奥黛丽·威廉姆斯）和慕塔兹（兹拉·克鲁斯）开始对他冷淡疏远，忧伤增添。你们不知这给巴巴带来怎样的痛苦！

但莎丽玛（敏塔·托雷达诺）每周都来信，说她怎样强烈思念巴巴，感到没有他生活就“无生气”。蕾拉（迪莉娅·德里昂）的忠爱流溢在她的每周来信里；茹莱卡（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菲罗兹（梅布尔·瑞恩）除了给巴巴爱语，别无所求，这让巴巴多么高兴啊；萨罗佳（吉蒂·戴维）的爱一如既往地无私。她们满怀着爱和热情，期待着1月和巴巴重逢。

这些闪光之点，愉快体贴之语，确实令巴巴欣慰。

8月底，玛格丽特，迪莉娅和吉蒂在威尼斯离开巴巴后，返回伦敦。昆廷·托德被巴巴遣往意大利的锡耶纳，在大学工作到诺芮娜·马切贝利从美国到来。诺芮娜和托德受令到德国及欧洲各地对人们讲巴巴。

9月26日，诺芮娜到达锡耶纳。开始和托德一起或独自访问威尼斯，佛罗伦萨，阿根塔，维罗纳，慕尼黑，巴塞尔，苏黎世，哈雷，柏林和布达佩斯。12月底返回威尼斯，在那里加入巴巴一行。巴巴计划访问欧洲上述各地，但一如往常，计划改动。巴巴的沉默讯息给弟子们到过的国家带去意识种子。托德，诺芮娜和鲁斯特姆（曾被遣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是巴巴内在工作的外部行动。他通过他们，为其灵性工作建立与不同国家的联系。

诺芮娜和托德旅行期间接触的最著名人士，有 10 月底在瑞士联系的精神病专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戏剧编导马克斯·莱恩哈特，在柏林的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诺芮娜与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格特是故交。诺芮娜对她与爱因斯坦的会面是这样描述的：

蒙柏林大学著名梵语学教授鲁德斯的引荐，我得到拜访爱因斯坦的不寻常机会。（鲁德斯教授之前见过巴巴。巴巴后来派《美赫公报》编辑萨姆帕施·艾扬伽前去柏林联系他，进一步播下巴巴的爱和真理讯息种子。）

我说不寻常，是因为他憎恨任何类型的好奇来访者，除非来访目的对他有直接兴趣和价值。这位打算在柏林招待巴巴的教授，在接到通知 12 小时内安排了这次会面。我想，巴巴这个字眼，神奇地打开了拜访之门，因为我个人没有让人产生兴趣的理由。

次日下午 2 点，我站在“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门前。透过他在卡普斯的极具现代感的别墅玻璃门，可以看见他坐在办公室擦着手稿的窄桌前，疾速地书写着。铃响了，他起身开门。

我们一见面就热情无间。他说，“我女儿（玛丽安）很喜爱你，我对你也仰慕已久。我听鲁道斯说你要和我谈谈一位伟大灵性人物。”这种直入主题的方式，令我放松。不一会儿，巴巴便成为谈话主题。

很难字字重复爱因斯坦的辩证思维。很微妙，复杂和精细。让他最困惑的第一点是，一个沉默的人怎么可能影响他人。他说，“我通过科学所达到的一切，在我看来，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思想力。除了头脑，他还能影响别人的什么方面？耶稣，佛陀，奎师那，柏拉图——都给人的头脑留下言语。这些言语塑造思想，思想塑造人！”

“通过书籍，言语或学派，人证悟过内在的神，体验过真理吗？”  
我平静地回答。

他对存在已久的“神是”——神得证悟——说法，略显震惊，却不无敬意。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你怎么认出这样一个人？耶稣在他的时代是公众人物吗？”

“这样的人表现真理，”我回答，“这样的人制造深远的秩序。事实就是结果。这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纯洁者所制造的结果持续下去。真理是其自身的见证。”

爱因斯坦的幽默忽然改变了思路。他晓得怎样用聪明孩子般的微笑，避开危险地带，说道，“好吧，代我转告他，如果他能转化我的那只有着粗鄙的吃鸟本能的猫咪的意识，我就信他！”

我们又讨论了一会儿这类话题。当爱因斯坦意识到，存在的一切都是神爱所创造，一个人除非融入神，否则就不会拥有纯洁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力量时，他发现这个话题难以理解。突然话锋一转，抱歉说他的新书尚有最后一页有待完成。不过，离开房间前，他补充说，“我们若有幸在世界某处的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地点，你觉得美赫巴巴会来看我吗？”我回答，“当您希望时，他会的。”

爱因斯坦夫人（伊萨）和我又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个小时不深奥，但对我很亲切的事情。我们回忆了她女儿玛丽安（虽是继女，却最为爱因斯坦喜爱）和我感情深厚时期。

美赫巴巴深知印度形势，想使它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圣雄甘地虽被捕入狱，但仍为独立运动领袖。1932年9月，10月和11月间，通过禅吉的传递，巴巴和甘地之间有过大量书信来往。在拉姆玖和禅吉同甘地獄中会面两天后，禅吉给甘地寄去下面这封信：

1932年9月23日纳西科

亲爱的甘地吉：

听了我们会谈的详细汇报，尤其是当我们把你的话，即在你的监禁地，几乎每天都有谈到他，转达给他时，巴巴很高兴。他说这很自

然，因为他一直把你当作最亲近的一员记挂在心。并且补充说，“我很爱他。”

关于你对他持续沉默的评论，“现在他拖得太久了，”巴巴微笑，打手势说，“我打算不久的将来开口说话，我打破沉默时，希望他在我身边。”还微笑补充说，“甘地答应过我，要协助我用古吉拉特语写书，他感觉履行完政治和社会服务时，陪同我去美国。”

不管怎样，巴巴希望你一旦能够，就再次来见他。我们把你对整个贱族问题的担心——除了联合与分开选举问题外，告诉了巴巴，他说，“贱族歧视迟早要消失——从根到枝。必须消失！”

就他曾向你建议的禁食，我同他有过一次有趣的长谈。考虑到你的健康，我有些犹豫下笔。但我尽可能讲得简短，务请方便时阅览。

伴随巴巴 10 年中，我见过他的种种不同情绪，听他说过诸多奇异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问巴巴，他直接而明确地用 40 天禁食作交换，给予你伊希瓦达善——见神，仿佛那是百货公司的一顶帽子或一件外套，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在上述问题引起的讨论，以及禁食建议与你目前的相冲突的话题中，他的沉默手势大意如下：

“伊希瓦达善很难。只有英雄能获得。40 天禁食算什么！没有用禁食来获得证悟的法则。你们（满德里）中间不是有禁食多年者吗？不完全依赖禁食，仪规或诸如此类的原理。但通过严格遵守完人规定的一些准则，则能够取得所希望的结果，这些完人已获得神圣的成道体验，且能把同样体验给予他人。

“事实上，甘地在繁忙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内心深处渴望见神。他无疑是最真诚而诚实的。因此当他对我说，他想在我身边度过一晚，希望我给他‘钥匙’（意思是伊希瓦达善）时，他是当真的。甘地为此还有往世的准备。我的伊希瓦达善讯息，也是出于真心。

“赋予成道是我的使命。为什么不可直言说出？随别人怎么想。但甘地明白这一点，实话实说有何妨害？

“当然，我的意思绝非让他违背已开始的禁食承诺。接受我的建议，意味着受压迫阶层的问题悬而不决。如果目前的禁食持续到第40天，我希望他在我身边度过那一晚；但如果目前的禁食在40天之前中断，他应重新开始40天的禁食。我的伊希瓦达善讯息根本不必依赖目前的禁食。对将来也适用——当禁食可能时。当我说‘可能’时，便不存在对身体的危害问题，因为我的建议具有绝对保证，丝毫不伤身体。甘地说的对，凡是做有利于灵性目标之事，皆有赖于内在的冲动。

“见神若能揭示，就可瞬间揭示！不然，神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必只靠仪式教规或服务，甚至多年的奉爱和禁食。

有关我们上次会晤期间，你对师利巴巴的消息对媒体和公众封锁的评论，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实际情况。首先，师利巴巴反对宣传；其次，他在印度的两周，一直忙于繁杂事务及其自然结果，以至他的跟随者和仰慕者也得等待他和他旅行的最新消息，尤其是在西方。

得知在英美，有关他和他的活动的新闻与日俱增，我们决定就他在西方的灵性运动发表声明，并提及你与师利巴巴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既然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世人现在对你与巴巴之间联系的真正含义和重要性仅限于猜测；但我们曾谨慎地避开向公众坦言交底，相信这也不是你所希望的。一切既已公开，对于媒体在这一点上保持沉默，你本人也表示惊讶。有关你与师利巴巴之间关系的忠实详尽报道，会尽早见报。但未经你同意更正，关系到你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出现在媒体，只有经你同意，才会正式交稿。

你真诚的

F·H·达达禅吉

两周后，禅吉又写了封信给甘地：

1932年10月8日

普纳东街塞菲巷，阿卜度拉·哈隆·伽斐尔转

亲爱的圣雄：

已收到你 6 日的明信片，以及你打算两三日内回我 23 日长信的短笺。

与之同时按你明信片中所提建议，我找了国会议员，但从我与他的交谈中，似乎会谈的批准权在印度政府。因不希望经此繁琐，我没有提及师利巴巴的讯息问题，等待他的进一步指示。随信附寄一份我在 23 日信中最后一段提及的报道印件，在交付媒体发表之前，请你校阅同意。你可以酌情补充或修改。

我想补充的是，师利巴巴本人向来反对一切宣传，但鉴于新闻界及公众的强烈要求，很有必要澄清因报纸发表的歪曲报道给大众造成的所有误解。因此，我们感到最好是发表一篇师利巴巴西方旅行期间，在欧美同各社团，媒体和公众会见的简报，以及你同他的会面和媒体认为有着特殊意义的灵性方面的谈话。

若非不可避免的情形，我是不会给你添此麻烦的——这个你能意识到并且谅解。

请方便时尽早送还文章，谨以最好的祝愿，

你真诚的

F·H·达达禅吉

另：我明日离开普纳；请将全部信件寄往：纳西科，萨若希汽车修配厂转

之后，禅吉收到甘地从耶拉乌达中央监狱的回信，是用古吉拉特语写的：

1932 年 10 月 10 日

普纳耶拉乌达中心监狱，监狱长转

达达禅吉兄，

这是对你 23 日来信的回复。我希望澄清我对于巴巴的立场。我感到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帮助另一个人见神。我的心拒绝接受这个观点。而巴巴如此宣称时，我唯一能说的是欢迎他的帮助——如果他能让我见神的话。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人说见神了，他就一定见了神。许多这么宣称的人，结果是出于错觉。很多情况下，这种宣称只是一个人自身愿望的回响。我肯定不相信见神意味着看见某种外在能力，我相信他居住于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而千万人中只有一人通过心灵认识他。仅靠智力不足以认识神。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感到没有人能帮助另一个人见神。

为了能够见神，一个人不可能在另一个人的坚持下禁食。我只有感到内里有冲动时，才这么做。而这样的冲动产生时，我不会允许自己被任何人所劝止。完全没有理由认为禁食会帮助我见神。我无法相信如果我同意禁食 40 天，巴巴就能帮助我见神。那会是一笔轻巧的交易。如果有人能如此轻易见神，该体验对我便无价值。

我想巴巴不会将生活分割为孤立领域。对一个投身达摩（真理）者，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皆是达摩的不同方面，他不可能丢弃其中任何一个。在我看来，一个视达摩为生活众多活动之一者，并不知道达摩是什么。因此，无法想象我有一天会放弃政治、社会改革及其它类似的活动。我是为了达摩，才进入政治，社会服务等领域的。

我没有承诺把巴巴的著作译成古吉拉特语。相反，我建议巴巴应该走出英语的魔法，不要用英语或让人用英语写作，而是用他的母语古吉拉特语，或者用他说他很擅长的波斯语，写作和阐释他的观点。是的，我肯定会将他深深吸引我的著述译成古吉拉特语。

总之，我是巴巴观点的学生。我曾见巴巴收到嘉姆希德·梅塔——我认为他是个纯洁者——的电报。我一直在寻找巴克塔（爱神者），我遇到了巴巴，相信他就是一个。

敬礼祖国

莫罕达斯·甘地

一周后，禅吉收到甘地的又一封来信：

1932年10月18日

耶拉乌达·曼迪尔—神庙

达达禅吉兄，

收到你的信和电报。

幸好马哈德乌（德赛）兄保存了一份我对你9月23日来信的回信印件。因而我能够把回信印件也一并寄去。

鉴于你同意我不给媒体发长稿，对此我没有进一步要说的。在你寄来要我校阅的详细报道中，我对于曾感到的失实方面，也无可指出的。但有一天我们见面时，我会尽量向你解释，我认为的你在《美赫巴巴与甘地会面》详细报道中的失实之处。请不要误解我的话；我不是说要对此去责备谁，而是说确实存在有某种误解。

这是自然不过的，当一个人回忆两人之间曾进行的谈话时，的确会出现误解——对此我有多次经历。

见信请予回执

敬礼祖国

圣雄甘地

次日收到甘地的第三封信：

1932年10月19日

达达禅吉兄，

收到你8日的来信及附件。信已阅。我以为不宜发表。有很多遗漏，内容的表达方式也容易被误解。因此我认为都不宜发表。唯一有必要声明的是，巴巴和我之间的关系不是古鲁和弟子关系，而是两个普通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谈话，绝大部分与灵性有关。因此，这里或西方的公众不必重视我们的会面或谈话。

对上述所言，我看不出有发表或进而说明的必要。

莫罕达斯·甘地

以下是禅吉给甘地的回信：

1932年10月24日

亲爱的甘地吉，

你19日的信在孟买收到。

看了你的来信，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有助于我告诉很多关心者，你也不想让此事公开。

当然，师利巴巴对此不会有任何的反对，因为他不希望对这件事，或就此而言，让其它任何事，有任何类型的宣传。因此目前我感到最好放下这件事。

就你此信中提到的几点，我打算下一封信澄清。同时，我想让你知道，我还未收到你对我上封信的回信，你在这封信中似乎暗示已经回信。

巴巴很可能下个月赴欧美，访问与他灵性使命有关的各地。此行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时间紧，不能多谈。

你的

F·H·达达禅吉

为了澄清他们之间的事情，禅吉三天后给甘地写了一封长信：

1932年，10月27日

纳西科

亲爱的甘地吉，

你19号的信23日在孟买收到。

我说过，收到你的信我感到高兴，因为其内容对回答人们的咨询会很有用。现在我可以公开告诉他们，你认为目前不适合公开与这些谈话有关的任何事情。当然，巴巴也不会有异议。不存在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他从来不关心媒体的言论；也不喜欢宣传。

迄今为止交给媒体发表的那点东西，是为了赶走上门讨要新闻和打扰巴巴的记者。也是因为他的一些爱者对传播他的爱和真理讯息热情无比，才迫使巴巴在西方和孟买接受记者采访。这些宣传造成混乱，是因为记者曲解事实，导致误解。

巴巴很清楚记者的方式和他们为自身利益而扭曲事实的习惯，在登陆印度前禁止一切采访。人们因此无法获悉巴巴的活动。我们前段时间见面，我首次拜访你时，你也曾提起这一点。巴巴所以加此限制，是因为他不想让人们被媒体制造的误解进一步误导。

巴巴后来不得不放宽对媒体宣传的限制，原因如下：

(1) 巴巴从西方返回不久，他的跟随者要求他少许放宽向爱者通报其行程的限制。

(2) 媒体记者拜见巴巴，请求他发布讯息。

(3) 有些报纸将他，和他就你的政治活动，同你和安贝卡博士的谈话联系起来，试图将巴巴间接地拖入政治，因此迫切需要澄清。

(4) 此外，需要告知大众，美赫巴巴同甘地的会面和谈话与大师-弟子关系无干；谈话不是以此为基础，而且你们双方当时对此都只字未提。

(5) 你们进行的任何谈话，绝大部分与灵性有关。

(6) 还有，我们告诉巴巴，你曾（在我们上次会面时）提起，“这些天媒体为何不报道巴巴的消息？”巴巴之后准许通过媒体向他的爱者传达消息，他说，“你们认为怎样最好就怎样做。但要确保未事先经甘地过目，不得对媒体提甘地一个字。”这是巴巴给我们的严格指示。

因此，在为媒体准备的详细报道中，巴巴的跟随者认为最好把你  
对巴巴的拜访和谈话，附以说明，还有巴巴访问西方的报道也加进去。  
但他们没有你在 S·S·拉吉布塔那号轮船上与巴巴三次会面及后来  
进展情况的资料。自然来找我。我给他们提供一些片段，因为会面时  
的交流不适合媒体发表。

这些跟随者根据所收集的信息，草拟了一份详细新闻报道，我只  
将文中涉及美赫与甘地会面的部分寄与你校阅补充和改动。

从中你会看出，就交付媒体报道所做的决定，都旨在澄清一直为  
媒体所制造的误解，后者乐于发布巴巴，他的活动及你与巴巴会面的  
轰动新闻。

我们的意图简单而明显！但从你的信中，我感到这被曲解，并造  
成某种误解。

你在信中提到“有很多遗漏，”这个我同意，因为不宜把会面期  
间发生的一切全部公开；一般性的报道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你提出  
说意思变了，我则看不出有任何这种迹象，也不相信是这样，因为我  
煞费苦心，特意确保文中不出现任何夸大，更不容任何变味或事实曲  
解！尽管如此，你仍然提出怀疑；因此请注意我已放弃向媒体发稿事  
宜。

有朝一日我们再会，将当面探究，进而澄明。另外，按你信中的  
希望，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是明智的，请放心，我们不会向媒  
体发稿。

目前，我们忙于为巴巴即将到西方的旅行做准备，不是在下个月  
初就是在月底。

你在信中提到，“你一定已收到我的回信。”回信尚未收到，我  
一直在等你的回信，因为你在一张明信片上说，“我两三日内回信。”  
由于未收到回信，今天我给你发了电报：“18日的信收到，但对我9  
月23日最后一封信的回信未收到。信随后。”希望你已收到上述电  
报。

就此事禅吉又给甘地写信：

1932年11月1日

纳西科

亲爱的圣雄吉，

28日的信收到，所附的10日来信印件也一并收到。

读后，我忍不住把它们拿给巴巴看。他看过后，微笑着拼出：

“确实；通过第三者回忆和记述失实，必然会发生误解，尤其是由另一个未直接参与谈话者重新加工的话。现在记下我的话。”

作为给你的直接回复，巴巴借助字母板用古吉拉特语授述如下：

“有成道错觉的人很多。读过吠檀多和苏非文献，许多人真诚相信自己已获得‘阿哈姆·卜拉哈玛斯米’或‘阿纳尔·哈克’——‘我是神’状态。尽管如此，这种错觉也比人类的成见——这个世界及其事务持久真实——要好得多且更可容忍。我的意思是，相信‘我无异于帕若玛特玛’，要远远胜于确信‘我只是一粒尘土，我是罪人，我软弱。’

“但也有一些英雄，他们在自己内里，并在其他众生里，持续体验永恒者。他们永远脱离了错觉。这些证悟真理且持续体验真理者，能把对内在永恒者的体验赐予别人；因为证悟真理者，既不必做什么，也不必给什么，只是通过抹去分别的无明影像——它覆盖着平等地居于他们自己及别人内里的永恒阿特玛——来揭示永恒者。”

说到这里，师利巴巴微笑着在字母板拼出，“让多萨吉(爱称，老头子)说说，他觉得我的古吉拉特语如何。”

巴巴继续：“政治、社会福利、经济等等，不过是同一个实质——灵性——的不同方面，因为它们皆囊括于大一知识。灵性包括一切——政治，经济，伦理，社会福利，公民权利及其它所有类型的服务。正如阳光并不有别于太阳，这每一个划分都只是同一个永恒者的不同分支。

“因而间接地，从灵性的角度，我一直在所有这些事物中扮演我的角色，我这么说，也总是让其他人这么做。唯一不同的是：无知者体验摩耶，想要摩耶的‘这个那个’，禅尼（成道者）甚至把摩耶视为且体验为神的一种表现。

“西方有家报纸听说我们之间大师-弟子关系的概念（被指出后，又即刻做了更正）。另一方面，你在信中说你是巴巴的学生。对这两件事，我的看法相当不同。也就是说，我把你视做普瑞姆·米特拉——亲爱的朋友；因为在每个人身上，我只看见我自己。这样，我能会是谁的‘古鲁’，弟子又会在哪里！在我看来，一切朋友当中，唯有那个始终无比渴望真理者最亲近！”

“但告诉多萨吉，他不能就这样逃脱要帮助把我的文章译成古吉拉特语的承诺，因为在我同意他的建议——将所有文章译成古吉拉特语时，他说他要从语言的角度校对，当时他还说，这项工作他一定尽力提供帮助。他可不能把这个忘了！”

“我们若再次见面，会更开心相处。”

上述回复是我一字字写下的，是对师利巴巴字母板授述的准确记录。

我个人有个请求——请你对这封信给予回复，因为我相信过去我们之间长篇书信往来时，出现某种误解。我的感觉是，其结果是，巴巴很可能有些不满。虽然巴巴为此一次都没暗示或责备过我，但这已让我久感不安，我相信你对此信的回复，会让我摆脱这种感觉。待有机会与你私下会谈，我们双方都会有解释的机会。

特此告知师利巴巴将于 15 至 20 天内，离开印度前往西方。

你的

F·H·达达禅吉

美赫巴巴对圣雄甘地怀有深情。这是甘地给禅吉的回信：

1932 年 11 月 3 日

曼迪尔耶拉乌达

达达禅吉兄，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你在“巴巴说”的话下面画了粗粗的红铅笔线。

如果巴巴不是通过字母板‘说’，而是用口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将这视作我的信具有让巴巴打破沉默的力量？因而使人接受奇迹的时代尚未过去！

请转告巴巴，他在字母板上用古吉拉特语授述，真是太好了！对巴巴用古吉拉特语（通过字母板）“说”的话，我也许不全部同意，但我希望有一天，神若允许，我们会面时能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因为这种事是不可能通过书信进行的。

还要告诉巴巴，“多萨吉”的承诺不会落空。如果巴巴用古吉拉特语写，我又赞同，那我一定会编辑他的著述。难道这不是最初的条件吗？

你在信中说，灵性包括一切——政治，经济，伦理，社会，文明及其它一切类型的服务——这对我已足矣。

我喜爱你提出的友谊之说。但我感到没必要用“亲爱的朋友”这样的词语修饰友谊，因为无爱的友谊是不可能持久的。

你没理由感到沮丧。误解确实常常发生，但只要有消除误解的愿望，就不会造成障碍或伤害。

此次西方之行，你们都将去哪里，要多久？务必告诉巴巴，我无法理解这种道达姆-道得（匆匆忙忙的旅行）！

莫罕达斯·甘地

在给甘地的回信中，禅吉写到：

亲爱的圣雄吉，

3号的信收到。师利巴巴愉快地看了信。

巴巴的回复是叫我向你转达，凡是他希望传达的有趣之事，涉及你本人时，待见面时亲自做更好。书信交流使这些表达显得干枯无趣，书写的言语便失去趣味和魅力。没有当面表达时同样的味道。所以巴巴也同意你的话，他说有一天你和他见面时，会有机会畅谈一番。

我们这一次的西方之行有可能长达半年左右。巴巴打算 21 号离开孟买，到意大利，德国和英国。之后，他还打算访问美国。

这种匆忙世界旅行的原因，也许归结于这个事实：鉴于东西方跟随者与日增加的信爱，他们同等需要更多地伴随巴巴，这些旅行变得绝对必要。“爱”的密语是完全不同而独特的！

巴巴一年中只得半年在东方，半年在西方。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一从他在东西方之间建立灵性连接，将此灵性连接巩固成他的灵性工作基础等所有外部迹象来看。

因我上封信所写“巴巴说”的话，误解再次产生。不应把这视为巴巴用口讲话。而应理解为巴巴借助字母板说话。不打破沉默，怎么可能开口说话？这些年和人交流或通信谈巴巴时，说“师利巴巴说过”或“师利巴巴说”已成惯例。这一直被看作是巴巴通过字母板说话。

与你信中所言相反，我们这里没有人用红铅笔在我的信中划过线。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在你的来信中发现红蓝铅笔钢笔印记和划线。我们曾理所当然认为，这不可能是你划的。我们现在意识到你对“巴巴说”的话给予重视，尤其因为你发现引言用红铅笔划了线。

相信上述所有解释会使这些要点更清楚理解。

你的

F·H·达达禅吉

另，在给你的信中，巴巴把你称作普瑞米·米特拉——亲爱的朋友。关于这一点，巴巴说他的‘超好’古吉拉特语，把两个英语单词“亲爱的，朋友”转译成古吉拉特语。巴巴还说他将继续这样称呼你，因为把你当作朋友后，他视你为普瑞米（爱神者）。

巴巴转达他的爱和祝福。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Some of Meher Baba's women disciples at Nasik 1932-33  
Soonamasi, Daulatmai, Freiny holding Meheru & Servant  
Pilamai Hormuzd is seated with children of the ashram women*

美赫巴巴的一些女门徒 1932-33 年在纳西科  
苏娜玛西，朵拉特麦，芙瑞妮抱着美茹，佣人  
琵拉麦·霍姆兹德与埃舍女子的孩子们坐在一起



*Meher Baba's women mandali and disciples in the Nasik ashram, 1933  
Khatija Abdulla, Small Khorshed, Mehera J. Irani, Sister Mani, Freiny (Mehera's sister), Big Khorshed,  
Soonamasi, Gulmai K. Irani, Aisoo (sister of Khatija), Dina Talati, Naja, Dolly K. Irani & Hirja*

美赫巴巴的女满德里及弟子 1933 年在纳西科埃舍

卡提佳·阿卜度拉，小蔻诗德，美婣·J. 伊朗尼，玛妮妹妹，芙瑞妮（美婣的姐姐），大蔻诗德，苏娜玛西，顾麦·K. 伊朗尼，艾素（卡提佳的妹妹），迪娜·塔拉提，娜佳，朵丽·K. 伊朗尼，荷佳



Standing: Valu Pawar, Hirja, Sister Mani, Small Khorshed, Mehera J. Irani, Freiny (Mehera's sister), Dolly K. Irani, Naja, Big Khorshed, Dina Talati & Aisoo (sister of Ramjoo's wife)  
 Seated: Sevanti (servant), Soonamasi, Khatija Abdulla (Ramjoo's wife), Gulmai K. Irani, Sailor's wife Najamai, Daulatmai, Bhagumai, Jeeny (daughter of Najamai) & boy (son of Aisoo)

站立：瓦露·帕瓦，荷佳，妹妹玛妮，小蔻诗德，美婣·J·伊朗尼，芙瑞妮（美婣的姐姐），朵丽·K·伊朗尼，娜佳，大蔻诗德，迪娜·塔拉提，艾素（拉姆玖妻子的妹妹）

坐着：瑟万提（佣人），苏娜玛西，卡提佳·阿卜度拉（拉姆玖的妻子），顾麦·K·伊朗尼，塞勒的妻子娜佳麦，朵拉特麦，芭谷麦，婕妮（娜佳麦的女儿）和男孩（艾苏的儿子）

# 四访欧洲

## 伦敦

必要的准备工作就绪，美赫巴巴同 4 名满德里离开纳西科，开始他对欧洲的第四次访问。193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巴巴一行乘坐意大利绿色伯爵号客轮从孟买启航。随行的满德里有弟弟佳尔和小阿迪，韦希奴·德如卡及卡卡·巴瑞亚。船开后，巴巴给印度媒体授予如下讯息：

印度是个灵性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幸运而独特的地位，历来是圣人和灵性大师的国度。因此印度的灵性气氛必须保持，即使以奴役和物质不幸为代价。

只要其灵性力量和价值得以保留，印度受多少苦难并不重要。况且其当前痛苦的结果将是自由和幸福。

只有经历奴役和不幸之后，才会真实欣赏自由和幸福的真正价值。但要早日结束这种痛苦，就必须有爱——对友对敌；必须有善意和忍耐。印度还应努力纠正自身弱点，而不是大声指摘别人。领导集团之间的仇恨、狭隘和损失惨重的吵闹争斗必须停息；那时印度才会有自由和幸福。

世人会很快意识到，一方面——教派，信条，教义，宗教仪轨，演讲或布道；另一方面——对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的热衷追求，都绝不会带来真正幸福。唯有无私之爱和四海兄弟才做得到。

早期国外旅行中，唯有这次禅吉未陪同巴巴。巴巴乘船前往欧洲时，曾命鲁斯特姆乘船经中国，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在好莱坞做一些工作。鲁斯特姆 12 月 2 日起身。禅吉也受令到中国，同赫伯特·戴维生活一段时间。他于 12 月下旬坐船去中国。临行前，禅吉在给姬慕帮的一封信中坦露心迹：

“同巴巴分离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对一个和他亲密生活逾7年之久的人。其中含义无法想象；没人能体会。我自己都没想到会如此强烈。我见过很多人受苦，且总是对他们深怀同情。有时，我会为别人的痛苦流泪。但直到亲身体会，我自己基本上对之毫无概念。”

当巴巴告诉我，这次我要留在印度，为他做到中国看赫伯特的工作时，我当然只有从命。这时没有比拒绝更不忠的了。但我怎样支撑下去，只有这颗心知晓。有一个星期，当时巴巴还在印度，我就像是行尸走肉——脑子一片空白，胃中冰凉一块——迟滞，僵冷，震惊。他走后，生命仿佛寂灭，一切了无生气。”

12月2日星期五，巴巴和满德里抵达意大利威尼斯。伊丽莎白·帕特森，诺芮娜·马切贝利，娜丁·托尔斯泰和昆廷·托德前来迎接。他们接着乘火车前往伦敦。12月4日到米兰，由伊妮德·柯菲和另一名爱者迎接。一行人在狄安娜饭店过夜，次日下午5点离开。巴巴12月6日上午6时到巴黎，中午动身前往伦敦，同天抵达。

吉蒂·戴维等姬慕帮已在骑士桥饭店为巴巴安排了7天的住宿。巴巴一到，爱者热情涌来，围在他身边。这是伊丽莎白和诺芮娜首次见伦敦组。诺芮娜在伦敦有许多熟人，并且带他们来见“神的至爱。”他们中有俄国伯爵夫人基蒂·帕伦，男爵夫人罗斯奇德，斯特拉·维特雷斯奇夫人和韦雯·吉森。韦雯是形意舞蹈家，艺名奥瑞娅。

他的沉默激发挤奶女唱他的歌，

以便其他人也被音乐家大师吸引。

歌声仅仅含在酒里，

旋律回荡，唤醒心灵。

除了酒商，谁能赐予这种爱酒？

巴巴对爱者解释说，他希望他们明年去印度。还首次向姬慕帮谈到美媞和她对他强烈、纯洁的爱。他打手势，“美媞是我的拉姐，她的生活即

我的幸福。你们见到她，就会知道她对我的爱意味着什么。她的爱总是让我喜悦！”

此次访问期间，巴巴会乔装在伦敦走动。在旅店休息时，他松开长发，把给他梳理头发的任务交给迪莉娅·德里昂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他在字母板上拼写道，“你们很幸运，我把美媞在印度做的工作给了你们。”

不止一次，讨论拍一部巴巴的生平电影。诺芮娜尤其对这个计划感兴趣，自从巴巴1931年在哈蒙静修所提出，她已和不同的电影制片人接洽过。

巴巴在伦敦期间，吉蒂·戴维总是忙于各种事务，无私地服务别人。迪莉娅全部时间守在旅店，做秘书工作，预约会谈，接电话等。晚间，巴巴和大家通常去看电影，说他怎样喜爱查理·卓别林，劳瑞与哈迪，以及胖子阿巴克的喜剧。

这期间，有个名叫查卡达·达玛尼达·德希穆克的印度教徒，在伦敦攻读哲学博士。德希穆克24岁，很有智力天赋和哲学头脑。他从《每日先驱报》报上得知美赫巴巴在本城。实际上，巴巴早在4个月之前，就同他有过内在联系，因为德希穆克梦见巴巴站在他面前。梦中，巴巴对他说：“你与我有着亲密联系。你是个好人。”见他犹豫不决，巴巴问，“你不是吗？”

德希穆克回答，“不管好坏，都请把我提入您里面。”巴巴即刻以爱和光波回应。“就仿佛沐浴在清凉的月光里，”德希穆克回忆。

他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巴巴的照片，认出他就是那位已赢得其心者。巴巴的照片进一步把他引向主，他渴望达善巴巴。德希穆克后来回忆：“我看着照片，在他的眼睛里得到我一直寻找的神圣指引保证。他的眼神从看不见的遥远国度，给我带来真理的讯息，那里是永恒无限本源和生命目标的终极证悟。”

12月8日，德希穆克到骑士桥饭店来见巴巴。还带来了教授麦克格利·莫瑞斯太太，和来伦敦参加圆桌会议的N·C·柯卡先生。会见中，巴巴问年轻的德希穆克，“你做什么？”

德希穆克说他在攻读哲学。“哲学是什么意思？”巴巴戏谑地问。

德希穆克回答，“是一门揭示隐秘实在的科学。”

巴巴笑了，回答，“对于我，哲学是让简单的事情弄得困难的东西！”

面对面见美赫巴巴，对德希穆克产生深刻影响，因为这次达善教给他哲学的真正意义——如他后来所言。他从此成为热诚弟子，对巴巴的文字工作贡献很大。

美赫巴巴对“理想或完美男孩”的不间断寻找，始于1927年美赫埃舍学校，持续到1958年。不可避免地，巴巴所到之处，都要为巴巴的个人工作寻找合适男孩。这些年中，许多男孩被带来，除了一两个巴巴留下，其余统统送回。这次在伦敦，巴巴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些人，外出寻找这样一个男孩。几个英国少年被带来饭店见巴巴。其中一个深受巴巴吸引，留了三日。

一天，男孩问韦希奴，“他上哪了？”

“谁？”韦希奴问。

“那个长发哑绅士！”

韦希奴笑道，“他这会儿有事。”

“我想永远和他在一起，”男孩说。

“为什么？”韦希奴问。

“他太好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我想永远看着他！”

12月11日星期天，巴巴谈到转世，解释了魂灵的含义：

灵魂总是同一个；转世并连续采用身体的只是魂灵。人们不明白魂灵是什么，只是含混地使用这个词。有太多的术语只用于一个方面。

灵魂是无限、持久和纯洁的。目前你们意识不到灵魂，你们的心对你们意味着一切。心却不是你，而是衣服对于身体。你不是感受和体验一切的心。你不是自我——你是灵魂。

魂灵不得不转世，变换身体，直到证悟。衣服旧了，就会换掉，身体也一样。你们都有过那么多的身体，你的灵魂却从不改变。一次次转世的是魂灵，一直到你回到一切的本源——巴巴！

一位名叫克莉丝汀·马克诺格顿的苏格兰女子，20多岁，安静寡言，在饭店做侍者，常到巴巴房间送饭。过了一两天，巴巴提醒大家，“她属于很灵性的类型，是个很好的人。”巴巴叫她们跟她聊天。还劝诺芮娜对克莉丝汀多加关照，后来巴巴说这个女孩某个前世是诺芮娜的女儿。

离开前，巴巴希望和克莉丝汀握握手，指示姬慕帮同她保持联系。巴巴后来叫这一组人来印度时，特别指示把克莉丝汀也带上，甚至为她支付旅费，提供必要的衣物和零用钱。

在伦敦，有新来者见巴巴，但他很少有时间接见，因为他是特意为亲近者来的，大部分时间同吉蒂，玛格丽特，迪莉娅，敏塔，姬慕，兹拉，奥黛丽，威尔和玛丽·白克特，汤姆·沙普利，查尔斯·坡德穆及昆廷·托德一起度过。这些人将到印度的埃舍生活，他正为此做计划。

梅瑞迪施·斯达却依然对巴巴恼火，因为在大量宣传之后，巴巴却未在美国打破沉默。此次伦敦逗留期间，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都没来见巴巴，巴巴也没去科姆马丁的德文郡静修所。他们的外部联系已断，虽然梅瑞迪施频繁给巴巴写信：“要么归还你欠我的400英镑，要么让我开悟；不然我就离开你，揭露你的骗局！”每收到这样一封信，巴巴叫人读给大家听，相互传阅。他会摊开双手，表示有些情况多么没救。他失望地在字母板上拼写“西方！”〔自从梅瑞迪施·斯达离开美赫巴巴，德文郡静修所即告解散，于一年半后出售。〕

但这种与梅瑞迪施·斯达的关系，以及不同反应，都只是外部方面。内部在发生什么，巴巴在做什么工作，无人能知。

从创世的开端到结束被宇宙责任束缚于世界的阿瓦塔

连接着一切万物，因为他自己就是万人万物！

在不分存在中，他遍及一切，不抛下一人受审判

——无论其行为多么有害。

这是阿瓦塔的伟大和他的唯一弱点；

他悲悯一切众生，不害一物！

## 苏黎世

在伦敦一周后，巴巴告别伦敦的亲近者，于12月14日前往瑞士的苏黎世。除了满德里，随行的还有诺芮娜，伊丽莎白，伊妮德和托德。

一行人12月15日到达苏黎世。巴巴的东道主是海蒂和沃特·默敦斯夫妇，奥托·哈斯-赫杰。和海蒂·莫敦斯一样，赫杰也是知名艺术家，还是诺芮娜的好友。赫杰在苏黎世有一所美术学校，在那里为巴巴安排了热情的招待会，巴巴从上午11点至下午1点，下午3点至7点，会见了不同的瑞士人，之后在湖边散步一个小时。招待会上，一个后来成为瑞士最重要艺术家之一的女子，初次见到巴巴；她名叫海伦·达穆，几年后和其他西方人一起到印度生活，为巴巴做了重要作品。（海伦·达穆即1938年在美赫巴巴陵墓内绘制壁画的艺术师。海蒂协助她调制油彩。）

从赫杰处了解到巴巴的另一个人，是对灵性感兴趣的国际商人奥托·比罗。听说美赫巴巴时，他和朋友沃尔特·默敦斯在跟随一位苏非大师。奥托·比罗之前见过巴巴，对瓦尔特·默敦斯说务必要见见巴巴。瓦尔特的妻子海蒂起初对巴巴也没有兴趣，因为她是师利罗摩克里希那的追随者。海蒂不无保留地随瓦尔特前往，即刻被巴巴的爱捕获。奥托·比罗的联系意义重大，因为他女儿艾琳注定成为巴巴的亲近弟子。

巴巴在菲尔德梅伦的默敦斯家过夜，于12月16日上午10点15分离开苏黎世。当晚9点15分到达热那亚，住入萨沃堂皇饭店，在此就他未来的活动，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进行了讨论。一些西方人不久将到印度，巴巴为他们的到来做了详细计划。

12月17日，巴巴启程回印，乘坐赴埃及的埃斯佩瑞亚号客轮，托德，韦希奴，卡卡，佳尔和小阿迪随行。伊丽莎白和诺芮娜留下，三日后回纽约。

## 埃及

12月19日下午5点，巴巴抵达亚历山德拉。小阿迪，韦希奴和佳尔乘火车到赛德港，再乘马尔德拉号轮船回印度。巴巴，卡卡和昆廷前往开罗，次日上午6时到达。住进由一个叫莫兰迪先生开的小旅馆——佩桑莫兰迪。

晚上在城区散步后，回旅店途中，巴巴忽然止步，站在街上一动不动。半分钟后又继续赶路，回旅店。他叫来托德，在字母板拼写道，“我刚接到我的一个特使发来的讯息，说迫切需要我在印度。”第二天上午，巴巴指示托德去库克旅行社拿电报。托德到了旅行社，如巴巴所言，有一封电报在等着。上面是神秘的讯息：“迫切需要您在印度，做某些安排。”

巴巴12月23日离开开罗，到城外的赫勒万，住入英国客栈。1932年的圣诞节，巴巴到萨卡拉参观包括佐瑟法老在内的最古老金字塔。他原想乘火车去，但托德建议坐汽车并租了一辆老式轿车。没有行李架，卡卡只好把行李放在挡泥板和脚踏板上。埃及这个地区很少下雨，但这一天刚开出5英里，却下起大雨。巴巴对托德极为不悦，后者因而得到教训，一旦巴巴表示喜好，就勿再自行主张。

12月26日返回开罗，29日回到亚历山德拉，次日再返开罗。12月31日，巴巴去开罗博物馆，参观了奇妙的图坦卡蒙收藏品。当天，他后来又约瑟和玛丽保护婴儿耶稣免遭希律王迫害的科普特教堂。

1933年的第一天，巴巴去吉萨参观狮身人面像和基奥普斯和基芬林大金字塔。

1月2日，巴巴前往赛德港，于次日下午4点乘S·S·巴罗兰号客轮赴锡兰。

航程中，巴巴问托德有无注意，一个随家人旅行的荷兰女孩有什么异常。托德起先没发现她有什么异样，但随后见她走路有点瘸。巴巴解释说，“很多、很多年前在印度，她是个瑜伽士。那时她是男身。在试图通过禁食和静心获得更高意识状态时，中风身亡。从此每一次转世，他或她都是瘸子。为让她摆脱此患，我有必要赢取她的感情。”

巴巴开始逐渐地吸引女孩。她每天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打乒乓球，下国际象棋等。到旅程结束时，能看出她的健康有了显著改善。

## 锡兰

接近锡兰时，巴巴表示，他希望找个僻静处休息一个月，再回印度。1月12日，巴巴，卡卡和托德到达科隆坡，在白马饭店住了三日。

1月15日星期天，巴巴前往锡兰内陆，在位于班达拉维拉和迪亚塔拉瓦两城之间的山上，一座叫瓦伦西亚别墅的房子住下。这里据说是锡兰最温和宜人的地区，风景如画，一条湍急的河流经巴巴房后的深谷，奔腾不息。

安顿下来后，巴巴指示卡卡去找个地方，让他能像在阿西西那样，静坐闭关24小时。1月19日，托德和卡卡找遍班达拉维拉小镇，在一条小巷尽头发现一座佛庙。看上去合适，就带巴巴来看。一名住持不让他们进庙，他们走下几级台阶，看到一处露天院落。

旁边一所房子的门打开，一位极老，看上去至少100岁的老人走出来。他似乎立刻认出巴巴，开始用手势和他交谈。巴巴以手势回答，“我想找个房间，能在里面闭关24小时不受干扰。”老人即刻会意，叫住持打开庙门，给巴巴安排一个房间。但巴巴改变了主意。他后来评论说，“那个老人处于第四层面。我离开锡兰时，会把他推到第五层面。”巴巴的静坐闭关愿望，似乎只是联系这个高级灵魂的借口。

这期间，大阿迪于1月19日来到锡兰，和巴巴待了两天后返回印度。1月26日，在班达拉维拉，巴巴会见《锡兰观察家》报社一名记者。记者问及圣雄甘地，印度，宗教，他沉默的目的和访美原因，巴巴回答：

看看甘地的消极抵抗运动。这从灵性角度极好，因为它含有真诚，真理和非暴力。莫问我它作为政治武器的价值。我与政治无涉……

至于贱族问题，我爱贱族。他们贴近我的心。不久前，我召见他们的领袖安贝卡博士，建议他怎么做。我认为正统印度教的态度愚蠢，但就此为止，因为我不谴责任何人，也不憎恨任何人。

我的宗教？我不属于任何宗教，却又属于每个宗教。爱是我的主媒剂。只有通过爱和真诚，才能获得无限者。我不相信教条和仪式。可在生活的每个领域——艺术，科学，自然和美——证悟神。这就是我的宗教。

我已沉默8年。这不是什么誓约，而是出于灵性原因。很快，我的布道使命将开始。我在美国开始的原因是，陷入物质最深，结果也受苦最大的美国，是新灵性再生的首发地。美国只需要一位大师的指引，将其物质能量导向灵性高度。

你们锡兰是个极美的国家。我会再来。我很快会回印度，之后在经中国和檀香山赴美途中，会返回这里。

我会不会在这里建立埃舍？也许。

巴巴，卡卡和托德于1月27日返回科隆坡。1月29日巴巴在此禁食闭关，次日动身回印。巴巴和卡卡乘火车经马德拉斯到孟买，2月2日抵达，四天后回到纳西科。

与此同时，托德从锡兰乘船返英，因为巴巴叫他护送西方女子来印度。禅吉1月10日离开上海，1月28日在孟买与韦希奴，佳尔和小阿迪会合。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西方人到印度

巴巴在纳西科和满德里待了几日后，返回孟买。2月10日，他突然决定不办理波斯护照，办英国护照，遣大阿迪去英国领事馆领取表格。禅吉填写。巴巴照了像。在护照申请表上可辨别标记一栏，禅吉写到：“眉心疤痕。”疤痕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1914年石击留下的永久印记。对在申请表上签名M·S·伊朗尼，巴巴没有异议，因而轻松取得护照，返回纳西科。

回纳西科途中，巴巴开始为西方爱者到来做必要安排。为女满德里在孟买附近的堪迪乌里，租了马基尔的宫殿式别墅，在堂皇饭店为西方人订了房间。还计划在班达达拉一带为期三天的观光游览。

巴巴原计划叫西方爱者来印度生活半年，之后他同他们一起经中国和日本赴欧美。但像巴巴的许多计划一样，该计划也将很快改变。

在纳西科，一天，巴巴会见男满德里，伽尼·穆斯夫讲了下面这个梦：

在梦中，我看见一位圣人，他的相貌和身份我拿不准。我走过去，提了很多跟美赫巴巴有关的问题：他是谁，是什么，他打算对我们做什么，圈子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等等。

他回答我说，“你听说过有个叫耶稣基督的先知，在他之后来的是阿拉伯的穆罕默德。现今同一个人是美赫巴巴。还好你及时去跟他！”

巴巴点头同意。

之后不久，巴巴到美拉巴德视察，处理事务。回到纳西科，3月3日，他计划再次去孟买。临行前，巴巴做了件怪事：他无缘无故在胳膊上打了石膏。大家到孟买后，巴巴又做了同样的事，满德里不解巴巴此举所隐含的意义。当天晚上，达拉·达达禅吉遭遇严重车祸，几乎丧命。后来他来见巴巴，说，“巴巴，是您的恩典救了我。”巴巴建议他所有伤处都打上石膏，满德里这才意识到巴巴那么做的含义。

两天后，3月5日，巴巴应伯尔区王公邀请，访问该地区。他受到隆重接待，达善者数百人。第二天巴巴去考拉普尔，到大学与爱者见面，接着返回纳西科。

巴巴的弟弟贝拉姆携未婚妻佩琳，母亲希芮茵和妹妹玛妮3月15日到纳西科。3月21日，贝拉姆和佩琳在德奥拉里的帕西火庙完婚。婚礼令希芮茵不胜欢喜。次日在纳西科举行盛宴，巴巴也在场，参加者近300人。有很多娱乐活动，专业歌手马斯特·克里希那演唱了歌曲。

几天后，巴巴和男满德里开会，就西方人来访做安排，对彭度，韦希奴和大阿迪作了详细指示，还拟定好在印度各地旅行的完备日程。之后，4月3日，巴巴同女满德里到堪迪乌里。陪伴巴巴的，除了美婳、玛妮、娜佳、大蔻诗德、苏娜姨妈和小蔻诗德，还有馥芮妮，顾麦和女儿朵丽，琵拉麦·霍姆兹德和女儿希拉。

西方人已在欧洲会合，于3月28日一同乘S·S·维多利亚号客轮从热那亚出发。伦敦组包括吉蒂，玛格丽特，梅布尔，奥黛丽，敏塔，迪莉娅，克莉丝汀和昆廷·托德；美国组有伊丽莎白，诺芮娜和韦雯·吉森——姬慕·托赫斯特的丈夫不让她走，由韦雯替代。他们4月7日抵达孟买。

孟买爱者到码头迎接；馥芮妮·伊朗尼和迪娜·塔拉提为每个新来者戴花环。满德里负责把一行人带到堂皇饭店，在那里可洗浴休息。

下午2点，西方人被带到堪迪乌里，那里等待她们的是个惊喜。她们涌进房内，期望见到巴巴，不曾想小蔻诗德迎面走来，用蹩脚的英语说，“巴巴找！巴巴找！”

巴巴在房子里藏起来，指示蔻诗德西方人到时，叫她们找他。蔻诗德不大懂英语，她应该说的是“找巴巴！”，这让人人大笑，有人解释说她们应找巴巴。所有人都加入到这个捉迷藏游戏，最后迪莉娅找到了他。

巴巴走出来，他的王后美婳和别的女满德里伴随左右，身穿漂亮的纱丽。这是她们和巴巴生活以来，第一次被许可穿好看的衣裳。巴巴介绍了美婳，她们发现她正如巴巴所描述的——纯洁而美丽。接着，玛妮，馥芮妮，顾麦，娜佳，大蔻诗德和小蔻诗德被介绍给她们。顾麦的女儿朵丽生

病卧床，没到场。西方女子与印度姐妹交换礼物，女满德里帮她们穿上纱丽。

巴巴的爱不分东方与西方；

在他身边人人感到一体之精髓。

伴随至爱的日子开始，

挤奶女的心感动得难以言喻。

西方女子晚上8点返回孟买的饭店。见巴巴时，她们曾问克莉丝汀和奥黛丽能否同在船上结识的一些人交往。巴巴回答，“不可，绝对不可。你们出国来这里是为了伴随灵性大师。克莉丝汀和奥黛丽愿意的话，可以搭下班船回欧洲。她们必须踏上印度的土地，这已经做到。”巴巴的话被转告给奥黛丽和克莉丝汀，她们选择留下。

4月9日上午6时，巴巴将西方女子带回纳西科。他接着去了班达达拉，西方人4月10日在那里加入巴巴，逗留三天。巴巴带他们泛舟，领他们远足。巴巴曾特别要他们随时随地和他一起，不论他在何处。一次远足归来，他们见到非凡景象——闪电，云彩，日落和月升同时出现于天空。克莉丝汀不顾巴巴命令，顾自前行，巴巴不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那儿看景色。

巴巴严厉拼写道，“不遵循我的命令，你们来我这里何用？你们若是来印度娱乐观光，那就像旅游者一样去自娱自乐好了！这样的话，便不关我的事。同我一起散步的含义，你们根本不晓得。”

驻足观赏了一阵，伊丽莎白问巴巴，“您看事物跟我们很不同吗？”

巴巴微笑回答，“非常不同。你的眼睛虽小，却看得见世界。透过这些极小的洞口，你能看见广阔的景象。但你闭上眼时，才能看见我！”

迪莉娅说闭上眼她什么也看不见！巴巴回应，“你何时闭上了？真闭眼意味着你心中不存一念。心死才让眼闭上，只有那时你才会看见我的真相。为此我叫你们总是关注我，莫注意外界吸引。你们却追逐它们，从而失掉我！所以要小心按我说的做。”

当地一些村民来见巴巴，场面感人。其中有一位麻风病人，赠给巴巴一朵鲜花。巴巴立刻取下两片花瓣，一瓣给麻风病人吃，一瓣自己吃掉。他拥抱这个病人，表示他会痊愈。

在班达达拉逗留三天后，4月12日，他们都乘火车从伊加普里前往阿格拉。有20人随同巴巴；男子有小阿迪，佳尔，大阿迪，禅吉，伽尼，古斯塔吉，卡卡·巴瑞亚，彭度，韦希奴和昆廷·托德；西方女子包括奥黛丽，克莉丝汀，迪莉娅，吉蒂，伊丽莎白，梅布尔，玛格丽特，敏塔，诺芮娜和韦雯。

火车到纳西科火车站时，传来“胜利属于赛古鲁美赫巴巴”的呼声，数百人拥到站台等候达善巴巴。火车一停，人群高呼着涌向巴巴的车厢。有人流泪拜倒在他脚前，有人吻他的足和衣边——让西方爱者开眼的一幕。

4月13日到阿格拉，住入劳丽皇后饭店。巴巴遣小阿迪，彭度和韦希奴先行赴斯利那加，安排一行人在克什米尔的住宿。在饭店休息和晚餐后，晚上9点半，巴巴带大家去看月光下的泰姬陵。

狂喜弥漫于空气！挤奶女迷醉了，

被希亚姆·苏德的可爱，

被主奎师那的俊美——

这超出震撼人心的建筑和冉冉升起的圆月！

对泰姬陵的富丽堂皇一番评论后，小阿迪对吉蒂说，“它没有什么灵性。只是一座献给人爱的陵墓，一个国王对王后的爱。要是夏·伽罕将之献给对神的崇拜，则会伟大得多。”

巴巴对诺芮娜打手势，问她对泰姬陵有什么要说的。诺芮娜回答，“自从见到您，再无别的美能满足或打动我！”

巴巴微笑表示，“你还未见我真正的美和辉煌。”

次日，巴巴又带他们看日光中的泰姬陵，在此宣布了他的计划变动。西方人被召来印度生活半年，他们抛家舍业，离亲别友。此时到印度还不满一周，巴巴就通知他们，去完克什米尔，他们都回家等他。这让大家震

惊不已，如同提前离开哈蒙静修所和延期打破沉默，巴巴再一次教给他们在一切情况下的服从，灵活和忠诚。他们愿不愿意服从他？“愿意，”他们回答，巴巴满意。

4月14日下午5点，乘火车离开阿格拉，前往拉瓦尔品第，次日抵达。安顿下来后，巴巴评论此地，“拉瓦尔品第有个人，一个极好的圣人，是我在印度的首要特使之一。他给较低层面的很多很多灵魂发命令。拉瓦尔品第是印度的一个重要枢纽，旅客都必须在此停下，再北上克什米尔。”

4月15日下午3点，韦希奴，小阿迪和彭度在拉瓦尔品第与他们会合，大家乘三部车继续旅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与巴巴坐一辆车。从此地开始，巴巴隐匿身份旅行，所停之处都戴墨镜，用贝雷帽把头发藏好。

4月15日到穆里，在查伯斯饭店住宿两日。巴巴，满德里，托德，玛格丽特和梅布尔住在一座木屋，其余人住饭店主楼。

4月16日星期天，巴巴给西方人授述语录，他拼写道：“对神的爱达至顶点，便摧毁‘自我性’及一切欲望渴求。除了神与爱者合一，不存一物！这就是完美。

“你们不懂什么是爱；情感感情，强烈渴望和性吸引不算什么。当一个人想拥有什么时，那不是爱。”

巴巴接着敦促，“爱我，跟随我，服务我！”

吉蒂问，“我们怎样协助您的工作？”

巴巴回答，“爱我，按我说的做。纯爱会使一个人明白。”

当天是复活节，巴巴带大家参观了一座小型基督教堂，他评论说，“一切的崇拜都回到我这里。基督徒、穆斯林或犹太教徒心中祷告里的叹息完全相同。他们都无分别地渴望同一个神。”

穆里是个兵站，当天巴巴一行在山边散步时，目睹几个英国士兵残忍对待当地人。巴巴说，“这是印度受到的待遇，这些人因为贫穷而忍受。但印度，就像埃及，将在20年内赢得独立。虽有种种过失，英国人也有一些优点。做了不少好事，也危害不小。注定如此。一些印度人已在英国出

生，也有英国人将在印度出生。我最喜欢美国人，意大利人心好；但我不喜欢阿拉伯人的行为——他们充满淫欲！”

大部分时间，巴巴严格命令，谁都不得随意行动，撇下他。不过在穆里巴巴准许他们两人一组外出观光。吉蒂走了很远后，深感不安，对迪莉娅说她要回旅馆。迪莉娅也有同感，二人返回住处。巴巴见她们回来，把她俩叫来。指出，“只有你们俩个感受到我希望和你们在一起。我有重要的灵性事情要告诉你们，但这会儿没情绪了，因为你们都不在这儿。”

这对她们是个警告——不论何时巴巴许可，都要和他在一起，忘掉外界吸引。心专注于巴巴时，就不受外部事件影响。即使在活动中，专注于巴巴者会同时远离它们。“切莫错过和我在一起，”巴巴又说。“你们总是会错过什么。”他让她们出门，但也要她们的思想和他在一起。

巴巴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进行长时间讨论，为他在西方的未来工作制定计划。

4月18日上午6时，巴巴一行分乘数辆出租车离开穆里，前往克什米尔，一路飞速行驶，当日下午5点到达斯利那加。经喜马拉雅山区时，路遇塌方，清理后方可前行。奥黛丽一向恐高，她后来回忆说，每次与巴巴旅行，她都有一种绝对安全感。她患了痢疾，巴巴命她禁食一天，只吃一只红桔。她第二天就全好了。

先行的男满德里已租好四艘可住宿的房船。女子们不晓得克什米尔的天气有多冷。她们以为印度4月时值夏季，会是舒适惬意，已将暖衣箱全部从孟买托运至科隆坡——他们将从这里前往中国。在寒冷的斯利那加，需要买毛衣，巴巴指示她们勿买别物。伊丽莎白本想买点别的东西，但她服从了巴巴的愿望。

巴巴率众乘巴士到斯利那加各景点观光，还授述灵性语录。晚间在他房间度过，听印度和西方唱片；碰到有灵性意义的词句，巴巴会解释其义。

4月19日下午，巴巴带他们乘房船，到距离斯利那加约4英里的达尔湖游览。途中在船上用茶，吃三明治。背景是喜马拉雅山脉，湖光山色美

不胜收，但天气寒冷潮湿。大家在船里都穿着厚衣，裹毯暖身。他们到哪里，哪里都是冷得反常的4月天。巴巴对此评论，“我转动了钥匙。”

看到女士们的惨状，为转移其注意力，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巴巴令船靠岸，带大家在草地上来回跑步。巴巴兴致盎然，活力十足，这段游戏时光改善了大家的心情。

4月20日，巴巴一行乘两辆巴士和一部轿车到哈瓦村。巴巴乔装改扮以免被村民认出，带他们看他1929年禁食闭关处。巴巴指了指一座山，表示，“那里有基督的使徒巴塞罗缪和德丢埋葬他的地方；他们是随他从巴勒斯坦而来。”

身处地球最美的地点之一，西方人感到四周弥漫着灵性气氛。他们在哈万感受到难以描述的和平宁静！

从哈万返回途中，一个矮小、衣不蔽体的男子，又唱又跳从路边冲出，追着汽车跑。巴巴对他微笑。一名女子想给他钱，但巴巴制止。他警告大家，“别嘲笑貌似奇怪的行为。他不是疯子。”巴巴后来告诉他们，“他是借用的特使，为执行灵性工作只得装疯。在克什米尔还有三位特使——都是老年男子，不是疯癫类型。”

4月22日，巴巴遣韦希奴去孟买，为大家安排航程。早上，巴巴带队漫步湖边。下午3点，乘巴士到曼斯巴尔湖野餐。道路泥泞不堪，有段路大家只好徒步，巴士空开。天气寒冷，路况糟糕，但景色可爱。巴巴再次和大家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快乐有趣。他们从不同路线回城。

4月23日星期天，是他们在斯利那加最后一日；天气又阴冷起来，但下午大家都同巴巴出去散步。中途，巴巴忽然在一条小巷坐下，几个穆斯林在那里祈祷。巴巴打手势，“他们很幸运，祈祷时我在这里。”

回到房船，巴巴指示伊丽莎白和诺芮娜回纽约；托德去意大利的圣玛格丽塔，等候进一步指示；其余人前往马赛，等巴巴的电报，是接着去英国还是在热那亚等他来，从那里陪他赴纽约。

在克什米尔，一天夜里，他们围坐在熊熊篝火旁，一位西方人问巴巴，“您怎么知道您是谁——您是万物之源？”

巴巴回答，“在一切开始之前我就知道。我来自我自身的大我。一个人除非存在于那个存在，否则就无法知道存在。”

4月24日上午，驱车离开斯利那加，路经穆里，当晚11点到拉瓦尔品第。次日下午2点乘火车前往孟买。两天的车程。巴巴曾指示西方人到了孟买直接去码头。因此4月26日火车到德里时，禅吉和小阿迪去找铁路官员，要求在去孟买港的火车上加一节头等车厢。英国官员同意，但他出了点错，不但不承认，反而辱骂禅吉。这惹火了阿迪，谴责此人态度不佳，叫他给禅吉道歉。这人口里应承，但碍于其他人在场，没有道歉。

正在这时，巴巴走进办公室。一见巴巴，英国官员立即起身，把椅子让给巴巴。巴巴问小阿迪出了什么事，小阿迪便对巴巴讲了事情经过，巴巴因他指责那位官员，给了小阿迪一记响亮耳光。该督察随即按巴巴的意愿安排好一切，但费了些时间，火车晚了两个小时才离开德里。巴巴通过给小阿迪一巴掌，使这项工作得以完成，尽管是那位官员的错。

一路上，巴巴通过讨论他们的重聚计划，让西方人保持快乐，不给他们机会多想即将到来的别离。4月27日抵达孟买，西方人乘不列颠号客轮当天离开印度。他们的半年行期两周即告结束。巴巴将他们留在码头，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戴上黄色太阳镜和贝雷帽，大步走开。

在满德里陪同下，巴巴前往达哈奴，在那里住了两日，5月1日返回纳西科。

两周后，5月14日，巴巴离开纳西科到美拉巴德，次日去孟买办理签证。5月20日一早同古斯塔吉，大阿迪，弟弟佳尔，韦希奴和查干驱车回纳西科。当天，大阿迪和佳尔后来遇到一场严重车祸。巴巴一整天不安宁，不断询问他们。巴巴曾叫阿迪在某个具体时间赶到，但他不知怎么耽搁了。由于没有准时，他遭遇车祸，被送进医院。

第二天，古斯塔吉的兄弟斯拉姆森，在离开很长时间后，出乎意料来看巴巴，让大家倍感惊喜。

早在5月9日，巴巴曾指示禅吉给圣雄甘地写信，在他们之间安排一次会面。但甘地在禁食，无法亲自回信。下面这封寄给禅吉的信，为甘地的一名助手代写：

1933年5月15日

普纳

亲爱的达达禅吉兄，

你9日给尊敬的甘地吉的来信已收到。他从开始禁食当日，已停止接待来访者。如果师利巴巴来，他会见巴巴，但无法谈论或讨论事情。

今天他已完成6天的禁食，可以说他的健康状况迄今一直良好。

马达拉达斯

收到这封信后，5月25日巴巴指示给甘地发去如下电报：

普纳，塔吉赛夫人别墅转圣雄甘地

我知道你禁食苦行的灵性意义，它将极大地服务贱族事业。

我的祝福。

最后的关键阶段也将过去。

我很快要去欧洲，但灵性上始终和你同在。爱。

巴巴

纳西科萨若希汽修有限公司转

5月28日星期天，巴巴和几个满德里离开纳西科，前往普纳和孟买。在孟买，对理想男孩的寻找继续，但满德里带给巴巴的每一个男孩，均被巴巴否决。

巴巴离开期间，6月3日至5日，“一切信仰会议”在纳西科圈子影院举行。巴巴也被邀，但没参加。不过，在6月3日，他（在孟买）授述一篇讯息，由拉姆玖·阿卜度拉在大会最后一日宣读：

除非且直到彻底证悟——一切信仰的目标，信仰终归是信仰，无论盲目与否。一旦证神，就丝毫不存在信仰的问题，正如不存在让人相信他是人的信仰问题一样。一个人超越了所有的信仰界限，才会感受到自己与无限等同，发现同一个大我显现于万物。

在孟买一周左右，6月6日，巴巴同彭度，韦希奴，查干，拉姆玖和儿子达度到巴赛的视察招待所，但发觉气候不适宜，于6月8日返回纳西科。

巴巴6月10日又到孟买，为临近的欧洲之行做最后准备。他一到就问禅吉船舱有无订妥。禅吉说已订好，但巴巴追问，“你确定都没问题？你亲自看了没有？”禅吉保证一切妥当，但巴巴再一次叮嘱，“要万无一失；再复核确认一下。”禅吉满有把握，但巴巴反复敦促，他心疑起来。适逢周六，订票办公室关门，只能等到周一，他们启程那日。

6月12日上午8时，巴巴和满德里从达答尔匆匆登船；一大群人在等候为巴巴送行。一上船禅吉就发现他们的船舱被调换，巴巴要求的外船舱变成内船舱。禅吉这才明白巴巴话里的意思。他感觉很糟，不敢面对巴巴。巴巴只得在狭小闷热，没有面向大海的窗口的船舱里，忍受11天的旅行。错误出在哪个环节，禅吉从未弄明白。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访问意大利

第五次出国旅行中，巴巴由禅吉、彭度、小阿迪、卡卡·巴瑞亚和拉姆玖之子达度·阿卜度拉陪同，从孟买乘坐维多利亚号轮船出发。到热那亚的航行很糟糕，巴巴情绪不佳。他的船舱很小，因舱位等级不同，满德里不能经常见他。更糟的是，他们几乎全都晕船。卡卡·巴瑞亚全程陪伴巴巴，而船舱连一个人住都嫌小。

同船有两三个王公，但巴巴不想见任何人。为避免被认出，他只在船上员工区散步。一次他简短会见了孟买法官纳那拜·詹勒瓦拉。6月16日在亚丁停靠时，巴巴允许一些帕西爱者上船达善。

一周后，6月23日，巴巴抵达热那亚，吉蒂和敏塔来接。在奥斯托利亚·贝尔格兰诺饭店住宿两日，诺芮娜、伊丽莎白和艾妮塔·德卡罗赶到，驱车将他们带到圣玛格丽特。伊丽莎白在距波托菲诺主广场不远的崖顶，租了可鸟瞰地中海的阿塔恰亚别墅。巴巴，满德里和西方人6月28日入住；别墅不够大，住不下所有人，在圣玛格丽塔另租了一所房子。

这次在意大利，巴巴让人人忙碌，尤其是写作、打字及类似工作。吉蒂和敏塔先到波托菲诺做准备。吉蒂做总监。赫伯特·戴维7月4日到；奥托·哈斯-赫杰，海蒂·默敦斯和女儿安娜·卡特里纳从苏黎世赶来；伊妮德·柯菲从米兰来；维克多和爱丽丝·特劳-菲舍也从维也纳来到。爱丽丝几年前在纽约一次茶会上遇到诺芮娜，之后频繁通信；诺芮娜对巴巴讲起她，巴巴叫他们也过来。

队伍可谓庞大。小阿迪，禅吉，伊丽莎白和伊妮德一般为巴巴和奥托打字；伊丽莎白还负责开车和记账；诺芮娜做翻译及联络；昆廷·托德处理信件；吉蒂，艾妮塔，迪莉娅，梅布尔，玛格丽特，敏塔和韦雯分担家务；赫伯特撰写他在俄国的经历，并协助巴巴编辑《问与答》小册子；卡卡和彭度帮忙做饭。

大家对传播美赫巴巴的讯息热情无比。诺芮娜和姬慕帮一致认为，是让世人了解美赫巴巴、他的教导和工作的的时候了，尤其鉴于当时报纸上对他的不荒谬也纯属谣传的不实报道。他们还感到在他打破沉默和显现前——他反复说不久将要做的，让大众了解美赫巴巴。因此，他们在波托菲诺忙着收集汇总有关大师的资料，以问答的形式编辑成小册子出版。

天性快活的艾妮塔和托德会用好玩的故事让巴巴开心。一个阳光和煦的美好下午，爱者们和巴巴坐在阿塔恰亚的台阶上，巴巴突然看着艾妮塔，拼出：“你知道，我是神又是人。”

艾妮塔一震，心想：“我根本不晓得神是什么。”她看着巴巴，回答：“可是巴巴，我连作为人的您都不懂，又怎么能懂得作为神的您？”又说：“哦，瞧，没关系的。我们都会犯错。您可以把您自己叫做神——您怎么喜欢就怎么称呼自己。其实没关系。我还一样爱您。”

巴巴无声地笑得前仰后合，边摇头边对禅吉打手势：“啧啧。艾妮塔真不可思议！你知道她刚才对我说，就算我弄错了，说自己是神和人，这其实也没关系，对她并不重要。她对此绝对漠不关心！”

在波托菲诺的日子，也是为了游戏，歌唱，美食和陪伴神人漫游。但连续在巴巴身边，在他的爱火里焚烧，他们却口唇紧闭。这就如同玩火取乐，同时保持笑脸和平静举止。爱者只有和人身上帝一起时才有这种体验。

巴巴在波托菲诺逗留期间，夜晚月洒清辉，星光璀璨。一天夜里，别墅四周万籁俱寂，仿佛给人类传递着人间的和平喜悦讯息。爱者和满德里围聚在巴巴身边，他身穿深蓝色外衣，美得超凡。沉默的气氛醉剂一般，令他们凝固。

月光照着巴巴的脸，茉莉花馨香四溢，背景蝉声阵阵。“那是和巴巴一起，最美最醉人的时刻之一，”迪莉娅·德里昂回忆，“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不发一语。”他们能看见巴巴的笑容，飘逸的头发仿佛在发光。

太阳化身在微笑，

笑容捕获爱者的心，

“巴巴，您真美！”

您真的是神又是人！”

他们凝视着他，过了一会儿，巴巴静静回屋。他的沉默爱曲在他们内里回响，他的威仪形象永留他们的心灵之目。他们上床休息，但怎能入眠？

他们融入且迷失于他的光辉，

如阿朱那，他们的陶醉来自神人的美和光。

这是他的真我光辉，今夜在波托菲诺别墅的露台上，他稍许示现了一小点。

在这座古老的别墅居住一段时间后，一些西方爱者得到相当不同性质的经历。有人称房子里有鬼，曾站在他面前，越长越高。有人说她睡觉时头发被拉；还有人听到响动。一天深夜，对这些故事余音未了的迪莉娅·德里昂以为看见鬼，大声尖叫。结果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靠在对面的窗上，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巴巴得知后，不无幽默地说：“你们西方弟子有一点我喜欢——你们的勇气！”

不过巴巴确认，别墅里是有一个鬼魂。一次卡卡守夜，巴巴午夜起床，走出房间，叫他跟上。一片漆黑中巴巴走下楼，在一级台阶上坐了几分钟，然后回屋。卡卡问他深夜此举何为，巴巴解释：“这里有个鬼魂，500年来一直渴望获释。今晚我放了他。”【鬼魂即自杀，没有肉身，在魂魄界漂浮数世纪的人。这种鬼魂必须通过附体，来消耗其剩余的浊业相。赛古鲁和阿瓦塔工作的一个方面，是把这种灵魂从魂魄界解放出来，让他们再生为人，继续在人类意识正常进程中前进。】

敏塔再次问巴巴她可否像上次在圣玛格丽塔时那样，夜里待在他的房间，但这次巴巴未允。

此次访问期间，一个名叫迪纳的意大利男孩被带到阿塔恰亚，留在巴巴身边。之后不久，巴巴决定到罗马作短暂访问，诺芮娜，伊丽莎白，敏塔，吉蒂，赫伯特，彭度，禅吉，以及男孩达度·阿卜度拉和迪纳随行。动身前，巴巴要留守者准备一些小品，等他回来上演。

7月6日午夜，伊丽莎白驱车载巴巴到火车站，火车12点半开。上车前，巴巴感觉极其不适，不过上午8点15分到罗马时，他完全好了。身体疾病似乎总是发生在他的重要灵性工作之前。

入住爱丽舍饭店，巴巴通知诺芮娜：“我想联系求道者，但只在今天见他们。下午3点安排与他们会面。”

早餐后，巴巴坐车游罗马七丘，接着到梵蒂岗参观圣彼得大教堂。巴巴头戴法国贝雷帽，以便藏起头发，但不希望按要求脱帽进教堂。于是被随行者四面掩护，在教堂内走动，没有摘帽。巴巴径直走进，站在大教堂中央的圆顶下；他将脸转向四面，在空中打着手势。随后大步流星从西门走出，不许大家流连观看精美的绘画和雕塑，其中一尊是德拉·罗比亚的“圣母哀子”塑像——诺芮娜在《奇迹》一剧中所扮角色的造型。

接着巴巴去参观卡皮托山、古罗马广场和竞技场，他进去了几分钟。后又叫人驱车带他绕行贝尼托·墨索里尼办公室两次。

巴巴曾要诺芮娜安排下午的会面，俄国革命前诺芮娜在丈夫出任大使期间，曾和他在罗马生活过。遗憾的是，她已离开意大利多年，连最亲密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要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电话通知他们来见一位印度灵性大师，几乎不可能。诺芮娜把认为值得见巴巴的32人写成名单，交与巴巴过目。

巴巴看了一眼，只留三人，其余全部划掉。他们是一名俄国军官，一个单纯善良的意大利人和一位极世故的年轻哲学教授。诺芮娜没费什么力气就说服头两位前来；他们与巴巴的会面真诚有益，但教授的态度却抵触消极。对这个年轻哲学家与美赫巴巴的会面，诺芮娜这样描述：

**听了我在电话上对一位至师的热情描述，他断然拒绝接受对这个“可疑人物”的拜访。当我建议说，他为了自己的求道，要更敢于冒险时，他同意了。**

下午2点在爱丽舍饭店，他站在自己曾嘲讽为“你的超人”面前，态度傲慢尖刻。他冷眼观察衡量巴巴，好像在为一篇报刊文章作记录。

巴巴显得无比简单，和蔼邀他坐下。这位年轻饱学之士立即展开心理攻势。他从冰冷智力的学识角度，挑衅检验巴巴的“知识”，问题一个接一个。对这种复杂至极的盘诘，巴巴以如此清晰的智慧和简洁精确的句子作答，我作为翻译，感到神圣《福音》活了起来。

但教授还是不满意。他不是在接受状态。不能正面领悟巴巴的纯智慧。头脑被自身的二元挣扎弄得模糊一团。突然，受失控的内心愤怒地驱使，他打断巴巴，从而结束了其尴尬境地（也令我们所有人释然）。他转向我，说：“告诉你的大师，他没给我什么新鲜答案。他不过是把老掉牙的真理公式整个又重复了一遍！”

在神圣极乐中如如不动的巴巴，只是幽默善意地笑笑，把手放在这个激动的年轻人头顶，即刻化解了尴尬情形。巴巴望着他的眼睛深处，立刻止息了其头脑风暴。似乎将年轻人的生命能量转化为更深实质。他开始深呼吸，好像头脑的反应状态停息。我亲眼看见，他成为一个被动的恩典接收容器。

意识扩展瞬间发生。过了一会儿，他恢复常态，向巴巴垂下头，表情如同受洗后的新生灵魂，说：“我知道爱是一切问题的唯一答案。爱是真理，您让我意识到这点。现在我知道只有爱才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二元和生活战役。”随后对巴巴跪下，说：“把我的整个生命拿去，听凭使用。”

巴巴回答：“不要疑惑；不要挣扎。不用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只是全心全意努力制造与神合一的渴望。这种渴望将让你见大我。”

巴巴又提醒他，说：“我刚才给你的瞥见不会持久，但你会越来越理解真理。你会越来越深入之，时机成熟时，你将能够极大地服务人类。”

他离开巴巴房间，在关上的门前站了一会儿。含泪对我说：“想想看，我不想见神！感谢你让我来。凡是我能为他做的，务请告诉我。我随时听候调遣。”教授擦了擦两腮，慢慢离去。

上述会见后，巴巴一行到阿拉贡奥柯索，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及政客和各行各业者喝咖啡聚谈之地。咖啡馆位于异常繁忙的罗马市中心。他们在路边座位落座，点了甜卷、蛋糕和柠檬冰茶。巴巴观看过往的人群车辆，同身边的敏塔和诺芮娜打手势交谈。他们正放松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金发中年男子开一辆红色菲亚特敞篷跑车，从他们面前缓缓经过。巴巴后来解释说，这是他在欧洲的直接特使，管他叫“克里斯蒂诺”。巴巴说赫伯特在华沙联系的间接特使，接受克里斯蒂诺的命令，克里斯蒂诺同妻子在罗马生活，但妻子对他的灵性地位一无所知。忽然巴巴“离场”，大家都转向他，静静坐着，过了一会儿他眼皮眨了一下，起身表示该走了。（注：克里斯蒂诺是欧洲的直接特使。世界上有四个这样的直接特使，亚洲、美洲和非洲各有一个。他们都从第四层面发挥职能，利用该层面的巨大超自然能力利益他人。）

巴巴虽乔装出行，街上还是有几个人盯着他看。巴巴一行走到一家影院，观看电影《白影》，一部轻松欢快的影片，巴巴尤其喜爱片中的夏威夷舞蹈。他们回到饭店，都上床休息，但巴巴整夜都在不可见的层面工作。

次日上午，他评论说：“我在罗马的工作已完成。比我预期的要快。我们得今天下午回圣玛格丽塔。”

离开波托菲诺到罗马之前，巴巴曾给出严格命令，外人一律不准来别墅用餐：“哪怕是大天使加百利！”但7月8日这天，从波托菲诺来了电报，问某个人可否来用午餐。巴巴明显不悦，不无讥讽地说：“大天使加百利都不行，他们还是问！”

早餐后，驱车游览这座大都市。这次他们乘两部车，参观拉特兰宫，几处罗马喷泉，梵蒂冈博物馆和美术馆。巴巴匆匆走过美术馆长廊，到西斯廷教堂坐下。彭度出于好奇，问他罗马教皇、红衣主教以及绘制壁画的艺术家的灵性意义。巴巴只是说：“今天此地真正得福。”

午饭后天气炎热。诺芮娜安排了更多会见，但罗马人太随性，姗姗来迟。巴巴告诉诺芮娜：“他们不守时，我不见。”诺芮娜恳请巴巴原谅他们，他见了几个人。

艾妮塔从罗马订购了一幅画的复制品，巴巴同吉蒂和敏塔去为她购买。之后全体乘出租车到火车站，但司机漫天要价。迪纳和附近站立的一名警察提醒巴巴一行不要付。达成更合理的车费，他们乘火车离开罗马，于当夜 11 点 45 分抵达圣玛格丽塔。

巴巴似乎不喜爱罗马，高兴回到海边。但没人在车站迎接，巴巴表示很失望。他们只得雇车回别墅，所有行李都自己携带。情绪不佳且极度疲惫的巴巴径直回屋。

昆廷·托德有一个自称茹阿诺·波吉斯拉乌的好友。57 岁的茹阿诺（真名叫伊尔芙瑞达·卡姆罗斯）做过歌手、演员和商人，丈夫瑞查德·马丁为纽约都市歌剧团著名男高音。茹阿诺旅居巴黎，托德 6 月从印度回英途中，在巴黎逗留，对茹阿诺讲了美赫巴巴。

茹阿诺恰好有两位朋友从纽约来访：诺妮（亨利·贝尔·盖利夫人）和女儿拉诺。晚餐时，托德跟三位女士讲起美赫巴巴。

拉诺一边用心听托德的美妙讲述，一边想：“这人说得太夸张了。不会有多真实。”

接着托德给了她们一张巴巴的照片。诺妮看了，激动地大叫：“就是这个人！”拉诺问她在说什么。诺妮回答说 1932 年 5 月的一天，她浏览《纽约时报》时，注意到一张长发男子的照片。她感到想见他的冲动。正是同一个人——美赫巴巴。

拉诺的心也渐渐被巴巴的容颜打动；这是她的主的照片，她的心认出了他，即便是头脑反抗。

那天晚上，托德答应茹阿诺，巴巴到欧洲时，会联系她。他还告诉诺妮和拉诺，巴巴计划接着去美国，她们可在纽约见他。之后不久，诺妮和拉诺回美，期望在那里见巴巴。

托德在意大利见到巴巴，对他讲了茹阿诺，诺妮和拉诺。巴巴指示托德写信邀茹阿诺来波托菲诺见巴巴。她7月8日到达。

巴巴返回当天上午，托德去把茹阿诺带到别墅。茹阿诺这样描述第一次会面：

巴巴住的房子在一座高山上，俯瞰地中海，四面是美丽的公园。我们一进大门，我就开始哭泣，越往山上爬，哭得越厉害。我羞得不行，不成样子，却止不住哭泣。到了房子，我整个惨不忍睹。托德给我一杯水，但无济于事，这时门开了，巴巴站在那里。

我不记得做了什么。只知道盯着他，看啊看。很可能只有片刻，但我感觉好像过了很多时代。我用手捂住脸，哭得更厉害。

我永远忘不了巴巴怎样慈祥地把我领到沙发前，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拍我的手。我一边抽泣，一边试图向他表达我对自己哭泣不止的歉意。他对托德在字母板拼写道：“告诉她本该如此。”

我很怕他会让我走，于是问他会不会叫我走；我的至爱巴巴摇头说不。我被告知每天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4点至6点来花园。凭借教堂钟声，我分秒不差地执行这些指示。

我哭了10天。不知道吃了没有，也不知道睡了没有。只想着何时回到花园。有时我见不到巴巴。一次他把我领到窗前，指着下面的大海，在字母板上拼出：“我就像海洋。淹没在我里面，你就会永远活着！”

茹阿诺的泪水净化了她的心灵，将之点燃。她正视自己的命运；她永远属于巴巴。

7月9日晚，托德、玛格丽特、梅布尔和迪莉娅演了一部小品，这是巴巴要他们在他访问罗马期间准备的。主题是巴巴一再对他们讲的：“你们若为我找到一个完美男孩，我就打破沉默。”

因此，他们创作了一部小品，剧中他们都成了老年人，完美男孩终于找到，却收到巴巴的电报，说一切延期！这让他们晕倒，边倒地边盟誓：

“我们依然相信！”剧后，玛格丽特和托德跳滑稽舞，模仿某些缺少信心而离开巴巴的弟子，梅布尔、艾妮塔和迪莉娅模仿非洲酋长及其部落。巴巴大为开心。

一天下午，他们和巴巴坐在悬崖上，谈起往世的话题。敏塔天真地自称曾是主奎师那的伴侣——拉姐。诺芮娜觉得她是玛丽——耶稣的母亲。其他人也各说各的前世，但巴巴不置可否。

提及这件事，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一次回忆说：“幸亏那天没人自称埃及艳后，谢天谢地！”她认为整个事情都可笑，开玩笑：“巴巴，我什么都不要——不管什么前世。我只想今生成为您的未婚妻。我想做您的未婚妻，但永不会求婚。我要永远做您的未婚妻！”巴巴很高兴，打手势表示她说的很好。几天后，巴巴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埃及蜚螂戒指，套在玛格丽特手指上，令她极为感动。从未摘去过，此后多年她给巴巴写信会署名：“托马斯的未婚妻。”托马斯是一年前在圣玛格丽塔巴巴扮成的小男孩，来找她上舞蹈课。

1933年7月10日星期一，是美赫巴巴沉默8周年纪念日。对于西方人，这是深刻体验大师工作方式和能力的一天。茶后，巴巴带约15人沿悬崖散步，告诉他们：“今天我们好好锻炼一下，爬爬这些悬崖，每遇到这种陡壁，我就跃跃欲试。记着，要一起跟上。”

看完美丽的意大利天空，巴巴带他们沿一处陡崖下去，到大海。一同到了一处后，有些人开始落后——因为习惯的闲聊。到大海的最后一段下坡，有人因为太陡太危险，止步不前。只有巴巴，赫伯特和韦雯下到底部。巴巴不见其他人，响亮击掌叫他们跟上。艾妮塔很快来到，其他人也试图慢慢跟随，但不能下到底。托德在崖顶叫他们回去。他们以为是巴巴的命令，原路返回，同托德和梅布尔一起回到别墅。

巴巴没按原路返回，而是开始爬另一处峭壁。他轻盈敏捷地攀登光滑的岩面，赫伯特、韦雯和艾妮塔别无选择，只得跟随。巴巴对年轻女士很温和，在难爬的地方，伸手帮忙拉她们一把。赫伯特认为这种冒险象征着在一切情况下，甚至在危险面前，跟随大师。因而勇敢向上爬，相信巴巴的保护。

然而到半山腰，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进退维谷。没有可辨易行的路到崖顶。巴巴和赫伯特试了几处，留下女士们等着，然而他们上面全是陡直的岩石，两边也都几乎垂直入海！

赫伯特在一处试了近 20 分钟，抓住能抓到的树根树枝。心狂跳不止，但徒劳无效。倒是有一条小道，但头顶一块巨石突出 15 英尺，挡住去路。巴巴试了试，爬了上去，身后碎土纷落。他击掌叫赫伯特跟上，随后消失不见。

巴巴最后的信号是叫他们跟上，故赫伯特叫韦雯上来。她勇敢地试了试，但体力渐渐不支。他们吓得不敢往下看，大呼巴巴救命。赫伯特慢慢地从危险的立身处——松土滑苔覆盖的岩石——滑落。动一动就会把碎土石块，砸到韦雯脸上，后者正绝望地抓着岩石凹处，紧贴光滑的岩壁，动弹不得。艾妮塔在她下面，尽力抓牢不敢放松。

其他人已回别墅，奇怪都两个小时了，巴巴一行还没回来。与此同时，巴巴爬上一个更高的悬崖，响亮击掌引人注目。住处离他至少有 1 英里，无人听到。

意大利男孩迪纳走出房子，碰到一位牧师，告诉他悬崖那边有人击掌。迪纳跑向巴巴，明白他的手势是叫拿绳子来。他冲回厨房，告知正在做晚饭的卡卡，小阿迪和彭度。他们扔下锅灶，带绳子立即跑去。

这时，恐惧到极点的韦雯嘶声大喊：“巴巴！巴巴！”她丝毫松懈不得，否则会掉下 15 到 20 英尺，砸到艾妮塔，接着滚落 300 英尺坠入大海。赫伯特也倍感焦虑，试图安慰她，说有人就来帮忙，要坚持。艾妮塔与其说害怕，不如说困惑，纳闷怎么跟巴巴散回步竟发生这种事。“懦夫死一千次，英雄只死一回”，这句话不断涌入她的脑海。

这时彭度带着绳索出现在崖顶。巴巴也来了，帮助把赫伯特和韦雯拉上来。彭度沿悬崖一侧滑下，把绳子递给艾妮塔，她也被拽了上来。艾妮塔曾回忆此事：

令人惊异的是巴巴的大美。我仿佛第一次见证美为何物。我被拉上来时，巴巴看着我，那里——背向大海，峭壁和天空——是巴巴，

如同惊人的拜占庭壁画，面带至美的微笑。那一刻，我自忖：“再不会见到这种美了。”

巴巴似乎享受这种危险刺激，很开心。如艾妮塔描述，他的面容光焕发。回到别墅，他把所有人叫到图书馆，讲述了历险经过。他亲手递给赫伯特、艾妮塔和韦雯一杯葡萄酒，评论说：“我想把这种体验给你们所有的人，但有些人不听我的反复提醒，紧跟我。和我在一起，按我的希望死去，是真正活着。通过这次冒险，我做了伟大工作。消耗的能量，激发的情感和展示的勇气，被我用于灵性工作。”

一次，有人问到淫欲问题。谈话如下：

“据说一个人通过对抗淫欲，能培养真爱。您却教导，通过培养真爱，才能摆脱淫欲。”

巴巴回答：“爱的方法是直接的。其它方法则间接迂回，就好比吃东西时用手绕过脖子送到嘴里。”

“我遇到年轻女子时，”这名跟随者说，“不可取的念头就会进入脑子。但我若是完全回避，则感到在阻碍自己的发展。有没有法子摆脱这种困境？”

“西方这种异性间的自由交往，总体来说还好。但求道者若感到心中闪现最轻微的不纯念头，就应该回避。但他必须爱。为了避开这种念头，他应坚持这样想——他要爱另一个人内里的我。”

这人又问：“一个人能否通过性交表现和培养爱？”

巴巴回答：“如果你认为你在通过性行为来表现爱，那你就大错特错。驱使你那么做的是淫欲。纯爱是不可能通过性交来表现的；印象（业相）纠缠其中，冲突。”

在波托菲诺逗留期间，巴巴收到欧洲许多热忱仰慕者的邀请，邀他到他们国家访问。很多是诺芮娜和托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和罗马尼亚时联系过的。每个国家都去会花很长时间，而巴巴急于回印度。他取消了访问这些国家的计划，决定留在意大利工作。但他也允许很

多来访者到波托菲诺见他；让茹阿诺·波基斯拉乌和海蒂·默敦斯等几个人留在镇上，每天固定时间来别墅。巴巴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关照他的亲近者。

在这些被选者中，  
他制造着渴望，  
越来越多地饮他的爱酒。

其中一位来访者是C·D·德希穆克。他已在伦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来看望巴巴，住了4天。他问巴巴：“现在我该做什么？”

巴巴笑答：“只要别把我忘了就行！在大学里找一份工作，但要怀着确信——你这么做是为了服从我的指示。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但你得一直和我在一起。”

德希穆克博览群书，一度受克里希那穆提著作的影响，他问巴巴：“没有古鲁的帮助，就不可能在灵性道路上进步？”

巴巴回答：“把眼睛蒙上，去找我弟弟小阿迪。把他带来！”

阿迪在隔壁房间，德希穆克就问：“蒙着眼睛怎么能找到他？”

“先蒙上眼睛再说。”巴巴回答。

德希穆克迟疑地用一条头巾把眼蒙上，巴巴示意禅吉把他领到小阿迪的房间。禅吉照办，不一会儿德希穆克返回，巴巴问：“你因何不能自己去阿迪房间？”

“蒙着眼我找不到路。”他说。

“所以你需要识路者的帮助？”

“我想是的。”德希穆克承认。

巴巴又进而解释：“同样道理，你也无法找到道路。你被幻相所蒙蔽。若想行道，就得求助于知晓道路者，否则就会迂回不前，很可能头破腿折。一无所获。”

巴巴的解释打消了德希穆克的疑虑，巴巴开玩笑：“你一个哲学博士，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明白？或许是你的哲学让你糊涂？”

4天后，德希穆克返回印度，立刻在那格浦尔大学得到一份教授工作。一天在别墅同西方人交谈时，巴巴解释了在波托菲诺的一次“小型降临”：

我经常作为一位不知名的大师出生，曾和一些弟子，包括现在和我在一起的几位，来到波托菲诺。

那时的波托菲诺不像现在，没有房屋或建筑，只有一些棚屋。有一对夫妇每天都到这座山上，在别墅所在的地方待很长时间，然后离去。

一天，我碰巧独自上山。男人看见我，不高兴，但我走近坐下。他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说什么，静静走开。你们中的一位，听说后大怒，上山看见那对夫妇坐在那里。男人又被激怒，接着是一场扭打。你打着打着到了悬崖边。女人帮助丈夫，二人合力将你推下悬崖。但凡别人都会死去，但我的人不会。他被救。

我告诉给另一个弟子，他也被激怒，第二天上山，但没发现那对夫妇。次日他和被救的那位一起返回，见男人和妻子在那里。男人同我的两个弟子进行可怕的激烈打斗，严重受伤。

那天的悬崖历险，让我想起几百年前的这件事。

此次逗留波托菲诺期间，世界宗教联谊会主席给美赫巴巴发来邀请函，邀他参加1933年6月至11月在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举行的会议。巴巴回电说他回印后再做决定，到时通知他。

与此同时，跟巴巴进一步疏远的梅瑞迪施·斯达，1933年7月致信萨姆帕施·艾扬伽，详述他离开巴巴的原因：

“我无法再跟随巴巴，希望和他断绝关系。巴巴在查拉科姆时，我就有很多疑惑，现在对它们确信无疑。我的原因如下：

(1) 巴巴不是至师或理想的导师。

(2) 巴巴像儿童一样不负责地承诺，让人很难相信他的话。比如，他去年7月没在美国开言。

(3) 他对我和其他人做了各种各样的承诺，却不试图履行。

(4) 按西方人的标准，他对妇女的行为极不可取。故意鼓励女子们的歇斯底里。

(5) 他带一名欧洲男孩（卡尔·菲利普斯）去中国，引起丑闻。他成为报纸的笑柄。他的西方跟随者大多是歇斯底里的妇女；对严肃认真的男子他基本上无吸引力；坦白地讲，他在美国被视为不可取的冒险家。

(6) 我很少见过比巴巴更不安宁的人。

(7) 我一再看见他迎合最无可救药的人，只是为了得到他们的金钱或其它帮助。他跟我这么说，还背后嘲笑他们。他第一次去美国，只想如何集资。他跟我说他知道他的行为违背“大法”。

我认为这些都是重大嫌疑。巴巴宣称他打算做各种各样的美妙事情。除了这些旅行，他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却花掉7000（近10000）英镑。

他欠我400英镑。虽频繁答应到期归还，但还没归还。那是我的全部财产！你见到他，务请要他归还。”

尽管这些指控荒谬可笑，梅瑞迪施甚至向伦敦警察厅报案。一位调查官找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调查，坦白承认，伦敦警察厅未发现任何不利美赫巴巴之事。

梅瑞迪施·斯达完全不懂巴巴的方式。出于巴巴自己的原因，梅瑞迪施成为东西方之间的第一个连接，并将总是因而留名青史，无论有过什么错。

彭度为巴巴守夜，还帮助卡卡为巴巴做饭。一次，他们正在厨房忙碌，敏塔进来，坐下闲聊。彭度劝她莫久留，但她不听，还是不走。

男满德里同西方女子保持距离是巴巴的严格命令，反之亦然。巴巴曾就此警告男满德里，“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

敏塔正在厨房坐着，因她负责把巴巴的食物送到楼上房间，巴巴碰巧进来，立即训斥彭度和卡卡。彭度争辩：“巴巴，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叫她走，她不听。”

巴巴回答：“她不走，你们走！为什么跟她说话？就不能不理她？”巴巴严厉批评三人。敏塔承认是她的错，不应怪罪他们。巴巴带她离开厨房。

晚上提起这件事，小阿迪对巴巴说：“我们跟您这么多年，您还是不信任我们——对我们还是没信心！昆廷·托德天天跟妇女们说话，您从不说他。”

巴巴于是召集所有人，向他们解释服从是什么：“看看我的满德里。他们总是按我说的做。即使性命攸关，他们也不会违背我的命令。他们为取悦我日夜辛劳。你们要是连不跟他们谈话这种小事都不听从，你们的爱是哪种？”

“在这点上，比起我的满德里，你们什么都不是！”巴巴的指责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将会懂得，

爱歌不能随意唱。

只能跟从至爱的调子。

7月17日，一位德国诗人来见巴巴。巴巴喜爱他，讲了下面的故事，以谜题结束，谜底巴巴未予揭示：

从前有两只鸟，一雌一雄，形影不离。它们独立自由，随意飞翔。它们一直自由，但对真正自由一无所知。

一天，有人抓住它们，关进笼子。雄鸟用翅膀扑打笼子，希望冲出牢笼。但他的羽毛渐渐掉光。翅膀受伤，几近无知觉。

雌鸟却很聪明。她看到企图用翅膀扑打、冲破牢笼有多么愚蠢，因而安静不动，耐心等待笼门打开。这种明智之举使她免受伤害。

过了很久，门终于打开，鸟儿双双飞出。获释的一刻，它们意识到真正自由是什么。他们深知失去自由的痛楚。因为被囚禁过，后来的自由才有意义。

雌鸟飞走，雄鸟却不能好好飞，因为有一只翅膀断掉。他被猫吃掉！

现在告诉我，囚禁鸟的人是谁？双鸟是谁？猫又是谁？试着领悟此谜含义，就此做一首诗。

次日，7月18日，在别墅饭厅，巴巴解释了阿瓦塔的工作，引述《摩诃婆罗多》中奎师那和阿朱那的一个事件：

奎师那令阿朱那杀库如族人，阿朱那先是犹豫，接着拒绝，问奎师那：“我怎么能杀害自己的兄弟？”奎师那张嘴，叫阿朱那往里瞧。阿朱那看见奎师那口含整个宇宙，包括千百万云彩般出现又消失的库如族人。这才让阿朱那确信奎师那的大能，他投入战斗，杀敌无数。

这件事让阿朱那完全信任奎师那。接着奎师那给他看其宇宙身体，囊括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形体。这种见被称作未拉塔达善——大见。但这不是真达善。只是对大师宇宙身体的达善。阿瓦塔还有一个宇宙心，宇宙中的一切个体心皆与之相连。

由此你们会知道，连大师最亲近的弟子都会误解他的工作。为说服和赋予他们信心，大师们只好诉诸于奇迹。这就是奎师那如此做的原因。

巴巴接着又举了一个有关弟子信爱的例子：

斯瓦米罗姆达斯，是至师也是希瓦吉的古鲁。一次他在腿上绑了只芒果，叫来跟随者，假装疼痛难忍，咬紧牙关对他们说：

“我腿上长了恶疮，已感染，昨晚疼了一夜！根本睡不成觉，不知怎么办好。”

罗姆达斯似乎痛苦不堪。弟子们提出各种治疗，他说：“什么都不管用，除非有人吸出毒液，才会好。但脓液有毒，吸的人 would 会死。”

听此，所有人都犹豫了，除了喀延，大师最喜爱的弟子，他走上前，对着伤口吸起来。让他大感意外的是，他吸到的竟是芒果汁！就这样，拉姆达斯向迟疑的弟子们示范了喀延对他的信爱。巴巴又讲了一个斯瓦米罗姆达斯和喀延的故事，也是说明服从的：

一天，大白天，罗姆达斯却说天黑得很，叫喀延拿灯来，喀延即刻服从。

罗姆达斯为此给了他一巴掌，说：“蠢才！你没看见这是白天？”喀延道歉，请求宽恕，把灯拿开。罗姆达斯借这个例子，向希瓦吉解释什么是信心和服从。

哈菲兹说：

“无论我的大师说什么，我都毫不迟疑地全心接受。”

此乃绝对的信心和服从。但非常之难——可以说是不能——尤其对你们这些智力颇多、总是争论是非的西方人。

在喀延的例子中，他不但服从大师的命令，还实际相信罗姆达斯的话——即便他大白天说天黑！这种信任和信心的确不可能。迪莉娅·德里昂问：“这是不是说不应该思考或运用智力？”

巴巴明确回应：

丝毫不是！你可以使用智力，但不能以不信我的话或违背我的命令为代价。你可以思考；因为你只要有头脑，就得思考。你的心从不停止思考。它会在你的眼睛看见日光时，告诉你这不可能是夜晚。

记着，不要让头脑引导你不信大师的话！你必须思考且理解，但凡大师的言行背后，都有着某种重要原因和用意，总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他所做之事皆是为了最佳目的。因此照古鲁的话去做，让头脑想它要想的，但切莫服从它。就足够了。

巴巴拼写出最后一个信心故事：

哈菲兹的大师一次叫他和邻居回家把儿子杀了。邻居立即跑回家杀了儿子，但哈菲兹犹豫不决，心想：“大师凭啥叫我杀人？”对古鲁产生诸多疑惑，这时邻居抱着儿子的尸体返回。大师命哈菲兹把尸体远远埋了，哈菲兹照办。

他按伊斯兰习俗，在墓地上点了支蜡烛。忽然，他听见从火焰中传出声音说，“这是为我好……这是为我好”，孩子的无数形体从光焰中出现，上升复又消失。

惊骇不定的哈菲兹撒腿往回跑，甚至一路无处不见孩子的形体。这件事让哈菲兹确信大师拥有大能，他总是神秘地工作，不为误导人的智力所领悟。从那天起，他对大师的信心大增。

迪莉娅说：“有时我有不可取的念头时，就想巴巴知道这个，并且努力让头脑空白，来阻止它们。甚至现在，就算巴巴9月不打破沉默，我也不去想它，因为您每个行动的背后都有某个秘密和明确目的。”

巴巴满意，打手势：“没错，你现在弄明白了。”

7月21日，赫伯特和彭度前往巴黎。两天后，彭度到热那亚，赫伯特回伦敦。7月24日，巴巴离开波托菲诺前往热那亚，即日乘维多利亚号客轮启程赴孟买。对他的爱者，这一次的分离之痛尤其强烈，这是迄今他们和巴巴相处最久的一次。他们离他更近了；越近，分离痛苦越强。他们和巴巴相处近一个月，在同一个屋檐下，陪伴他，时刻啜饮神爱甘露。他们还体尝到巴巴的工作方式——让性情各异的人和谐相处，体验到他训练每个人服从命令的一些方法——以完美大师才有的方式征服人心。

巴巴安慰大家，他会尽早返回，还给每人分配了任务，以便他们在分离期间一直想他。他还说他希望他们尽可能多一些在一起生活，直到他返回。

美赫巴巴很喜爱波托菲诺，它在灵性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

波托菲诺有朝一日将像温达文——

和主奎师那有关的圣地。

巴巴在此让西方挤奶女陪伴，

波托菲诺海滨被泪水浸湿。

那里有巴巴的微笑，威仪，工作和游戏！

【注：温达文是印度北部乌塔尔帕拉德施邦的一座城镇。主奎师那降临期间，曾在乌塔尔帕拉德施邦的马图拉出生和生活，他的挤奶女住在几英里远的温达文。】

伊丽莎白·帕特森回美国后，1933年8月3日致信巴巴，表达了所有人的感情：

最亲爱的巴巴：

您外部离开了我们，但内在，您从未离我们更近过，我们时时谈论您，夜夜梦见您。您是我们一切梦想的实现，清醒时分的喜悦。

波托菲诺将永远作为天堂驻我们心间。您是那么好，那么慈爱！

您的爱溢满我心，巴巴亲爱的。

蒂鲁芭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纳西科

巴巴在维多利亚号轮船上的船舱很小，加之阿拉伯海汹涌异常，航行格外不适。船像玩具一样摆来摆去。禅吉晕船很厉害。航程中巴巴大部分时间不出船舱，等他到甲板散步时，有一些好奇的帕西乘客试图见他。但满德里予以阻止。

1933年8月4日上午8点，巴巴一行抵达孟买，巴巴的弟弟贝拉姆和纳沃·塔拉提迎接。母亲希芮茵、鲁斯特姆、馥芮妮、顾麦、大阿迪以及马基尔半小时后赶到，巴巴同他们到纳沃和迪娜·塔拉提家。晚餐后，晚上9点，巴巴乘火车前往纳西科，深夜抵达。

一回纳西科，巴巴就重续日常活动。男女满德里满心欢喜，热情欢迎他回来。

女满德里有美媞，妹妹玛妮，娜佳，大蔻诗德，苏娜姨妈，小蔻诗德，朵丽和瓦露。琵拉麦和女儿希拉也在，但自从5月她丈夫霍姆斯吉在一次车祸中去世，她们有时需回卡拉奇料理家事。美媞的母亲朵拉特麦同大女儿馥芮妮在纳西科生活，遵巴巴之令保持静默。还有一些亲近爱者家庭住在附近——顾麦，迪娜·塔拉提，拉姆玖的妻子卡缇佳和妹妹哈佳。

在纳西科的男满德里有禅吉，查干，古斯塔吉，马萨吉，帕椎，彭度，拉姆玖，劳先生，鲁斯特姆，赛勒，希度，大阿迪和韦希奴。纳沃·塔拉提和纳罗吉·达达禅吉这个时期也在纳西科。

随着美赫巴巴返回印度的消息传开，人们大老远前来达善。巴巴有时见他们；有时不见。其中，安伽尔·普利得8月5日来访，8月9日玛尼克和卡玛卡尔从度利亚来。为单独和男满德里待一天，8月10日，巴巴同他们去堪达拉私下议事。

8月20日星期天，许多来访者来到纳西科，包括卡里玛玛和女婿潘迪特，穆西·拉伊姆和巴希尔。穆西对巴巴很特殊；他年老无子，收养了一个叫巴希尔的男孩，后者常陪他来见巴巴。这次，巴巴慈爱地叫巴希尔坐

到身边，一边对满德里说：“巴希尔的状态独特无比；他对世俗物相当超脱。你们这些人跟我生活了多年，仍然要衣服、肥皂、剃须刀等等诸多东西。如果他目前的超然状态持续，巴希尔有一天将凭借我的恩典获得解脱。那时他将到达生命的目标。”

巴巴示意众人离开，私下问巴希尔究竟要什么。巴希尔说：“巴巴，帮我找一份好工作，我需要钱。”

巴巴笑了。失望地拼出：“看看我是怎样在全体满德里面前抬举你的，现在你把它都毁了。从莫克提（解脱）高度下来找工作！”巴巴要鲁斯特姆给巴希尔一份工作，后者欣然接受。

鲁西·伊朗尼 8 月 22 日从奎达来到。在纳西科住了一晚，次日同大阿迪去阿美纳伽。

巴巴返回纳西科当日，收到纽约菲利普斯·斯托克斯的邀请，敦请他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不久又收到会议主席的第二封邀请函。巴巴同意参加，条件是届时他若还未打破沉默，会通过字母板向会议传达一则讯息。大会主席不知巴巴究竟在暗示什么，但接受了这个条件。巴巴一般反对参加此类的公共会议。因此，他的接受让满德里惊讶。巴巴决定前往美国，准备工作开始。

每天讨论的议题是，巴巴不在期间满德里做什么。应该在纳西科还是美拉巴德，如何打发时间？巴巴不想让男子们空闲无事。8 月 26 日开会做最后决定。讨论过在美拉巴德建几处新舍，而若日后决定在纳西科永久定居，在美拉巴德建房就是浪费钱财和精力。鲁斯特姆建议由满德里协助，开始初步实施他的电影计划。巴巴喜爱这个主意，决定让贝拉姆和彭度学习操作摄影机，佳尔学表演。

计划在巴巴离开前，试拍一部无声喜剧片。彭度和希度到印度各地，拍摄当地风光，以备来日为鲁斯特姆的电影之用。但这个主意后被放弃。彭度学习冲洗胶卷，订购和管理电影工作所需的一切物品。

当天，弥奴·坡霍瓦拉从比加普尔来见巴巴。

中间，8月17日，巴巴去孟买一天，9月4日又去为临近的西方之行订船票。巴巴见了瓦吉夫达，及当时在孟买居住的贝拉姆，佩琳和希芮茵。9月6日，巴巴到阿拉麦·卡特拉克家，打了一会儿康乐球，下午三点左右动身回纳西科。

9月间，将《问与答》小册子从英语译成不同语种——由度利亚的卡里、K·K·玛尼克和基尔卡译成马拉地语，由劳先生译成波斯语，他每日将自己的译作读给巴巴听。巴巴即将访问的电报信件发往西方的同时，巴巴还监督满德里的未来事务，给每个人分配职责。

卡卡·巴瑞亚这个时期做巴巴的勤务兵，9月13日卡卡回了孟买，彭度代替此任。一个名叫拜亚·潘德的摄影师当天来，特意为拉姆玖的新书《美赫巴巴的哲学和教导》为巴巴拍照，也是为了把照片送给经常索要巴巴相片的西方跟随者。

9月14日下午，巴巴到赛义德·萨赫伯家喝茶，听音乐。第二天，马德拉斯的艾扬伽一家来达善巴巴。

9月15日，巴巴将彭度派往美拉巴德，指示他在那里建房，满德里的计划因此改变。赛勒，希度，宝·苏辟卡和卡林伽德一同前往。宝·苏辟卡是阿君·苏辟卡（1926年去世的一位满德里）的兄弟。男孩卡林伽德曾是美赫埃舍学校学生，现永久和男满德里居住。他原本从波斯来，美赫埃舍学校解散后，不想离开巴巴回家。

巴巴对这一组人在美拉巴德的食宿发布严格命令。彭度着手在上美拉巴德水塔对面，为巴巴建一间浴室，铁皮棚和厨房。卡林伽德是个优秀技工，修好一辆旧巴士，从阿美纳伽运送建筑材料。

这个期间英国政府下令拆除铁道边的邮局。巴巴从纳西科传话，要他们尽最大努力让当局取消命令。满德里找了各级官员，但努力均告无效。他们被告知，他们不拆，当局就自己动手拆，因为邮局距铁道太近，不符合新的安全规定。

与其让外人随便拆，不如满德里自己拆。一如因资金不足常做的那样，巴巴叫他们把从邮局拆下的建筑材料用到新建筑上。有时巴巴甚至指示他

们拆除原本完好的建筑，把材料用到他希望建造的其它工程上。（注：邮局拆除后，石头被用于重建上美拉巴德的墓屋石墙，该建筑最终成为美赫巴巴的陵墓。）

迄今为止，还不是把水从山下水井抽到美拉巴德山上。每日由牛车运水上山。通过堪萨赫伯的影响，彭度争取到政府许可，从铁道下铺设一条管道通到山上。

上述活动在美拉巴德进行的同时，巴巴加快了访问西方的准备工作。在纳西科，除了大量信件需要处理，巴巴尚有其它许多工作要照应，几乎没时间休息。他需要照顾男女满德里生活方面的诸多细节。

他关注着满德里，以便碾碎其古老的自我，将其化为尘土。

为了尘土，他们才跟随他，学会忍受嘲弄羞辱。

为了完成碾磨过程，巴巴愈发攻击其心。

对于永久的男女满德里，同巴巴生活好比在锐利刀锋上行走。外人来达善会受巴巴表扬，而满德里却常被当众羞辱。此乃巴巴的爱——对他们的深爱。

不可能同时又睡又醒，

大师却要求：“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无法想象他给亲近满德里

施加的困难和压力。

9月16日，C·D·德希穆克携未婚妻茵度玛提，他母亲和一位亲戚，要来看巴巴。他上午10点就该到了，但直至下午1点还没露面。巴巴不快，对禅吉和韦希奴发火：“你们这些人简直无用！我怀疑你们是否给了德希穆克正确的指示。”

禅吉回答：“指示是对的，他有可能被大雨耽搁了。”

这愈发让巴巴生气，对他俩一顿狠批。巴巴显得不安，质问：“你们叫我如此不安，对你们有啥好处？”韦希奴和禅吉搞不懂巴巴干吗生这么

大气。巴巴又说：“现在我不想见德希穆克了。他要来，叫他走。让他死好了！”

过了一会儿，巴巴命令：“无论如何，下午3点半把德希穆克带来。”

然而禅吉和韦希奴不知道德希穆克在纳西科何处。韦希奴正不知如何是好，巴巴对他说：“又想了想，2点半把他带来。否则，德希穆克就会死！”

韦希奴还是不晓得德希穆克在哪儿。巴巴训他：“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去把他带来！”韦希奴离去，试着到几个纳西科婆罗门家找德希穆克。可幸在其中一家找到他，2点半准时带他来见巴巴。

很快，戈达瓦里桥交通瘫痪。大雨造成洪峰，大桥有被冲垮的危险。警察已在通往大桥的路段设置了路障。德希穆克若2点半不来，就见不到巴巴了。是巴巴的纳扎让他在封路前过了桥。禅吉和韦希奴这才领悟巴巴情绪恶劣焦躁的含义。

见过茵度玛提，巴巴批准德希穆克同她结婚，拼出：“你注定结婚，并且找到个很好的伴侣。”婚期定到来年4月。

巴巴深知德希穆克高度发达的哲学头脑，接着向他解释：“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你会有疑惑，你的头脑会争论。但记住一件事：我是真理。若是你的头脑继续犹疑不定，由它去。莫追随它，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个大师或圣人到另一个大师或圣人。抓紧我。”

巴巴对德希穆克的话意味深长。前些时候德希穆克曾想：“美赫巴巴是帕西人，我是婆罗门。巴巴的大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是婆罗门。我干吗不跟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他是婆罗门，又是巴巴的大师。跟随他，我会比从巴巴那里得到更多的知识。另外，做帕西人的跟随者其实不适合我。”

这些念头最终把德希穆克引到萨考利，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埃舍。德希穆克拿着花环走近乌帕斯尼。然而，乌帕斯尼一见他，就用脏话骂他，吼着叫他马上走开。德希穆克大吃一惊，远远站开；乌帕斯尼瞧见，

朝他掷石头。德希穆克惊骇离去，想起同样受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粗暴待遇者的悲惨故事。

德希穆克灰心丧气，深感受伤，乌帕斯尼的粗鲁给他留下不利印象，他想：“巴巴多仁慈。充满爱。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恰恰相反！还是跟随美赫巴巴好。”

最后，德希穆克对巴巴讲了此事，巴巴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真正的赛古鲁。记住这一点！你不了解至师们的方式。没人能理解他们。上次你自作主张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这次按我的命令，回去见他。”

德希穆克迷惑不解，恳求：“巴巴，您说什么我都乐意做，除了回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您不知道他有多火爆，对我说了什么话。我不能回去。我怕他！”

巴巴回答：“这是我的命令。再去见他一次，以执行我的指示。不然，就离开我，别再来见我！”

“可是，巴巴，”德希穆克抗辩，“我已是您的了，不想去见别的什么人。”

“是我的就意味着遵从我的意愿。你既然做不到，又怎么能说是我的？”巴巴问。

德希穆克很无助，回到那格浦尔家中。幸运的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之后不久来到那格浦尔。

战兢兢的德希穆克鼓足勇气去见他。带着自己写的书，封面是美赫巴巴的照片。

奇怪的是，这次见德希穆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很温和慈祥。让他坐到跟前，慈爱地同他交谈。德希穆克把自己写的美赫巴巴的书献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看到巴巴的照片，马哈拉吉崇敬地拿书触自己的前额；给照片献花环，把书还给德希穆克，作为帕萨德。

德希穆克因而确信，上次在萨考利所受的粗暴待遇，归因于自己对美赫巴巴及大师地位的不当念头。从此对美赫巴巴的信心坚若磐石。

9月16日，一位名叫马兹姆达的律师来到纳西科。见他忧心忡忡，巴巴安慰道：

不要为困难忧心忡忡，别对它们太认真。随它去；别担心这担心那。控制住你的心，在一切情况下保持稳定。

灵性很简单，牧师和梵学家却赋予它那么多的名称和方面，用干枯的哲学填满一页又一页，一卷又一卷。普通人对拒绝什么和接受什么，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困惑不解。已到了这样的地步：给求道者提供的实修方法只要简单，就得不到认真对待。遭到轻视和拒斥，以致于连大师都不得不在这些简单的事情上披上华丽外衣，显得庄严，静穆与高贵。

但我不会对你这么做。我将让它极其简单。头15天，每天独自静坐5分钟；让念头来去两分钟，不要试图控制它们；然后想念我三分钟。这样做15天，停做15天。接着再做15天，再停做15天，以此类推。你若照我说的做，就不但会理解，还会完全地感受——内在地。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六访欧洲

欧洲旅行计划确定后，巴巴于 1933 年 9 月 23 日，离开纳西科前往孟买。次日晚在达达尔接受印度报纸记者采访。9 月 25 日，巴巴乘 M·V·绿色伯爵号客轮赴欧洲，此次随行的有小阿迪，禅吉和卡卡·巴瑞亚。

航行两天后，9 月 27 日晚，巴巴正同满德里讨论事情，有人敲门。禅吉开门到舱外，见走廊站着一位尊贵老者。老人自我介绍说：“我是阿克巴·海德瑞爵士，若允许我拜访几分钟，我想明天上午见见美赫巴巴。可否告诉我，他何时方便？”

禅吉进去通报，巴巴指示：“告诉他，虽然我航行期间谁都不见，不过明天上午 10 点我可以见他 5 分钟。”

禅吉转告。老人很高兴，说他对美赫巴巴多有所闻，一直渴望有机会见他。阿克巴·海德瑞是海得拉巴的总理——类似于总督的要职。他第二天来见巴巴。巴巴见到他很高兴。一般性介绍寒暄后，谈话转到灵性。巴巴解释了信心的三个类型。海德瑞说：“把我转向第二阶段，让我感受和体验神！”

巴巴答应一定帮助他，说：“明天我会就此给你指示。”海德瑞请求巴巴也给他妻子一个机会，因为她也想见他。巴巴表示次日下午 5 点可以见面。海德瑞备受鼓舞而去。巴巴非常喜爱这位老人；他对灵性真正关心——巴巴始终欣赏的一种品质。巴巴还喜爱他的谦卑，尽管他身居政府高位。

同一天，9 月 28 日，著名印度舞蹈家，33 岁的乌代·贤卡来见巴巴。他从资助他访问西方的瑞士雕塑家和艺术史学家爱丽丝·博纳那里听说巴巴。爱丽丝·博纳是在 1930 年随贤卡到印度期间听说美赫巴巴的。诺芮娜、伊丽莎白和昆廷也在欧洲见过乌代·贤卡，跟他谈过大师。（在顶峰时期，乌代·贤卡的卓越技艺，被比作俄国舞蹈家尼金斯基。著名西塔琴演奏家拉维·贤卡为乌代之弟。）

乌代·贤卡恭敬地向巴巴鞠躬。巴巴表扬他，对他对印度古典舞蹈艺术的精通表示欣赏。乌代告诉巴巴：“我想向西方引介和传播印度古典舞蹈，但印度一些组织批评我。他们想让我为他们的机构、组织和社团出钱，但我没钱给他们。”

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出：“每一种善行都得面临反对，而对立反应总是有助于工作。无须担心；继续以加倍热情朝正确方向勤奋工作。”

贤卡说：“巴巴，希望有一天能为您表演舞蹈。”

巴巴回答：“我会很高兴观看你表演。”

贤卡因达善巴巴而幸福无比，分手前巴巴提醒他：“不要跟船上任何人提起我，我不希望见任何人。在布林迪斯登陆前来见我。”

当晚，接到诺芮娜·马切贝利和菲利普斯·斯托克斯从纽约，吉蒂·戴维从伦敦发来的电报，说参加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的多数代表已离开，大会即将结束。这个消息让巴巴释然，因为他对参加会议从不热心。只是为了取悦斯托克斯先生、鲁斯特姆及其他爱者，巴巴才表态同意参加。大会主席从芝加哥来电，说他理解巴巴因不能参加而取消访问。接到电报，巴巴决定在欧洲待一个月，之后回印度。

第二天，来自海得拉巴的帕西人穆希先生来见巴巴。他用波斯语为巴巴写了首诗，想当面朗诵，可面对面见到巴巴，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呆呆站在那儿望着巴巴，随后静静离去。

次日，穆希先生流泪对禅吉说：“我本想亲吻巴巴的长袍，却做不到，觉得那样太不敬。除了环绕巴巴的光，我什么都看不见。难以解释。能达善他是最大的好运，见到他是我的大福。真荣幸和他乘同一条船旅行！我感到这是我被派往西方的原因——只有这样我才能遇到像巴巴这样的布兹格（伟人）！”穆希先生随后对一些乘客讲了美赫巴巴。

巴巴因下降那些年间，以额头在石头上剧烈撞击，偶尔会受牙痛之扰。10月1日，巴巴说牙疼得厉害。小阿迪去找船医，医生不见病人拒绝开药。禅吉去找他开漱口药，企图蒙混过关。医生却以为他是阿迪所说的病人，立即为禅吉的牙齿做检查。禅吉抗议说自己的牙没问题，不需要治疗。尽

管禅吉极力解释自己不是病人，医生不听，还是给禅吉的牙敷了药。叫他不要动坐半个小时。15分钟后，医生又往禅吉嘴里倒了一种极苦的药剂。禅吉本去为巴巴取药，却带着满嘴的苦味回来。巴巴觉得此事很幽默，忍耐到牙疼消退。

由于满德里不与其他乘客交往，除了用餐时在餐厅，其它时间看不到他们，乘客纷纷猜测他们的真实身份。有的认为他们是周游世界的成功商人，因为他们手提公文包，总是忙于文件书信，不分昼夜发送电报。有人见他们频繁与阿克巴·海德瑞交谈，就断定他们是前往伦敦参加圆桌会议的政府高官。巴巴很少接见来访者或者出舱，除了上午和下午一个小时的散步。他希望独处，发现这一次航行很舒适。

10月2日上午，船在赛德港停靠，印多尔王妃耶施万特劳·霍卡夫人携秘书来巴巴船舱达善。当时巴巴正在甲板做晨练，有人指点她到那里。见她走来，禅吉阻拦，说：“美赫巴巴只许预约后才可达善。我征得许可后通知你们。”秘书解释说王妃不是来向美赫巴巴要什么，只想得到他的达善——祝福。禅吉再次说他得征询巴巴，然后通知她们。她们跟着禅吉，不等征得许可，就来到巴巴面前。

巴巴身穿欧洲服饰，出于他自己的原因，不想任何印度人见他这种装束。巴巴向她们解释：“我不希望在外面甲板见任何人，所以才普通人装束，以免被认出。没人知道我的真实面目。对于想认识我的真我者，我无需如此装扮。但我害怕那些不想真正认识我者，只得对他们隐藏我的身份。所以我必须隐匿身份走动。”定了王妃与巴巴的会见日期。

9月29日中午，阿克巴·海德瑞带妻子来见巴巴。“我们很不幸，”海德瑞夫人说，“我们的儿子是个酒鬼，败家子。他让我们操碎了心。”巴巴安慰他们，说他们没理由担心，他们的儿子两个月后会好起来。海德利夫人问可否带儿子来见，巴巴表示另找时间。

夫妇二人满意离去，巴巴自此开始每天通过禅吉给他们传信。10月2日，海德瑞爵士的儿子想在赛德港上岸，其母为此焦虑不已。她不想让他上岸，怕他醉酒惹事，叫他们难堪。巴巴送去讯息，告诉他们不要怕，不

要叫儿子离船。他们将此转告儿子，儿子竟然顺从，不吵不闹。双亲大为释然。

海德瑞爵士再次来见巴巴，巴巴安慰他：“我会关注你的儿子。丝毫不用担心。今后两个月，他会故态复萌，两次饮酒作乐。不要对此担心，因为从此以后他将戒酒。”海德瑞邀请巴巴去海得拉巴，表示希望坐巴巴将会乘坐的罗索伯爵号客轮回印度。

他走后，巴巴又遣禅吉去传递讯息，禅吉来到他们的船舱，海德瑞爵士已经就寝。海德瑞夫人来开门，对禅吉说：“昨天巴巴降恩给我们。那是他的祝福。否则我们的儿子根本不会听我们的。请向他转达我们的诚挚谢意。愿他永远眷顾我们！”

禅吉复述巴巴的讯息，其子未来还要两次酗酒，叫她不要担心。她问有没有可能让他马上戒掉。“别担心。这也会过去的。”禅吉说。

海德瑞夫人说：“我们顺从巴巴的意愿。我儿子在伦敦的腿部手术会怎样？有危险吗？”

禅吉保证一切都会没问题。“请向美赫巴巴转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海德瑞夫人在道晚安前又说。

当晚巴巴又遣禅吉去了几次，禅吉一次只得叫醒海德瑞爵士，把巴巴的讯息给他。他们的儿子起初不想见巴巴，曾拒绝父母的恳求。现在却主动对禅吉说：“向美赫巴巴转达我的敬意，告诉他，我一定来见他。因为腿疼，我不能现在就去。若上帝允许，明天我一定去。他何时垂见我？”禅吉回答说 10 点钟左右，到时他会来接他。

其父曾恳请巴巴：“凭您之力，把他拉向您！”看到儿子可喜的变化，他们欣喜万分，对巴巴深怀感激。于是，10月4日中午12点半，阿里·海德瑞来见巴巴。一番热诚介绍后，巴巴对他解释：

头脑有着怎样的性质啊，它欲望渴求，且总是持续那么做，把欲望转成习气。几乎不可能要一个人摆脱固定的习惯模式。若能摆脱，他便得救。放弃习气者获得神，习气乃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甚至会毁了一个好人。

我的弟子普利得一次来见我，祈求给他指出灵性道路。我对他说，他若遵循我的话，就一定找得到，他同意。我指示他把自己锁在屋内，保持静默，不读不写，只靠牛奶维生。过去的4年来，他一直照做不误，容光焕发。这被称作那德或神圣迷醉，这类的那德让一个人证神。

曾经有个戒不掉吸烟坏习气的人，来找我帮忙。自从和我一起生活以来，过去5年他一次烟都没吸。总之，一个坏习气会毁掉一个人。让身心灵遭殃，也令你身边的人都不快乐。

真正的生活在于让他人幸福。所以，要努力让你周围的人快乐。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的。不要担心。我会关照你。

阿里·海德瑞不尽感激，对大师表达崇敬之情后离去。

之后不久，印多尔王妃上午10点携秘书来见巴巴15分钟左右。这次巴巴身穿白袍，长发飘逸。他对这位王室女子说：“这是我的习惯衣着。是我在那些来认识我的人面前的穿着。对那些视我为外国人者，我是外国人。我不希望作为外国人见你，所以你今天来好。我现在像不像同胞？”

王妃笑了，巴巴接着授述：

一切皆仰赖头脑。头脑以悲喜为食。世界实际是场梦。喜悲乃头脑的游戏；二者皆无实质。事实上，头脑的存在是为了努力见神，它却把这个搁置一边，陷入世界。“我要这！我要那！”它叫嚷。头脑让人纠缠于摩耶，从而增加欲望。刚满足一个欲望，就有另一个要求满足。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欲望无限地增长，从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自由。

控制头脑者拥有整个宇宙。他不需要幸福，痛苦，健康，财富和别的东西。他超越所有这一切。

听了巴巴的开示，王妃满意离去。不久乌代·贤卡来谈他的舞蹈计划。巴巴对他说：“也许有一天在芝加哥，我会给你达善。”

10月5日上午9点半，船在布林迪斯停靠，两小时后离港。下午4点40分，穆希先生来访10分钟。5点，阿克巴·海德瑞夫妇来见巴巴；巴巴再次安慰，叫他们莫为儿子担心。

10月6日上午9点，巴巴和满德里抵达威尼斯。伊妮德·柯菲，吉蒂·戴维，敏塔·托雷达诺前来迎接，同来的还有一个叫比利·普瑞斯的英国人，他曾在伦敦见过巴巴。巴巴一行从码头前往国际饭店住宿。

第二天一早，巴巴由大家伴随，到圣马可广场，他静静地绕行一周。上午10点到火车站。正要上火车，行李已装了一半，巴巴转向吉蒂，问：“你有我们的护照吗？”

吉蒂回答：“没有，巴巴。不在满德里那儿吗？”

饭店登记时，吉蒂把护照给了饭店职员。早晨走得匆忙，她忘了要回。火车要开了，巴巴下令卸行李。吉蒂深为自己的疏忽难过，但巴巴平静如常，在字母板拼出：“别担心。我们用过午餐，在运河上坐坐凤尾船。我可以在这儿做更多工作，我们坐晚上的火车去巴黎。”

给巴黎的茹阿诺·波吉斯拉乌发了电报。吉蒂也更了解到大师的恒常警觉。伊妮德坐下午2点半的火车去米兰，满德里留在火车站看守行李。巴巴一行乘晚间6点50分的火车离开威尼斯，当晚11点半到达米兰。尽管时间已晚，维尼弗瑞德·福斯特及另外两个人还在等着见他。

巴巴一行10月8日星期天下午2点抵达巴黎。茹阿诺·波基斯拉乌，诺芮娜·马切贝利和昆廷·托德在车站迎接。在沃雷蒙特饭店登记入住后，巴巴到茹阿诺的公寓，大约50人在此等候达善。巴巴不到三个小时全部会见完毕。奥托·哈斯-赫杰及妻女也在其中。

茹阿诺的女儿碧姬进来见巴巴，茹阿诺介绍说：“巴巴亲爱的，这是我的宝贝。”

碧姬马上说：“巴巴，她比我还要宝贝！”

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写：“巴巴的意思也是宝贝，所以我们是三个宝贝。”

巴巴对茹阿诺母女的爱，令二人深为感动，茹阿诺不由问巴巴因何对她和碧姬这样好。“因为很久以前在埃及，你们也待我好。”巴巴回答。

一家巴黎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赞美巴巴的文章和一幅巴巴照片，有几个法国人很想见巴巴；尽管如此，巴巴于次日晨8点20分动身前往伦敦。有10人随行。

下午2点到多佛尔，几位西方爱者迎接。伊丽莎白·帕特森驱车载巴巴，敏塔、威尔·白克特及赫伯特·戴维赴伦敦，其余人乘坐火车。他们10月9日夜间接达伦敦，住入华林顿新月街37号海吉亚宅。

紧张活动翌日开始。史蒂芬妮·哈加德，查尔斯·坡德穆，迪莉娅·德里昂，威尔和玛丽·白克特，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伊丽莎白·帕特森，吉蒂·戴维，诺芮娜·马切贝利，茹阿诺·波吉斯拉乌，昆廷·托德已同巴巴十分亲近。此次伦敦逗留期间，又有几个人同巴巴建立亲密联系。

次日，在史蒂芬妮·哈加尔德家吃过午饭，巴巴见了几个新来者。其中有灵性书刊作家朵罗丝·格林希德女士，她对巴巴说：“我感到内在有一种促使我写作的灵感；但忽然之间，这种能力似乎减弱丧失了。我不再有写作的欲望。”

“这些仅仅是瞥见，”巴巴和蔼回答，“它们总是短暂易逝。但我会帮助你。不要自责；灵感和能力消失不是你的错。原因是时机未到。

“还不是让你拥有那种能力，让它显现和让你保留的时候。这不是你的过错。但有了我的帮助，你会有灵感。你会重新得到它，那时它将永远属于你。有一天你将能够通过写作，很大地帮助人类。”巴巴的话让格林希德夫人深感欣慰，坚信自己会重获洞见和直觉能力。

下午3点至5点，巴巴会见赫伯特·戴维。后者为一些具体事情所困扰。巴巴耐心和他长谈。赫伯特冲口而出：“您答应开口，却不去做。世人会怎么看您？”

巴巴的回答深刻：

**遵从宗教和道德准则，遵守宗教约束，对人类有好处，且有必要；但它们对灵性道路则不必要。我超越一切的准则，约束，**

律法以及与世俗责任有关的事务。我完美无缺，对我没有限制或约束。我已冲破一切障碍，超越一切律则！

按照世人的道德准则，一个人的话或承诺被人类视为神圣。但一个已超越时间空间和因果者，却不受任何事物所限。对于他，没有束缚这种东西。无限不能被有限所局限，不论目标有多崇高。这意味着人不能限制无限者！

为此，不等你要求，我就给你承诺，你的目标也在一定时间实现。但我还知道，承诺可以是一个为时间服务的措施。不是旨在实现，而是环境所需。这是情况的需要，所以我不介意其结果反应。

所以，我不担心世人对我不履行承诺的批评，或对我的工作的可怕毁谤与危害。我有意制造和邀请这种对立反应，滋养它们。我的工作需要这种反对，来给它巨大的推动。我超越了毁誉，它们丝毫不能影响我。

那些在乎名声名誉和世俗成功，惧怕批评和诽谤者，都只是一般的常人。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名誉。唯有“名声”对他们重要，超过金钱、生命和别的一切。

我乃真理。无论多少赞美都不会抬高我，什么挑剔批评也不会贬低我。我是我所是，并将永远如此。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我的工作，这涵盖并负责一切众生的福利。

10月11日，一名女性来访者问巴巴：“如果一个人被不良情形和困难四面包围，无路可逃，他或她有理由做一般认为不可取或粗鄙之事吗？”

巴巴回答：

身处这种处境的人做什么都无可厚非，前提是不涉及个人私利或享乐。比如，一个人为从粪便中取一枚银币，弄脏了手，之后洗净，就无可谴责。他出于一定目的弄脏手，目的达到后即清洗干净。这不是罪恶。

还有个例子：假设有个人祸不单行——家人挨饿，一位亲人临终在床，他没有资力为濒死的亲人提供营养或药物，极其无助。这种情况下，假若此人为救另一个人的生命，不得不诉诸不可取甚至违法的手段，根本不考虑他自己或自身幸福，他这么做就无可非议。他是出于无私动机，为救人性命，不得已这么做的。

总之，这意味着，不论某个行为看上去怎样邪恶，都不应根据世人的道德标准来判断，而要完全根据背后动机。这是灵性角度或判断标准，无论在世人眼里有多荒谬或令人震惊。

10月11日上午，海军少校A·B·B·詹姆斯也来看望巴巴。他到时，人们注意到他消沉茫然。他难过沮丧的原因是他的孩子病得很重，这让他和妻子极其痛苦。一年前巴巴曾向他许诺，说他的孩子会康复，这件事被报纸广为刊载。如今巴巴的保证未履，更增添了这对夫妇的忧虑。亲友批评他对美赫巴巴的信爱。詹姆斯少校日益绝望，濒于自杀边缘。

巴巴安抚他，承诺他的孩子再过半年会痊愈，詹姆斯少校的焦虑就会消除。巴巴对他解释：“我去年作出承诺，是出于我自己的一些灵性原因。我未经要求，主动承诺，完全清楚那不会履行，而会带来大量痛苦，这对你的灵性利益有必要，也是考虑到你和你孩子与我的往世联系。”詹姆斯少校明显释然，之后开车带巴巴和满德里通过摄政公园。

10月11日晚，迪莉娅·德里昂的弟弟杰克把Q剧院献给巴巴一行专用。巴巴前去观看玛格丽特，诺芮娜，韦雯，梅布尔，托德，敏塔，艾妮塔，敏塔和德里昂表演各种舞蹈和幽默小品。敏塔同托德跳了一曲由玛格丽特编排的伦巴舞。诺芮娜在一部小品中出演，她一时忘情，脱下鞋子敲敏塔的头！令人叫绝，巴巴大为开心。

《秘术杂志》编辑亨利·斯图敦，10月13日来见巴巴。他是个知识分子求道者，但巴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同一天来的还有欧内斯特·戴维及友人，阿克巴和海德瑞夫人，穆希先生，以及查尔斯·坡德穆。

安妮·贝赞特的女儿维森特·斯科特来拜访巴巴。她说：“我是来看一位朋友的，得知您也在这里，特来见您。见到您我真高兴。”（安妮·

贝赞特，1847-1933，英国神智学会创办者，到印度宣扬民族主义，并成为印度国大党主席。1927年与神智学同道一起，宣称神秘家克里希那穆提为弥赛亚。〕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巴巴表示。

谈到她母亲，巴巴说：“她将在印度出生为男子。”

“我也这么感觉，”斯科特夫人说，“她那么爱印度。她太需要休息了。”

巴巴安慰她，说：“目前世界倾向于拜物，要转向更高的生活价值，它需要帮助。我将给予这种帮助。”

“我相信您真的会这么做，”斯科特夫人说，“神是万物的支持者，是一切的本源，他在万事万物里。但要证悟和揭示他。”

“我会帮助你迈向该目标。”巴巴承诺。

“不胜感激。”她回答。

又见了一些有兴趣者，巴巴下午回Q剧院观看综合表演。当晚，巴巴同意见海吉亚宅的其他居民，条件是只握手，不回答问题。

一次，巴巴因小阿迪给了艾妮塔·德卡罗一顶帕西便帽（为艾妮塔索要），对他狠批一顿。这完全违反巴巴不准给任何人任何东西的命令。艾妮塔道歉，说她也有份儿。巴巴原谅了她，但阿迪被当众遭贬，窘得眼泪差点掉下。

听说美赫巴巴在伦敦，22岁的威廉·邓肯来见。邓肯曾骑骆驼穿越撒哈拉沙漠，半年前刚回来，不自觉地受吸引，寻找生活目标。见到这个年轻人，巴巴表现出极大喜悦，对他说：“我印度的一名跟随者在学医。是我让他学医的。他叫尼尔堪斯，毕业后会来和我一起生活。到时埃舍将开设一所大医院，但我还需要一名懂外科的医生。”

邓肯说：“我在圣巴塞罗缪医学院学医。我应该学外科吗？”

“那会很好，”巴巴回答，“你若愿意，可以学。”

邓肯回答：“我发现外科有趣，一定学。”

巴巴赞赏邓肯的打算。邓肯离开房间，拉门把手时，接到一个突然震击。

那一瞬间，他知道巴巴是神！

见大师后一个星期，这个年轻人持续经历神圣体验。

他喜悦满溢，看见巴巴无处不在！

这种喜悦之深，只可体验，不可描述。该体验将威廉·邓肯带到美赫巴巴足前，他注定于6年后成为永久满德里成员。

10月16日，巴巴带一行22人，到一家印度餐馆用午餐。下午，巴巴同吉蒂·戴维及其他几个亲近者讨论未来计划。巴巴更愿意乘“印度总督号”客轮经马赛回印度，指出：“为了我的工作，我有必要访问西班牙。”并叫吉蒂为变动做安排，前提是简单易行。

下午巴巴乘车去姬慕·托赫斯特家。之后，在伦敦游逛时，发生了一件关系姬慕命运的严重事件。巴巴、禅吉、吉蒂、玛格丽特和姬慕正沿街走着，姬慕因什么事很生气。情绪失控，丢下众人跑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大家乘另一辆随后。姬慕的出租车径直开到皮卡迪利马戏场，停在一家苏格兰茶店。巴巴派吉蒂进去找她，但姬慕拒绝出来。这是对巴巴的直接违背——故意而非疏忽。吉蒂回到出租车，巴巴决定把姬慕留下。在字母板拼写道：“姬慕此生再不会见到我了。”的确如此。

当晚，巴巴去朱比利大街23号帕伦伯爵夫人家用晚餐，赫伯特，吉蒂，韦雯，托德，伊丽莎白，诺芮娜，史蒂芬妮，禅吉，卡卡和小阿迪随同。伯爵夫人还邀请了15位朋友，大多数是俄国皇室成员。

次日对巴巴是安静的一天，跟亲近者度过。从下午2点到5点，大家静静坐在巴巴身边。巴巴说他处于一种罕见状态，“从最高状态被拉到最低层面”，给他带来可怕的痛苦。

巴巴又提到西班牙话题。重申去那里对他的重要性：“如果去西班牙容易安排，我就去；但只去一周，不是两周，之后立即经马赛回印度。”

10月17日庆祝艾妮塔的生日，当晚巴巴受邀和几个爱者，到威尔士王子剧院观看娱乐歌舞演出。巴巴此行自有原因，是为了跟好意邀请他的人建立联系，不介意别人怎么看他参观这种不雅的演出。

阿瓦塔为工作降临人间，  
不介意全世界是否反对他；  
他只关心他的宇宙工作。

巴巴在俱乐部坐了一会儿，看了一段舞蹈便离开。

10月18日，巴巴接见了几个来访者，下午同姬慕帮私下会谈。下午2点至3点半，访问艺术家查尔斯·沙利玛的工作室。查尔斯·坡德穆前来，同禅吉和赫伯特详细讨论巴巴的生活和旅行，为他计划写的一部书收集素材。晚间，巴巴到访玛格丽特和梅布尔的舞蹈厅，玛格丽特为巴巴跳舞，在他面前孩子般哭泣。

查尔斯·坡德穆的妻子丽莲次日下午来见巴巴。巴巴这一天在亲密爱者圈子里度过，在超凡的沉默中向他们倾注大爱。他们不由自忖：“天堂本身会比伴同巴巴更喜悦吗！”

艾丝黛·盖利，又称诺妮，是纽约著名辩护律师的遗孀。时年58岁。女儿玛黛琳，又名拉诺，31岁，艺术家，在纽约多年做布料设计。去年夏天她们在巴黎才从朋友茹阿诺·波吉斯拉乌及其旧识昆廷·托德处，听说美赫巴巴，回美国后期望在那里见到巴巴。茹阿诺此时在伦敦陪伴巴巴，一获知巴巴计划有变，就给诺妮和拉诺写信，她们马上动身来伦敦。

到了伦敦，她们找不到巴巴的住所。茹阿诺已将地址用电报发出，但拉诺没收到。诺妮含泪反复说：“巴巴在哪儿？巴巴在哪儿？”拉诺安慰她，她们在一家旅店登记住宿。

拉诺给英语联盟打电话——因为这是她和茹阿诺通讯用的地址，得到茹阿诺的电话号码。拉诺电话打过去，茹阿诺把巴巴的住址给了她。

拉诺问她们何时能见巴巴，被告知下午4点。诺妮和拉诺都渴望见巴巴；拉诺却起了疑惑：“他是哪种大师？他觉知不到我们的诚心？我们渴望见他，可他好像并不在乎……”

10月18日下午4点，诺妮和拉诺准时走进海吉亚宅，会见永恒至爱。迎接者是茹阿诺，她不无同情地说巴巴很累，这会儿不能见。她们傻了眼。垂头丧气地被带去见诺芮娜，伊丽莎白和姬慕帮。正在谈论巴巴，接到巴巴的口信：“既然你们大老远来，我就见见你们。但你们什么都不能问或者跟我说话。见过我就离开。”

巴巴先叫诺妮。拉诺紧张地等在外面，脑子飞快运转。门慢慢打开，诺妮走出来——满眼泪水。拉诺吃了一惊，因为迄今为止，她都把情绪失控者视作“傻气和感情用事”，不明白母亲怎么回事。

美赫巴巴接着叫拉诺进来。她曾这样描述第一次见面：

想到要见一个我知之甚少，又莫名其妙地受其吸引的人，我已几个小时忐忑不安，变得相当紧张。时间到了。我走进房间，周围的一切都退去。我唯一看见的，是一个表情美得不可描述者，他无比慈蔼地看着我，这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即使再也见不到美赫巴巴，我已得到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

我有生从未见过这么美的人。感到巴巴乃一切的体现。他的爱与慈悲无从描述。

时至今日，我仍不知还有谁在屋子里。他们只是模糊的影像，但身处其间的美赫巴巴却清晰如故，面带我见过的最美表情。甜美，爱，一切美好的，都在他脸上。我站着，凝视他，直到最后有人把我拉出房间。

拉诺正在房间外同母亲和茹阿诺谈论各自的会面，韦雯·吉森以其快活做派，舞蹈着跳进来。靠在门边，戏剧性地唱道：“茹-阿-诺！巴巴叫你。”茹阿诺迅疾窜出房间，留下拉诺和诺妮面面相觑。她们倒不介意韦雯的戏剧性举动，但拉诺纳闷：“我们跟啥人混在一起了？”她从没见过茹阿诺这么听人使唤，整个情景让她觉得有点怪。

茹阿诺回来了，高兴地通知她们：“巴巴希望你们俩从明天起和我们大家住在海吉亚。”回到旅馆，她们脑子里除了巴巴，什么都不存在，度过生平最长的一夜。次日来到海吉亚宅，开始在巴巴身边生活。她们的命运已经决定。

巴巴对诺妮慈爱有加，但出于他自己的原因，则与拉诺保持距离。虽外部疏远，巴巴内在将她拉近。巴巴好几次带所有人去看电影，除了拉诺，她若随行，就让她单独走，只许她从远处看他。

爱者与至爱之间，

游戏的乐趣仅仅通过悲喜——

这源自至爱的嬉戏天性。

拉诺注定属于巴巴，加入他的圈子。别人受这种待遇会远离巴巴，但至爱大师只这样对待那些他知道与他有内在联系，他希望把他们留在身边者。诺妮和拉诺·盖利注定在他的圈子里扮演角色，一如迪莉娅，伊丽莎白，吉蒂，玛格丽特，诺芮娜，娜丁和海蒂·默敦斯。

威尔和玛丽·白克特深爱巴巴，他也对他们怀有大爱。这对老夫妻希望巴巴访问他们家，但未跟巴巴提起。10月19日，巴巴出乎意料地对他们说：“明天我到你们家，你们为我们所有人备茶。”他们不胜欣喜，同时又不免担心，因为巴巴一行大约22人，而白克特夫妇的小屋只有三四把椅子，和差不多数目的杯子。他们不知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安排，内心惴惴不安。

不用他们言语，巴巴自有安排，第二天上午对大家宣布：“今天我们都去威尔和玛丽家喝茶。每人自带杯碟，到时都坐地板上。”如此的理解和慈悲，令威尔和玛丽欢喜不已，爱满心间。

巴巴一行驱车20英里到老橡树屋，白克特夫妇在肯特七橡树附近的赫斯蒂德住处。巴巴仔细巡视每个房间，反复在字母板上拼写：“这是我的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巴巴驱车回伦敦，司机是邓·斯洛，伦敦组的新来者。

10月20日，伊丽莎白·帕特森动身回纽约。巴巴要离开了，他要拉诺、诺妮和茹阿诺答应2月到印度参加他的生日庆祝。分离临近的压抑感，开始显露在每个人脸上，他们屈指数着余下的时刻，体验到想永远伴随他的渴望。

他是牧者，他们是羔羊。

他们聚在他身边，品尝倾入心间的圣酒，

暗忖，“历史难道真的在重演？”

感觉如同在耶稣面前。

当天，昆廷·托德带伊沃·诺维罗来见巴巴。诺维罗是1920年代英国音乐剧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深知诺维罗的性格，巴巴表示：“无须说什么。对敏感者，无须言语阐释。你有一颗好心。”

诺维罗把头俯在巴巴右手上，被情感征服。托德对巴巴说伊沃·诺维罗充满爱心，虽有名气，却总是帮助别人。巴巴回答：“我是至古者。他属于我，已为我工作很久，尽管是无意识地。不过有一天，他会知道一切。”

10月21日，阿克巴·海德瑞来到海吉亚宅，带巴巴去疗养院看望他手术后的儿子。慰问完海德瑞一家，巴巴回途中又访问了几个爱者的家，会见每个人，关注他们的需要。

汤姆·沙普利当天也来见巴巴。数日前他曾带兄弟杰克来见巴巴。

伊沃·诺维罗曾邀请巴巴去看他近期出演的一部喜剧。当晚巴巴率众到“前台剧院”观看演出，诺维罗为巴巴安排了通常只为皇室成员预留的包厢。演员们对巴巴莅临深感荣幸，演出结束时，全体演员向他鞠躬，诺维罗来到包厢，得到巴巴的拥抱。之后，诺维罗将菲利斯和金娜·达利引荐给巴巴，并诚邀巴巴只要回伦敦，一定到他乡下的房子居住。

这是巴巴在伦敦的最后一晚。回到海吉亚住宅，大家都到起居室，加入巴巴称为“灌注”的神圣沉默。

此次英国访问期间，巴巴又提到打破沉默，西方跟随者出于热情，还为此租了个大厅。当晚，巴巴向他们解释：“我感到这次你们对我的理解好得多。我对你们都很满意。你们都更接近我，更加理解我的工作方式。

但你们真以为我会在某个日期某个大厅当众开口？我未事先警告就开始了沉默，也将以同样方式开口。谁知道什么时候！但我开口时，整个世界都将知道并认出我是谁。”

有一次巴巴打趣，深切地对诺芮娜说：“我打破沉默时，连你的眼睛都会爆出！”

次日，10月22日星期天，一早就开始做出发准备。巴巴同姬慕帮个别和集体开会，海吉亚全体员工来和巴巴握手。一个叫朵罗丝的老年女仆，对巴巴着迷，请求巴巴帮助她的孩子，巴巴答应他会的。上午11点，巴巴离开饭店，饭店职工临窗目送，挥手告别。

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约30人来为他送行，尽管他的离开是严格保密的。随着火车启动，爱者们向他挥泪作别。

他乃从不离开者！

他们却感到仿佛心被带到远方。

没有巴巴在，生活显得空虚可怕。

艾妮塔·德卡罗，诺芮娜，敏塔，赫伯特和托德随同巴巴和满德里。汤姆·沙普利也同行，直到多佛尔送他们上渡船。尽管安排都由吉蒂负责，她却留在伦敦照顾父亲，继续教钢琴。

英吉利海峡雾重寒冷，但海水还算平静。他们到达卡莱斯，乘洲际特快列车前往巴黎，当晚6点抵达。

艾妮塔在巴黎离队，因为之前巴巴决定派她到苏黎世，在奥托·哈斯-赫杰的艺术学校学习。其余人于8点40分登上巴黎至奥尔良的特快夜车。

他们特意包了两节车厢，旅行舒适。皮克弗德旅行社工作做得细致，代理沿途接应，处理一切。巴巴一行10月23日上午8时到西班牙伊伦，

又转车前往阿维拉。座位安排上出了漏洞，致使禅吉，小阿迪和托德站了一路。

当晚 6 点抵达阿维拉，巴巴一行入住英格斯旅店。巴巴很高兴来到西班牙，相对迄今访问过的欧洲别国，这里更让他想起印度。晚餐前，巴巴同男子们出去散步，经过圣德兰的故居。巴巴对他们评论：“在这里我感觉如同回到家；这里就像阿西西。给圣陵赋予价值的，是你们所感受的灵性气氛。”巴巴指着自己的手腕和胳膊，透露：“圣人好像我的神经系统；他们为我工作，我指引他们的生活。”〔阿维拉的德兰，1515-1582，加尔默罗会修女，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圣人，天主教改革领袖之一。著述包括《圣德之路》。〕

巴巴和男子们返回饭店，用 24 小时内的最后一餐。巴巴对他们解释：“我在阿维拉有很特殊的工作。你们都必须禁食，我们必须一起走到山那边，但谁都不可碰我。”

第二天上午，参观当地大教堂，离开时，巴巴指示他们给教堂司事 4 枚银币。接着巴巴带大家到周围乡村散步。景色壮美。

对于他们仿佛是

跟耶稣走过加利利山。

巴巴向他们透露：“很久以前，在大教堂建成之前，我在阿维拉。我常在山上散步，休息静思。那时这里没有树木。不像乡村，更像是沙漠。”〔美赫巴巴没有进一步解释在西班牙的这次小型降临。〕

下午 4 点回到旅店，吃水果开斋。巴巴情绪甚佳，向他们透露：“我的灵性工作已成功完成。和我在一起，你们很幸运！就连那些不跟我在一起的跟随者，也将分享该工作的灵性利益。”

“像其它各洲一样，在欧洲也有与重大灵性工作有关的圣地。欧洲的四个中心是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意大利的利古里亚海岸某地，阿西西和阿维拉。对它们我已全部访问和重访。从这些圣地涌现出许多圣人！”

命赫伯特 10 天后回阿维拉重游此地，在巴巴每天坐的岩石上坐。

巴巴对阿维拉乃欧洲四大灵性中心，他曾于古代造访此地的揭示，让大家吃惊，因为之前巴巴从未提起过他希望专访阿维拉。

当天启程前往马德里，当晚 10 点半到，入住唐璜饭店。巴巴曾通知男子们：“我们在西班牙余下的时间，将彻底休息和放松，度假。”

巴巴希望接触大众，所以他们每天都沿马德里拥挤的街道漫步。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巴巴尤其喜爱到城市的中心广场，太阳门，站在人群中。他每天几次来广场。

尽管巴巴穿欧洲服饰，戴贝雷帽，西班牙人还是都会回头看他，好像被某种无法抗拒的东西吸引。巴巴向同伴透露西班牙人因何如此反应：“这归因于我所做的内在工作。我其它时间走动时，则无人注意。”

10 月 25 日晚，他们来到一个相当低俗，常为妓女之类光顾的酒吧，但台上多彩的吉普赛弗拉门戈舞，为巴巴喜爱。他无疑也在为人类这一阶层的福利，以隐蔽的方式工作着。巴巴一行之后去看好莱坞影片《金刚》。

回饭店时，随着巴巴健步在人行道走过，当地西班牙人又回头看巴巴，有几个甚至好奇地跟随。在饭店，巴巴解释：“马德里是我目前访问西方的最后一站，我一年内不再打算回西方。因此离开前，我有许多工作要做。

“正因为我的特殊工作，我所到之处，人们的注意力才被吸引过来。今天上午，我站在繁忙的大广场，高强度工作 10 分钟，同时派托德和诺芮娜去打听收集我要的一些信息。整个时间，一位很老的老人紧盯着我看。”

第二天上午，巴巴没能及时得到热水沐浴，很不悦。他叫来负责安排的赫伯特，训斥道：“我无法在这儿工作！我要离开，到马赛。因为你的照顾，我在西方早上没洗过一次热水澡！”大家不懂巴巴为何斥责赫伯特，因为这家旅店是巴巴自己选定的。

他命令诺芮娜和赫伯特：“去找旅行社，要求换旅店。”联系旅行社才知，因为一些混乱，他们住进了巴巴曾否决的那家旅店。他们这才明白巴巴不悦的原因。

中午换到加都大街 2 号的隆德雷斯大饭店，结果很理想。巴巴的房间俯瞰太阳门广场。然而不久他又开始抱怨，饭菜里大蒜和胡椒不足。这是

诺芮娜的责任范畴，她火急火燎，每次餐前从三层楼跑上跑下，到厨房关照菜里放足大蒜。饭店职工一定觉得她有点怪，但巴巴的抱怨自有原因，乃是为了吸引饭店员工的注意。他的工作独特，会以任何借口达到目的。

巴巴安抚诺芮娜，对她拼出：“别担心……别难过。”然而每次巴巴批评她，她都感觉好像有人用针刺她，同时又说：“好了，别介意……我不伤你！”

晚上，巴巴去听美妙的西班牙音乐，还看了著名西班牙舞蹈家拉·阿金提妮塔富于艺术魅力的优美舞蹈表演。接着去河畔的卡佩托咖啡馆，巴巴有时会点一大堆饮料或点心，而后突然起身离去，食物碰都没碰，让大伙儿在后追赶。这尤其让赫伯特恼火，因为他曾帮助支付巴巴的旅行费用，认为这纯属浪费！他尚未学会，不幸的是从未学会，接受大师的方式。

10月27日，巴巴参观帕拉多——西班牙国家绘画与雕塑博物馆。巴巴用两个小时，观看格雷柯、委拉斯盖兹、戈雅和鲁宾斯的耶稣绘画。这也许是巴巴唯一一次花时间观赏艺术画廊或博物馆。

参观皇宫前，巴巴被一名守卫阻拦，说只有摘帽才可入内。巴巴拒绝，因为贝雷帽将他的长发藏起。随行者问巴巴，他们是留下陪他，还是进宫殿看看，既然来了。他们不懂他的意愿，还问，巴巴不悦，回答：“去吧！”返回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巴巴安慰他们，叫他们把这事忘了。

下午2点半至4点半，圈子编辑委员会开会。诺芮娜负责，讨论了未来工作和不同书刊的出版。

昆廷·托德负责安排晚间娱乐，他们每晚都去不同的影院。一天晚间，托德带巴巴到西班牙剧院观看芭蕾《巫师之爱》，另一晚，又带巴巴到马德里最好的电影院卡佩托看《科恩与凯莉》，该影院拥有一个管弦乐队和旋转舞台。

巴巴常说他希望到电影院内联系观众。工作一结束，他马上起身离开。随行者常常沉浸于剧情，又别无选择，只得随他离开。巴巴到哪里或做什么事，都只是为了他的灵性工作，各种处所与事件，只是他的不同工作媒介。

最后三天，每日上午走到卡索德·卡姆坡，一个美丽的公园。逗留西班牙期间，有人提出想看斗牛比赛，其他人则不赞成看这种野蛮场面。10月29日下午竞技场有场斗牛比赛，巴巴出乎意料地叫他们买票。想去者告诉巴巴，那会是联系大批典型西班牙人的绝好机会。

看到第一头牛被杀，一名女子不胜恐惧，只得离开。接着一名满德里对这种野蛮景象反胃，走到外面。相反，巴巴始终觉得很无聊，认为整个过程都很孩子气。第二头牛被杀后，巴巴表示他的工作已完，该走了。他说：“这两头牛很幸运。下一次将转生为人，在道路上快速前进，因为它们是在我面前被杀的。”

第二天，他们徒步爬上最高山峰，鸟瞰整座城市。在一棵橄榄树下，大家围坐在巴巴身边。巴巴就未来工作给诺芮娜、托德和赫伯特指示，说：“你们将成为我工作中的伙伴。”在这座美丽而洒满阳光的山上，巴巴给他们讲解心、灵魂和个体。

接着，他首次向托德和赫伯特强调满德里的服从，和他们怎样不顾自身安乐，来取悦巴巴的意义和深度。还对他们讲了他在印度收留的神醉玛司特——马斯坦及其半神圣状态。

10月31日是在马德里的最后一天。从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半，他们再次去公园一游。巴巴问禅吉情绪因何如此低落，禅吉只是咕噜。其实西班牙之行对满德里绝非假期。巴巴制造情形，当着西方人的面为难嘲笑他们。禅吉，卡卡和小阿迪感觉已到了崩溃边缘。而对西方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美妙。禅吉私下几次禁不住哭泣。虽然巴巴安慰他，但他无法控制情感。其它时间巴巴则漠不关心，冷淡待之，这些被禅吉称作的可怕的“折磨时刻”，充满绝望和内心痛苦。对于满德里，和巴巴一起生活从不容易。

分别在即。巴巴遣诺芮娜到瑞士，敏塔和托德经巴黎到伦敦。晚8点20分，巴巴同赫伯特、禅吉、小阿迪和卡卡登上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车上，巴巴转向赫伯特，说：“上周是在伦敦作别。今晚在此告别那些离开者。接下来要在巴塞罗那与你‘诀别’。对我总是有这些悲伤的离别时刻，不是离开印度时，就是离开西方时。”

一刻不离我们者，代爱者感受离别之苦！

第二天上午 9 点 22 分到达巴塞罗那。随着火车驶入站台，巴巴在字母板拼出：“我的特使知道我来了。他在我的特使中独一无二，因为他是普通生活中的警察。”

他们下车时，意外受到一个阵容强大的军乐队的迎接。一定是哪位重要官员也在这趟列车上。人们不晓得实际上在欢迎谁来他们的城市。

巴巴一行去旅行社，订了环城游。这天是假日，庆祝新建的加泰罗尼亚州，街上摩肩接踵挤满了人，巴巴喜欢。导游带他们到大教堂和议会旧址，在此目睹了参加典礼的仪仗大队。有人感到这真是巧合。

导游接着带他们到提比达伯山山顶。风光秀丽，巴巴决定多待一会儿，让旅游巴士先走。他们在山上散步，俯瞰地中海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比利牛斯山脉。

参观游乐园，巴巴和男子们坐电动车，光顾杂耍表演。有个投币游乐场，巴巴坚持给每个机器投币。他召集那里的孩子们过来欣赏木偶戏，和他一起做游戏。

巴巴决定继续逛山，发现一个吸引人的山洞。“下次来西班牙，我们要在这儿住。”他说。回到城里，他再次念记那些不在场的亲近者。

在如潮如流的德加泰里纳广场，巴巴坐在喷泉和花园中间，一直到乘火车时间。就在这时，广场上有警察，意味深长地不断朝巴巴看。巴巴确认这就是他要联系的特使。

一次，美赫巴巴就他的特使，作了解释：

**特使们担任明确而各异的职务，为阿瓦塔做重要工作。一名特使死去，其职位自动被继任者填补；正如总是有阿瓦塔，也总是有他的特使。**

**特使有三类：**

(1) 直接特使，数目极少。欧洲一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非洲一个——实际上，几乎每一个重要大陆都有一个。这些特使直接地接受阿瓦塔的指导。

(2) 间接特使，也很少。他们接受直接特使的命令。

(3) 借用特使，有很多。他们接受间接特使的命令。

首要特使总是在第四层面，通过运用该层面的能力，为阿瓦塔做事。他们也许会为他施奇迹，因为阿瓦塔几乎从不施奇迹；但如果他希望那么做，他必须在施奇迹时实际上置身于第四层面。

只因为需要利用某些能力，为阿瓦塔工作，特使们才在第四层面。他们不像那些行道的大瑜伽士，到达第四层面时，可能会善用能力，或者滥用能力，退回到最原始的进化状态——石头形体。

巴巴还指出，他在辛-辛监狱、卢加诺、圣玛格丽塔和巴塞罗那联系的诸特使，均为借用特使。赫伯特·戴维在华沙联系的是间接特使。巴巴在意大利罗马联系的“克里斯蒂诺”，是直接特使。

晚上7点离开巴塞罗那，12小时后，于11月2日到达马赛。伊妮德·柯菲和奥托·哈斯-赫杰在此迎接。他们到布里斯托旅店用早餐和洗浴；之后巴巴私下分别同赫伯特，伊妮德和奥托谈话。

中午，巴巴登上印度总督号，大家一起到他船舱，静静坐到船开。巴巴情绪甚佳，对他们揭示：“你们看不见我的真相。这个身体不是我；我的真我要美得多。我是无限真理。我是无限大爱。我是永恒生命。”

汽笛响了。巴巴的话语如此有力，伊妮德、赫伯特和奥托感到眩晕。他们含泪站着，告别前，巴巴一一拥抱他们。巴巴和满德里于下午2点启程回印。之后不久，赫伯特按预先安排，回西班牙阿维拉逗留。

航行10天后，11月12日星期天清晨，巴巴和满德里到达亚丁。船上，巴巴给欧洲爱者授述如下爱语：

我们今晨到达亚丁。航行虽舒适，却很无趣，因为我想念最亲爱的西方挤奶女的爱和陪伴。

我知道你们的感受，怎样想念你们的至爱巴巴。但这一切都将很快结束——半年之后。放心。我希望你们都要认真对待我委托给你们每个人的电影工作，不要难过沮丧。你们知道我多么爱你们，希望你们一直快乐，和我在一起。但为了将来的工作，大家都得忍受一些痛苦。你们现在为我感受的分离和痛苦，半年后将使我们的幸福更加甜美。我知道。

所以，最亲爱的，要多保重。多想我们的幸福重聚和你们要为我做的伟大工作，要快乐开心。现在已没必要告诉你们，我总是和你们同在，因为我总是和你们同在，正如你们总是永远和我同在。你们知道。

随信送去我的无限爱和笑，我最亲爱的。

巴巴

两天后，11月14日，巴巴，禅吉，卡卡和小阿迪抵达孟买。停留一上午，接着同鲁斯特姆和大阿迪驱车回纳西科。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电影计划

巴巴回到纳西科，会见每个满德里，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及心理状态。得知他不在期间，顾麦的女儿朵丽一直抑郁消沉。11月15日，巴巴去看望现居阿美纳伽的朵丽，当天下午，对她一番开示。巴巴叫人把谈话记录打印出来，人手一份：

你说你不想活了。对这个生命和这个身体感到厌倦。不受欢迎的念头，不好的念头，袭扰你，让你不快乐。但生命就是念头，不是身体。你入睡时，身体在那儿。这时你不感到需要结束你的生命。而一醒来，你就又开始思想。实际上，没人对自己的命运满意。这个世界没人完全幸福。你知道某某的高位和财富；但他见到我，却告诉我，他很不快乐。

你为什么不开心？你不过高也不太胖，相当健康，能读能写。想想那些可怜人，瘫痪者，麻风病人，残疾者。瘫痪或麻风病人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接近死亡，可能死于比目前更糟的状况。而这样的人成千上万，默默地残喘度日。

为何不把你的命运跟这个国家的千百万无知文盲对比？你最幸运。生活在一位大师身边。喜马拉雅山和丛林里有什么？你没看过电影《塔赞》，描述的丛林生活，充满艰难困苦？你虽有不当念头，却不放纵于不当行为——还有比这更高的生活吗？

有坏念头很正常；只要你不把它们转化为行动，你还因此得到练习控制的机会。若无念头袭击，那你与不会思想的石头何异？

停止精神紧张。训练头脑忽略念头。不要重视念头，直到你能放弃头脑本身。没人这么做。放弃了头脑，就不存在快乐不快乐的问题。因为念头，往世的业相被消耗。念头来来去去。不要注意它们。头脑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到了指定时间就会响，但

在发条走完时就停了。让它响完，然而要注意，不要沉溺于行动，从而再次给它上发条。

你若想死去，就抓牢我，死于我的那德（迷醉）。那里有救赎。那是真死。世俗死不是死。然而迄今为止还无人“捕获”我。若有人真抓着我，我会试图挣脱。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挣脱的机会。相反，是我一直试图抓着你们这些人。

谨记这一点：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零，与之有关的一切皆无实质。心是宇宙。心是男人、女人、野兽。

为安抚她，巴巴次日把朵丽和顾麦一起带到纳西科。

巴巴计划搬迁总部。对孟买简短访问后，他通知所有人，他决定让男女满德里迁回美拉巴德。彭度最近已完成美拉巴德山的各项建筑工程。满德里的行李全部运到美拉巴德后，他们于1933年11月30日离开纳西科。

女满德里住进美拉巴德山水塔各屋，男满德里搬到下美拉巴德的医院所在地（原为集体宿舍或旧免费客栈）。任命彭度为总管，韦希奴负责采购。贾玛达仍做值更人，他从1925年一直做的工作。查干继续做巴巴的守卫，包括巴巴在美拉巴德或在印度旅行期间。古斯塔吉依然保持静默。巴巴还给马萨吉、希度以及卡里玛玛安排了任务，卡里玛玛已同家人来美拉巴德居住。过了些时间，卡里玛玛的兄弟安纳·卡里也来永久居住。帕椎用顺势疗法为阿冉岗和周围村落的穷人治病。劳先生忙于用波斯语写有关巴巴的书，禅吉处理巴巴的信件。弟弟佳尔的任务是寻找完美男孩，每天给巴巴带来一两个，巴巴无一例外全部送回。这个时期约有70人在美拉巴德居住。

巴巴睡在美拉巴德山的地下墓穴，1927年他曾在此闭关。巴巴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下午4点至7点，到下美拉巴德指导满德里，处理信件和其它事宜。鲁斯特姆、大阿迪和拉姆玖·阿卜度拉留在纳西科，有时就各种事情到美拉巴德见巴巴。

此时在美拉巴德的女满德里有：美婳，妹妹玛妮，娜佳，苏娜玛西，小蔻诗德，瓦露，朵丽和韦希奴的母亲卡库拜。琵拉麦和女儿希拉时来时

往。苏娜玛西和卡库拜看大门，娜佳做饭，美婣照料巴巴饮食、衣物和其它需要。

这个时期，大蔻诗德（巴巴已故兄长嘉姆希德的妻子）离开埃舍迁到孟买，相对女满德里在埃舍的严格隐居，选择过一种更独立的生活。嘉姆希德去世后，大蔻诗德从1926年加入女满德里，1928年间还和女子们在托卡埃舍生活。她后来再婚，最后搬到卡拉奇，但一直和巴巴家庭保持联系。

12月6日晚，纳罗吉·达达禅吉从孟买来。身为工程师的纳罗吉被召来商讨在美拉巴德建大型社区的计划。

同时，禅吉在南印度，到马德拉斯、比加普尔及其它地区访问巴巴爱者。一周后，12月7日返回，向巴巴汇报旅行情况，说马德拉斯爱者热诚邀请巴巴参加他明年的生日庆祝。巴巴表示他会考虑。

同一天，洗心革面的窃贼萨恰·莽来到美拉巴德，讲述有个人在巴巴不在期间偷窃美拉巴德山财物，又因不承认而死掉的故事。巴巴安排让萨恰·莽领取月薪，让他答应每月来美拉巴德一次。巴巴还告诉他，半年后会叫他来做事，敦促他为此做好准备。

12月10日，派查干和贾玛达一起值夜。马萨吉和卡卡代替查干，睡在巴巴的地下墓穴旁。

当晚，巴巴提醒大家注意身体：“美拉巴德气候干燥，对肺结核很好，对感冒风寒却不好，因为胸部易受感染；不等症状出现或者对症治疗，就已转成肺炎。最佳预防措施是保护胸部免受风寒。我命令从今天起，每晚太阳一落，每个人都必须立刻穿上内衣，整夜不脱，直到太阳升起，天气热起来。”

12月11日，有人来报告，说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亲自指导，在凯德岗举行了一次由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印度教仪式和宴席。美赫巴巴评论道：

如今，这两个老头子（纳拉延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给印度教徒，尤其是婆罗门，太多的自由。在他们手下，婆罗门越来

越肥胖！在这种活动上花去成千上万卢比，把钱花在纯粹社区和仪式性质的事情上，完全是浪费。我持续为人类的总体提升工作着，只是给取爱。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

这两位完人怎么能允许这些宗派仪式，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这着实让我震惊。他们给予周围一种典型的印度教氛围，虽然他们自身高于并超越这些种姓偏见。甚至辨喜，尽管博学多识，也是如此。

在完人中间，只有我不教导或容许具体的宗教，也不允许宗派主义。连对早年在美拉巴德的半公开活动中的阿提、普佳等仪式，也已停止。

巴巴对自己两位大师的尖锐批评，让一些满德里感到惊讶，因此巴巴进一步解释：

你们以为我对他们浪费金钱认真？玩笑而已！这两位大圣将不得不承担那些试图占上风的宗派婆罗门的罪孽和痛苦。正是为此原因，他们才允许这一切发生在他们的达巴（朝廷）——一种姓、信条和仪式在此本无一席之地。

一周后，12月20日，有报告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去绍拉布尔途中经过美拉巴德，让司机停在阿美纳伽萨若希汽修厂加油。

同时，麻烦制造者K·J·达斯托，虽公开宣称美赫巴巴是骗子，却继续给巴巴写信，要求金钱帮助。12月14日，巴巴回复说他拿不出现金，但会给他寄107本近期在英国出版的《问与答》小册子，销售收入归他所有。要一个激烈抨击美赫巴巴者去卖他的书。怎样的讽刺！

达斯托不喜欢巴巴的主意，认为这是侮辱。他给满德里写信：

“建议我出售，甚或免费赠送，一本旨在庸俗宣传美赫巴巴的书，简直是无稽之谈。不管我怎样爱他，我现在把巴巴视作骗子，灵性冒牌，不是赛古鲁。

你们若以为通过诽谤诬蔑我，就能荣耀自己，那就是在自欺欺人。”

巴巴给达斯托授述如下回复：

你对我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如果一个人叫我大师，另一个叫我骗子，第三个称呼别的什么——对我都一样，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怎么称呼我，对我的持久完美状态都没有意义。

我不能诽谤任何人，因为我在每个人里看见我自己。一个人如何诽谤他自己？你认为的来自我、甚或来自我的满德里的诽谤，都是错误或误解。

至于你对侮辱的其它错误看法——我可怜你！这是因为我对你的爱一如既往——且永远一样，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也因为我曾认为你爱我，时不时要钱是出于爱。

从一个你视作骗子的人手里要钱，纯属虚伪！

在后来一封信中，达斯托对巴巴写道：

“有个帕西杂志提出，我写一篇反对你的文章，就给我 50 卢比，但我不喜欢以这种方式挣钱……”

巴巴以无比的慈悲，通过大阿迪回信：

“巴巴说他同意你这么做，甚至乐意帮你的忙——如果他能帮助你以这种方式赚到钱。你因此可以在这种金钱交易上利用他的名——如果你希望被这样帮助的话。”

时代讶然。“巴巴待达斯托何其慈悲。阿瓦塔甘愿任人毁谤——如果这能帮助他们！”

12 月 13 日，巴巴同帕椎、弟弟贝拉姆和纳罗吉·达达禅吉讨论在美拉巴德建摄影棚，以及为即将到来的欧洲人建宿舍事宜。巴巴建议影棚设在美拉巴德，电影制作在孟买，西方人住阿美纳伽。

弟弟佳尔 12 月 17 日同巴卜·卡勒从纳西科来到美拉巴德。当天在下美拉巴德房后，用网球打了一场板球比赛。

巴巴的归来给镇民和村民提供了每天达善的机会。12 月 19 日，只得立一块牌子，说明只有每个星期四上午 8 点至 11 点才给达善。

次日，辟鲁·萨达和卡卡·钦乔卡来见巴巴，商谈事情。

12月19日上午，穆西·拉伊姆因心脏病发作，在纳西科去世，享年57岁。他是年轻的巴巴在普纳的卡斯巴佩斯棕榈酒店工作时，首批与巴巴建立联系者之一。穆西吉深爱大师。巴巴给穆西的亲近者发去电报：“这个伟大的老人已到我这里。”

穆西·拉伊姆的去世令赛义德·萨赫伯不胜悲伤。两天后，巴巴把他、纳沃·塔拉提、阿卜度·伽斐尔、拉姆玖·阿卜度拉从纳西科召到美拉巴德。巴巴知道赛义德怎样思念穆西，安慰他：“死亡就像睡眠；正如睡眠对人重要，死亡也是生命的必要部分。实际上，没人生没人死。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梦会有什么价值？穆西已到我这里，很幸福；所以不宜为他难过。或许是你嫉妒穆西的幸福状态？”

赛义德给逗笑了，回答：“决不，巴巴！”

“那你怎么看上去好像要死了？”巴巴打手势。赛义德开心大笑，又快乐起来。

逗留一日，纳西科一行男弟子乘夜间火车离去。

巴巴在纳西科逗留期间，萨若希·K·伊朗尼因忙于个人私事和成功的生意，一次都没去看望他。巴巴回美拉巴德后，严令萨若希每天下午3点至6点来见。不过巴巴对萨若希的态度却奇怪，不闻不问，看都不看他一眼。萨若希心里难受，但什么都没说。

过了一段时间，巴巴问他：“你怎么表情那么悲惨？出了什么事？”

萨若希回答：“我难受是因为您不理我！您叫我每天来这儿，让我坐在大伙儿中间，可您一眼都不瞧我！”

“我在纳西科时，你把我忘了！”巴巴反驳，“你可曾想过，你不来看我，我有多难受？一次都不来！现在我不注意你，你都痛苦。你尝到自己的苦药了？”萨若希失声痛哭，巴巴拥抱了他。那天起萨若希又恢复常态，尽可能常来看望巴巴。（萨若希的妻子纬露不跟他一起到美拉巴德，因为当时她还不爱巴巴。多年后，纬露也开始爱巴巴。）

12月23日，巴巴前去阿冉岗。瓦露·帕瓦在村中自己家里住，每日上山和陪伴女满德里。巴巴看望瓦露，马如提·帕特尔和住在家属区的查干一家。

一次巴巴对瓦露说：“我每天两次下山，到满德里的住处，上山也得两次。沿路要是有树遮荫该多好。”

瓦露是个有心人，那天起，她开始在那条狭窄的土路两边植树。缺水不利于树苗的生长，瓦露就从远处提来水浇灌。

因为瓦露的爱的劳动，  
通往美拉巴德山的路两边  
如今才有了遮荫的大树  
瓦露虽有其它杂务  
仍抽空做这项额外工作  
结果是美拉巴德的朝圣者受益。

在美拉巴德，水是个严峻问题，从铁轨下铺设新管道的工作于12月开始。三周工作期间，管道全部接通，山顶的水塔清理好。12月24日下午，水泵启动。水第一次抽到山上，省去大量劳力每日用牛车运水上山。

从欧洲，诺芮娜，艾妮塔，奥托·哈斯-赫杰，海蒂和瓦尔特·默敦斯联名给巴巴发来圣诞电报：“遥忆基督，问候当今阿瓦塔。”

12月25日，K·K·马尼克来见巴巴。虽是圣诞节，巴巴未做特别安排。

12月26日，弟弟佳尔领来巴吉拉施·提瓦里，感觉终于找到个巴巴会喜爱的男孩。巴吉拉施10岁，来自帕讷尔村，巴巴非常喜爱。问他：“你愿意做我交给你的工作吗？”

“当然。”男孩回答。

巴巴指示他每日为他装一陶罐水，巴吉拉施照办。他连做 20 天，巴巴却一次都没喝罐里的水。第 21 天，巴吉拉施没给陶罐装水，这天巴巴却要水了。

巴吉拉施解释说：“我今天没装水。”巴巴问为什么，他回答：“我装了 20 天，可您从不喝。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我喝不喝罐里的水，和你有什么关系？”巴巴回答，“你只管做我交给你的工作，这是你唯一应该关心的。”巴吉拉施上了很好的一课，从此勤勉服从巴巴。

一次巴吉拉施陷入沉思，巴巴问他：“你在想啥？”

“没想啥。”他回答。

“哦，别害羞。告诉我。”

“没什么好说的，巴巴。”

巴巴说：“我能知道蚂蚁想什么，不也能知道你想什么？”

巴吉拉施就说：“我想去看我姐姐。”

巴巴回应：“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好吧，我准你三天假。快去快回。”

阿美纳伽的鲁斯特姆·古斯塔德·哈斯塔鲁，后被称作鲁斯特姆·卡卡，20 几岁，从 1925 年起就和堪·萨赫伯·凯库希如一同来看巴巴。那时他只是开车把堪·萨赫伯带到美拉巴德，除此之外别无兴趣。他不特别留意美赫巴巴，也不向他致敬。虽然巴巴慈爱地询问他，他却不为所动。鲁斯特姆是个严谨的帕西人，认为不应该相信一个连正统琐罗亚斯德信条都不遵循的人；这种信念让他多年不为巴巴的爱所打动。

1933 年巴巴在美拉巴德居住期间，鲁斯特姆·卡卡再次开车送堪·萨赫伯来美拉巴德，并且一如往常保持距离。不过这次巴巴叫鲁斯特姆到他房间，他来了。

巴巴安详地坐了一会儿，随后面带微笑望着他。鲁斯特姆·卡卡被巴巴眼中某种独特的东西吸引，这动摇了他的整个生命。他再也无法克制自

己，俯倒在巴巴脚前。鲁斯特姆抗拒不了爱的力量，这是他第一次顶礼巴巴。从此对大师忠心不二。

跟从美赫巴巴后，这个一度狂热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变化巨大，7年后，他爱上一个婆罗门女孩，娶了不同宗教的女子为妻。印度教女孩名叫喜拉，她从1925年，时年7岁起，就一直和巴巴有接触。喜拉的父母信爱巴巴，她在阿冉岗卡卡·夏哈内家首次见巴巴，还听到他说话。鲁斯特姆·卡卡和喜拉，在巴巴恩庇下，婚姻美满幸福。

美赫埃舍学校解散后，前校长达克由巴巴资助去学法律。达克间或来美拉巴德拜见巴巴。一天到后，他和巴巴及大阿迪在一起，达克幽默地拿阿迪调侃。阿迪受到冒犯，粗鲁回敬达克，达克感情受伤。巴巴命阿迪俯在达克脚前，请求宽恕，阿迪遵命。巴巴随后评论：“吞下怒火是最有勇气之举。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变得谦卑。”

12月7日，拉姆玖·阿卜度拉之子达度来到美拉巴德，做巴巴的勤务兵。达度也是巴巴很喜爱的少年。

这期间，就拍一部巴巴生平电影进行讨论，为此大量信件往来于印度和西方之间。

很多事情在幕后进行着。达克和伽德卡12月28日来，鲁斯特姆同一天也从纳西科来。瓦曼·苏伯尼斯次日来访。

巴巴1931年第一次海外旅行后，曾遣阿伽·阿里到孟买生活，一年后只在纳西科见过阿里一次。巴巴将埃舍从纳西科迁到美拉巴德后，12月31日，阿里来见巴巴。巴巴亲切慈爱地会见他，叫他和父亲一起生活，阿里遵从。

布阿先生这个期间从波斯返回美拉巴德。他突然离开纳西科，曾给满德里造成诸多不便，因而此番回来，无人理他。他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大家都把脸扭过去。他还给圈子影院留下一大堆麻烦事，让满德里更觉不爽。

布阿先生自作主张，做巴巴的工作，在波斯传播他的名和讯息。但巴巴从没叫他去波斯，也不喜欢他撇下纳西科的责任不管。巴巴见到他，指示他：“去纳西科，到（圈子影院隔壁）赛勒的茶铺工作。”

布阿先生服从，虽然内心深感放逐之苦。他后来在普纳定居，开了家餐馆。虽不再和巴巴及满德里一起生活，但始终与巴巴保持密切联系，到美拉巴德拜访。

1934年1月，巴巴到盘奇伽尼住了一日。还两次访问阿冉岗，像往常一样解决村民争端。在美拉巴德，他每天上午会和满德里打一场板球。

诺妮和拉诺·盖利，以及茹阿诺·波吉斯拉乌，曾获准来印度参加巴巴生日。又给她们发电报，通知这次不要来了。巴巴计划去马德拉斯过生日。

茹阿诺·波吉斯拉乌 12月9日从巴黎来信：

“我天天想您，我的至爱巴巴，想您时，道路变得顺利，阴影就消失。我知道一切结果都会最好，虽有诸多困难。我只渴望遵从您的希望。我们再次重聚时，将会多么美妙！”

很久以来，萨姆帕施·艾扬伽特别渴望巴巴到马德拉斯庆祝他的生日。巴巴接受了邀请，于2月16日乘火车离开阿美纳伽，大阿迪、禅吉、纳沃、彭度、赛勒、希度和达度·拉姆玖随行。鲁斯特姆、拉姆玖和赛义德·萨赫伯从纳西科出发，在德敦与巴巴一行会合。

2月17日下午5点抵达马德拉斯，艾扬伽及众人无比喜悦地用传统仪式接待巴巴。巴巴住在马德拉斯郊区，赛达佩特的艾扬伽家——美赫斯坦（美赫寓所）。

2月18日星期天，隆重庆祝美赫巴巴40岁生日。活动包括阿提和巴赞唱诵，当晚，在文卡塔纳拉延·奈度的主持下，举行大型公众集会，会上很多人就巴巴生平和讯息发表演讲。

鲁斯特姆宣读巴巴为此授述的一篇讯息。摘录如下：

让我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来这里亲自参加庆祝活动的原因，是你们的爱，它不可抗拒地把我吸引到你们这里。爱的力量巨大无比；不仅让人将无私服务理想付诸实践，还会将人转化为神。

萨姆帕施·艾扬伽有两个女儿，拉克希米和佳娜姬。拉克希米建议将巴巴打扮成主希瓦拍照。佳娜姬则希望让巴巴装扮成主奎师那。巴巴满足了两个爱者的愿望，在他身边，人人欢喜。这次对马德拉斯的简短访问期间，巴巴向萨姆帕施·艾扬伽解释了摩耶：

好比这样：一个人若想得到海底珍珠，就不能坐在岸上唤珍珠自己上来。他若真想要珍珠，就应尽最大努力潜入海底拿取。

再比方说海水是摩耶，珍珠是神。依照灵性法则，重要的是潜水时不能弄湿自己，甚至一滴水不能沾！这意味着他潜水取珍珠有可能，而让他潜水时一滴水不沾，则不可能。这个灵性的不可能方面，实际上让潜水者配得奖赏。

要想不沾水，潜水者必须穿上全副潜水服；带上氧气罩，才能下潜。只有这样他才能遵循不湿水而拿到珍珠的规则。

将上述与灵性相比，把海水当作摩耶，珍珠当作神，潜水者当作求道者，潜水服当作爱或弃世愿望，在岸上或船上负责给氧者当作赛古鲁。没有赛古鲁的输氧帮助，一个人就不可能潜下去拿珍珠，也就是说在摩耶中，同时又不受摩耶的钳制。

一个人可以履行世俗职责，赡养妻子儿女。但同时，他应超然于这一切，不论发生什么。这不是说他应疏忽对亲人的责任，但他应该对之毫不执著。你知道钢笔是你的，你用它。丢了，也不应在乎；要保持超然。

成道的意思是解放——摆脱摩耶枷锁。但一个人必须在摩耶中才能出离摩耶。因此要留在摩耶中，但不要陷进去。要远离它的诡计和圈套。

2月19日，巴巴乘坐孟买特快列车离开马德拉斯，次日到达美拉巴德。

顾麦的女儿朵丽，此时在美拉巴德居住，抑郁愈来愈重。巴巴希望她换换环境，跟琵拉麦去卡拉奇，但朵丽拒绝。

这期间，卡里玛玛的妻子病重。3月13日，巴巴去家属区看望她。见到巴巴，她高兴得忘记了疼痛。巴巴安慰她：“明天你就自由了。别担心。”

老人次日离世，被阿瓦塔赐予永恒自由。卡里玛玛在妻子去世后，搬到男满德里宿舍，在那里度过余生。

整个3、4、5月间，针对巴巴再访西方，视察（巴巴授意的）电影进展情况的电报往来不断。诺芮娜·马切贝利从巴黎来电，说她前夫，剧作家卡尔·沃莫勒愿担纲巴巴电影剧本的写作。她后又来信说，已与导演加百利·帕斯卡取得联系。3月13日巴巴给她回电：

“叫卡尔写两部脚本，一部完全为我，一部为制片人，都要动用他非凡的想象力。我4月来否，取决于脚本就绪与否。不然就不能来。必须马上预定船票。”

赴西方前，巴巴打算到班加罗尔附近的南迪山闭关。南行前，4月14日，巴巴同大阿迪，小阿迪，赛勒和古斯塔吉到纳西科。会见馥芮妮、鲁斯特姆和纳沃·塔拉提，谈了各自的家庭事务。巴巴还见了近期在美拉巴德见过的S·巴度丁·泰布吉。

次日巴巴和满德里到孟买，巴巴住马尼克和芭奴家，满德里住在尼鲁医生那里。

阿克巴·海德瑞和妻子已从伦敦返回，4月17日在孟买见到巴巴。巴巴问询其子阿里，海德瑞夫人说，儿子在伦敦疗养院好多了，问是否该回伦敦陪伴他。巴巴回答：“现在不必。我在这儿，从这里看得到一切，知道一切。不过，你们若想去，就速去速回。”

巴巴见了孟买的所有爱者，还访问了一些爱者的家。每次到孟买，他都会去达达禅吉家，特地看望纳罗吉的女儿阿娜瓦丝、娜格丝和罗姐，她们都深爱他。禅吉不只把全家带给巴巴，还带来众多的亲戚熟人。纳罗吉的妻子芭查麦，是位独特的女性，有人说她像王后，跟巴巴很亲近。

芭查麦之妹苏娜·纳瑞曼·安吉尼尔，也对美赫巴巴坚定不移。苏娜在芭查麦家初见巴巴时，有人提前告诉她要向巴巴顶礼。她尖刻回答：“除了神，我不向任何人顶礼！”

可面对面见到巴巴，她立刻拜倒在他脚前。巴巴邀她坐到他旁边，对她说：“我是琐罗亚斯德，却有人要谋害我！”

在达达禅吉家举行达善活动，很多人参加。听到有人小声说巴巴喜爱孩子，巴巴让他过来，拼出：“是的，我爱孩子。我只是个孩子。这是我在成为孩子后才发现的。一个人成为孩子之前，是不会获得丝毫的灵性体验的。一旦成为孩子，人便享受极乐！”

4月17日下午1点45分，巴巴乘坐马德拉斯特快列车三等车厢，离开孟买前往班加罗尔。卡卡·巴瑞亚，禅吉和古斯塔吉随行。一群爱者聚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向他深情送别。巴巴头裹阿拉伯式围巾，戴着大墨镜，以免被人认出。上车前他不许任何人向他顶礼，也没拥抱任何人。

在普纳火车站，一群人在等候巴巴到来，包括伯尔王公，他献给巴巴一副适合国王的精美花环。火车停了15分钟，人们高呼“胜利！”迎接巴巴到来。韦希奴带着信件从美拉巴德赶来，巴巴给他具体指示。

弟弟佳尔在普纳加入巴巴一行，他们的火车于4月18日深夜抵达班加罗尔。南迪山，印度教圣地和朝圣地，位于城北36英里。南迪是神话中主希瓦的公牛名字，山上有座供奉圣牛的寺庙。时间已晚，不可能摸黑去那里。巴巴和男子们带着炊具，锅，桶，提灯和铺盖一大堆行李。

家住班加罗尔的艾扬伽，接到电报在车站迎候。他受令为巴巴在南迪山的逗留做安排，且小心不让人知道。他严守秘密，连家人都不知道巴巴要来。然而巴巴夜里这么晚到，艾扬伽很无措，问：“现在我怎么办？”

巴巴笑答：“我正要问你这个！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去你家过夜。”

艾扬伽欣喜不已，又不免惊惶，因为家里未对巴巴和满德里的住宿做安排。巴巴的要求让他深感荣幸，他眼含喜悦的泪水，说：“这是我们家的大好运。”可看到30捆行李，艾扬伽震惊，眼泪凉了；他紧张地发抖，心想把这些行李搬上南迪山几乎不可能。除了行李，他们还得购买全部的食物，因为要自己做饭。

巴巴乘的车停在艾扬伽家外，家中无人出来。巴巴为免旅行中被人认出，围着头巾，头发系在脑后，拉克希米虽远远看见巴巴，却没认出。当拉克希米和家人得知巴巴在车里，真是喜出望外。拉克希米赶紧为巴巴收拾出一间屋子，外面阳台腾出给满德里用。同时，巴巴同艾扬伽的三个孙

子孙女玩耍，孩子们在他身边粘到很晚。天真烂漫的孩子让巴巴得不到所需的休息，像“小水蛭”般缠着他。除了疲惫，巴巴还说牙痛得厉害。

第二天上午，巴巴驱车在班加罗尔小游，经过塔塔科学院。到市场购买所需食品后，巴巴和满德里上午 10 点乘巴士去南迪山。整个行程所有乘客不停地瞅巴巴。巴巴和古斯塔吉都不说话，但他和古斯塔吉、卡卡、禅吉和佳尔交流时，独特手势把乘客们迷住。巴士相当破旧。经过一路颠簸，他们中午到达苏坦佩特。南迪山和到山顶的 2000 个台阶从这里开始。雇了 20 名苦力把大量包袱运到山顶，巴巴和满德里一边攀登巨大石阶。

一到住地，巴巴就和艾扬伽去散步。巴巴爬山时的利落敏捷，令艾扬伽大为惊奇，他说：“巴巴步子好快，敏健如少年！”

午饭后，巴巴又同艾扬伽出去，满德里也加入。他们正走着，一对贫穷夫妻从对面走来。他们是贱族，迅速走下路，卑微地等巴巴一行过去。他们唯恐碰触到什么，贱族在时下印度是个严峻问题，对卑微贱族的折磨侵扰屡见不鲜。高种姓的印度教徒甚至不许贱族的影子掠过他们。巴巴示意艾扬伽友好地告诉这对夫妻别害怕，只管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就这样，自认低贱的不幸者，

低之最低者，

不知不觉得到阿瓦塔达善，

他的祝福不求而至。

艾扬伽安排他们住在山上喀宁汉家的房子“奥克兰斯”。但住入后，巴巴表示不喜欢这里。房子倒还舒适，但位于马路边，路人能看到里面。巴巴表示想要个完全不受干扰，无人能发现他的地方闭关工作；而现在他得一直遮掩起长发。

巴巴还因别的事不悦。山上没有正常的必需品，不得不步行 6 英里去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此外，他们买来的米和豆都掺着沙土石粒，要花很长时间清洗。水也得由一个雇佣苦力运上山，由于水质软，豆糊得等几个

小时才能做好。鲜奶上午8点才送到，早茶也得等，而巴巴用早茶时间通常要早得多——起床后不久。

卡卡做饭，他老往米里加过多水，结果米饭黏得跟豆糊差不多。尽管米和豆都经过清洗，但里面还是有沙子。巴巴要禅吉帮忙洗米，禅吉说没时间。这下惹火了卡卡，他嘲讽道：“你有时间闲聊，半个小时的洗米时间倒没有！”

巴巴接话：“卡卡说得对。你觉得这种活儿不该你做，但看看古斯塔吉是怎样洗锅扫地的。干半个小时这种活儿，不会妨碍你的工作。做做又有何妨？别人都在干活，你倒清闲。”

说实在的，禅吉真没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印度各地和欧美的邮件，巴巴希望马上处理，而禅吉独自一个处理所有的信件。

大师的批评刺得比比首还深

旨在刺伤自我。

为安抚禅吉，巴巴解释：“我知道你抽不出时间。但你也应该明白，我不会无缘无故说什么。你觉得自己昼夜辛劳，没人能做你的工作。这就是你的过错。我还让有的人无事可做，我这么做也自有原因。他们虽然表面上什么都不做，却做着很多你看不到、也无法理解的事情。”

4月25日，美赫巴巴谈到采取行动不考虑结果，还特别提及圣雄甘地：

即使甘地这样的伟人也担心，因为他想要结果。一个人必须真诚地努力履行职责，但必须总是把结果交给神。担心结果是没有用的。若想为别人做些什么，就要真诚地做。做了，就不应担心结果，因为结果不在人手中。做事的是人，决定的是神。

对结果保持超然并不难，人们却不努力那样做。因为考虑行动结果乃人性使然，但这不意味着人应该担心！人必须思想，但不要担心。

你要尽量把一切行为都献给神，把结果留给他。甘地说他为神做一切，把一切献给神，但他依然担心，因为他在乎结果。

在南迪山，巴巴每天固定时间闭关工作。一天，园丁无意间从窗户缝瞥见巴巴。看见他，巴巴极为不悦，通知满德里：“此地不适合我闭关。我要在班加罗尔某处完成这项工作。”

此次闭关期间，巴巴和满德里的健康都不佳。巴巴头疼，胸疼，伤风咳嗽。似乎各方面都让他不悦和不适。天气也冷，这增加了他想离开的理由。他原计划在南迪山住 14 天，还指示艾扬伽之后给他找个合适地方住。（萨姆帕施·艾扬伽陪同巴巴到南迪山，次日即和仆人帕萨迪离开。只有满德里和巴巴在一起。）

4 月 26 日给艾扬伽发电报，说巴巴次日即回班加罗尔，巴巴 4 月 27 日下午 2 点离开南迪山。雇了 18 名苦力搬运行李。他们一离开住处，就下起大雨。待巴巴和满德里下山，都全身湿透。

拉克希米已派来一辆好巴士，巴巴一行乘车到班加罗尔艾扬伽家里住。他们衣服熨干，吃了饭，但三个孙子女不让巴巴得闲。巴巴慈爱地忍受这些“小魔鬼”，而通常情况他希望独自用餐。之后巴巴和男子们去休息。

晚上，巴巴和满德里去肯吉里村，艾扬伽已在此租好了客栈。情况结果比在南迪山还糟。客栈位于繁忙的路段，人来人往。附近还有个小水塔，供应饮用水，人们还用来洗浴，洗手洗脚。此地很不适合巴巴，因为他希望在安静隐蔽的地方闭关工作。尽管如此，他们决定在此过夜。天刚破晓，一大群猴子光顾，狂蹦乱跳，四下尖叫。把大家惊醒。巴巴笑着，无奈地向禅吉打手势：“够了！你最好去班加罗尔另找地方。”

禅吉在班加罗尔“摩登居”安排了住宿。艾扬伽当天来到肯吉里，很难过客栈不能满足巴巴之用。巴巴安慰他：“我有一些特殊工作要在班加罗尔市区做，别难过。我离开这里不是你的错。”

巴巴一行 4 月 30 日上午 8 点离开肯吉里，禅吉和拉克希米坐艾扬伽的车，其他满德里乘出租车。艾扬伽的车试图超一辆牛车时，冲进牛群。撞着几头牛，轧过一头小牛。见拉克希米受惊吓，巴巴安慰她：“不要紧。小牛很幸运被我坐的车轧了。别怕。”结果发现小牛没受伤，它一骨碌爬起来，跑掉了，令旁观者人人称奇。拉克希米大为欢喜。

巴巴要求先到艾扬伽家，艾扬伽的一个孙女瓦苏玛缇病了。巴巴慈爱地抚摸她的脸，吩咐如何治疗。接着到“摩登居”。一进门，经理就认出巴巴，敬拜致意。这是巴巴最希望避免的；不过他还是住了两天。

在印度，大师的工作为这个所谓的“世界”影院充分显现。而在欧洲，还在激烈讨论着围绕着他——阿瓦塔——的电影制作。巴巴积极计划再赴西方。诺芮娜、伊丽莎白和她们接洽的导演加百利·帕斯卡，给巴巴发来电报，说正在做各项安排，电影两个月内开拍，需要他的莅临。

5月1日，佳娜姬和拉玛奴伽姆从马德拉斯来班加罗尔，巴巴接见了他们和艾扬伽家别的成员。艾扬伽的孙子女，美赫纳施和瓦苏玛缇，都病倒，巴巴亲自照料这两个孩子；还就家庭和个人事务给艾扬伽建议。

巴巴缩短南印度行程，于5月2日离开班加罗尔，次日抵达美拉巴德。全体满德里在铁道边等候，火车经过时，挥手致意。巴巴回来不久，鲁斯特姆从纳西科来，跟巴巴讨论有关他生平的电影计划。就这部电影计划，巴巴，诺芮娜，伊丽莎白和加百利·帕斯卡频繁通信。巴巴再访西方的必要准备也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阿冉岗一位名叫阿巴吉·帕特尔的老村民，已三四天奄奄一息，剧痛难忍。5月4日，其亲属来恳求巴巴解除老人的痛苦。巴巴安慰他们说：“在见我之前他不会死。我明天来。”

然而巴巴那天很忙，两天后，5月6日才到阿冉岗。他晚上6点看望临死的老人，叫人喂他茶水。巴巴刚回美拉巴德，就传来老人去世的消息。

这期间，每晚巴巴都听劳先生用波斯语朗读至师夏姆斯-埃-塔卜睿兹的诗。（注：巴巴还喜爱听鲁米充满深情或狂喜、意象深美的诗。巴巴一次赞美鲁米是所有密意或灵性文学中最伟大者之一，“鲁米的智慧比现今所有的班智达（哲学家，学者，牧师）加在一起还要多。”布阿先生一次给巴巴读鲁米描绘至爱之美的诗。巴巴刚沐浴完，坐在集体宿舍，让人给他修剪指甲。帕椎一时注意到巴巴胸脯红润，脸色粉红，眼睛也泛红。“巴巴眼帘垂下，似乎陶醉于自己的美，”帕椎说，这是他感到巴巴不完全“在”浊界的一个罕见时光。

听完劳先生的朗读，巴巴会和满德里玩七层塔游戏。5月13日，在一次比赛中，卡卡·巴瑞亚游戏间故意推了巴巴一下，几分钟后同样推了古斯塔吉。一场争执在卡卡和古斯塔吉之间爆发，巴巴对二人大为不悦。“他们死了，也胜过在我面前如此行为！”他拼写道，“竟敢当着我的面这么干！应把他们的手脚剁掉！”二人这才意识到做错了——为一点小事干仗。

巴巴仍在美拉巴德山的地下室过夜。他睡墓穴，卡卡和马萨吉待在地面的房间。

5月13日晚，美拉巴德受到严重冰雹袭击，伴随着狂风暴雨闪电。屋顶被刮跑，树连根拔起，水罐等小物件被吹到地里。有的门卡住，需要三个男子合力才能开关。

巴巴当时在山上。卡卡、瓦曼·苏伯尼斯和马萨吉只得紧紧抱住地下室的柱子，因为屋顶要被刮掉。巴巴走出墓穴帮忙，但风力终归太大，铁皮屋顶在风中狂舞。强风暴雨迫使他们离开墓屋。巴巴和卡卡到浴室躲避，马萨吉和苏伯尼斯跑到别处。这么大的暴风雨在美拉巴德前所未闻，大家认为晚间玩七层塔游戏期间发生的事件，也许使他们其中一位免受重伤。

5月16日，辟鲁·萨达从阿美纳伽来见巴巴。其兄与圣雄甘地有联络，也因公民不服从运动受到监禁。巴巴对他指出：“你兄弟纽瑟文已出狱，但还没来看我。他把我们这些穷人忘了。”

辟鲁回答：“可您很富有，巴巴！”

“不错，国王和苦行僧集于一身，”巴巴同意，“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巴巴询问辟鲁的姐姐希琳。“她很辛苦，”辟鲁说，“我们的母亲过世早，当时我们都还小，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希琳带大的，家里所有事都是她操持安排。”

巴巴指出：“为别人服务操劳，经受那么多压力，这非常好。能清除往世业相，即使新生的业相也很微弱。所以，为别人工作，服务，经受艰难困苦，有巨大的灵性利益。闲坐着，老是饭来张口，不动一根指头帮忙，在灵性上很不好。会制造很深的业相，难以消除。”

5月17日，巴巴接受马如提·帕特尔的邀请，到阿冉岗村他家里吃饭。受邀者还包括村里的贱族。发现高种姓婆罗门巴普没来赴宴，巴巴把他叫来，毫不客气地指出：“你若是还倾向于延续种姓区分，最好离开美拉巴德。你走了，我丝毫不会在乎！”

“我不会让我的工作被这种偏见损坏，我不会因为某个人坚持这种陈旧陋习，而让这个与我有联系的村子有怨言，受影响。”

巴普泣不成声：“我干了一天重活，没有胃口。这是我没参加聚会的唯一理由。我因为劳累才没参加，不是回避贱族。”巴巴原谅了他，指示马如提下次有机会，跟村民解释清楚，以免他们对此介怀。

5月18日，查干的妻子产下女儿莎琨塔拉后，病得很重。4天后，巴巴指示查干把妻子送到阿美纳伽，安排住院后返回。但查干情绪很坏，拒绝了。

巴巴问他为何不去。查干回答：“什么都不管用了，去又有啥用？”

“你的什么都不管用，是什么意思？”巴巴问，“一切都管用！你在我身边守夜，吃素食，不饮酒，不去做恶事。这都不管用吗？一切都管用！”

这让查干无语，巴巴继续：“烦恼人人都有。让念头来去，别为之焦虑。无论出现什么念头，不管有多邪恶，别去理它。继续服从我。这会把情况纠正过来，否则对你对我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你若想和我在一起，就得服从我的命令！否则，就离开！”于是查干按照巴巴希望，把妻子送到阿美纳伽的疗养院，又返回美拉巴德。

5月23日，母亲希芮茵从普纳来看望巴巴和玛妮。当天，纽瑟文·萨达后来也到美拉巴德见巴巴。

10天来，巴巴一直在指导大阿迪，画一张进化图，说明和协助西方剧作家的电影工作。

5月23日，在下美拉巴德集体宿舍的后阳台房间，巴巴第一次开始授述《创世主题》。他通过字母板授述，由禅吉读出。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做速记，之后打印出来。让大阿迪和弥奴·坡霍瓦拉在场聆听。巴巴首先指出：

科学家了解从初级生命直到最后人类生命的进化，但没人知道这种形体进化因何发生。人类生命之后是什么？科学家们一无所知！形体进化完全归因于意识的进化。例如，把身体比作意识，衣服比作身体。衬衫的大小取决于你的身体。如果明天将一只手砍去，衬衫就会少一只袖子。所以说，身体变化是因为意识。

谈论形体进化的开端时，巴巴授述：

海洋很温暖平静，因水中气体和空气而生锈。从锈中形成海藻，逐渐形成海草。海藻从海面下沉。沉到海底，成为海草。从原始海藻产生海草，从海草产生植物。

巴巴随后详细描述了形体进化中的一些不寻常生物，追溯到恐龙存在的史前时期：

爬行动物最早的浊形体之一，有三个头。它大约有 175 英尺长，14 英尺宽。中间的头周长约 6 英尺。三颗头连在一起。

两边的头周长约 2 英尺。它前半部像爬行动物，后半部像鱼——前粗后细。腹部周长 10 英尺，逐渐变窄，至尾部为 6 英尺宽。中间的头长有颚和牙齿，就像鱼；但两边的头只有孔与腮相连，没有牙齿。三张嘴彼此连接，同时呼吸，因为它们共用一个气管。每个头有一只眼，所以这个生物有三只眼。

从史前时期，鸟类就有两只眼。它们属不同级别，从昆虫和鱼类进化而来，又高于后者。有一种鸟极其特别，没人对之有任何概念，即使最不羁的想象。这种鸟半像蝙蝠，极大——约 15 英尺高。像鸵鸟有两条腿。颈部周长约 2 英尺。但它头很小——与身体相比，只有约 2 英尺。翼幅 6 英尺。其喙似鹭，底部厚尖端细。

缺失环是一种跟大猩猩一模一样的生物，但尾巴短。大猩猩用手走路，缺失环则用脚走路。他的脸像黑猩猩，体型和步态像大猩猩。在缺失环之后，进化出第一个人类形体（无性人）。科

学家们在爪哇、苏门答腊或印度中部省份（现称中央邦）的丛林，也许会找到这种所谓的缺失环。

巴巴接着解释了时间周期，人类形体的过去和未来进化：

一个周期有 120 亿年（12,000,000,000）。科学家对周期一无所知，不过，这个提示会让他们大开眼界。世界进化开始于 20 亿年前，始于星云的进化，将持续到周期完成——那时将发生摩诃普罗拉亚（宇宙大绝灭）。

人类形体已进化了数百万年，还将继续进化下去。10 亿年后，人类身高将至多只有 5 英寸，但会非常聪明。在这个周期之始，人类有 14 英尺高，寿命 300 年。

巴巴还解释了宇宙的气体结构：

从星云中出现 4 种元素，虽然不是同时产生的。首先是热，接着是地壳，岩石，最后是水。

宇宙里有什么？亿万计的星云。每个星云包含千百万个世界，我们的是地球。整个宇宙里有什么？是气体的 276 种精状态。气体转化成第一个浊显现前，要经过 276 个精阶段的进化。没有一个科学家知道，在其第一个浊显现之前，气体的这 276 种精形式。精气逐渐转化为浊形体，如氢、氧等等。在星云中，在所有天体中，在星球中，存在着进化。进化皆从星云开始。276 个精阶段始于星云之始——精能量（普拉那）和精空间（阿卡希）的本源。

气体冷却后转变为空气；我们地球以外 100 英里没有空气。这意味着甚至在元素之前——不是在热之前，而是在水之前——电子和质子进化出来，形成原子。

最初，我们的世界非常、非常热。慢慢冷却后，发生了什么？气体全都固化。随着星体冷却，地壳形成。随着逐渐冷却，地壳成为固体，但地心依然很热。岩石形成于地壳。地心充满气体，极其炙热。地表有自然形成的深谷，因为岩石的形成不规则。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气体冷却后，变成液体；该液体（水）渗入岩石之间。岩石变作山脉峡谷，由冷气体（水）充塞。这形成了海洋。形体的进化从海洋开始。

授述持续了大约 10 天，直到 1934 年 6 月 1 日，由于要为临近的欧洲之行做准备，巴巴只得停下来。这期间，巴巴还授述了一部完整的脚本，希望把它制作成电影。电影将被称作《都是怎样发生的》。它将表现从最初到人类状态的进化，追溯三个人物经五次代表性人生直至证悟的故事。

巴巴还为电影剧本作家授述了如下指南：

最开始，呈现无边无际的光粲海洋，或者渐渐消失于空虚的深深黑暗。从这个黑暗或者光粲中，出现一个投射点——极小的光点。从该点出现阿卡希（全空间）和普拉那（原能量）；两者相遇发生冲突。

巴巴画了几个图，说明空间和能量的相撞冲突，继续解释：

从这个飞旋混沌中，精领域出现产生；接着是火、水、空气、土等原始元素，星云和千百万个天体。表现亿万个巨大、炽热、急速旋转的天体群——千百万的恒星行星。接着我们的太阳系和地球形成，冒着炙热气体和液体。

要表现地球随着冷却，形成地壳，有嶙峋岩石，中间有缝隙，气体液化，液体成为海洋。从海洋中，进化以海藻和海草开始。表现进化的不同形体：从电子，矿物，海藻，到植物界和主要物种的形成——海草，菌类，草，楝树，菠菜；接着是鱼，鸟，兽和缺失环。三个人物五次人生的故事随之展开。

另一次，巴巴讲述他打算拍电影的目的：

电影将真实展现创世、进化、转世、觉照、证悟——整个内外进步直到生命整个实现——之目的，也就是与神结合。真正体验之事实，除了有上帝意识的至师时刻完全看见和体验，无人有任何概念。整个过程要尽可能生动表现与刻画，并由我亲自指导。

转世角色和 7 个层面将借助于图示，动画和特技摄影加以表现。将给予人类对死亡的完全理解，一旦明白，他就再也不会惧怕人人都得经历的、不可避免的死亡。

电影将通过阐明生活的真正目的——与神合一，来帮助全人类的提升，还将描绘人的意识转化。电影将表现生命的真面目和目标，宇宙的机制，神的性质，以及最后，内在灵性生命是怎样沿着神圣阶梯，朝生命本源上升的。

有朝一日人类一定会把

阿瓦塔美赫巴巴亲授的

这些前所未闻的真理

搬上银幕

向全世界放映。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